周文选集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周文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封面设计：董瑞成



周文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字数331,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5 插页3
1981年9月北京第1版 198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2,000

书号 10019·3177 定价 1.35元



作 者 像（1952年6月）

作 者 手 迹

序

丁　玲

朋友之间，在大家都还活着的时候，如果能够把话说得透一点，充分一点，那可真是一件莫大的幸事；那怕是说得重一点，过头一点，甚至在当时看来好象是说了多余的话，也同样大有益处。其实这个道理是用不着证明的。在朋友死去之后，我们领会到的第一件憾事，不就是有很多的话，没有来得及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对他们说么！更何况在以后必须说话的时候，我们又是含着怎样的心情来面对那依稀淡薄了的死者的面容和他们所留下的浅显深隐的足迹的！

在周文同志还活着的时候，虽然我们都经常忙于各自的工作，不可能有很多工夫坐下来痛痛快快地长谈，可是由于我们有着比较多的相通的经历，以及对于文学的比较一致的兴趣，在见面的时候只需交换短短的几句话，在隔山背水的时候只要通过短短的一段文字，就会觉得已经很了解对方的情况、很明白对方的思想感情了。我从来没有想到会由于和他没有能作更多的交谈因而成为缺憾，我更没有料到会由于在他生前没有来得及对他、以及为他说些什么，因而必须在今天抱着这种缺憾的心情再来说些什么！

我和周文同志陆续交往的二十年，正是阶级生死搏斗、民族延存危亡、新中国在阵阵绞痛中孕育、临盆的时期。在这样

一场伟大的历史征战中，周文同志既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旗帜的党的事业中的一个坚定顽强的战士，又是以鲁迅先生为旗帜的左翼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埋头实干的作家。

作为战士，周文同志除了具备坚定顽强的根本品质而外，还具有认真严密这样一个最大的特色。他在左联初期负责油印、发行等具体工作的时候是这样，后来在担任左联党团成员、负责全面组织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九三六年四月下旬党中央委派雪峰到上海开展工作以后，周文同志作为交通和秘书，冒着极大的危险，负责与各方面的秘密联络，并且奔波在上海——西安一线上，更是认真严密地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九四〇年周文同志由四川来到了陕北。我记得，在他负责陕甘宁政府的秘书工作和后来担任晋绥分局秘书长期间，曾经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过他谈论公文改革和关于会议与事务主义一类的文章，字里行间浸透着他那种一贯的认真严密的作风。当时我读着他的文章，不由得会意地笑了，还不禁地叫了一声："还是那个周文!"当然，这种认真严密不仅仅是他的作风，而正是他对于革命事业一片赤胆忠心的极其自然的流露。

作为作家，周文同志恰恰具备了一些作家往往欠缺的那种对于文学事业的赤子之心和埋头实干的精神。如果单纯地从写作所用的时间上来讲，他名副其实地是一个"业余"作家。整个三十年代，周文同志从事于党的艰苦的秘密工作，白色恐怖一向威胁着他，但是他却在这动荡的岁月里，不但拿起了笔，而且在紧张工作的空隙里创作了很多小说；抗日战争开始后，周文同志在蒋管区成都做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负责组织领导四川省"文协"，在繁忙中他仍然写了许多作品；周文同志到根据地后一直到全国解放前夕，在负责报社工作、政府工作和党务工作

等等的千头万绪之中，照样舍不得放下笔，照样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新中国诞生后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周文同志虽然根本不在文艺部门工作，但还是在我主编的《文艺报》上以及其它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评论。正因为周文同志对文学事业保持着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所以他留下的作品，比起那些出头露面的作家来，要多得多。

周文同志对文学事业还保持着一种眷恋的热情，他绝不象一些作家那样，把文学看作是敲门砖，当作是招牌，而对文学事业本身却又十分绝情。据我所知，周文同志一直到死之前，还在希望着能够从当"官"的位置上回归到文学界的岗位上来，以期从事创作。正因为周文同志对文学事业抱有这种高尚的感情，所以他留下的作品，比起那些空头作家来，要珍贵得多。

周文同志在文艺大众化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还很少为人所知。其实在这方面他的贡献是很大的。周文同志不但在自己的创作中一开始就注意了大众化问题，而且早在一九三三年就编写了《毁灭》和《铁流》的通俗本，使得这两本有影响的苏联名著，得以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在劳动群众中的传播。周文同志在主持陕甘宁边区《群众报》期间，更是身体力行，大力提倡推行大众化，做出了许多成绩。

还应该指出的是，周文同志的文学创作活动，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鲁迅先生的亲切鼓励和直接帮助。鲁迅先生曾为了周文同志的小说《山坡上》一文中的"肠子爆了出来是否还可以打架"问题，亲自询问军医，解答疑难，为的是排除别人对周文的不正确的责难。鲁迅先生在致美国朋友伊罗生的信中还认为周文是可以向国外读者介绍的新进作家，而周文同志本人对鲁迅先生也怀有极崇敬的感情，他说：鲁迅先生"他把血液喂养了我

们，喂养了全中国的大众”。

关于周文同志的文学作品本身，我不准备说更多的话，我只想引用他本人所说的一段话：“一个忠于现实的作者所应该遵守的一个创作上的铁则，就是：应该写他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和人物；那末，那些生活和人物，我既然比较的熟悉，把它采取下来，作为自己的创作题材，想来是可以的罢？”余下的，就请读者们自己去说吧。

周文同志离开人世已经二十八年了。在这二十八个年头里所发生的变迁，用不着我来多说。我只需指出，在他死后又延续了二十八年之久而才至的今天，他的作品能够选集出版，与广大的几乎完全陌生的读者见面，就足以证明这历史变化的艰难与伟大。而这，大概也可以宽慰我们已经死去了的朋友们和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了！

1980年3月

目　　录

雪　地[1]

一

这是一个西康的大雪山，这里的人都叫它做折多山的。

雪，白得怕人，银漾漾地。大块大块的山，被那很厚的雪堆满了，象堆满洋灰面一样。雪山是那样光秃秃地，连一根草，一株树都看不见。你周围一望，那些大块的山都静静的望着你，全是白的，不由你不嘘一口气。你站在这山的当中，就好象落在雪坑里。山高高地耸着，天都小些了。其实你无论如何也看不见天。你看那飞去飞来的白雾，象火烧房子的时候的白烟一样，很浓厚地把你盖着。所以你只能够看得见你同路的前一个人和后一个人；在离你一丈远走着的人，只能很模糊的看见，好象荡着一个鬼影，一丈远以外的，就只能听见他们走路的声音了。山是翻过一重又一重，老看不见一点绿色或黄色的东西。阴湿的白雾把你窒闷着；银漾漾的白雪反射着刺人的光线，刺得你眼睛昏昏地有点微痛，但是你还得勉强挣扎着眼睛皮，当心着掉在十几丈深的雪坑里去。

在这一望无涯的白色当中走，大家都静悄悄地，一个挨一个的走。因为是太冷了，太白得怕人了，空气太薄了，走两步就喘

---

① 本篇最初发表时署名何縠天。

不过气来。那裹着厚毯子裹腿的足，一步一步很小心地踏下去，这一踏下去，起码就踹进雪两尺深，雪就齐斩斩地吞完你的大腿，就好象农人做冬水田两只足都陷在泥水里，你得很吃力地站稳右足，把左足抬起来踏向前一步的雪堆里，左足小心地站稳了，再照样的提出右足来，又楚楚楚地踏下前一步的雪堆里去。

无论你是怎样强壮的人，照规矩你是不敢连走六七步的；要那样，就会马上晕死在这雪山上。他们照着规矩走三步歇一口气。抬起头望望那模糊的白雪和白雾，心里就微痛地打一个寒噤。他们那毯子裹腿，是和内地的军队用的布裹腿两样。那是西康土人用没有制练过的羊毛织成，象厚呢一样。他们虽是裹着很厚的毯子，但是走了一些时候就已经湿透了。从大腿到足趾简直冰冷的，足板失去了知觉，冻木了；但是有时也感觉着足趾辣刺刺的痛。粗草鞋被雪凝结着，差不多变成了冰鞋，缩得紧紧地，勒着足板怪不受用；想解松一下，但是在雪地里又站不稳，只好将就吧，咬着牙起劲再走。

他们身上穿的军服，也是白毯子做的；已经黑了，还臭。身上是驮满的枪枝，子弹，军毯……七七八八的东西。东西可算不少，但还是冷得要命，不过并不打抖，冻木了。手指冻得不能抬起来抹胡子。手象生姜样。其实在这雪山上走怎么也不能抹胡子；因为胡子被呼出来的气凝结成冰了，你一抹，胡子就会和嘴皮分家。张占标那老家伙的胡子，就是那样不当心抹掉的，好鸡巴笑人。

在走来累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也要出一点汗；汗出来粘着军服，马上就在军服上变成了冰。出一次汗，心里会紧一下，肚子里就象乌烟瘴气的怪不舒服；象是饿，又不大想吃。连着翻了四天这折多山，总是那样又饿，又不想吃，满满的一袋糌粑面，并

没有减少多少。不过要走路，也得勉强吃点，填填肚子。

有二十来个弟兄的手指是已经被雪罚脱了的——他们不知道冻木的身体，应该睡在军毯里让它慢慢的回复了活气；他们才一歇足，就把手去烤火，第二天手就黑了，干了，齐斩斩的十个指头就和自己脱离关系。现在他们不能再拿枪，不能再捏糌粑给自己吃了。——这都是他们为国戍边的成绩！在这调回关内换防的路上，不能拿枪就做背枪的工作，一个人五支，嗨呀嗨地踹着雪堆走。

本来他们是整整的一营，在上半年开出关去戍边的。在出关的路上就冻死两排人在山上；另外有一排人被雪连足趾都罚脱了的，成了废人了。本来向饯上打算一下，一个月仅仅能领得几角钱的零用，早就想"足板上擦油"溜他妈的；但是不行。象这大山，雪山重重包围的西康，溜是溜不了的，十个总有十一个捉回来，起码请你吃个把外国汤圆。他们这大半营想逃的人，一想到外国汤圆，又只好硬着头皮开出关。在甘孜县住不上几个月，仗就打起来。抵抗了几个月后，连这二十来个没有指头的弟兄算在内，仅仅只剩五六十个人了；不过营长还是一个，连长还是三个；排长虽也只有两个了，却另外增加了两个营长的蛮太太。

现在他们是奉命换防回来了，大家都觉得好象逃出了鬼门关似的。他们虽是也想起那雪坑里冻死的弟兄，枪弹下脑浆迸裂的弟兄；但是想过也就算了，自己总算是活着回来了。

不过他们变多了，心里老是愤恨着一种什么东西，但是大家都不讲，老闷在心里。

李得胜的肚子饿了。但是他自己没有手指，不能捏糌粑喂自己嘴的。他肚子里非常的慌乱，就更加喘不过气来。他差不多要晕倒了。他叫住他前面的吴占鳌扶他一下。他们站着。吴

占鳌开始帮他捏糌粑。

拍！拍！营长在马上抽下两马鞭来，而且骂着：

“老母子个屄！野卵肏的要掉队！屄，屄，掉队！”

他两个被鞭子打得呆了，痛苦地望望营长又走起来。

营长的确非常威严：皮帽子，皮军衣，皮外套，坐在马上胖胖的，随便那一个弟兄看他都要怕；再加上他那副黄色的风镜把眼睛遮着，他究竟是在发怒，是在笑，看不出来，更可怕。不过大家都象不满意，前面走的更是有点好奇，于是就传说起来了：

“营长又打人了！”

“营长又打人了！”

“…………”

象传命令一样，从后面一个一个的传达到前面。

营长于是喊道：“屄，屄，不准闹！”

大家就静默了。一个挨一个的在白雾当中小心的走。只听见踹得雪楚楚楚地响，刺刀吊在许多屁股上拍呀拍地摆动着，中间也杂着几匹马颈上的串铃声，丁丁丁地。就好象夜间偷营一样的小心走着。

营长这次虽然还是皮帽子，皮军衣，皮外套，而且还增加了两个蛮太太，而且也增加了四个“乌拉”① 马驮的真正云南鸦片烟；可是他的心里也怀着一种怨恨：他怨恨自己不是旅长的嫡系，（他是老边军系被宰割后收编来的，）他怨恨旅长太刻薄了他。他想：

“屄，屄，屄，他的小舅子营长为什么不派出关来！一个月的军饷又要四折五折的扣！说什么防止英帝国主义的侵略，叫

---

① 乌拉：是藏文的译音，凡是牛马统叫做乌拉。它的含义有差役或奴隶的意思。在汉人通常称马为乌拉马，称劳动的康藏人为乌拉娃。

我的一营去送死，他的小舅子歇在关内安安逸逸的享福！现在一营人给我死去娘个屄的两连多，屄的旅长用这毒方法来消灭我！”

他在马上越想越愤恨。他悲痛他的实力丧失，他惧怕他的地位动摇，他就愤恨地抽了马一鞭子。

马在无意中挨了一皮鞭，痛得跳了，雪块象大炮开花样从马的脚下飞射起来落在前面几个兵的颈脖上；马的头向前猛冲一下，在前面背着五枝枪的夏得海被冲倒了。枪压着了他。他爬在雪堆上叫不出来，昏死了。因为雪太深，陷齐马的大腿，跳不动，所以营长还是安全的驮在马上。

营长勒着马，叫前面的几个兵把夏得海拉起来。好半天了，夏得海才渐渐的转过气来。营长叫他慢慢的在后面跟着，叫前面的几个兵一个人帮他背一枝枪。

队伍又走起来了。

一些怨恨的声音又象传命令般从后面一个一个的传达到前面。

夏得海一个人在后面，痛苦地一步一步的爬着。冷汗不断的冒。足象不是自己的，爬不动。队伍已经掉得很远了。他愤恨，他心慌，眼泪大颗大颗的从眼角上挤出来。他抬起冻木的手去揩眼泪，他又看见他没有指头的手，秃楚楚地，象木棒。他更痛苦了。乱箭穿他的心。他仅仅把那木棒般的手背在眼角上滚了两下。

“老夏！来！我搀你走！”

他抬起头见是刘小二向他走来，心里好象宽松一些。于是两个人说起话来了：

“营长叫你来的么？”

"臊他的娘！他不要我来呢！咱们弟兄一营人，就已经只剩他妈的五六十个了！死……我怕你一个人给老虎抬去，我来陪你。他妈的营长不准我来。我给他妈的闹了。不是张排长帮我说话，他妈的还不要我来！……"

"臊他妈的屄！臊他蛮太太的屄！把老子撞昏死他妈的啦！"

"臊他的娘！咱们弟兄死的死，亡的亡。他们还是穿皮外套，讨蛮太太！克扣咱们的军饷去贩鸦片烟。打仗的时候，看见英国军官他们脸都骇青了，有人冲锋来，他们躲他妈的在山后面。咱们弟兄，患难弟兄。老子现在不说，进关去才三下五除二的给他妈的算账！"

夏得海觉得问题的中心已经找着了，也说道：

"臊他屄！算账！算账！……"

忽然后面不断的串铃响，响得非常讨厌。

"你们为什么要掉队！想逃？"是营副沙沙的声音。

他两个只是搀着慢慢走，不理，也不回头看。

渐渐地串铃声越响越多，已经到了面前。

营副向来就和连上的士兵非常隔膜，遇事只晓得摆臭架子。这两个兵今天公然不立正回答他说，"报告营副，"这已是有伤他的尊严，何况又是当着书记长，军需长，司书们的面前丢他的面子。他也老实不客气的抽下一鞭子，骂道：

"你想逃，你……你……"

刘小二痛得愤火中烧。不知怎么，愤虽是愤，见着长官总是服服贴贴地。他那冻木的身体被鞭子抽得辣辣的痛，差不多痛闭了气。他陷在雪堆上，瞪着好半天才呐呐的说明他们掉队的原因。书记长们在马上笑了。其实并不好笑，不过好象他们在

雪雾当中骑着马闷了半天，借事笑着好玩儿。

一会儿，营副们已经骑着马走向前去了。还有五个勤务兵也骑着马，押着几匹“乌拉”驮的辎重，紧跟在前面。渐渐地，那些人马离得很远，隐约地，在那纱一般的白雾中消失了。

“臊他的娘！臊他的娘！”

“狗子，这些混账王八蛋！咱们弟兄送死，他们升官发财！狗养的勤务兵也骑马。老子们一刀一枪的去拚命，拚命！……老子有田做，哪还当他鸡巴的兵，他妈的！”

夏得海似乎要说出什么，但是又冷，又痛，又饿，肚里面空空洞洞的，又象乌烟瘴气的，嘴唇颤动一下，又闭着了。

两个对望了一下，心里都冲动着一种什么，只是不说出。

他们搀着又在雪里慢慢的颠起来。

白雾渐渐薄起来了。

太阳在山尖上射下来，对着雪反射出一股极强的光线，烧得擦满酥油[1]的脸皮火烧火辣的怪疼。眼睛简直不敢睁大。

那几十个的一队已经慢慢的走了好远。

蛮太太骑着马在崖边上挤着了，几乎把陈占魁挤下崖去。陈占魁眼睛昏昏地向里边一挤，蛮太太在马上一滑，滑下马鞍来。她叫了。营长叫连长们叫队伍停止前进。他骑着马走到蛮太太的身边。他恨恨地踢了陈占魁一足。

呵唷！陈占魁就连人带枪，唏哩哗啦地滚下崖，落在雪坑里去了！

因为雾子薄些了，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哇呀哇呀哇地哄闹起来。

---

① 在雪山上走，必须拿酥油擦脸；不然，太阳射着雪的反光，会把脸皮烧焦。

连长和排长的脸都白了，白得怕人。

大家都感着一种沉重的压迫，都在愤怒；说不出一句话，只是闹。

营长在马上手忙足乱了。通身在发战，他颤抖抖地拿出手枪来骂道：

“屄，屄，造反了！那个敢再闹！屄，军法……”

马旁边的李得胜忽然也跟着叫道：

“屄，屄，营长！”

劈拍！营长打出一手枪，却并没打着谁。他愤怒地足一踢，李得胜又连人带枪，滚下崖，落在雪坑里去了。

“哇哇！”

“哇哇！”

“哇哇！”士兵们都叫起来了。

“不准造反！”李连长很威严的叫出一声。

陡然这空气很薄的雪山，被这些声音的震动，立时阴云四合起来。太阳不见了。很浓的白雾又笼罩了下来，浓得伸手不见五指。密密麻麻的雪弹子往下直落。人声在这阴黯中，在这雾罩中，渐渐地又静下去了。

雪弹子越落越厉害，大家的愤怒也到了极点。但是人都被打得僵木了。没有办法①。只好把军毯铺在雪地上，裹着身体睡了下去。长官们也都下了马睡着。静静地。

---

① 在西康走路，常常要打五六天的野，才能见得着人家。在雪山上遇着雪弹子来时，就把毯子一类的东西连头裹着睡在雪地上，等雪弹子落完时才起来。雪常常是堆尺多高。

二

第二天早晨醒来。觉得身上压得重重的，好容易才从尺多深的雪堆下钻了出来。在雪堆下面埋着倒还暖和，刚刚一钻出雪堆，白雾便把你包围着，马上就冷得发抖。不过雪是早停止了，雾也不那样浓；但还是看不见山顶，看不见天。

肚子饿，还是那么乌烟瘴气样，还是不想吃。

腿子陷在雪堆里，象不是自己的。实在不想再走。

心头愤恨着，愤恨着。还是愤恨着：

“他奶奶的屄，当鸡巴的兵。”想叫出来，但是又没有叫出来。

听见前面有人踹得雪楚楚楚地响，接着是问话声：

“你是——？”

“我是陈大全。”一个人答了。

接着便看见李连长模糊的面孔，对准着自己，问：

“你是——？”

看见李连长那副卑鄙凶恶的面孔，早就令人恨不得打他两耳光。但是不知怎么自己又答出来了：

“我是杨方。”

连长又走到后面去了。杨方想，就提起这么一足呀，便把他跌下崖去；但是足冻木了，提不起来。

耳朵注意着听点后面的一个名，听了半天，不见有声音。

连长在后面喊了：

“杨方！”

“有！”

“来！”连长说。

不知怎么，腿是连长的样，连长一喊，自已僵木的腿也提动了。

连长指着一个雪堆说道：

“把吴癞头拉出来！”

杨方看了连长一眼，不说什么，便同王冈弯下腰去，用手把雪拨开，手被雪剕得痛，痛到心头。

呵嘀！吴癞头冻死他妈的了！嘴唇缩着，象笑死样。身体已经僵硬了。

连长叫把吴癞头的枪弹取下来，叫杨方背枪，叫王冈背弹。杨方的心里真是又悲痛，又愤怒，但是终于把枪背在身上。

连长又走到后面去了。

“他奶奶的屄，干掉他！”杨方说。

王冈对他笑了一下。

渐渐地，雾薄起来了。

前面一个一个的传着命令来：

“准备！出发！”

“准备！出发！”

一个一个的又传达到后面去了。

不想走，不想走，但是又不能不走。管他妈的，勉强梗梗噎噎的塞了些糌粑在肚子里去。脸上又糊上一层酥油。

他妈的，走吧！城里面算账去！

楚楚楚，楚楚楚，人又在雪堆里动起来。刺刀又在屁股上拍呀拍地摆动着。马铃声也响起来了。……

今天总算真的逃出了鬼门关。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已经望见了打箭鑪北关的栅子，接接连连的房子的烟囱，都在冒着烟。看见了瀑布般的水，看见了黄黄的山，看见了喇嘛，看见了

商人……的确雪山是走完了。看见了街市，就好象回了家乡一样，心里就宽松了一点，不由不嘘出一口闷气——嘘~~~

不知怎么，在要下山的时候，足虽是痛得要命，总是走得那么起劲；现在看见了栅子，倒反而拖不动，腿子真酸得要断。看见那没有雪的地面，简直想倒下去睡他妈的一觉再说。

几个兵在石头上坐了下来。口里吹着唿哨，眼里望着那些田。张占标心里想：有田种多么好。

“坐着干什么！”连长骑马吼着来了。

“报告连长！我们休息一下。”

“胡说！”李连长吼着，恶狠狠的下了马，提着马鞭走了来。

几个兵并没有正立；坐着说：

“报告连长！足要断了！”

“娘卖屄！你，你，你，”

连长的鞭子在兵们的背上抽着。“到此地还敢捣蛋！断了也要走！走！”连长把最后的一个“走”字吼得特别响。

愁苦着脸，大家望望又站了起来。腿子简直没有知觉了，还是要痛苦地拖着走。看见了旅部，门口摆着一架机关枪，十几个兵在门外闲散的站着，望着这回来的一队。中间有几个是认识的。

“弟兄！辛苦辛苦！”认识的几个向他们打招呼。

夏得海望望他们，痛苦地伸出两只没有指头的手；其余的几个，也同样的伸出来晃了两下。夏得海苦笑道：

“弟兄！这就是出关的手！”

大家就对望着苦笑一下。

忽然对面几个武装的兵士，搀着用绳子绑着的两个徒手兵押着过来了。

"逃兵！"谁叫了一下。

大家都望着那两个，象上屠场的猪样挽着过去了。

这时街上已经在关铺子了，但是很闹热：许多兵拉着一串一串的伕子在街上走。说是第三营准备后天开出关。大家都快感了一下，意思说：我们总算是活着进关来了。

因为一想到自己，更觉得拖不动，什么都不想，只想倒下去。

他们宿营的地点，是东关口的一个破庙里。营长，营副，书记长，以及两个连长住在另外一个好地方。

一点名，又少三个，说是昨天在雪弹子下面冻死了。现在大家都没有心思来理这些。只想睡，横躺直躺的在神龛面前就呼噜呼噜地睡着了。

三

第三天，还没有吹起身号，就有一个人影子，鬼鬼祟祟的，在神龛面前，在人堆里跳过去，跳过来的，嘘嘘嘘地讲着话。

许多兵都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手指揉着眼睛，都象傻子样望着那个人。有些在咳嗽，吐痰。

出了什么岔？

仔细听，仔细听。……

那个人在讲：

"旅长把营长扣留了！昨晚上。"

"是么，扣留了？"

睡着的也爬起来。足腿硬得象木棒，身上的骨头象挨了一顿毒打样，痛得要命。但是终于爬了起来。

大家围做一堆，黑压压地。头在攒动。嘴在议论：——

“扣留了吗？我们的饷？”

“饷？营长不是说回来发，几个月一齐。”

“旅长就是说他克扣兵饷呢！”

“我们报告旅长去！”

“他还有鸦片烟，四驮，四驮！”

有些人望着那大殿上的鸦片烟箱子发笑。

一大堆分成几小堆，谈着，讲着。

起身号吹过半天了，还不见吹点名号。连长和排长都慌张地进一头，出一头的，象忘了点名。

有几个兵跑到连长室的窗子外边听。

“营长的事总算弄好了，”连长的声音。

“旅长不要他赔饷了么？”王排长的声音。

又是连长说：

“营长找参谋长说好，送旅长一驮鸦片烟。旅长要营长今天就走，免得士兵为难他。”

“那，这些兵士怎么对付？”王连副又问了。

“今天马上改编。哪个捣蛋就枪毙哪个！”连长这么答，他故意把声音放响一些。

几个兵离开窗子，把消息带到人堆中来，几个小堆又聚成一大堆。又议论起来了：——

“旅长把我们卖了！”

“他们原是官官相卫的！”

“朦他的娘！我们性命换来的钱！”

“我们向营长要去！”

“干！要去！不去的算狗鸡巴！”

尖屁股伍桂是著名的逃兵。他从十五岁起就当兵，现在已

经三十岁，跳过三十几个部队了。上半年出关时，因为山多，终于是不敢逃。这次他真也没有想到他会活着回来，能在人堆中站着。他离开人堆又溜到连长室的窗子外边去了，耳朵靠着板壁，听不见什么；又把眼睛挨近窗眼。

忽然背上辣刺刺地挨了一鞭子，接着又是拍拍拍的几下。他痛苦地转过背来，望着张排长。张排长吼道：

“你在此地干什么！咹，干什么！怕要造反了！”

伍桂用手摸摸他痛辣辣的背。

“在动些什么！不晓得立正吗？这些不识好歹的东西！滚开！”

张排长把话说完就跳着跳着向连长室走去。人都望着他的背后嘘了两嘘，他只装着不听见的进去了。

一会儿，连长同排长们走到大殿里，叫五个勤务兵和两个伙夫把鸦片烟箱子搬到营副住的那屋里去。还剩下两箱，又叫两个伙夫和两个兵士送到旅长的公馆去。两个排长押着去了。

“集合！”连长叫着，又把口笛逗在嘴上呼呼呼地吹起来。

伍桂向列子懒洋洋地走去。

“死人！”连长吼着，接着就是一拳。“快点！”

列子站好了。报数也报过了。

连长把那凶恶的眼睛，从左至右向列子扫了一下，吭着嗓子喊道：

“听到！”

列子里面混乱的把足收了回去立正。

“在干些什么！没有吃饭么！”连长红着脸骂。

大家只是懒洋洋的听着。有些足腿酸得打闪闪。

“现在跟你们宣布一下：本营今天改编到第三营，旅长的命

令。今天营长要回军部去。我们现在把武装准备好，去欢送。听到没有？”连长把话说完，眼睛直直地望着列子。

列子里的头都在骚动，大家望了望。里面只是零零碎碎的答出几声“听到了！”

“干什么！干什么！”连长愤怒的叫了，闪着贼一般的眼光，好象要找谁出气。“这成什么队伍！吓！军纪都破坏完了！哪个要捣蛋的站出来！站出来！”

列子又静静的了。

连长本要找个把人来出出气的，但是也觉得队伍一改编，自己的位置都靠不着了，他歇了一下又吭着嗓子说道：

“现在马上就准备好。听到没有？”

“听到了！”

“稍息，解散！”

列子散了。兵士们混乱的向着大殿走去，一面讲着话：——

“他妈妈的改编到第三营去吗？”

“才进关来又要出关吗？”

“臊他的娘！还要把咱们剩下的送死吗？”

大家都知道第三营快开出关，都觉得死又摆在面前。

“妈妈的！长官们升官发财，拿我们死！”大家都这样的想着。

突然有一个人叫了出来：

“兄弟们！咱们要饷去！饷不发，不要营长走！”

“对，要饷去！老子还要向他要指头！”夏得海们也叫着。

大家都在乱七八糟的说着。挂刺刀声，拿枪声，更显得混乱。

连长在房间里，知道今天有点不大对头，不敢出来骂了。

隔一会儿，又集合了。

不准带枪去。

他们走到棚子门口站着，排成一列。都在期待着，期待着。

远远地，马串铃响着来了，接着便看见勤务兵押着驮子出去；接着是营副书记长们和两个蛮太太骑着马走来，也跟着驮子屁股去了。接着又看见一排武装兵，接着是营长，跟着来送行的是参谋长，和几个旅部的官佐。

“挡着他！”谁在列子里叫一声。

列子骚动起来。

连长的脸色变了，接着便叫：

“敬礼！”

但是没有人理他，都围着营长走来。喊道：

“营长，拿我们的饷来。”

“没有饷，不能走。”

参谋长叫起来了：

“这成什么！反了！反了！吴排长！把为头的两个反动分子捉着！这还了得！李连长！把队伍带回去！不走，就跟我开枪！”

夏得海立正说道：

“报告参谋长！我们的饷！”

“你是为头的是不是？吴排长！拿着他！”参谋长说着，手指挥着。

那一排武装兵持着枪走来，夏得海同王冈就被捉去了。大家都愤恨，怒火要把人烧死。但是自己是徒手没有办法。终于被一排人的枪口监视着排成队伍，被李连长带回来了。

在解散的时候，大家都在骂：——

“狗鸡巴的东西为什么忘记用刺刀！”

“为什么不用刺刀呀！怕他鸡巴的枪！”

大家都在磨拳擦掌的跳着，叫着。都在失悔，都在骂。

有两个弟兄是被捉去了。他们知道要求是不中用的。大家都在等待着，等待着；然而也明知道不见有好的兆头。

天色阴沉沉的，雪又落起来了。

大家在大殿上一堆一堆的挤着，想不出办法；只你望我，我望你地，好象都在等别人想条好计。

突然一阵反的号音，很凄惨地经过庙门。

“枪毙人！”有人这样一叫，大家都惊慌起来，向着营门走去。

心都在跳，不是怕；是一种说不出来的紧张。眼睛都象火焰在烧。

有两班人的武装兵在门外走着。雪落在那四个反绑着手的赤膊身上。

“有两个是逃兵！”

“糟糕！夏得海也绑在一起！”

“他们有什么罪呀！”

大家都愤怒得要疯狂了。都想跳出去，把夏得海同王冈夺回来，都在等谁先跳出去。大家的心都是散乱的，谁也没有先跳出去。

“只说逃出了鬼门关；谁知进关来还是送死！”大家都好象这样的想着，都好象明白了自己是什么人，“不错，自己的生命不如一只鸡！”

突然旅长雄赳赳气昂昂的走了来，后面跟着四个背盒子炮的白白净净的弁兵。巧得很，李连长这时也从后面走了出来。兵士们让出一条路。旅长刚跨进庙门，李连长便大声的喊：

“敬礼！”

不知怎么，大家都不知不觉的把手举在额上。

旅长的脸色很难看，嘴唇动了两下，似乎想骂谁。最后他叫李连长马上集合训话。

都知道，这是来解决什么事的。都好象忘了疲倦，振作着精神。

列子在大天井中排好。雪落在颈脖上都忘了冷。许多心都紧张地连成个僵硬的一条，象一条地雷的导火线，在等待着谁来点火。

连长同弁兵们站在旅长的背后。

旅长很愤怒似的，站在飘飘的雪下面，恶狠狠的望着。眼睛在不住的转动，口里在骂：

"你们是天兵！你们出过关，就了不得！军人！懂不懂，黑暗专制，无理服从！你们公然侮辱长官，聚众要挟！你们丧完了军人的德！"

大家的心都在起伏着，波动着。眼睛象火在烧，不动的望着。

旅长又说了：

"军人！哪里是军人！是土匪！我们革命军，……"

"革我们的命！"排尾不知是谁在轻轻地说。

旅长望着排尾吼道：

"哪个在讲话！哪个在讲话！哼！了得！李连长！把他拖出来！"

大家的头都在动，看见拖出来的是尖屁股伍柱。大家的心更加紧张起来。

"李连长！枪毙他！"旅长坚决的说。

"枪毙？"谁又在列子当中叫了起来。

大家都忘记一切了，明白的认识了站在面前的敌人。都象

狂兽般的拔出自己的刺刀，扑上前去。

旅长同连长见势头不对，惊得向外逃走。

那四个白白净净的弁兵，也慌的取出盒子炮，向着这狂兽般的兵士扫射了来，在前面的倒了几个。但是离得太近，许多刺刀明晃晃的已经扑到身边。只听见格轧格轧的肉搏声，四个弁兵已经刺死在地上。

旅长同连长逃不多远，便看见门口的两个卫兵持着枪跑了进来，他两个向后便走，却被追来的许多刺刀乱砍下去。士兵们喊了：

"弟兄们！咱们快走！"

一下蜂拥的上了大殿，各人拿着自己的枪，便无秩序的向东关外跑了出去。足象长了翅膀，好象在飞。

雪落得更大了，在许多头上乱飞；他们并不觉得冷。

现在才觉得腿子是真的属于自己的，都想飞，都想挤上前去。在雪山上的辛苦，十几天的疲倦，都完全忘记了。都觉得太痛快，太自由。笑着，叫着，讲着，许多口沫在许多干瘪的嘴唇上飞溅。

一九三二年七月

——1933年9月1日《文学》第1卷第3期，收入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12月初版《分》

恨

自从昨天同文书记官顶了几句之后，杨明就一夜都睡不着。心头一时是恨，一时是悔，一时又是怨。天气热，虽然是不大觉得；但是蚊子却不断来相欺。举头望着天花板，天花板漆黑，一切都漆黑。然而嗡嗡嗡，蚊子又来了。杨明就这样翻过去翻过来，在那硬木板的床上想着同文书记官顶撞的事情：又恨，又悔，又怨。半睁着眼睛就看着天亮。

事情当然是刘司事岂有此理；但是文书记官也太可恶。护送美国斯密斯顾问的命令虽是重要；然而那是刘司事他们的事情，他不写还要哪个写？刘司事把公文搁下来，谄媚着李参谋往那个婊子家里抽大烟去了：当然是刘司事的不对！杨明想：

“我不过是服务员，不过是派我来书记处帮助抄写一下的。在平常，重要公文又不曾给我抄过。而这回刘司事却一口咬定我，而你姓文的也一口咬定我。他妈的，都是一批狐群狗党！”

杨明又想着他唯一的朋友鲁健最近来的一封信。这回鲁健的态度更明显：他要求光明，他要挣脱一切锁链，他要援助劳苦大众。他这样警告杨明：世界已到了严重的关头，帝国主义疯狂的战争已将开始，国已经亡了一半了，你愿意就这么死亡下去，没落下去么？当然，鲁健的这些话是为杨明所懂得；然而却不能打动杨明的心的深处：他不懂得杨明的生活。所以昨天杨明写了一半的回信上，虽是说到对民族被宰割的悲忿，说到对自

己的生活的苦闷和不满；但是说到为大众，说到怎样干，句子间总是那样支支吾吾的。写到这里，就因为同文书记官顶撞起来了不曾写完。那时文书记官站在他的对面，左手抱着白铜水烟袋，右手在桌子上一拍，两片薄嘴唇就颤颤地骂道：

“你是服务员，你是服务员，你再说你是服务员，你是……”

杨明的脸子也发白。（他近来的脸子只要一动气就常常发白了。）他一手按着信纸，硬挺挺地沉着脸，站在文书记官的面前，嘴才一动：

“我……”

文书记官马上就爆出一句：

“你，我晓得你是军官毕业生！军长是你的校长！你，你……”

吼着，手一扬。杨明神经过敏地以为耳光来了，头就赶快向后躲一下。幸而文书记官的手板是拍到桌子上的。但是杨明已经骇出汗来了。

其实杨明并不是神经过敏，倒是对于耳光太熟了的缘故。杨明于是恨，一动一动的鼻尖对着文书记官怒冲冲的圆脸，呼吸都好象艰难起来。刘司事自然是气忿忿地站在旁边；而那些司书们却在后面嗤嗤的笑，挤弄着鬼眼；至于那六七个勤务兵则只是在窗前摇头晃脑了。没有人劝，自然弄得更僵。好在忽然之间，文书记官的心血来潮，觉得对这样的小子要生这样大的气，未免这小子太不配了。何况文书记官在平时常常讲着什么正心修身养气之类，而今天的生气是有坏身体的。他于是和缓一下呼吸，在烟盒里抓出一团黄烟丝，装上烟斗之后，就忿忿地把袖子一甩出去了。走到门边，他还回过头来喝道：

“你，等着吧！你……”

头一转，去了。

窗上射进来的太阳，照着四围狼一般的眼睛，照着杨明瘦伶仃的身体。

杨明想着昨天的这些，他那颗顽强的心又震动起来了。他觉得鲁健是对的，是有骨头的人。他想：

"他妈的，人就这样活下去么？都是人，……受气，受气，受气，……"

天刚刚亮的时候，他就想起身，给鲁健另回一个信。然而疲倦得很，头才抬起来，马上眼睛一黑，头又倒下去了。他近来是这么的不行。身体也很坏，从前那种顽强想出头的念头也破碎了。从前以为说："努力"，"用功"，"上进"；然而东碰西碰，到处是壁头，到处是钉子，到处是可怕的白眼。以为说幸而在此地当了服务员，然而每天从早到晚都是——

"服务员，参谋叫你！"

"服务员，副官叫你！"

"服务员，书记官叫你！"

这里还没有弄好，那里又受了申斥。司书们一党的排挤还不算；勤务兵们也常在窗前摇头晃脑地做着难堪的样子——那样子好象说：

"你小子也想出头么？吐口口水自己照照看！"

杨明自然很忿怒。眼珠子才一挺，马上就记起勤务兵在房间里给书记官耳边上说悄悄话的样子，马上就看见自己飘摇的饭碗，马上就连想到曾经睡过的小菜场的柜台。于是冲上脑门的忿怒，又渐渐从脑后，从脊骨溜下去了。

杨明的忿怒，正好同他的笑一样。他也需要笑的。有时偶然在副官司书们灯前坐着谈笑的场合，杨明也偶尔笑一下。然

而众人却忽然齐斩斩地不笑了，都张着一双鄙视的眼睛。杨明只好收着没有完的笑，红着脸，搭赸搭赸的走出门去。一出门，就听见房间里哄堂的笑声：

“哈哈哈……”

杨明恨恨地就向着黑暗的空中打出一拳：

“哼！狐群狗党！”

杨明也知道，司书们都同他为难，当然是卖馒头见不得卖包子的，谁都防备着谁挤了谁的饭碗。

“天晓得，而我是服务员哪！”

他一面走，一面这样冒出一句。这当然一半儿是忿恨；但是一半儿却有一种解释的意思——意思好象说：服务员决不会挤掉司书的饭碗的。

然而从此以后，那无情的利害冲突，在各人的心中暗暗增长；而杨明一天到晚在别人的指挥呵斥之下，劳顿的倒上床，就只有脸向着壁头叹气两声。

自然昨天刚刚和文书记官顶了之后，杨明曾叹气，昨晚上也叹气；然而今天早上已经不叹气了，心头涌上涌下的只是忿恨。

*　　　*　　　*

二

杨明记得：好象从生下来的一天起，就受着人类的所谓“气”了。外人还不算，就是自己的叔伯的弟兄也要骂儿声：

“你妈的，你是什么东西！你妈是小老婆，你是小老婆的龟儿子！”

骂着骂着，对肚子就是一拳。杨明哭了。跑回去，母亲总是眼圈红红地骂他不好。

"儿，专心些，读书，出头，你要专心呵！"

杨明读书是专心的。梅贡爷有时候也夸奖几句。那正是梅贡爷死了老婆，杨明死了父亲的时候。杨明的母亲当然还不老，而且还有点小小的遗产。伯父们已经垂涎好久，催过母亲改嫁；所以梅贡爷每回走过杨明的门前，就要把眼角向门里望一下了。

有一天梅贡爷祭孔回家，顺便送母亲一方羊肉。当梅贡爷坐在母亲对面，杨明给他点燃旱烟的时候，梅贡爷曾经含着烟杆，这么称赞杨明一句：

"杨太太，你家杨明虽是年青，然而这么老成，将来你有福了。"

梅贡爷说话的时候，虽是眼珠子只在母亲的脸上溜，然而杨明是高兴的。他直直地垂着手站在旁边，越显得他那学着书香人家的老成样子。

但是杨明的这个"老成样子"，一在巷角遇着几个流氓的时候，全身都发抖了。一个流氓喊：

"杨明！给老子站着！"

接着第二个流氓就跑上来了：

"来，老子摸个脸！"

一只污黑的手在杨明的右脸上摸一下。杨明的脸红了。口里还说不出什么，又伸来一只手，左脸上又给摸一下了。今天这侮辱，比往常更厉害，这显然是自己太不抵抗了。杨明于是怒，口里喊道：

"你妈……"

大的一个流氓握着拳头喝道：

“你骂谁！”

同时墙角那边又跳出一个人来了。杨明的眼睛不曾花，认得是大伯伯的儿子杨宏。心里就觉得今天很有些不平凡了。只见杨宏捞手挽脚的说道：

“你骂的，你也骂人了！”

说着，伸出手来就要摸脸。杨明一手架开。杨宏喊了：

“你妈的，你妈偷人，你妈偷梅贡爷！”

几个流氓就哇啦哇啦地叫起来了：

“呀呀，偷梅贡爷呀！”

杨明记得母亲病着，自己从来就在母亲的房里睡。现在一听见这谣言，气得眼泪直淌。有人就说：

“嗨，笑了！”

于是一个最小的流氓就接着：

“一哭一笑，黄狗儿标尿！”

杨明气得在地下尖着指头抓一块石头甩了出去。可是大的一个流氓却冲上来了，捏着拳头喊道：

“你妈的，你打你打！”

一拳一脚，杨明就按着自己的肚子蹲下去了。等到痛完之后，站起来，巷子里已不见一个人影。

忿恨的走回家，一进门就听见母亲病倒在床上的呻吟声。杨明今天也有点看不起母亲的样子。他觉得他所受的侮辱，都是因为母亲。心里这么忿忿的想：

“你为什么要变小老婆呀！”

母亲叫着要药，杨明也不大理。

然而母亲在床上哭了。

谣言散布开来，街邻都当着新闻谈着。谁都是爱谈新闻的；何况这是极有趣的新闻呀！除了杨明的房子内，两母子的弱小叹声外，四围都被一个同样的新闻包围着了！

一晚上，突然大门打得砰砰砰的响，吵着许多人的声音。杨明同母亲从梦中惊醒：

"有匪吗？"

近来常常听见说有匪要攻城。杨明才跳起，灯笼火把的人群已冲进大门来了。跑在前面的是大伯伯二伯伯，手里拿着铜锤木棍闯了进来。杨明刚刚才把房门打开，一只很大的手就贴在他的头上，使劲一推，杨明就自然而然倒在门后。只听见狼一般的声音乱喊：

"拿奸！拿奸！"

母亲象羔羊般吓倒在床角里发抖。

大伯伯二伯伯拿着火把在床上床下照了一转，有人就喊：

"逃上房子去了！逃上房子去了！"

一伙人象煞有介事似的冲上楼梯，在晒台上绕一转火把，火把在房廊上示威，闹一阵，才冲下楼梯来。一对无抵抗的白铜烛台在神龛上照着火把闪光，大伯伯就一把抓了下来，做着要打谁的样子。然而不曾打谁，只是把烛台看了一看，（确是纯净白铜。）把烛台抛在手上摇了一摇，（大概有半斤重，大概要值几千钱。）他就呐一声喊，又连人带烛台冲出门，灯笼火把地呼啸而去。

杨明已骇得发呆，半天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母亲也在被里暗泣了。杨明喊母亲；母亲只是哭。一盏凄凉的油灯，就一直照着孤伶伶的他们到天亮。

杨明第二天出门，街上的光景很有一些不同了。家家的门

里伸出几个头，望着，说着，指点着，咳嗽着：

“咳！咳咳！”

一些不自然的声音。

杨明的毛骨悚然了。赶快把头掉开。那边又是：

“咳！咳咳！”

一些不自然的声音。

这种无礼的咳嗽，只盛行于学校里面，尤其是那几个叔伯的兄弟。他有时想：

“我究竟有什么短处么？”

然而想不通。倒以为人类中有些要咳咳嗽有些要被咳嗽的吧？然而那只是学校，都是些年龄不相上下的同学，似乎被“咳”惯了，也不过是那么一回事；然而现在却似乎满街都是咳嗽的声音了。那些人，在杨明的眼睛里，似乎都有股正人君子之气似的；而那个日本留学生陈学士更是杨明眼中正人君子中之正人君子。而现在都忽然射出狼一般的眼光来了。

“喔，那就是杨家的孩子！”

似乎是陈学士的声音。

杨明在这街心，陡然觉得孤伶伶地可怕，身体象更小些了。这世界不容他立脚么？杨明当然想不到。他现在所懂得的，是昨晚上的所谓拿奸，完全是大伯伯二伯伯他们想夺取遗产的事情。杨明痛恨了。“为什么”众人都这样附和大伯伯二伯伯他们呢？杨明当然想不通。心头忿恨，好象想抓谁来啃一口。然而啃谁呢？杨明终于红着脸，在许多轻薄的眼光中前进，上学去了。

那天杨明在学校里几乎又和一个侮辱他的同学打了起来。回到家，心里又有点不满意母亲。

那晚上，母亲在杨明温习功课的时候，点着香，燃着烛，在神

龛面前眼里含着泪，嘴里在不知咕噜些什么。母亲的哭，流泪，这是父亲在的时候，杨明就看惯了的。他从来就好象觉得，一个女人大概总是要常常这样的！然而今晚上母亲的那种疯癫态度，使他有点诧异。果然在半夜的时候，忽然碰的一声，杨明从梦中惊醒。一盏微微的油灯，照见母亲正在天花板上套什么绳子。杨明骇抖了，跳出被窝子，抱着母亲站在凳上的腿子哭了。

“妈，妈，妈！”

母亲不动。杨明泉一般的眼泪涌出来了。

“妈，妈，妈，你死……死不得呵！”

母亲的腿子软劲了，弯了下来，悲伤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儿子的脸：扁平的脸，光洁的脸，这是她亲身养下来的。她的脑子里马上又转着一种思想：呵，我的儿还这么年青呵！在鬼火一般的灯光下，两母子就抱头痛哭了。

“儿，我受不了！你父亲在，我只受你父亲一个人的气；你父亲死了，我的气就受不完了！我怎么活……活……活……”

好讲新闻的人们，大概这时候都正睡得很舒服，当然想不到这屋里正痛哭着两个寡母孤儿！好半天了，杨明终于抹干自己的眼泪把母亲劝住：

“妈，你想想看，还有我。你死了，我怎么？我从此以后一定要用功了！我们一定要出头了！……”

那晚上，一盏凄凉的油灯，又照着孤伶伶的他们到天亮。

二

杨明懂得：在这个万恶的社会里，要生存，就只有出头；要出

头，就只有努力。梅贡爷之所以为梅贡爷，据说是努力了的结果；陈学士之所以为陈学士，据说也是努力了的结果。满清时代是那样，民国时代是那样，也许将来也还是那样吧？杨明就这么忍着辱，顽强地开始了他的努力。每天天才亮，母亲就在那边床上喊：

"明，天亮了！"

杨明把头从被窝里伸出来，揉着眼皮，望着灰白的窗子。一点不迟疑地就爬起来，冷水一洗脸，就抱着书包，冲着晨雾上学去。

太早了，学校还没有开门，杨明倒可以在门外石凳上，一个人清静地看一点书。这消息一传开来，又成了同学们侮辱的材料了。大家坐在讲堂上挤弄着一双鬼眼，玩笑又开始。一个这么说：

"妈的，充什么神气！"

一个就接着说：

"是呀，想往上爬呀！"

另一个又接着说：

"喝！爬上了，是杨梅疮的'梅'呵！这时恐怕正抱着困觉呢！"

满讲堂都就哄笑起来了。

杨明红着脸，悄悄在桌子下捏一下拳头。经验告诉他，这一打准又是鼻青眼肿地跑回去。于是只好忍着气朝着宽处想：

"你这些人算什么东西！宰相的肚内还要撑得船呢！"

接着就想到：

"等于放屁算了！"

杨明于是两眼盯着书，口里咿咿唔唔地就哼国文。以为这

样可以不听见了。然而同学们都也跟着大哼起来。那声音不是哼，简直是兽一般的狂吼。好象今天又非弄到打架不可。杨明又只好默然了。

杨明不是向来就很老成吗？现在更是非常沉默了。眉头一皱，额角上就是条条的皱纹，看人的眼睛总是带着一种深奥，好象世故很深似的。在他二十岁的那年，曾经有一个亲戚问他：

“老表，今年大概不到二十六吧？”

这亲戚说的“大概”，是一种巧妙的不得罪人的话头。他要是向一个小白脸的哥儿说，一定会得到一个怒目而视的回答。但是杨明却并不。只是很小声地“吓吓！”笑一下，很呆板地伸出两个指头。

“二十。”

脸马上又沉默了。那亲戚红着脸说道：

“哈哈，看不出，看不出。”

其实在杨明并不觉得那问话有什么侮辱，而所谓“年龄大”正是他时时所希望的。陈学士不是三十岁才出头的么？所以杨明每逢遇着别人嘲笑他的时候，除了恨恨之外，就想赶快大起来罢。大起来就出头了。因此他对一切都是瞪着一双沉默的眼睛。

当然，杨明有时到乡村去，在亲戚人家看见那些同自己一样的青年，能够肆无忌惮的狂笑，快乐，吵，跳的时候，自己也想活泼一下，然而手才一挥，嘴巴才一动，马上心头就有一种暗淡的心情袭来，好象谁不准他活泼一下似的，他的脸马上又沉默了。于是就弄得大家不欢而散。杨明自己诧异起来了：

“我为什么这样不适于社会呢？”

这怀疑，当然是在杨明已经和社会接触的时候发现的。杨

明于是恨，心头又蒙上了一层暗影。

然而恨是恨，却不是灰心。母亲临死的时候，躺在床上，瞪着眼睛，握着杨明的手说道：

“儿，我算完了！我也受够了！你呢？家产已给他们盘算干净，只留下了我的孤儿，我还要背一个臭名声到阴间去，我死去怎么甘心！……儿，你要努力，出头，争气，你要专心呵！……”

杨明孤零零地站在一盏孤灯面前，泪眼儿望着母亲落气。想着这社会，想着自己的前途，眼泪就扑簌簌地流下来，心头抱着的是一个“恨”。

安葬母亲的时候，伯父们又跑来教训杨明一顿，骂母亲是败家的贱货。杨明这回有点忍不住了，不知怎么骂出一句来。二伯伯就拿着烟杆跳过来了。右手的五指伸得直直地一挥，“拍！”杨明的左脸上马上就红了一块。杨明摸着自己热辣辣的脸庞，瞪着一双深沉的眼睛，只见二伯伯跳着双脚骂道：

“你这狗东西！混蛋！我们杨家容不下你这狗东西！滚！”

冷不防，杨明的右脸上又是“拍”的一声，清脆极了，杨明的眼前好象许多火星在乱迸，所以不曾看清这个耳光是谁打来的。其实看清了有什么用？看清了不过看清了！

众人跑来劝着，二伯伯的嘴唇还在动：

“狗东西！”

杨明的眼眶内滚着热辣辣的泪珠，心头抱着的还是一个“恨”。

是的，杨明恨是恨，还是不灰心。他要睁着一双眼睛看这社会。他要挣扎，他要奋斗，他要努力。

但是母亲没有了。钱没有了，学校不能再进了，怎么办？杨明于是乎飘泊。

说起“飘泊”这两个字，杨明从前在学校的时候，曾经把它当成美妙的理想。从东飘到西，从南飘到北，没有讨厌的熟人，自己宁肯孤独。好在自己也孤独惯了。马上高兴要走，马上就背上包袱走去，多么的自由，多么的无拘束。记得有一个有钱的同学到外省去“玩”的时候，曾经来过这么一封信：

“……黄莺晓唱中我离了家乡；汽笛呜呜中我又飘泊到黄河之旁。飘泊呵，流浪人的飘泊！我其将长啸于大世界屋顶花园之巅乎，听吧，舞场中的音乐又在奏了！……”

一个同学于是手舞脚蹈的说道：

“老杨，我们将来也去飘泊他妈一下。”

杨明苦笑了，然而却非常神往。他这样觉得：家乡，学校，都不是他欢喜的地方，倒不如浮萍一般到处飘泊的好。

所以他这回背着一个小小的包袱，向着那鬼域般的家乡一扬手，好象说：别了！就毅然决然地在黄莺晓唱中，爬山渡河，飘泊去了。

杨明的飘泊，当然不比那有钱的同学：他睡过小菜场的柜台，他当过饭店里面的跑腿。这样，好象杨明一生都在侮辱中过生活似的。其实他也有一个值得纪念的事情：那正是他偷偷地考上了军官学校政治班，饭馆老板要开除他的时候。那天杨明得意扬扬地看了榜，满头流汗，手中扬着毡帽回来。可是胖子老板已经捏着拳头搁在柜台上等着他了。一见杨明，就圆睁眼珠骂道：

“妈的，那里游魂去来！前天跑你妈的三天，今天又……你妈的！你……”

杨明起头骇怔一下，后来觉得自己并不怕什么了。从前的送菜盘送汤碗的忿恨都一齐爆发出来：

"老子跑，跑不得！"

厨师们都停了锅铲，茶房们都停了抹桌，吃客们都停了吃饭，都诧异的替杨明捏了一把汗。

老板动着脸上的肥肉咆哮起来了：

"你对谁称老子！"

捏着拳头就站了起来。杨明也并不让，扬着毡帽喝道：

"老子称老子就是老子！"

大家都忽然觉得杨明可恶了！天下有奴才骂主人的么？老板正要扑过来，一个厨师就把杨明拉开：

"你疯了吗？"

"老子不干了！老子今天就要进军官学校去了！"杨明的这声音，杂着了许多的眼泪，忿恨和骄傲，一齐滚了出来。

大家更诧异了。茶房们擦一擦自己的眼睛，眼睛不曾花，面前站的确是和自己一样肮脏的杨明。老板是起头忿怒，后来就缩回自己的拳头，后来就退回柜台那儿去了。

"军官学校，"这是多么骇人的东西！两句不对头，那些皮带先生们准把个鸟饭馆捶得稀烂。过去已就有过那样的经验了。

大家于是开始议论，痛斥老板不该这样虐待伙计们的，尤其是"杨先生"。老板听见这个新奇的"杨先生"的称呼，也想索性厚着脸叫一个"杨先生"罢了。然而这时的杨先生还穿着那样的破衣服，既不配，又太难为情，何况那些茶房们都在自己面前呢？此风断不可长。难道以后就不再用人么？老板终于赧赧然，似怒非怒的在柜台那儿苦笑似的坐下了。杨明感着了非常的胜利，指着老板的胖头骄傲的说道：

"记着吧，记着吧！"

手一指，老板的肥头缩一下，再指，再缩一下，再指，几乎碰

到脑后的粉牌了。终于在许多羡慕的眼光中，杨明一翻身，上楼，收拾行李去了。

这就是杨明有生以来值得纪念的事情。虽然这纪念在杨明自己却以为是一生的侮辱。饭馆里的跑腿，好听么？他想。

三

杨明同饭馆老板吵了之后，抱着从来没有过的胜利心情，跑进军官学校去。他高兴得很。从此红运高照，可以一步一步的爬上去了：由排长而连长，由连长而营长，由营长而团长，而旅长，而师长……。这是从有军官学校以来，就是人人所知道的事情。虽是到处都是军官学校，毕业的学生真不知有几千几万。但是不管他，碰碰看。虽是那些毕业出来的几千几万的学生，在内战中，在炮火下真不知死了多少；但是不管他，碰碰看。碰上了，就是旅长，师长，黑马靴，斜皮带，洋房子，汽车，女人……杨明有点想得不大相信起来：能够一下就碰上营长么？但是杨明马上又想：不管他，应该相信自己，应该是碰得上的。就纵然只当一个排长，也好，不说回乡去可以骇骇那些忘八，就是饭馆老板也要低下胖头了。

杨明很高兴地同着许多同学，排着灰色队子，在操场上，在教官的口令声中，提高落慢地甩着手，走着正步——叉——叉——叉……

“跑步！”

教官的预令一喊，杨明也同众人一起，象机器似的赶快把两个拳头捏紧摆在乳旁，屏着呼吸走着等着。

“走！”

动令下来了。杨明也跟同学们一样，两只腿子一上一下的朝前跳起来，象弹簧似的，一弯一直，这么冲向前去。这一冲冲到底，准得要碰上一个什么“长”之类。然而黄色的灰尘已卷着汗珠冲进嘴唇，冲进鼻子去了。

当然，象这样很整齐的操法，还是以后的事情。才开始受训练，还应该经过特别操。象军事班，在开始就可以班教练，排教练了；因为军事班的学员，通通都是实缺的下级军官调来的。他们还有原饷。政治班，却都是从外面招考进来的。杨明算是“运气好”，碰上了。然而政治班的学员开始是入伍训练。教官喊：

“敬礼数——一！”

“一！！！”一长排的右手都平平伸直，白手掌都微微弯曲了。

“二！”

“二！！！”一长排伸直的右手都向上弯曲，手掌都和军帽檐靠拢了。

“一！”手又伸直了。

“二！”手又垂下来了。

一二--二的这么做下去，麻烦是够麻烦的，然而杨明很高兴。

杨明虽是生在社会里，但是他和社会从来就隔绝得很；不，是社会从来就隔绝了他。他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人类的所谓同情；只是孤零零地生，孤零零地长，孤零零地吃，孤零零地睡。然而此地不同了。看来都是一样的人，都一样穿着灰布军服，一样束着黄腰皮带。而且一间大屋子同住着这几十个人，六七排的床叠床，大家都是头抵头，脚抵脚地睡。至于同学们都好象跟自己一样，在要求着别人的同情，在互相客气地询问：

“贵姓？”

连床的一个同学把头伸过来。

“敝姓杨。”

杨明怕失了机会似的，赶快就把头迎上去。

“尊号？”

“一个字：明。”他恐怕人家弄不清楚似的，再加一句：“明，日月明的明。”

他诧异他今天说话居然这么勇敢，已经不象从前问一句答一句了。

“做过些什么好事？”

杨明有点茫然。说是饭馆里的跑腿么？当然不对。幸而那个也并不追问，掉过头来就送一支香烟来了：

“请抽烟。”

“唉，不会。谢谢。”

杨明感到快活了。他觉得：

“这是多么纯洁的社会呵！哼，碰上了！”

因为白天操过，身体很疲倦，脚一伸，心满意足地就睡到天亮。

起床号一吹，又一翻坐起来。全身酸痛得要命。两只脚僵硬得象木头。然而非起来不可了，于是伸着手把自己的脚一只一只地搬到床边，一跳，下了床，跑进茅房去。茅房十几格都挤得满满的人，都燃着一支香烟。烟雾弥漫了满屋。人虽挤，好在大家都屙的快，昨天吃下去的白米饭，因为动得勤，早都变成屎了。嗵嗵嗵，粪坑里响几声，人就站起来。等的人觑着一个空，马上抢前一步就补了缺。脚太硬，扶着两旁的木柱狠命的蹲下去，脚就象给谁砍了一刀似的。然而杨明很高兴。两只手捧着头，口里哼哼哼，旁边又送过一支香烟来了：

“朋友，抽烟。”

“唉，不会。谢谢。”

杨明望了那人一下。香烟又收回了。于是就听见满茅房谈笑的声音。

“这真是一个亲爱的社会呵！”

他从此就把十多年来被压抑了的热情勃发出来，准备着与人们的交接。

然而过几天，情形有些不同了。星期放假的时候，列子刚刚解散，就看见三个五个，十个八个的约着一块出去。杨明站在天井当中，好象在等谁来约他。一群同学走过他的身边点点头，他也点点头，迎上去，然而别人头一掉，出去了。又是一群同学，又走过他的身边，他又准备迎上去，然而别人并没有向他望，又出去了。老远好象还听见他们军服袋子里摇着银元响的声音。一阵混乱之后，剩下的还有几个零零落落的同学在那儿擦皮鞋。互相望望，谁也不好意思招呼似的。然而也都各自出去了。杨明起头有点失望，后来就又爽然。

“他们一群一群的也许都是旧朋友吧，然而将来准得结识一番。”

于是就一个人整整军帽，弄弄皮带，出去了。

杨明没有钱，没有家，没有朋友，孤零零地在街上的人群中荡一转就回来了。记得今天曾经走过饭馆的门前，好象厨师茶房们都在对他羡慕着想打招呼，然而杨明理一理自己的军服就硬挺挺地过去了。心里想：

“你是什么东西！”

下午，同学们都又蜂拥地回来了。谁的嘴唇上都满是油腻腻的——大概都吃饱了。亲爱般的谈笑声，又充满了天井。

然而杨明还是一个人枯坐着。

后来他发现了一个同乡了，心里大吃一惊：

“哦？他也进来了吗？”

那同乡就是张举人的儿子张亮。张亮好象很活跃似的：同这个人周旋，同那个人谈天，几乎全校的同学都是他的好朋友，满屋子的笑声只有他最响：

“哈哈！足下大学毕业乎？哈哈！那好得很！那好得很！”

他拍拍那个；那个就给他一支香烟。

张亮望着杨明，有时是一种鄙视的眼光，有时则老远就把头掉开了。杨明满肚子的热情，现在又好象给谁丢下了一个冰块。

同学间开始一些粗鄙的笑话了。好象相互间在清理着各人的出身履历。杨明有点不安了；每回侧着头听见别人的嘲笑声，心就有点突突地跳。

“他妈的，我们堂堂的政治班，木匠也钻进来了！”

杨明觉得这显然不是讥讽自己的。

时间一长久，大家已经混得很熟。相互间各自成立了小团体，小团体与小团体又互相勾结，互相冲突；有时就是小团体自己内部因为几包花生米分不平，也会暗伏着不满而慢慢找别的由头打起架来；至于孤零零的杨明以及所谓木匠们更是被人排斥讽刺，不在话下了。

杨明仍然和别人头抵头，脚抵脚地睡，然而已看不见谁来攀谈，谁来请抽香烟了。有时候，脚伸长一点，脚下的那个同学就叫道：

“喂，干什么！火腿拿开点！”

这还轻。有时候爬下床，假使落几点灰尘到下面的床上，下面的那个同学就不客气地闹起来了：

"妈的，什么'杨梅疮'的东西都撤下来了！"

杨明有点怒，想说什么，然而这一闹，前途又不知会怎么了。于是马上又沉默。

有一天，张亮在屋檐下坐着，拉着一个同学的手说道：

"君其有香烟乎？"

那个笑道：

"有。"

张亮接过半支香烟拍拍那个道：

"你要说：'曰有'吗。"

大家都笑。杨明也笑。然而张亮却冲过来了：

"你笑什么？"张亮沉着脸。

"我笑什么。"杨明也沉着脸。

"哼哼，谅你也不敢笑什么！'杨梅疮！'"

杨明捏着拳头。张亮也捏着拳头。同学们都围着，笑着，好象看斗牛似的，准备着两个拳头举起来就好喝采。然而值星官嚷着出来了。

张亮抢前一步，凑到值星官的面前立正说道：

"报告值星官！他骂我肏他妈！"

同学们都吃惊，然而很佩服张亮的厉害，大家都就哄堂笑起来了。杨明急得眼眶热热，好象要滚出泪水，要辩，然而给同学们的笑声，和张亮的狡赖声压着了。最后值星官把手向空中一劈：

"不准闹，不准闹，我早就晓得你杨明鬼头鬼脑的了。处罚你两星期的禁脚，以戒下次。"

说完，僵硬着颈子，背着手，去了。

禁脚的处罚，对于杨明，并不算怎么一回事，反正每星期出

去也没有地方走。可是这种不公平的处罚，使他感着了忿恨。至于众人则因为没有打起来，倒是一回不满足的事情。

“你是什么东西！”

张亮这么说了之后，就拉着同学们在屋檐下讲“杨梅疮”的故事。

杨明的梦好象破灭了。倒上床就叹气。

杨明自然也有朋友。那就是众人所说的木匠。那就是鲁健。那就是每星期都同样孤零零地出去得迟回来得早的同学。两个都是被人排斥。两个就自然而然地结成朋友了。鲁健的历史，杨明不大知道，只晓得鲁健的父亲做过木匠，有时在鲁健的口里也听见一些：

“他妈的，我什么都厌透了！他妈的，吃人的世界！老子什么没见过。木匠，自食其力；不象那些剥削人的家伙。老子当过兵，上过火线的。惹着老子，老子就是拳头。什么东西！狐群狗党！”

那天杨明被人嘲笑，在操场上游戏的时候，鲁健拍着他的肩膀说道：

“你怕什么，打烂完事！我只看见你捏着拳头，要是我早打过去了。拚着这碗饭不吃。朋友，饿死的人虽多，饿不了我们强汉。他妈的，张亮顶卑鄙，到处捧有钱人，捧大学生。他妈的，老子有钱，进大学了。什么大学，都是一批剥削人的家伙！”

杨明看见鲁健这样的热情，今天也畅谈起来。讲到自己的身世，躺在草地上就叹气，泪水在眼圈儿里涌。

“老杨，勇敢些。”

鲁健也躺在草地上。望着几个同学学喊着口令过去了。鲁健又讲起来：

“这些家伙，都是有后台老板进来的。不知你我怎么混进来了。他们都是有钱，有势，有地位的家伙。他们结党结社，互相勾结。我们是穷人，当然辱没了他们的尊贵。当然他们要排挤我们。他们处处找机会中伤，把我们赶出去，他们好打清一色了。这社会不许我们穷人立脚么？但是老子要顽强的干。他妈的，都是一批狐群狗党！”

杨明觉得十几年来社会给他的痛苦经验，这下才找着一句适当的话了。忽然又坐了起来，喊道：

“他妈的，狐群狗党！”

一天，杨明同鲁健在小巷子里遇见张亮，大家都不招呼。刚刚擦身过去，就听见张亮奇怪地咳嗽一声。杨明只想快走吧。然而鲁健却转过背去叫了：

“毛病？咳什么！”

张亮也迎上来了。鲁健捏着铁锤般的拳头，挺着宽肩膀，高高地，怒腾腾地站着。张亮本想硬一下的，然而看见鲁健那样子，更显得自己矮小了。何况还加上杨明一个。所谓“聪明人不吃眼前亏，”然而硬话总得说几句：

“我咳不得吗？”其实并不硬。

“干什么你咳？”

“因为我需要咳。”

“干什么因为要咳？”

“因为因为要咳。”

鲁健展开两只手向前一动，张亮就吓得后退下去。还是杨明怕弄出事来，把鲁健的两手挽着劝走了。

不知怎么，一个同学掉了一只手表了。大家都怀疑着木匠跟杨明跟其他几个穷同学。人不穷，怎么会偷？所以偷，都一定

是穷人！全政治班都叫起来了：

“他妈的，了得！我们政治班都出贼了！我们要全体搜！哼，笑话！哼，笑话！哼，笑话！”

搜了半天，没搜着。在下午的时候，一个同学忽然嚷着在鲁健的被盖下拾着了。大家就不分皂白，哇啦哇啦地嚷起来。鲁健怒了，额上的青筋随着眼珠暴胀。杨明站在他的后面，替他非常愤怒。鲁健分辩，然而众人的嚷声更大，尤其是站在人群后面张亮的叫声。鲁健没法讲话，更怒了。捏着拳头就向那个拿着手表的同学一拳。大家更闹起来。值星官又出来了。大家一口咬定：当然是鲁健岂有此理。张亮还跑到值星官的面前，特别说出许多证明。鲁健不怕。被开革的那天，虽是挨了二十手心，脸色红也不红一下。只是把那两只肿起来的手掌吐吐口水就走。

可是同学们都围着开除的牌示愉快了。

“喝，木匠也想做官！”

鲁健临走的时候，杨明很凄然。鲁健本来也有点凄然，然而握着杨明的手硬硬的说道：

“朋友，努力吧！看，这社会已不是我们的，我希望你勇敢起来，顽强起来，社会不准我们生存，我们偏要生存。只有这样才有价值。我并不失悔。不要怕，有机会总得干！”

杨明凄然地望着鲁健。这是他唯一的好朋友，然而现在被人排出去了。心里很抱歉，为什么在吵架的时候不把鲁健劝住？

“再见！”

鲁健这么说一声，头一掉，就提上自己的包袱，孤零零地然而强干地，在那太阳下，草地上，拖着一条单调的黑影子走去了。一阵风，吹动鲁健飘荡的蓝布衣角，一阵灰，卷上鲁健摇动的光

光头顶，呵，去了！走到巷子转角的时候，鲁健还回了一下头，两个再照了一次面。脸上都很凄然。杨明好象这样愿着，不忙拐弯吧！然而拐弯了，消失了。草地上只剩着黄黄的空荡荡的太阳。

杨明痴了一会，才走回去。心头象失了什么重要东西似的。现在有牢骚也没有地方发了。每天一休息就睡觉。想着自己的前途真是黯淡得很。

这以后，杨明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过了下来。"九一八"的时候，同学们曾哄动了一下；"一二八"的时候，同学们又哄动了一下。然而仅仅哄动一下，军长镇静的命令一来，大家又"镇静"了。管他，反正帝国主义的炮火是在东三省，是在上海！离得远得很呢！至于杨明在这两次哄动中，脸还是那么沉沉地，然而终于过下来了，终于毕业了。

派来旅部当服务员，冲突的生活又开始。然而杨明早已心灰意懒了。

杨明在学校的时候早已明白：象自己这样没钱，没势，没人缘，没姐妹的人，顶多也不过当一个服务员。这是在过去六七期的军官毕业生里面得到的经验。实缺军官毕业生回旅去当然是不成问题的受优待，因为他们原来就是旅长的心腹；至于政治班的毕业生到旅部去只要有钱有后台老板也不成问题，只消送送东西，请酒，打打麻将，随时到长官的公馆去问问安：

"参谋长，今天你老人家的气色好多了。"

当然不成问题；至于杨明一类的人物，根本就为旅长所不喜欢，因为不但是成了旅长的赘瘤，何况旅部已经有了不少的冗员，更何况一个月要支消他可以入荷包的二十几元的饷。所以才一到部，参谋长就不高兴的喝道：

"叫他各处跑杂差去吧！"

于是勤务兵就常常跑来喊:

"服务员,今天派你当侦探。参谋长的命令,叫马上出发!"

纵然正在吃饭,也得马上搁下筷子站起来,向着敌人步哨的枪头冒死地爬去。跑回来,如果遇着参谋长正在生气的时候,替别人做"散气宝"又是不成问题的了。

杨明受了气,躺了一会之后,忽然发现了自己之所以不能见好于长官,就在自己不能和同事们合得来,自己之所以不能和同事们合得来,就在自己不会讲话。于是忽然如有所得似的,跑到副官处了。只见司事司书们坐着半边屁股谈笑着:

"副官,今天天气很好。"

"副官,昨天你打牌的手气好极了,今天准的还要赢。"

副官骄傲地吐着香烟的白圈笑了。

杨明于是不知不觉地挨拢去,也想说几句"天气很好"之类;但是还没有挨拢边,那些白眼都送过来了。杨明于是搭趔搭趔地红着脸走出去,自己就打自己一个嘴巴:

"他妈的,卑鄙!"

可见拍马之难,难于上青天。非怪服务员比司书大一点,然而却为司书们所嘲笑所践踏了。

杨明于是怒。一想起鲁健的顽强,心头就更加怒了。他怀疑了这社会。他怀疑了自己的努力。在鲁健不断的来信中,他知道社会上除了侮辱人的人,还有被侮辱的人。这些被侮辱的人,大都同他一样,而大部分比他自己更甚。那些人正在不顾一切,拚着命挣扎,奋斗,他们要挣脱自己的锁链,洗净一切的侮辱,就是死也不怕了。杨明于是不禁肃然起来。

*　　　*　　　*

“他妈的，顶就顶了，怕什么东西！”

杨明躺着这么想，就在床上击了一拳。但是马上又记起母亲临死时候的话了：

“儿，努力，出头，你要专心呵！”

母亲那黄蜡般的脸子又在眼前晃荡了。杨明鼻子一酸，又感着了万分凄凉，孤独。自己不是已经努力了吗？努力了又怎样？有钱有势的人终是有钱有势的人，受侮辱的还是受侮辱！走尽了这世界，到处都一样是侮辱，唉，这就是这样的社会！但是就这样下去吗？不，要挣扎。杨明于是又想到鲁健的回信。回信应该赶快写。告诉鲁健他要顽强起来了。于是侧着头，望着壁，考虑着那回信的词句，象做诗似的一句一句的涌了出来——

“……唉，受够了，我们。母亲，我，我们两代。生死，在人家手头，不如一只鸡！我记得脸上的耳光，我记得肚上的拳头，我记得诬蔑的笑骂，我记得残暴的威风！我受够了！这社会不是我们的！我没有了眼泪，我没有了叹声。然而我有眼睛，我要看这社会；我有拳头，我要挣扎。凭什么没有生存与自由的权利？我也是一个人！朋友，等着吧，我要……”

杨明感到有些痛快了。眼眶好象有点泪。但太疲倦，刚刚闭眼睛，就好象见鲁健直直地站在面前。

“呀，我找你好久了呵！”

杨明顿时感着无限的快活。快跑上去就紧紧握着鲁健的手。鲁健并不动，冷冷的问道：

“你就这样死亡下去么？”

“不，我非干不可！我同你去！”

但是面前站的却又不是鲁健，而是文书记官。呵，还有参谋

长，还有刘司事。文书记官承着参谋长的脸色说道：

“你看，这是不是该他写？旅长说我不管事，我还要怎么管，参谋长？误了护送美国顾问的事情，旅长说我，我承认，是我的错。但是这样的服务员，我，我没有办法。”

杨明似乎有点怕，但是马上又忿恨了。

参谋长铁一般的脸色问道：

“你怎么不写？”

“那不该我写。”

“派你来干什么的？”

“派我来帮助抄写的。”

“你怎么不写？”

“那不该我写。”

参谋长红着脸忿怒了。“拍”的一声，就是一耳光。杨明忿恨，眼泪也挤了出来。于是就想到，要来的事终于来了。不知怎么一下自己又勇敢了。认清了面前站的敌人，只有捶死了敌人才是活路。向前一冲。但是参谋长的手枪对着自己的胸膛了。但是不怕，再冲。就听见“吧”的一声。脑子一阵昏，身不由已地倒了下去。口里不断的叫着“啊啊，”但是喉管象给谁捏着似的。张开眼睛，赶忙慌张的左右看看，原来太阳已从窗外的芭蕉叶上透了进来，刘司事已在敲着嗽口盅子响了。

杨明很诧异，呵，原来是一场梦。胸口有点痛，似乎真的着了一下。一想到自己的胃病，又恍然起来。

不过，杨明今天并不以为这幸而是梦，倒因为是梦反而不高兴。他这里经验了生死的问题了：人死倒算不了怎么一回难事；难的倒是不能死。

杨明爬起来，没有洗脸就坐在窗前写回信。刚刚写了一张，

勤务兵又从刘司事那儿，捧着一叠稿纸过来了：

"服务员，这几件公文叫你马上写。书记官说的。"

一叠稿纸就向桌子上铺的信纸丢去。杨明弯在桌子上的左手被稿纸压着，拿着笔的右手经这么一震就在信纸上涂了一个大黑疤。杨明感到侮辱了，气得想跳起来。然而不曾跳，忿忿地望那勤务兵一眼，就从信纸上把稿纸推开了。

吃过饭后，参谋长真的走进来了。杨明心跳一下，不高兴的站着。面前的这浓眉毛短胡子，同梦里面的那个敌人一点也不错。只多了后面的两个弁兵。杨明又几乎疑是做梦了。但是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而面前的敌人好象比梦里的更厉害：

"你干什么不听命令！"

杨明不说话。

参谋长挥着手又叫了：

"你还了得！你公然说你是军长的学生！军人！懂不懂：服从！你干么不服从！"

"我没有讲过我是军长的学生。"

"你干么不服从！咹，不服从！你公然敢同文书记官吵！了得！——勤务兵！跟我看起来！"

杨明忿恨，但是这不是梦。不过觉得自己不能解决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杨明不曾冲，然而也不怕，不过两只手已被两个弁兵抓着就象拖猪一般拖到卫兵室去了。

杨明在卫兵室里，才明白地知道了自己时时的愤恨，时时都有一种妥协的念头在那儿作怪。比如给鲁健回信的事情吧。要走，早该走了，为什么还要写回信？呵，妥协，因循，都是这社会的教育的毒害！

关了几天放出来的时候，勤务兵送来一张撤差的命令。杨

明并不看，连着给鲁健的回信两爪就撕碎了。收拾行李的时候，几个司书都好象生出一种兔死狐悲的不安似的。他们走到杨明面前站着，带着一种怜惜的眼光看见杨明把铺盖捆好了，把包袱也捆好了。床空了，现出木板来了。房间里顿时象空虚起来。

杨明这时倒觉得爽快。倒把这些司书们看成可怜的人了。提上包袱的时候，司书们对他苦笑了一下。他不笑。三步两步就走出旅部，望着门前的卫兵，深深透了一口大气。好象说：

“别了，你这万恶的社会！”

太阳很大，砍光了树木的山坡，显着枯焦的颜色。大路的旁边，许多田都是荒草，许多破屋都没有炊烟。老百姓都少了，沿途看见的尽是一个个黑瘦瘦的士兵。没有云，青板板的天上就只有一团火。杨明于是流汗。一步一步艰苦地向着鲁健的地方走去。

1932年9月

——选自《分》，署名何榖天

分

大哥在军官学校毕业了。这两天正在忙着制备许多东西：单是法兰绒的洋服就做了两套。他要“荣归”了。“荣归”就“荣归”他的，干我屁事，可是他偏要叫我陪他一道“荣归”，这使我非常的不高兴。昨天他又来和我吵了。他两手叉在斜皮带上，直直地站在我的面前，就怒冲冲的说道：

“我不能让你再流落下去了！你不想想你已在这外边流落了三四年，究竟捞着些什么？你要知道，你是我的弟弟，你的生活问题我非管不可！”

哈哈，捞着了什么！他这些口气，简直与往常更不同了。他居然以“长辈”的资格来教训我，我就非常的不服气；现在居然更以“官老爷”的资格来管我了，我更是非常的不服气。我闭着嘴沉默了好半天，实在是忍不下去了：

“是呵，你捞着了呀！”我依旧淡然的说。

“你讽刺我么？”

“我的事用不着你管！”

他张着大嘴巴对着我闭着的瘪嘴巴，睁着大眼睛紧盯着我发热的眼睛，似乎要在我的黑眼瞳里面寻出什么似的。忽然他把他拿在右手上的华达呢军帽一扬，忿忿的喊道：

“好的，我不管！我不管！”

一掉头，踏着黑漆皮靴上铜马刺的声音忿忿的出去了。

我真是但愿他一去就不要再来！

自然，我对我的生活也有一个打算；可是这打算还是非常的模糊。我在脑子里面搜索着我的朋友们的影子，——自然那些升官发财的朋友们早经退出我脑子记忆的圈外了。可是我所还认为是朋友的几个——比如剑寒，比如罗莲，他们的影子虽是还非常清楚，然而已好久不跟我通信了。于是我想找他们的打算，仍然是非常的模糊。昨天大哥忿忿的去了之后，我又倒上床想了半天。最后的结论是：等他“荣归”去了之后再说。

今天我于是捧着一本书，坐在房门外的树荫下，望着树叶漏下阶沿来摆动的零碎阳光，听着树梢上叫着吱喳吱喳的蝉声，心里又感觉着非常的泰然。

可是大哥又扬着苔草帽进来了。我第一眼看见的是他那一对慌张的大眼睛。大嘴似乎有些苍白。我又知道他今天一定又来和我吵了。

不理。我依旧埋着头泰然地坐我的。

他的脚已从洒满太阳的天井移进树荫里来了。我清楚地看见他今天又换了一双黄漆皮鞋。

“喂，剑寒被捕了！”

“什么？”我一惊的抬起头，手上的书几乎落到地下去。

“糟糕！糟糕！”大哥慌张地说着。

“怎么样？”我有些急了。

“很严重。说是他有嫌疑。”

我虽是早就似乎知道他会有这么一天的，可是我还是非常的吃惊，我今天才清楚地感到我孤独的悲哀了。

“你是他的同学，我想你应该去帮他想想法。”

我拿“同学”两个字去激动他，看他会不会感动；我当然一点

法子也没有，虽然我的心是这么的急。

“好，好，我去看看。”他慌张地答应着，把花印度绸的领带扯了扯就橐橐橐地出去了。可是我刚刚才惶惑地从椅子上站起身，大哥又进来了。

“唉，我的记忆真不行。我回来就是想找你先给他母亲写封信的。”他又慌张地说。

“通信处是哪里？”

“唉，哪里？”他自己问自己似的闭了一下眼睛。“咹，糟糕，忘记了。我的记忆真不行。他们那一县你是知道的；是什么什么的街呢？那，好了吧，那就不忙写。”

他又慌慌张张地出去了。

想起剑寒，我真是感着很大的歉意。

我认识他，已经两年了；不，应该要说是四年。四年前的时候，我曾经在故乡的省城看见过他一次。那次正是他和大哥一同在中学行毕业礼的一天。那时他的名字叫“寿年”，据说那是依照他族谱上的“寿”字排取的。他瘦长长的坐在我家堂屋的神龛旁边，眉清目秀的，举止非常迟缓而拘谨。说话简直象蚊子声，好象怕把别人的耳朵惊聋似的。他看见我的母亲走进来，就笔直地从古式木椅上站起来叫一声“伯母”，那声音我几乎没有听见。后来我问母亲听见他叫什么，她说没有听清楚，我于是向着大哥讽刺地引为笑谈了。喝，这就是他的同学，——大哥的朋友我向来是不放在眼里的。

不过那一次的印象仅仅是这一点点，不久也就模糊了。所以我应该说认识他是在两年前。

两年前的夏天，我同大哥两个正飘流在这南京。住的地方

也正是这鼓楼街的这间宿舍。那时候，家乡正打着仗，家里没法汇钱来，我们正穷着，就是同住在这个宿舍里几个房间的朋友们也都穷着的。有一天，大哥忽然高兴的说：

“剑寒要来了！”

剑寒就是寿年，这我早就在他和大哥从前的通信上知道。他觉得“寿年”这名字太俗气。做官人是不要这样俗气的名字的；他已当了科员了。记得他从前来信说改了这个名字的时候，大哥非常兴奋，叫口不绝的称赞着：

“雅，雅，剑寒这个名字很雅。”

他也热烈地翻着唐诗，翻着字典，喊着，他也要改名字了。结果他把他的旧名“大勋”改成了“萍飘”。其实这文绉绉的“萍飘”两个字，现在对于他太不恰当了，倒不如还是“大勋”两个字来得合适些。他当时选中了这“萍飘”的时候，也呐喊着叫我改：

“大铭，来，我帮你选一个。”

当然，改名字这回事对于我也曾起了一下不小的冲动；可是大哥要改我就偏不改，所以我一直到现在还是大铭。其实我也有一个名字想在心里的，我觉得“敢夫”这两个字好，可是我一直到现在没有讲出来。

那天他得着剑寒的来信，兴奋的了不得。他向我讲，因为裁冗员，剑寒失业了。他这回决心到南京来同我们“飘泊”一下。

“来了吗？”我这么懒懒地说。

大哥见我沉默地并不如他的高兴那么热心，可是他还是不断的说着他的许多优点。不但这样，在我懒懒地走到隔壁老王他们的房间去的时候，他又把那消息同着带进来了。

“他是科员，他是我很好的‘同学’。”他坐在床边这么兴奋的说了之后，就把眼光从他左手旁边的老王起，一直扫射到对面床

边上坐的老李老张的脸上，看他们感动不感动。

自然，这几个朋友都是非常自命不凡的，对于这样的消息当然感着一些兴趣；尤其是老王更热心，盯着大哥的眼睛一闪一闪地。老王从来对应酬都是这么热心的。

“可是他现在失业了，”大哥感慨似的说，可是他马上又热心的补一句：“可是他是很有办法的。他有一笔好字。他有个老师在这南京当科长。”

他这种卖关子似的说话，用着那种古文欲扬先抑的笔法，把听众紧张的空气和缓下来，可是马上就是一回马枪，马上又把那将要缓还没有缓下去的空气立刻拉紧。

果然，老王是比那两个首先感动了，在大哥刚刚说完后一句话的时候，紧接着就吐出一个惊叹似的回声：

“啊？……”

头就更加偏向着大哥的脸了。

大哥取得了这么一个新的敬畏之后，他马上就热心地勇敢地向着他们猛攻了。他自己的脸颊也是红喷喷的。在他这时将攻还未攻的时候，马上发现了两间床夹着的方桌上有一杯凉凉的糖咖啡，不由分说地端起来就向着大嘴巴灌。但是老李忽然叫起来了：

“妈的，给老子喝完了！”

“好好，回头再拿六个铜板去买块来还你就是了。”大哥倒料不着在这刚刚取得新敬畏之后，马上就受了这个打击。一面那么说着，一面耳根都红了。

“你那里还有铜板！”老李居然又这么逼进一句。

大哥就气忿忿的把长衣的袋子一拍，果然清清脆脆地有几个铜板的声音，搜出来居然又是七个。这倒又是老李所不曾料

到的事。可是那七个铜板马上又移到老张的手里去了。

“妈的，我就只这几个铜板要买香烟的呵!”大哥喊着，马上就扑到老张的身上去。

一场谈话就算这么一通打闹暂时告个结束。

可是大哥并不因这样的结束就把他结束，他每天这么扳着指头计算着：

“今天二十，明天二十一，后天，后天他一定来了。一定是后天。”

这两天就差不多都集中在剑寒来的这个问题上。

大家一坐着谈天，他又把他的故事开始。

“剑寒，”他兴奋的望着众人说。“剑寒这个人顶有趣。从前我们，”他又加重着语气。“我们‘同学’的时候，他是不大讲话的，一天到晚就沉着脸。你不要以为他老实，其实他是面子上老实心头不老实的。我们常常和他开玩笑，说：‘阿寿，’——他从前的学名叫着寿年的。可是同学们都叫他‘阿寿’。据说他那种沉默默的样子，很象‘寿头码子。’可是剑寒是我的好朋友，我对他们这样叫他，我是感着非常的不满意的。可是我们和他开玩笑的时候，我是叫他‘阿寿’的，我们朋友亲密了这倒不在乎。我说：‘阿寿，你的小脚婆在家里的床上等你呢。’他听见这话，他就非常懊丧，他就更加埋着头不说话。他是被他母亲强迫着讨了一个小脚婆的。他认为这是他一生很大的遗憾。可是我们做着慌慌张张的样子扬着一个红信封给他看的时候，说：‘阿寿，女子师范的那个又给你来信了。’他马上就兴奋起来了，脸也红了，他央求我给他。我不给。他就扑过来了。如果我只要这么轻轻的给他一牵，他就会踉踉跄跄地跌下地的。可是我却不那样；等他在我的手上挽来挽去，挽出一身大汗的时候，我才给他。可是他

一看才是一个假信封，他就红着脸几乎要骂出来。大家于是乎又笑了起来。剑寒倒是不会骂人的，如果他骂'妈的屄'，他也会脸红。所以我估定他不会骂，因为我们是很亲密的朋友。"

大哥停止了一下，望望众人，见大家都在默默地听，他又兴奋的张着大嘴巴说下去了：

"你看，他还做诗。我记得他有这么两句：'思卿宁可不相见，怕卿哭损芙蓉面。'谁知后来是闹了一个恋爱悲剧。为什么那个女子不嫁他？就因为他是穷光蛋；不，"他修正的说："不，他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那个女的嫁了一个什么'长'了。他后来很灰心，他说他要自杀。后来他又说他不自杀了，他说他不再谈恋爱了。"

大哥似乎不让人家的耳朵休息一下似的，继续又谈下去：

"可是同学中我们两个是很要好的。我们两个常常一块上酒楼。我很知道他顶喜欢吃熏鱼。他说用熏鱼下酒是很有诗意的。我们每回只要坐上桌子，我就先喊：'堂倌，拿一盘熏鱼来。'我们家乡的熏鱼是呱呱老叫的。我常常都想吃，可是好久没有吃过了。我们是，常常是，有时候是我惠账的次数多，有时候是他惠账的次数多。他这个人倒是很慷慨的；吃完的时候，只要他有钱，他总是默默地把钱放进堂倌的手里就走。"

大哥说到这里又抬起头来看看大家究竟感动没有感动。

大哥又说剑寒来以后，他一定要对他负责任的。因为他们是好朋友。他一定要以老南京的资格来指导他怎样节省着用钱。他很热心地又跑到房东那里去帮他定下一个小房间。并且事先就在房间里指点着哪个角落好安床，哪个角落好安台子。

我知道大哥总是这样的脾气。我依然懒懒地沉默我的。不过，我心里这样觉得：

“你说得这样好，我就要看看你们是怎样。”

隔两天，大哥终于兴奋地找了两毛钱跑到下关去把剑寒接来了。那时我正躺在树荫下的籐椅上乘凉，老远就从门外边传进来大哥的哇啦哇啦招呼行李的声音。一种好奇心，使我不由不从籐椅上站起来。这时候，两个黄包车夫已把行李拿进来了，很简单：一个皮箱，一个铺盖卷，一个网篮，一个帆布床。跟着车夫屁股进来的就是大哥说着话的笑脸和一个白白净净的笑脸，两个是手挽手的进来了。快走近我的面前的时候，对那个白白净净的脸已经看得清楚：虽然还是眉清目秀，可是已经憔悴得多，额角上显然有了很多不很清楚的皱纹，嘴唇虽是沉默地带着微笑，可是比较的苍白些，和两年前在我们堂屋里所看见的剑寒是不同得多了。

“这就是我的老弟，你大概还记得吧？”

大哥把剑寒拉在我的面前这么介绍着。剑寒就递过右手来了。想讲话，似乎又讲不出话似的，嘴唇在颤颤的笑。我也就微笑地把右手伸出去给他握着。半天他才说出一句：

“还记得，还记得。你的那首诗《飘泊》，我已拜读过，很好很好。”

我知道，我的那首诗又被大哥早抄给他看了；可是我也很高兴。看见他那种沉默的样子，我对于因为大哥而准备轻视他的成见又减少些了。在脑子里面搜索了一转，似乎又没有什么话讲，逼得我只好敷衍一句：

“哪里哪里。”

我们也就丢开手。大哥也就把他拉到隔壁老王他们的房间去介绍去了。

在老王的房里应酬了几句之后，大哥又拉他到定下的房间去，帮他招呼着付了车夫钱，接着就向他指点着，诉说着这房间怎样好：又小巧，光线又充足，怎样好看书，怎样好写字。而且帮他在窗子的左边打横把帆布床拉开，马上又把铺盖卷打开铺上床。他又着手在房间的中央端详一会，觉得窗子面前缺一张台子，他又允许他在我们的房间里分一张台子，不过他劝他休息，回头帮他抬过来，于是他就拉着他，把房门小心的关好，到我们的房间里来了。

这里我对于剑寒的印象是——不，我讲不出来，他似乎很疲倦，左手斜斜地撑在床上坐着；右手侧伸着两根细而苍白的尖指头，放在嘴唇边，夹着一根香烟默默地吸着，那两根指尖上已经被烟熏得黑黄黄的了。他吐出一口白烟雾，嘴唇又在颤颤地动着，似乎要向我讲话。果然，他的嘴唇颤了几秒钟的光景，那蚊子细的声音终于冲口而出了：

“你的诗，……”

我还没有答出来，大哥又抓着他的左手抢着说起来了：

“不要忙。我问你，这回你的钱还多不？”他这话是不需要他答的，所以接连着就说下去。“你不懂，你大概，我觉得这南京的东西真贵得要命。你的钱要有计划的用。我已经帮你计算过，房间五块，包饭八块。你首先把这些钱除起来就怎样用都不要紧；但是也不要乱用。这南京的人情是浅薄得很的。”

他哇啦哇啦的就说下去了。到了末尾还是问他带了多少钱。

“不多。”剑寒默默地迟疑了一下再说。“几十块。”

“那很好，那很好。只要不乱用，够几个月的。”

大哥那样婆婆妈妈的神气，我真是有点感到不耐烦了。很想

走开；不过有一种好奇心理，不，是一种剑寒的那种在某一部分能够吸引我的态度把我吸住了。

他们两个又谈下去。

谈到失业，剑寒就很迟钝的叹口气。他用两个细的指头，抽下嘴上含的香烟，就好象经过了沧海变桑田似的感慨着谈下去了：

“朋友，一潮水，一潮鱼，一个人上台，又是一个人的势力。新任一到，就说冗员太多，于是，于是乎裁；裁过后又添一大批新人。我看，我觉得，我以为，……”

他结结巴巴的说着，又叹一口气。

“生活，我觉得生活太没有保障！”

他补足了那语气，脸上表现着一种深刻的痛苦。

“伤感什么呢？诗人！”大哥嘲笑似的说。

我们大家都笑了。

这晚上，剑寒拿出两块钱来请我们喝酒。可是大哥不。他反对喝酒。

“你的身体太不好。不能喝酒。我也不想喝酒。你又何必这样呢。”

不过看电影他是赞成的。他提起《璇宫艳史》的片子就说如何如何的好。而且是有声的。其实他早几天就吵着要想办法去看《璇宫艳史》了。现在当然正是他的好机会。但他还要开玩笑似的说：

“你这乡巴佬大概没有看见过有声电影吧！”

剑寒也并不怎样笑。我坐在旁边好久不作声。现在我可要屙尿去了。可是剑寒无论如何把我拉着。他无论如何要请我一道去。

看了电影回来的时候，已经夜深。但是剑寒又叫着要喝酒。他似乎非常兴奋的样子。大哥也并不怎么劝，就自告奋勇地在隔壁买了三个罐头，一瓶白玫瑰。就在剑寒房间里一个小桌上喝到半夜。自然隔壁的老王们也是被邀入席的。

这一天，剑寒对于我的印象还不坏；可是到了杯盘狼藉，看见他苍白着一张痛苦的脸子倒上床去的时候，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弱者。

因为觉得他是弱者了，凡是他弱的部分都先抢着映入我的眼睛里来。比如他解网篮，比如拿扫帚扫地，比如拿壶去提开水，我很敏捷地就看见他那十指细细的一双手。他扫地象写大字似的，轻飘飘地在地板上荡两下，地上还铺着一层薄薄的灰尘，然而他已经脸红筋胀，鼻尖上冒出汗珠子来了。至于提开水，那简直不是走回来，而是一偏一偏的拖回来的。五根细细的指头松松地勾在那壶把上，我担心他真会跌下来。果然他每次提水回来，总是衣角上荡上了一些水。一放下壶，就把那勒红了的手指放在嘴上吹，口里喊着“要命，要命。”

随着，我又发现了他一些弱点了。我们在这南京，每天起来除了吃饭之外就没有事做。太无聊了就大家抄着手谈闲天。谈够了就到外边去走走。现在剑寒是加入了我们这一伙了。可是谈天，他只是默默地坐在旁边，他对于老王他们那种动手动脚似乎有些看不惯的样子。这我觉得他太拘谨了。至于说到出去逛逛呢，他是非常兴奋的。初到南京来的人，总是喜欢游览一点名胜。可是在南京游览是不容易的，路途既远，车钱又贵。每一次出去，剑寒总是疲倦地要坐车。逛不了好些地方，就用去几块钱。有一天我们到清凉山去，大家都主张不要坐车，剑寒当然也没法反对。那天从鼓楼到清凉山，他总是落在后面。他往常一

见到山和水，就要畅开胸怀喊一声“好呀！”的，可是他今天刚刚才走到山脚，他就嚷着很疲倦，他似乎要说回去了，可是众人都已在上山，他也没有办法。他于是一拐一拐地爬着。大哥是一路和老王他们打打闹闹地走着的，至于我却不顾一切地走我的。我走路常常是要看定一个暂时的目标，这样走才不累。今天我早就望着山上的庙子了。我数着脚步走去。走到庙门前的时候，我的脚非常的紧张，回过头坐在庙门前向下面一望，大哥他们已快到了，可是剑寒还在半山坡。一息工夫，大哥他们已到庙门了。大家都嚷着口渴要进庙去喝茶。可是剑寒还在半山头。大家于是坐着等。可是剑寒也在半山头坐下了，而且捧着头。大家都等得着急。最后决定是由大哥去搀他。可是大哥不干了。他也嚷着脚痛，死眯眯地躺在庙前的草坪上，而且口里还不高兴的说着：

“这个人，真要命！”

老王于是说：

“今天喝茶要他才能够惠账的呵！”

可是大哥只顾躺着，甚至于闭起眼睛了。

“他是你的同学呵！”

大哥还是不理。

后来大家是决定我同老李去。走到半山的时候，剑寒依然抱着头在那儿坐着。我以为他一定是以为我们不等他，生气了。我就去扳动他的头。他慢慢望了起来。哇！那脸子简直象死人一般的灰白，嘴唇很乌，脸上正在冒着微微的冷汗。他急忙推着我的手，蚊子声音似的说：

“不要忙！不要忙。我的耳朵响得要命。”

我们于是站在旁边等着。非常的担心。等到他那手捧着的

灰白色的耳根渐渐地渐渐地回复了黄色，他才抬起头长长地嘘出一口气。无神的眼睛呆板地盯着远远的天空，似乎表现出一种对于人生的绝望。

这天我们是不能很好的玩了。下午又是坐了车子回去。

不过剑寒总喜欢喝酒。也许这就是大哥所说的慷慨的地方吧。可是一端着杯子他的牢骚就出来了。我觉得这个人有些糟糕，人才不过二十三四岁，就颓废到了这种样子！

同着住了一个多月，我对剑寒所得到的印象就是这样。不过这个人虽慷慨，但是对于有些小地方又似乎太小。不，不是太小，但是我却找不出一个适当的形容词来。比如他请我们喝酒，买来的许多罐头，他是尽管让人家吃的，可是有些剩下，纵然是一点点，他也要郑重地把它收藏起来。因为天气热，常常摆到第二天就臭了。大哥说把它们拿出去丢了吧；可是他说不，太可惜。后来他允许丢的时候，大哥就把所有的罐头抱着要拿出去，可是他又反对了。他认为里面剩下的东西可以挖出来丢出去，那些罐头筒子留着是有用的。大哥说这值得什么！他才很可惜似的呆着脸望着大哥丢出去了。

对于这些的观察，有时候使我能在某一点上和他接近，有时候又使我在某一点上和他离开。这差不多使我对于他的为人弄得惶惑起来了。后来我在无聊中躺在床上追究的结果，这根源还是在于我看不起大哥的朋友的缘故。

后来剑寒也穷起来了。他一天除了坐在我们的一伙中听听谈天，笑笑以外，就一个人默默地坐在他的房间里面抽着半节的香烟。

至于大哥呢，他热烈起来的时候，就象热锅上的蚂蚁似的，他纵然是帮你穿衣服都干；可是一等那时一过，那就要该叫你去

帮他穿衣服了。他常常懒懒地躺在树荫下的籐椅上，假如他口渴，他知道要使用我是不行的，（我们俩个常常为着这种事情吵架。）现在他当然是叫剑寒。我一看见剑寒勾着五个细指头给他提开水进来，脸上用着力的样子的时候，我只有觉得大哥真太作孽。

有一天，大哥似乎病了的样子。他依然躺在树荫下。他这回是用他"病了"这样一个辞严义正的话来使用我。他说他热得很，非喝一瓶汽水不可。可是大家都没有钱，他要叫我到隔壁去赊。隔壁他是赊惯的，可是我不能。我望他一眼就把头掉开了。可是他从椅子上跳起来了。

"老二！唉，你就这样……你！"

这时候，剑寒又从外面回来了，他跑过来把大哥劝到籐椅上。大哥既把我没办法，还是只有叫剑寒去。可是剑寒很快就羞红着一张脸空着一双手回来了。他口吃吃地说道：

"他——不——赊。"

说完，又默默地坐在阶沿上了。

大哥有时候对我也是很好的。比如从前我们考军官学校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个秘书同学可以给我们写介绍信，他曾经很温和的喊过我几声"弟弟"的。可是那期间并不久，很快的就过去了。这样子，倒不是特别对我是这样；所以我早就知道他对剑寒的时间也不会久的。

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老远就看见天井里面老王老李老张他们坐在那儿望着一个方向笑。大哥是依然躺在籐椅上的，迷迷地半睁着他那微笑的眼睛。我又知道他们在捣什么鬼了。一走进天井，我就看见剑寒一个人在那儿抬着一张台子向着他自己的房间送。剑寒是早就说他要写字，可是没有台子。大哥虽是答应把我们房里的台子分一个给他，可是说是说，却没有就抬。

今天他就自己动手了。他弯着背，勾着那纤细指头的手把台子向门里送。可是门比台子大不了好多，台子就在门口陷着，于是就只听见台子左左右右地撞得门碰嗵碰嗵的响声。他鼓着劲，脸都涨得通红了。台子陷得太紧，他不知怎么地一拉，自己就是一突坐，呆夯地跌在阶沿上了。

“哈哈哈……”老王他们的笑声。

“哈哈哈……”大哥的笑声。

我实在看得太不过意了。哼，他们还笑呢！我于是快跑过去，先把他拉起来，问他跌着哪儿没有。他勉强地红着脸说：

“没有。”

自己也凄然地笑了。

“我帮你来。你看……”我的意思是说你看我的身体比你的好得多。我鼓动着两手的筋肉抓着台子很小心地就向门里送。不当心，台子一偏，我的手指也在门上夹一下。

“痛不痛？”剑寒很不过意似的问。

“不痛。”我坚决地忍着痛答了他。这回是一下就把台子送进去了。我虽是有点喘气，可是我装着，勉强着和缓着呼吸。

“哈哈！你的身体很不错。”

剑寒这么羡慕似的称赞一句，但是马上就收了笑容，现出一种非常痛苦而悲哀的表情来了。他叹一口气，握着我的手。手很热。他那默默无言的眼珠子周围，润湿着莹莹欲出的一种感激似的泪水。嘴唇在颤动，但是似乎又讲不出话。我很为他这神情感动了。紧紧地握着手。感觉到一种从来没有的亲昵的快活。我在这里找着我们的共通之点了。那，那就是沉默。

“我们到公园玩去好吗？”

他放开手，请求似的说。

“好。”我也热情地答应了他。

从此以后，我们俩亲近起来了。有一回，在鼓楼公园里面，我们两个对着八角亭坐在一条长椅上。大家都默默无言地望着旁边的一排灰杨树上的麻雀叽叽地叫着飞着。太阳光透过树叶好象金钱似的洒在我们的身上和地面。微风吹来，那些金钱似的影子就在地上动起来了，弄得我几乎眼花缭乱。在这种幽静的景色中，我们的胸怀都为之开畅。我记得我们那天曾经互相畅快地谈了各人的身世。那是怎么一来谈开的呢？已经记不清了。然而那一席谈话却使我非常兴奋。

到现在，那谈话的情景还很清楚地在我的眼前似的。

“我很痛苦。”那时他说。“我觉得我简直是被旧教育毒害了！比如我讲话的声音，比如我的身体，我一想起自己就感觉着非常的痛苦。

“记得我从前在家里——我们家里的教育真糟糕呵！我的父亲是严厉的。我们在家里讲话是不敢大声的。就是我的父亲见着长辈也是小声小气的。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如果大声的笑，他是会骂的，有时候甚至于打。记得有一回我们家里有客，我在楼上同几个小孩子玩，不知不觉地就大声叫起来了。可是我的父亲板着脸走来就是给我一耳光，口里骂道：‘有客来叫你去倒茶，你耍躲在这里闹！’

“这一耳光可把我打哭了。可是父亲还吼着：

“‘不准哭！’

“好，不准哭。照我的经验，我也知道如果再哭准又要捱的。我于是摸着我痛辣辣的脸，望着那些小朋友们很舍不得地下楼泡茶去了。可是我带着泪珠把茶送去的时候，有个客问我：

"'寿年，你捱打了吗？'

"我听见他这一句同情似的声音，我几乎要哭出来了。

"'哭丧着脸做什么，还欠捱？'父亲说。

"我只好抹干自己的眼泪。可是我是小孩子却装不出笑容。父亲于是指着每个客人叫我叫伯伯，叫爸爸。最后有一个穿土布衣服的老头子，他要我叫爷爷。我那时候想，他哪里配当我的爷爷呢？我的父亲比他穿得好得多啦。我埋着头。可是父亲差红着脸又吼了。我只得硬着嗓子叫了声'爷爷。'可是不行。要规规矩矩的叫，自然后来是规规矩矩的叫了才完事。后来一打听才知道那老头子是一个'土老肥'。我们那里说'土老肥'，就是在乡里很有田地而不讲究的人的意思。

"不但父亲，就是母亲也很严厉的，动不动就要扭着耳朵在家神面前'跪土地'，打屁股。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家庭教育，这教育就是要笑脸把你打成哭脸，哭脸又要把你打成笑脸。其实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又何尝不是活泼泼的呢？我现在一看见人家很活泼，我就非常的痛苦；我是已经活泼不来了！"

剑寒讲着这些，使我感觉着兴奋。他那些话好象镜子一般把我小孩子时候的形象都照了出来。我的心里也冲动着很想讲个痛快。可是剑寒又说下去了：

"不但这样，"他兴奋地呆板地一面想着，好象他的话已经被压抑了很久，这时要在这热情中一齐把它爆发出来似的。"我们读书，父亲是要找很严格的学校的。他常常向我们讲：'不打不成人，打了就是做官人。'那时候我看见一些比我们有钱的人家的子弟，家庭教育并不怎样严格，我是多么的羡慕呵！

"我从前住的高小是一个教会学校。我的父亲为什么不把我送到县立小学去呢？自然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教会学校的美

国校长是非常的严厉；其实父亲他们那里知道那严厉是对付殖民地奴隶的方法！还有个原因就是教会学校的学费少，而且里面的教员大多是前清的举人拔贡之流，我父亲是不高兴县立小学那些新派教员的。你看这学校怎么严厉法？比如我有一次在上圣经课的时候，因为疲倦了打一个呵欠。可是洋校长走过来了，抓着我的头就在柱头上碰，一面说着：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这就是严格！然而父亲很高兴。只要我呆夯地站在人面前，人家夸我一句：'这孩子少年老成。'父亲就要很夸耀似的笑了。他们是要把我们教育成合于他们的心意的。"

剑寒讲到这里，我那小孩时候的故事真有些忍不住了。不知道怎么我们过去的情形如此相象呵！我的嘴才一动；但是——

"不忙，"剑寒把手向我一挡又说下去。"我父亲死了以后，我就造成这样的人了！现在我别的没有学着什么；就是学着一副要求别人怜悯的'人格！'现在找事做真艰难，失业的人既多，争饭碗也就更加厉害；可是要能够争着饭碗的，就非是当道的舅子老表不可，然而我是非找事不行的。可是我又没有这样的亲戚。可是居然也能够找着，我仔细想起来，那也不过是人家以为我是'少年老成'罢了！我是在以'少年老成'的'人格'去要求人家的'怜悯'呵！说得坏一点，这叫'拍卖人格！'因为我是能够那样在人家的面前端端正正的站着的！这我实在很痛苦！我的身体也就在这些痛苦中毁了！

"我失业几回了。一年就失过三回业！生活是这样没保障呵！我每次想起我因为人家对我的'人格'的怜悯而来的职业是那样很快的就失去，我真不想再活下去。朋友，我们在吃饭，是拿着所谓'人格'去换来的！我有时端着饭就想到，我是在吃人

家的怜悯，我是在吃我自己的灵魂！我很痛苦！”

剑寒说到最后的一句忽然把手那么扬一下就停止了。莹莹的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他的脸上在起着痉挛，他堕入痛苦的深渊里面了。可是他的眼珠还是不动地望着我的眼珠，动着一种从来没有的幼稚的光，我那种同情的热流也在我的身上膨胀起来了。他是这样诚实而坦白的人呢，他把他的灵魂剖在我的面前了！我感着了从来没有的畅快。可是我那种被他引起来的幼年时候的生活经验到现在是忍不住了。

“朋友！”我说，“我看你太痛苦了。你的身体很不好的！”

停一会，我又再说：

“我可不象你那样。我们小孩时的情形是差不多的。你不是以为我们两兄弟常常吵架而奇怪么？其实这中间也是有个原因。本来在我大哥之前还有一个大哥的，可是四岁就死了。祖母很伤心，常常骂我父亲管教儿子太厉害。后来有了大哥，祖母就非常护短。比如有时候偷了父亲的钱，父亲要打；可是祖母就把大哥抢在怀里说：

“‘这是我的孙儿，你不能打。你要打等我死了再由你们打好了。要不然你就来打我。’

“父亲也没有办法。后来凡是祖母听见母亲说大哥又偷了钱，祖母就悄悄地把自己的‘私房’钱拿一些去还在大哥偷过钱的那里，并且甚至于催着母亲去看，说他们冤枉了大哥。后来祖母死了，父亲还是要打的。然而他挨打却要我去陪，这使我很不服气。有回他偷了钱出去打牌，被父亲查着抓在堂屋里来打。我忍不住笑了。可是父亲马上也把我抓去跪在一起。挨的打是一样多。我想这干我屁事，我于是常常非常的讨厌大哥。

“他在家里的享受是比我阔气的。他穿旧了的衣服才改给

我穿，他玩烂了的玩具才给我玩。我有时候闯了祸挨打却只是我一个人挨。有时他还要抓着我的头发要我叫他大哥。我死命也不叫。我是有这么一个脾气的。于是我们打了，然而结果又是我一个人挨打。说我不该打大哥。我是在这样的生活里面长出来的呵！

“我的性情非常的倔强，不象他。比如有一回他偷了母亲的金戒子去卖了。母亲非常的伤心。虽是后来他跪在母亲面前求了饶，但是后来还是偷。我呢，我可不同。我从来都是没有享受过什么的。有天别人刚刚送我一枝铅笔，我在纸上画，可是大哥来一把抢去了。我想，你阔，你玩你的东西；但是这是‘我的’。我非常的气忿。我跳起来刚刚骂一句；可是父亲却用皮鞭子打我了！我恨极，摸着我头上的伤痕就一声也不哭地躲在房门角落站半天。母亲来叫我吃饭，我也不去吃。整整的站半天呵！母亲说：‘这孩子的性情太硬了！’后来父亲跑来很柔和的劝我才去吃晚饭。

“真的，我同我的大哥太不同了。就是后来住学校也是这样。他住的学校总是阔气些，而我却是蹩脚的。我在这些生活中养成了我这种观念：我什么东西也没有，我就什么都瞧不起。我觉得我的生活并不要怎么高，我不过一天吃两顿饭，穿一件衣服，有一个不漏雨的地方睡觉就够了，我用不着卑躬屈节地去求人。我从来是不愿意去求人的……”

“对咯！对咯！”

剑寒忽然兴奋的叫起来了，一把抓着我的手表现着非常亲密的样子，接着说下去：

“我有时也这样的想着。可是我不会说话，总找不到适当的方法表现出来。现在被你这一句说着了。”

望着他那热烈的眼睛，我于是很自得地说下去：

“呃，就是这样，这就是我的哲学。可是奇怪，我穷，我不求人，但是我遇着的朋友们都对我好。比如老王那几个家伙，有时候要到街上去吃东西总要拉我去，但是却避着大哥。我是并没有什么的，可是他们偏要找我，这倒使我很奇怪。”

“那也许是他们以为你将来一定有办法的吧，你是那样值得人可爱的呵！”

“我有屁办法。我不过有一个同学在这里当秘书；但是我不高兴和他们这些官儿们来往的。”

“那，也许他们就以为你有一个秘书同学呵！”剑寒玩笑似的说。接着他又皱起眉头。“我也有一个老师在这里当科长。他看见我就叫我到他那儿去坐。去坐什么呢？那真是苦事呵！大家对坐着没有话讲，多无聊的！可是也奇怪，在我们同学中，他是只有对我特别好。我想，也许这也是因为我有着这么个‘少年老成’的‘人格’吧？我很痛苦！原来我无论求人不求人，都在别人的怜悯中生活着的！这种‘人格’算什么东西！我最近又穷了，我对我的生活自己也打算过。求人，我实在不愿干；但是象我们这样肩不能挑，背不能驮的所谓知识分子，是很悲哀的呵！

“我有一个朋友在苏州。这人的思想倒是满好的。他也很穷，据他说他在那儿一面找新兴的书籍来看，一面就是帮人家抄写一点《金刚经》，过大饼油条的生活。他一天抄一本，除了一毛钱的硃砂本钱而外，可以赚两毛钱，一天就过去了。这种生活倒是马马虎虎可以应付的。首先，第一就是不求人。我有时也想去干他妈一下呢。我常常在消极想自杀的时候，我马上总是又这样的想到：不行，我不能就这样死。我还想认清一下这社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哈哈！你们在这里吗？”

我同剑寒吃了一惊，树子上的麻雀都叽叽叽地飞起来了。我们从声音来的方向望过去，就看见老王他们三个从八角亭那边嬉皮笑脸地走过来了。

“喂，你的哥哥找你好半天了。你们家里来了一封挂号信。大概是钱。他找你拿图章。”

老王这么说着，我的心里也很高兴。今天我实在太高兴了，倒不是因为来了钱，而是觉得我今天认识了一个朋友。我今天才找寻到人类的同情了！我们真是忘了一切，从太阳偏斜谈到太阳落下去。现在是晚雾已经从地面上笼罩起来了。我同剑寒两个离开了老王他们，一步步合拍地在凉凉的雾罩当中走着。在四围草虫乱叫的声中，我们轻轻地踏着草地，很清楚地听见各人和缓的呼吸。我们紧张。我们愉快。我们象一对初恋的情侣。

自从那天在公园谈了以后，我和剑寒是更加亲密了。他很穷，拿了些衣服去当了。我呢，虽是我家里汇了五十块钱来，可是我只在大哥那儿拿着了五块钱。大哥从来是这样的。每回家里汇钱来总是汇在他的手上。每回他总是用去大多数。而我是要两块三块地向他要。这使我非常的不高兴。他最近是和剑寒弄得不好起来了。他常常说剑寒到处吐痰，房间又弄得乱七八糟，到处都丢得是字纸。但是剑寒呢，每天除了和我在公园散散步之外，就一个人坐在房里的帆布床上抽着半节香烟。

大哥有了钱的时候，又吼着要看电影了。可是他并不直接请哪个，只是张着大嘴巴随便喊：

“走呀！走去看电影呀！”

老王那几个家伙当然是九回打闹，十回都有份的。他们在

这南京想升官发财已经好久了。但是到现在大家都还没有找着路子。于是乎大家都在那里穷愁抑郁，唉声叹气的，唱着生不逢时，不遇知己的高调，在这儿用着家里的地租钱作寓公。假使是真的有一个文王到这鼓楼街的宿舍来访的话，他们会谁都觉得自己是太公的。现在是穷愁得太久了，那种住过几年学校的书生面目也撕了下来，现出一副涎嘴涎脸的原形来了。现在一听见大哥在天井一呼，大家便抓着从三山街买来的廉价旧西服就向自己的房外蜂拥而出。本来我有点不高兴同大哥一道去的；可是那是家里汇来的钱，我为什么不去呢？我于是跑进剑寒的房间，要他一道去。但是他还迟疑地坐在床上。我于是拉着他的手说一声：

"去吧。"

他也就闪着微笑，站起来，一道去了。

大哥不但是看电影是这样，就是去逛玄武湖也是这样，只是张高着大嘴巴随便喊。他有钱的期间，几乎是权威者是龙头似的气概。

我觉得我近来受了剑寒的影响不小。我佩服他能够从他自己的痛苦中检查自己的那些弱点，这更加强我不求人的勇气。我觉得只有这样才是值得生活的。象老王们的那种一天到晚只晓得吃，打，闹，玩，睡觉，拉尿，追逐女人，那真是不该列入人类的数里的了。

因为剑寒所讲给我的那些生活经验，使我也能够自己随时客观地观察自己。我倒觉得这是很有趣的。我又认识了我自己。不但这样，现在我是更加冷静，知道能够客观地观察旁人了。在玄武湖的时候，我看见刘老板的谈话和剑寒的谈话恰恰成了一个反比。我看见了农民强壮的体格和举止的随便，说话

的声音无所顾忌地真要把人的耳朵惊聋；然而剑寒却恰恰相反；他拘谨，他衰弱，他说话的声音象蚊子。不但这样呵，其实我同大哥同老王们的声音又何尝比得这个刘老板一类的人呢？体格当然谈不上了！我这里才真切地觉得剑寒和我和大哥们这一类人才是值得悲哀的。我诅咒那些害死人的教育！现在我不对剑寒轻视了。实在说，我们这一类人大都是弱者！

大哥的钱，也很快的就用完了。大家于是又闹穷，又抱衣服进当铺。

剑寒是越痛苦了。咳嗽更加厉害。痰也更加多。脸色也更青了。要吃点药也没有钱。大家都劝他吃点鱼肝油。他苦笑。他说没有钱怎么吃法呢。大家又闭着嘴了。他说：

"人家一年到头是衣食住行乐，而我一年到头是衣食住行药，'药'这个东西是占我生活中的一大部份呵！"

说完，又只有苦笑。

他家里来信了，但是拆开来却是说因为穷没有钱汇，这实在使他大失所望。病越厉害是非吃药不行了。最后的决定，他说还是只好去找老师借几个钱。不过他要我一道去。好！我就一道去。

到了他科长老师这里，听差跑来把我们接待着，说科长叫等一等，我们两个于是默默无言地坐在一个挂满古字古画的客厅里。两杯浓浓的香茶在我们旁边的洋茶几上冒烟。房间很清静。只听见的打的打的钟摆声。靠窗的铺了外国花布的台子上，摆着一尊古铜佛，佛面前是一个宝色的小香炉。炉旁边是一些外国字的洋装书和一些宋版本的线装书。桌旁边是一个大沙发，沙发旁边是衣架，衣架旁边是一只篆字的'禅房花木深'的下联，再从那四只梅兰菊竹的画屏望过去，当然是上联'曲径通幽

处'了。从对联下来望着从窗上映进来的动荡着的斜阳树影，并且同时听见窗外叽叽的麻雀声音，真是令人象坐在清凉山的禅房里面似的。如果有清磬一声，定会使得这房间更加肃然的。我的眼睛差不多望疲倦了，但还是只听见钟摆很清楚的的打的打声。这位科长老师还不来。

剑寒在打呵欠了。他本来是直直地坐着的，这一个呵欠使他把背驼起来了。太无聊，我于是再看，默念完了一副'夫天地者'的字屏，才听见后面橐橐的皮鞋声，我知道是他的老师来了。门一开，就看见一个穿着翻领绸衬衫和白哔叽西装裤的人走进来。嘴上是有八字胡的。我们于是乎站起。我们于是乎介绍。我们于是乎点头。我们于是乎坐下。这几个动作倒是很自然的。可是既坐下，大家就只是你望我我望你地塑菩萨。我望着老师，恰恰碰着老师的眼睛，老师就把眼睛掉开望到剑寒的眼睛去了，剑寒被这一碰，可又把眼睛掉过来，我们两个的眼睛于是乎又碰着了；但是同时碰着同时也就拉开，于是我们的眼睛都又碰着老师的眼睛。于是大家就低头。清楚的钟摆的打的打声又撞进耳朵来了。

我再看剑寒一眼，见他已经镇静，嘴唇在动，我知道他要说话了。话还没有说出来，耳根子先就红透。快红到脸上的时候，声音才细细的爆了出来：

"老师近来忙吧？"

我又望着老师。老师很自然地端着浓浓的茶，让痰从喉里呼出吐到痰盂里，才喝一口，才微笑地吐出一句比较宏亮的一声：

"呃，还是那样。"

大家于是又沉默。又听见钟摆的的打的打声。我又望着剑寒。这回我是看见他似乎要振作一下的样子，把驼着的背慢慢

直起来，嘴唇又在开始颤动了。动着动着，刚刚才白了过去的耳根又开始红了起来。又红到脸上，又不自然的红出细细的声音：

“今天比较风凉些了？”

我看见他的脸上马上就起着一种痉挛。我于是又望着老师去。

“呃，秋天要来了。”

老师又吐出这样一句很自然的声音，算是答复，可是他也经不住眼睛对眼睛，现在他是从剑寒的眼睛经过我的眼睛再移到台子上古铜佛的眼睛去了。

马上我又听见钟摆的打的打的声音。我是着急起来了。很希望他马上把所要说的马上说完，马上就走。真是！这样比在阿毗地狱受苦刑还难受。我真是后悔我不该同他来。我再望着剑寒，恰恰和他的眼睛碰着。我于是比嘴，他也默默地点头。但是我看见他把眼睛掉开的时候，那脸上的肌肉更加痛苦地痉挛起来了。我想他一定要开始说到本题了。我又看着他的耳根红，又看着他的脸红，又看着他的嘴动；然而——

“师母最近的病好些了吧？”

糟糕！他在脑子里搜索了这大半天，仅是搜到这么一句！我觉得这实在是痛苦于无地了。我觉得我们这类人实在是糟糕到极点了。我觉得剑寒真是太矛盾了。我听见窗外的麻雀叽叽声，应和着窗内的钟摆的打声，简直是在恶意地对着我们嘲讽。我的脸上也痉挛起来。想起了自己，我也才觉得我的身体也是直直地挺着的，糟糕呵！我很气忿。我赶快就把我自己的背驼着。

剑寒又红着耳根红着脸在说话了。转了许多弯；从失业的问题再谈到农村破产的问题；从农村的破产问题再谈到故乡在

打仗的问题；从故乡打仗的问题再谈到家里来信说正在汇钱来了的问题；从家里汇钱的问题再谈到目前肺病的问题；又从肺病的问题再谈到借钱借不到的问题；又从借钱借不到的问题才谈到打算找老师借钱的本题；然而说到这本题的时候，嘴唇又痉挛几次，耳根又红几次，话又修正几次，补充几次，最后才下了结论：

"学生！学生家里的汇款一到，马上就给老师送来。"

说话，脸再痉挛，眼睛从老师的脸上俯下地去，将驼的背又把它伸直。

"你目前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老师随便的问着，喝一口浓茶，右手就伸着两根白白的指头扭着八字胡的尾巴。

剑寒又嗫嚅起来了。我看见他的样子似乎在计算。嗫嚅之后便吐出这几个艰难的字：

"五——块——钱——。"

我的妈！恰恰是在这个房间里面，我真要喊一声"阿弥陀佛"了。如果再不说完，我简直逼出一身大汗。的确，剑寒在用一个很脏的手巾在擦鼻子了。我看见老师很迟疑地摸着西装裤袋子，我很替剑寒担心着会遭拒绝；如果拒绝了，受了这半天的苦刑，那才真丢脸。可是要是我，这样的钱拿它来干吗！

我又听见钟摆的打的打的声音，不知道老师在计算些什么。忽然他的嘴嘻开了，手从袋子里面伸出来了，两张钞票也递过来了。

"五块恐怕不够吧。这，你拿十块去。"

这倒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剑寒端正地站起来，向着老师来的方向抢入一步，右手接着，左手随着也虚伸一下，算是双手。

于是我们便尾着高吭的呼痰声被送出大门来了。我们点头。我们向后转。我们开步走。但是——

“喂喂!”

一听见老师两“喂”，我们又再向后转。这回是很客气地向我说的：

“这位先生，也请常来玩玩。”

“阿弥陀佛!”我心里这样想着，也逼着敷衍了几句。然后又点头。又向后转。又才开步走。忽然剑寒的眼眶要迸出泪水来了，颤声的吼着，就把两张钞票抛到地下，用脚踏着，很痛苦的说道：

“你，我的灵魂又被你出卖了!”

我真是怀疑剑寒疯了。我向他讲：

“算了吧。钞票的本身是没有罪过的呵!”

他惨笑。脸象死灰色。我知道他太痛苦了。

不久，剑寒就被他的科长老师介绍到外县去当司书去了，老王呢，因为穷得没有“办法”，没有钱偿还房租和包饭钱，卷着一个小小的铺盖卷偷走了。剩下的就是我同大哥同老张老李；但是另外又添来一批新失业的小职员。谈起来是同乡，大家都又混熟了。但是我们还是没有钱。

秋天来了。虽是这南京很热，但是下了一场雨，树上在开始落下第一片黄叶子的时候，凉意就增加起来了。晚上盖着一床薄薄的被子已经觉得很冷，就是单穿一件衬衫在街上跑已经是很笑话了。“热天的汉子好充”，尤其是我们穷人，在毒辣的太阳光下穿着一条白帆布西装裤和一件白充府绸衬衫光着新剪的头在街上走来走去，人家未始不叫一声“阔”的。可是冷起来了，这

样子可不行。但是夹衣冬衣都在当铺里，怎么办？没有办法呵！烟也戒了。一个铜板的水也不泡了。包饭铺也来催过几次了。大哥于是不得了地跳起来了：

"非想办法不可了！"

本来从前的目标是提得很高，非军官学校不考的，可是现在是非"忍痛"降低身份去考教导队不可了。然而去碰了一下的结果，依然碰了一鼻子的灰，垂头丧气地背着一双空手又回来了。他这一回回来，就更加暴躁，发脾气，打东西，一个墨水瓶就给他哗啷一声从窗里甩到天井的石板上碰破了，并且还张着大嘴巴诅咒着：

"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

一翻身倒上床，蒙着被睡了。

"打你的，干我屁事！"我这么坐在风凉的树下想。

大哥，他们都对他不很好。有时喝酒，仍然避着他，但是却请我去。不但是老李老张，就是新来的那几个也都这样。我一坐下，他们就你一句我一句的说大哥如何如何的不好。有的说他跑进房间来不问青红皂白就喝我们的咖啡茶，有的说他又在我们的枕头下不由分说就把裤带拿走了。大家于是把他的坏处全都尽量说出来了。甚至于说到他有钱的时候如何如何的糟糕。最后就决定地下了结论：

"他有钱的时候，不是在请我们，简直是在玩弄我们！"

于是大哥就在众人的口里成了罪大恶极，枪毙无赦的人物了。至于老李说到大哥的糟处，简直捏着了鼻子，啊呀啊呀，甚至于要呕吐出来的样子了。

最后，老张端着杯子向我来了：

"朋友，干一杯。"

我默默地端着杯子，我没有想到我应不应该干一杯；可是终于干了。老张于是很兴奋的说：

"你哥子是对的。我常常觉得对你总有一种，一种，一种，我不晓得要怎样说才好。你有点那个，有点，有点，有点什么的什么呢。那个，我以为，我觉得你的大哥完全和你相反。你的大哥那天生气的说你：'他，充什么清高呀！我看他不吃饭才是好汉！'他说他叫你去找朋友都不肯去……"

他还要说下去，我可听不下去了。我平时本来是很镇静的，老王还说我可怕，喜怒不形于色；可是现在我刚刚喝下去的一杯酒，在从肚子里涌上来了，辣辣地，很难过。但是我依然镇静着，不愿意在别人的面前暴露我的弱点。

可是大哥提着一瓶白玫瑰笑笑的张着大嘴巴嚷着进来了：

"妈的，喝酒都不请老子喝！"

一下，就向着老李一挤，站在对面向我白一下眼睛。他这么一来，我的气更涌上来了。但是我不知道走的好还是不走的好。

大哥又从袋子里掏出两毛钱来了：

"老李，你去切两毛钱的牛肉来我们大家吃。"

"妈的，你有钱！还老子的一块钱来。"

"我就是这两毛钱，刚刚是在老赵的牌桌上抓来的。"

"酒呢？"

"隔壁赊的。"

"妈的，没有钱都要赊来喝。"

"哼哼，'今朝有酒今朝醉！'来，干一杯！"

他的眼睛又白我一下。我是忍不住了。站起来就走。

"不吃么？"大哥说。

但是我已一头向天井冲出来了。但是马上就听见大哥忿忿

地重重地从门里掷出来一声：

"不吃算鸡巴！"

我头昏。脑门上象火在烧。不知怎么样，我已在公园里的八角亭前坐下了。凉风扫着枯叶向我的面前飘来，使我的热热的头脑和热热的两颊清凉了好些。好些时候，我摸着我空空的袋子，渐渐才发现我自己的弱点了。是的，大哥说的那个话自然是可恶；可是我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老张称赞我，称赞些什么呢！是呵，人家在这样对我好，不也是和剑寒说的'自己制造一种所谓人格，去邀人家的怜悯'么？从前剑寒去会他老师的时候，我是多么地觉得他矛盾；可是我呢？我不也是在被人家怜悯着的么？我不也是在吃着自己的灵魂的么？我真不知道要怎么是好！

枯叶卷过去一阵，微雨又飘下来了；可是等到头都淋湿了我才知道。

但是生活是更加逼迫得不得了了，连最后的一部《辞源》也卖出去了。没有法子想，我还是只得去找我的那个秘书同学去。要生活总得要生活下去的。我借了一件老李的旧西装穿着去了。到了传达室麻烦了半天，才把会客单子写好。写好单子之后，传达说等一息；好，等一息。等一息之后，我就被带进一间会客室里去了。传达又说等一息；好，又等一息。一息一息的过去之后，还不见来，我真是有些焦躁了。剑寒会老师的那幅景象又呈现在我的面前，我感着了非常的惶悚，我感着了非常的惭愧，我才后悔我不该来。听见门外边的脚步在响，我以为总该来了；可是是一个勤务兵骄傲地走过去，我神经过敏地好象看见他伸一下舌头似的。我更加局促起来，肚里面这样骂着："你妈的！"

我于是再等，看见一条黄洋狗从门边跑过向里去，又看见一

条灰洋狗从门边跑过向外出，我真是觉得时间是太久了。但是我向壁钟一瞧，离我进来的时候不过才两分钟，然而我已觉得是两点钟了。我于是又耐心的等着。老远又听见脚步声，我以为该来了。慢慢地一步跟一步地沉重地走来了。我心里很慌乱，那一步一步的声音简直是一下重一下的踏在我心上。我有点惘然了。脚步快要到门边了，我的心里就一跳，一看，却原来又是一个职员走过去。我又诅咒着："你妈的，给老子开什么玩笑！"

我于是又等着。我想，这时候，他一定在办完一件公文了，一定在插笔了，一定在放公文到黑皮包里了，一定在喊倒茶了，一定在漱口了，一定在吐痰了，一定在看我的会客单了，一定在开'尊腿'了，一定咳咳嗽嗽的出来了。一进来，一定是："哈啰！好久不见了。身体好吧？"于是我们就握手。

一个勤务兵又慌慌张张地跑出去，马上就惊醒了我的幻想。

这时我看钟，已经过五分了。我真是后悔我不该来。我想，他妈的，走吧！我焦急得站了起来，冲着门就要跑出去。可是我在门边又耐心的站着，觉得既来了，又何必这样？我又退回去。我这回是数着壁上的钟：一二三四五……妈的，这半天才走二十秒！我于是想看看字画混混。可是没有。只有一张孤零零的中山像在那当中，除此只有一些沙发，椅子和花瓶之类。难道去鉴赏花瓶么？可是我又不会考古董。在现在肚子饿得这样，那里还有那些闲心！我再向门外望出去，听听有没有声音；可是静静的，还不来！

我实在忍耐不住了。我非走不可。我向着门走去。可是在门口我就和一个人碰一个照面，是一个穿缎马褂的家伙。不认识。走我的。

"喂，你是不是会秘书的？"

我掉过头，看见他手里拿着的就是我写的那张会客单。我一怔的站着了。妈的，搭什么架子！哼，同学！我这么在肚子里面骂着，不高兴的走回原位去。

穿马褂的这位家伙缓缓地尖着十个长指甲的指头把那张会客单铺在茶几上。才咳嗽，才吐痰，才问我：

“你先生是秘书的同学吧？”

“是的。”我答。

“他说你最近很穷困吧？”

“是的。”我答。

“他说——”

“是的。”他还没有说完，我就已经答出来了。

他见我这样的硬，也有些气忿了：

“先生，你要想到，你是来会客的！”

“是的。”我答。

“但是你先生何必生气呢？”

“是的。我是来会客的。我不是来讨饭的！”

“你才岂有此理！”

“要你才岂有此理！”

我站起来抓起我借来的帽子冲着就走。

“他妈的！”接着就听见会客单纸撕碎的声音。

我回过头望着他那凶恶的眼睛，但是没有办法。

“他妈的！”我也这么报复一句，三步两步的就冲出来了。离开了衙门，我还回过头来向里面骂一句：

“他妈的！”

忿忿的走回来，我才又感觉到我是多么的可鄙！

我决心要离开这南京了，到修理汽车的朋友罗莲那儿去。

在罗莲那儿住了几天，我又感觉到一些快活。他从前也是和我们在南京同住过的。他现在是修理汽车的工人了。他比我对于社会的认识清楚得许多。我又才觉到我的浅薄。可是我在他那儿还是弄不来，这样生活下去也不是办法。恰恰在这时候，有一个营部招考司书，一百个人赴考，我居然一个人考上。住了两个月我又随着部队开到南京来了。当我才考上司书的时候，又得到剑寒的来信，说他又失业到南京来了。住的地方依然是鼓楼街的那个房间。

到南京的这一天，很冷，下着雪，但是我马上就跑去看他。附近的街道都很冷落，大哥从前赊东西的那间店子也倒闭了。我从堆满雪的天井走进去。第一个抢进眼里来的，是这宿舍荒凉的景象。阶沿下的那株在热天可以乘凉的树，现在是已经黄叶落尽，干枯的枒枝上堆满了白色的雪花；树子显得很瘦了！

这时候，大哥已考进军官学校，老李老张们也走了，就是那后来的几个同乡也不知分散到那儿去了！许多屋子都空空，木板床翻在地上，台子上铺满灰尘，许多老鼠屎和烂字纸更是堆满一地了！虽是有几个房间里因为听见我的脚步声而探出来了几个头，可是都是生面孔，很快就缩进去了！这社会真是不断地在变，而且变得非常之速！我这时才亲切地感着一种“天涯零落”，“桑沧几度”之慨！

走到剑寒的门外边，我怕弄错，带着雪花从窗洞望进去，就看见孤零零的剑寒依然沉默默地坐在帆布床边，两只呆夯的眼睛象思索什么似的望着那灰暗的角落。屋里依然很简单：一张台子，一个小凳，一个网篮，而他的那个皮箱子却不见了！地下多着的仍然是一些字纸和口痰。

我推开门进去，他吃了一惊，呆呆的望了我几秒钟，才惊喜地伸出他的手来：

“你来了么?”

我们握着手。我觉得他的手冰冻似的冷，简直是一把枯骨头。我真是为他打一个寒噤。

“真想不到！真想不到！”

他又这么说着。

“你不冷么?”我说。

“有什么办法！”

他又很凄然了。这时我才把他看清楚：他的头发很长，胡子也很长，脸皮长进去，骨头长出来，眼睛似乎大些了，嘴唇是很干瘪的。脸上因为汗毛很长，更显得苍白，身上穿着一件如果当还可以值得几块钱的旧大衣，大衣下面的西装裤还是半新的，可是皮鞋已经很破了。

我们于是坐下来谈谈我们近来的事。

他说起他的箱子卖了还不怎么；可是一说到他的老师也失业回家去了，似乎不胜慨然。他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房租同伙食。包饭铺的钱是少不了的，已经催过一次了。衣服已经当了好些，目前唯一的希望就是看家里能不能寄几块钱来。可是家乡又在打仗，这倒是十分担心的。这回的战争比从前更厉害：有飞机，有炸弹，有毒瓦斯……所怕的就是这一点；因为家里已经危险过几次了。说着，他就只是叹气。又咳嗽，又吐出一口浓痰。坐了半天了，我才觉得我们缺少了一件什么事还没有做。

我拿出两支香烟来，取一支给他。他仍然默默地用两个黑黄的尖细的指头夹在嘴边吸着。可是他才吸一半就把它弄熄了。我很奇怪。马上就看见他拉开抽屉，在许多乱纸堆中找出

一个孤零零的铜烟盒子来，苦笑的说着：

“这东西还是去年买的。买的时候很贵，现在却非常便宜，说是经济恐慌的缘故。可是到了我们的手里就不值钱；要不然我早卖了！”

他一面说着，一面就把那半支香烟孤零零地放在烟盒子里。我才有些恍然。赶快再从我的烟盒里再拿出四支香烟来。

“你又何必呢？抽吧。”

他接着我的香烟，又才把那半支烟重新点燃，尖着两个指头默默地吸着。他说大哥只来过一回就没有来了。

“朋友，我得了一个这样的经验，有一种粗鄙话说的：你我弟兄，前世（钱是）弟兄，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我的！’”

他又摇起头来了。

我安慰着他，劝他什么都不要乱想，好好的养病，我拿着钱一定送几个来。

他孤零零地站在门边看着我踏着雪走出去。我知道他一定又望着我的背影叹气了。

我回部，书记长就说要办报销。我们司书一共是三个，可是那两个是营长的亲戚。幸而他还缺一个亲戚，不然我也不会被考进来了。平常那两个司书就不大办公事的，顶多不过写点马马虎虎的命令；营部的呈文又多，大部分都要我抄。有时抄的呈文还要受营长许多很麻烦的指摘。又说抄得太密了，又说抄得太疏了。密了的太密，疏了的太疏。要不是书记长同情我一点，我早就被滚蛋了。我真是愤恨得火起。可是还得干下去。我如果遇着呈文多的时候，分一两件给那两个司书抄，可是他们都很气派地向着我的台子上一丢：

“这是营长派你的！”

我瞪他们两眼：他们也瞪我两眼。有时候他们就专门挑拨书记长想要他来和我捣蛋。我只有在肚子里面说：“他妈的！”

这回要办报销，当然又累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来了。我不能息气地就一直办了两个礼拜。我曾经接到剑寒一封信，没有邮票。我知道一定是剑寒亲自送来的。里面没有说什么，就是希望我去看他。我很想给他送几块钱去，可是薪水还要几天才发，预支是不行。我只好又空着手去见剑寒去了。

这回我一到门边，看见他依然孤零零地坐在床上呆想。我刚进去坐着，他就很气忿地在台子上咚的一声捶下一拳，台子上的灰尘都跳了起来。我很奇怪。难道我得罪他了？可是他缓一口气，就两眼凄然地把一封信送进我的手里来了。我拆开一看，原来是他家乡的一个朋友寄来的：原来他的家里已经在这次的战争中给炸弹毁了！

“他妈的！”

他这么骂着，颓丧地坐下去了。从来我没有看见过他这样暴躁过的。我真是为他惘然。我不知道要向他说什么话才好。

我们大家都默然了。

正在这时候，门忽然一开，随着白雪的反光射进一个警察和一个小伙计来了。

“先生，就是他！”

小伙计指着剑寒说。

“你怎么不给饭钱给他？”

剑寒骨悚地站在警察的面前，脸全红了。苦痛地颤着嘴唇，只是说不出话。

小伙计又叫起来了：

“我们遇骗过几个人了。这回可不行！我催过他好几回，他总是天天推。推到那天呢？”

这时候，隔壁住的几个人也围在门口来看热闹来了。

小伙计又叫着：

“吃得起饭给不起钱！没有钱你就不要吃饭！”

这回剑寒感着很大的侮辱，可真动起气来了。手一扬，但是他马上又缩回去，痛苦地咬着他的干瘪嘴唇。

“你要打么！”小伙计又叫着，而且挽袖子。

门外边的看客们都笑起来了。

我赶忙把那小伙计劝着。并且走到门口去说：

“没有什么事的。请回去。”

但是那些人还是不走。我只好回过头来，只见剑寒的脸上由红而青，由青而紫，干瘪瘪的眼眶死死的睁着。我于是先劝小伙计，再劝警察。我说这个钱算我的。小伙计还不肯。我再说我们的“营部”不会跑的。总算是我胸前的这颗圆圆的证章给他保了险。小伙计望了半天，才说明天一定要。我答应他后天。小伙计才答应着同警察一道出去了。临走还说：

“看在你先生的面子上。”

走出门，还抛来一句：

“他妈的，不给钱还要打呢！”

看客们也就哈哈哈地作鸟兽散了。

这一下，剑寒麻木地坐在床上。我们大家都相对无言，等到他缓过了气之后，我又坐了半天，才说走。临走的时候，他的嘴唇又开始在颤动，我知道他又要说话了。动了半天，他才说要向我借两毛钱。真是糟糕得很，我连两毛钱都没有借给他的；我就只剩几个铜板。可是几个铜板也要。他忸怩地从我的手心尖着

指头拿去了那几个铜板之后，我很难过：人到了连几个铜板都要的时候，实在是走到绝路了！我苦笑着迎着他的苦笑，从他那胡子蓬松的嘴唇望到他那乱头发下面长满霉灰色汗毛的死青脸子，顿时觉得他委缩下去，有着三十几岁人的苍老！

我这回是带着眼泪从他那阴惨惨的眼睛下逃出来了。

回来的那天下午，我非常的难过。我真是从来没有这样过。我想镇静，但是不能。晚饭也不吃，我就呆呆地在床上坐了半天。听见凄厉的熄灯号声从冰冷冷的空气中传进来，我才知道夜深了。和着衣服我就倒上床去。

第二天起来，心头平静好些。但是公事又忙起来了，使我非常的烦躁。我把笔丢下，想到房间里去平静一下，可是勤务兵又来喊：

"营长叫你写命令！"

是的，营长叫我写命令。我懒懒地走回办公桌去，马马虎虎的又应付一天。

第二天我决心跑去支钱。可是不行，不行就拉倒！我只好把我刚刚赎出来不久的衣服又送还进当铺。拿到八块半钱我就准备给剑寒送去。可是勤务兵又在街上撞着我了。又要我回去写命令。他妈的，真麻烦！我刚刚走进营部，勤务兵就给我送一封信来了，一看，是剑寒的草草的笔迹，好象在预告我将有什么事变要发生，我的心更加零乱了。信拆开，是简单的几句，我抢着就看下去。

"朋友！永别了！我想你也许不愿意我就这样痛苦下去的吧？我很痛苦！我二十三岁了。但是这二十三年中我只是端端正正的站在人面前，同时弯着背流着我牛马般的血汗。然而我得着的是些什么？贫困，侮辱，肺病！也许我

是一个弱者！这世界我什么也没有！只有你是够朋友的。所以我希望你替我记着明年今月今日今时正是我的周年纪念！朋友，别了！

你的朋友——一个弱者剑寒”

我陡的一惊，顿时感着非常的孤独和悲忿。命令也不写，我冲着就冒着雪出去了。

刚刚走进天井的时候，我的身上已经堆成了白色。屋檐周围还在乱七八糟地飘着大大小小的雪花。宿舍简直是鸦雀无声，我望着那瘦瘦的枯树，好象觉得这世界全都死灭了。

虽是看见剑寒的房门那样虚掩着，但是我却没有勇气去把它推开，如果一推开，一定是那种“风去台空”的空虚将会把我吞灭了。在这儿将要失去我所有的一切！

我黯然地站在房外好久。

最后我决心把门推开了。可是这又使我吃惊：那帆布床上一个黑黑的东西是什么呢？立刻，那黑黑的东西也坐起来了。

呵！是剑寒！

我一把就把他的手抓起，两个又默默地沉着眼望了几秒钟。可是今天剑寒不是穿的大衣和西装，而是一件薄薄的肮脏的黑夹袍。他一面抖着，一面握住我的手。但是他今天的脸上却又比昨天平静了许多。

我一放开手，他马上就委缩着一团坐下去了。

“你何必又要自杀呢？”

他苦笑了一下，却并不惭愧。

“请不要提吧。那已过去了。”

我们默默地平静地对坐了好久。

“死，”他坚决地说。“死，实在并不算什么一回事。”

我立刻感到一种严肃，接着又听见他说下去：

“人，无论活到一百岁终是有这么一天的。我觉得这实在并不难。但是当我把那封信送进邮筒里去的时候，我立刻感着我非常的惭愧：我真是一个多么弱的弱者呀！比如我给你写信，在邮筒旁边的时候，我就马上觉察到我还没有坚决。我马上觉察到这社会好象还有一种使我值得留恋的东西。我还要活。我还得要活下去。我还要再认认清楚这社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人家都不死，我为什么要死呢？”

听完他的话，我心里才又恍然。

“大衣呢？”

“当了。”

“西装呢？”

“卖了。”

“钱呢？”

“给饭店老板了。”

然而外面的雪还在疯狂地乱下。我看见他抖得太厉害，说话在战，嘴唇很乌。我马上就把我的大衣脱下来给他，但是他坚决地不要。

“何必呢？”我说。

“你呢？”

“穿上吧。”

他默默地穿上了。短大衣套上黑长袍，简直非常的滑稽。可是我们这时没有那种心情来笑。可是我们也终于苦笑了。

我想起写命令的事情来，马上我就拿出我的钱。可是他又坚决地不要，而且红着脸。我知道他一定不要的。他正惭愧着他的写信。但是我坚决地放在他手里就走。但是他马上脱下大

衣飘着一个黑色的影子追来了。

我只好站着。

“那，我就留着这三块半钱好了。”

我看见他那坚决的神情，只好收下那一张五元的钞票。他还跟着我走两步。

“朋友，请相信我：我还要活，我还得活下去的。好吧，我们就再见！”

“再见”的两个字说得非常重，眼睛在闪着幼稚的光。我站在马路边，又望见他在那残酷的乱雪中，躲过咆哮的黑汽车，耸着瘦削的肩，飘着一个凄厉的黑影子回去了。

我回部来又挨骂。可是我不理。眼前还闪着剑寒孤独的影子。

第二天再去看他，可是房门大开着，里面除了一张孤零零的台子和凳子，什么都没有了。我又很吃惊；可是我马上又平静下来了。我知道他一定去找他的活路去了；可是我心里总有一些黯然。

那台子还是我帮他抬进来的！我苦笑了。

第二天就接着他从苏州的来信：

“……我这人真是到处倒霉。我跑来寒山寺，我的这个朋友却病到只有一线微弱的气息，恐怕就是明天的交易了！肺病对肺病，我真不知道这社会是个什么东西！不过，请你不要替我心焦。目前的生活当然只有承继他的‘遗业！’我预想着我将要替人家抄那种迷信的东西，我心里已经有些黯然了！不过，我在这里加重一句：我是不愿死的！”

我望着信笺，嘘出一口气。我的心平静下来了。

后来我们的部队又开到安徽去了。可是在这期间我的生活越加痛苦；那两位司书和我的冲突一天天地更加加强了。有一次，我从早上就抄到半夜，天气虽已是夏天，可是一次倾盆大雨，

顿时使我感着非常的寒凉，我马上就打一个寒噤，喉管痒痒地，正在怀疑的时间，一咳，就是一口浓痰，绿闪闪地从电灯光下反映到我的眼睛，我马上想起剑寒来了。这实在使我吃惊不小。原来我这强壮的身体居然也有这么一天了！

剑寒我们还是常常通信。他又辗转流浪了许多地方了。

有一天，营长又来一个亲戚了。他常常贼头贼脑地观察我的行动。在我们的办公室坐了不久，他就东翻西翻地搅起公事来了。营部里面正没有缺额，我不知道他来干些什么。我吃惊着我的位置也恐怕不久了。果然，有一天因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便把我裁掉；名为“裁”，已经是给了我许多的面子了！

难道我就在这儿流落么？

我忿忿的离开了营部，真不知如何是好。

我在还未被“裁”的时候，就生了一场病，仅有的一点东西也当了一些。现在被“裁”出来，我真是恨不得生有一双翅膀飞到别处去。可是不能。我只好写信回家去想办法。可是到了我卖到最后一件旧西装家里的信还没有来的时候，而我已经是头发森长，胡子蓬松，一件飘飘的单衫也捉襟见肘了！我这回才亲切地感到我从前看见的那些痞子也就是这么“痞”起来的了！我不知不觉地不洗脸，我不知不觉地不梳头，我甚至于不知不觉地用袖头揩起鼻涕来了！

幸而好。我说“幸而”好，有一天我碰着书记长了。一看见我孤独地站在街的角落，他就不胜诧异地惊叫。在从前他似乎比较知道我一些，他对我那种倔强的性格是称赞的。当我被“裁”的前一天，他恰巧因公到别处去；如果他在，我也许不至于马上就被裁了。

现在我知道他是回来了。想避开，可是他已一把把我拉着。

他说：

“唉，真想不到！”

我似乎记得他有回这样说着：要不是营长是他的同学，他早去了。他似乎也表现着讨厌这社会的样子。

这回我又被他“怜悯”着了。他介绍我在他的一个朋友的部队去。那儿正缺着一个司书，自然我就去补上。

而且我们也就很快地开到杭州来了。恰好家里又汇了一些钱来，我于是赶着秋凉又添制一些东西。

剑寒依然常来信，他提起××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就非常的忿恨。他说，我们一生的痛苦，就是这些敌人。他自己呢，依然还是那样。

忽然在“九一八”爆发不久的时候，他居然跑到杭州来了。可是太凑巧，刚刚是他到了杭州的前一天，我又宣布失业。我们两个在旅馆相逢，又不胜黯然了。

他这一回来，依然很枯，脸子依然瘦削而苍白，口痰也依然多，依然是那样的态度，依然用两根细细的指头夹着半节香烟。他很兴奋，然而又很颓废。他说他这回来就是打算来约我一道去参加义勇军的，他说只有这才是出路了。我也这么冲动着。我知道，父亲他们寄钱给我，他们的目的也不过是希望我将来升官发财，他们好当“封翁太君”，可是我不能。我很痛苦。我不能为他们的“光荣”而牺牲我的灵魂呵！不过我对我的出路还是依然很渺茫的。这回剑寒来约，我也考虑了一下。可是自己也很颓废，常常闹着要喝酒。于是他所说的“打算”，也影响到我的不坚决了。看见那种恳求的眼光，我不得不又把我的衣服从箱子里拿进当铺，又从当铺把钱拿着上酒楼。他似乎比从前爽快得多，举止也比较随便些。他兴奋地一盅一盅地灌下去。这我倒

担心起来了。他的病，不，还有我的病！唉……这又使我对他捉摸不定。喝醉了回来，脸色在电灯光下显得绝青，可怕。不到半分钟，他又踉踉跄跄地倒上床大吐起来了。一吐就是满床都是烦糟糟的一些臭东西。于是不得不要劳我的驾给他打扫一番。

可是他却小孩子似的在床上哭了。

“哭什么呢？”

我抚着他的肩膀，有些不高兴起来了。我想：“这简直是一个十足的弱者。”

可是他仍然绝青着脸，闭着嘴，使我感觉到他的那样子有些不太顺眼。

可是他又要起茶来了。口里不绝地喊道：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我很痛苦呵！”

这真麻烦！既不能喝酒就不要喝酒！我把茶给他端去，他只喝了一口又不要了。可是隔一会，他又要。

我看见他这样子，心里更加警惕：我也有肺病呵！因为一想起我的病，我就对他更加讨厌起来。我觉得如果他要这样下去，我的病会更加深的。在半夜的时候，他还哼着要水；我实在有点怕麻烦，不理，假装着打鼾。我马上就听见他叹气的声音：

“呵，睡着了！”

我第二天起来，只好诚恳地劝他：

“你的病太厉害。不要喝酒了。”

他答应我说：

“是的。”

他再提起参加义勇军的问题，我几乎对他有些不相信。只是“是呵，是呵”地漫应了他。我似乎这样觉得：“象你从前那样惨的生活，是我，要干什么早就爽爽快快的去干去了。”

可是到了下午，他又狂热地兴奋起来，又闪着恳求的眼光又叫着要去喝酒了。我就装着没有听见没有看见的样子，支吾地说着：

"大哥大概明年就要毕业了。"

我在急忙中的支吾，不知怎么别的不找，恰恰找着这句话，我自己也感觉到一些惭愧。可是到了他第二次说着要喝的时候，我看见他那种口馋然而又痛苦的样子，我又不自然地从箱子里拿出一件衣服来了。

我们于是又上当铺。在当铺的高柜铁窗前，我看见他轻松似的在阶沿上走来走去；然而我自己却感到一种不满意：这"衣服是'我的'，这已是第三件了！"虽然我觉得我这种观念太卑鄙；可是我总觉得他实在太不应该。

我们于是又上酒楼。他于是又大醉。于是回来又吐，又吐得满地都是了！今晚上我感觉到我很疲倦，连着就咳了几下，又吐了几口痰。我于是不再管他吐不吐，倒上床上就睡了。

半夜仍然听见他哼着要水的声音，可是仍然装着睡我的。

第二天他起来，悄悄地把自己吐的东西打扫净了。他说他头胀，再又睡下去。我觉得我这两天来完全搅在一种昏天黑地里面。

现在我需要出外去风凉风凉一下了。从湖边逛了一下回来，我轻轻地走到门边，就听见他在房里面哼着一种惨然而痛苦的声音。我又觉得我又堕入昏天黑地里面了。我于是又回过头再出去风凉一转。

第二次回来，他已坐起，沉默地依旧无言，再不象前两天的那样有说有笑了。我们俩的中间似乎建筑起一道高高的墙壁起来了。我也不讲话，晚上很早就睡觉。

他第二天起来，已不再说要喝酒。他的嘴唇在动似乎要讲

什么话，可是我总是不自觉地把头掉开，有时候我先就敷衍着：

“今天的天气又更凉了。”

他于是又没有话。

第二天，我很早就出门。可是这天回来，房里面只是一个短短的纸条，却不见了剑寒了。我也并不吃惊，只把条子看了看——

> “我很痛苦。我觉得我太对不住你。我才深深地知道我还是一个弱者呢！可是这很好，这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教训。从前我总是那样因循，苟且，而动摇的人物！现在我知道了。纵然是穷朋友，纵然很好；如果是在‘私有’的关系上还是不行的。从前我还有这一点幻想，可是现在我对于这一点点旧的幻想也完全打破了。我很感谢我们这回的遭遇；这是推进我到光明的道路。朋友，永别了，愿你珍重，愿你努力！也许我们将来还有相逢的时候也说不定。”

我这时才有点吃惊起来了。我才觉得我自己还是这样一个卑鄙，龌龊，自私，自利的人物！他去了也好，我必得重新来改换我自己，重新来努力！

果然，他现在是被捕了！可是我一直到现在从新努了些什么力呢?!从杭州回来，又呆在这南京！半年来所过的生活，不过是看了些新书，不过是依然在从前那种“人格”上“重”了一些“新”，不又是依然被别人怜悯，被家里怜悯着生活的吗？我呵！我才真正是用强壮而清高的衣裳包着一个卑鄙灵魂的弱者！

等到了半夜，大哥却醉醺醺地回来了。脸红喷喷的。大嘴巴哼着糊涂的军歌，双手向上一伸，两脚跟着一飘，随着一个呵欠声就倒上床去了。我为剑寒的事很着急。跑到床边去问他，他惊异地张开眼睛看我；但是随即又闭着 我知道他今天准又和毕业的同学们到歌女的家里喝酒去了。我再把他弄醒问道：

“剑寒的事怎样？”

“哪个剑寒？”

“怎么哪个剑寒！”

他才勉强睁开眼睛忿然地说道：

“管这些事干什么？”

他又闭着眼睛了。

我很气忿。“你们这就是同学！”我这样的想；不过，我马上就记起剑寒在杭州留条上一句很深刻的话：

“纵然是穷朋友，纵然很好，如果是在‘私有’的关系上还是不行的！”

大哥当然更靠不住！这两天大哥和我吵过后，我自己的一些模糊的打算，现在由隐晦而明显，很清楚地在我的面前摆着这一条大路来了。没有容许我再犹疑的余地：不容许因循，不容许苟且；大哥和我，自然是各人走各人的。

天亮的时候，大哥一提起剑寒又逼着我要回家去：

“你看剑寒吧，混得好，现在怎样呢？我是要负责任的，我不能让你这样流落下去的！”

说他的；我不理。本来我先还打算让大哥先走了再说；可是我现在是非先走不可。我等大哥摇头晃脑地去领凭照的时候，我把我的箱子和铺盖卷收好就到下关搭火车去了。

在沪宁道上的四等车中，我望着那些苦着脸而沉默着的褴褛人们，马上就连想到沉默着的我自己，而且闪电般的马上就连想到沉默着的剑寒。我想此刻的他，一定是正在背着手站在那黑暗的当中，用沉默的忿怒挺着胸对着一切要来的苦难吧……

1934年1月

——选自《分》

一 家 药 店

通常，当太阳的黄光从曲尺形的黑色柜台移到街心，那上齐檐口的地方，那斑剥了的——本堂采办道地生熟药材精制膏丹丸散——冲天招牌的影子在它自己的石座上与阶沿之间缩成一个斜方黑块的时候，就可以听见一连串的伸懒腰声，呵欠声，咳嗽声，吐痰声，从正中靠壁的红漆百药抽柜那面房里传了出来，那柜顶上供的金脸黑长胡子的药王菩萨都好象被震动了似的。

这时候，那眯斜着渴睡眼睛的王先生，如果是坐在药王面前的账棹边喝着光酒，他便赶忙扭一下酸痛的腰站起来，把最后一滴喝完，藏过盃，走到柜台边把那些熟顾客们留下的单子铺开，一面拿起戥子，一面便微笑地向陈师哥呶一呶嘴。

假使陈师哥在靠着柜台望街心，他便赶忙转身，走到刀凳面前去，挽起袖子，捏着刀把，嚓——嚓——嚓——地使切药的声音发得特别响亮，可以传到内院去。同时高声地喊着：

“师傅起来了！”

福田听见这一声，如果他正在柜台边一粒粒地搓着药丸，总是沉着脸慢慢地站起来，把药盆子一推，在一张破抹布上胡乱揩揩黑指头，眼不看人地从百药抽柜旁边冲进门帘，拿着面盆就去打水，拿扫帚去打扫床面前那些鸡屎似的绿色痰块。当他把自己在灰白晨光中擦得光亮亮的铜烟盘给师傅抬上床的时候，那一肚子的抱怨才又转了方向：“喝，这时候才起来！真磨人！”

师傅是一个瘦长子，脸色灰白，一个勾鼻子上面闪着一对鼠子似的小眼睛。其实他在前十几年刚刚开店子的时候，只要纸窗上稍稍透上一点白色，他便披衣起床的。一起床，就要向着楼梯上面喊道：

“喂，天亮了！睡死了么！”

这一声，就连请来的先生也要赶忙爬出热被窝。店门开了的时候，他照例含着一根四尺长的旱烟杆，挺着胸在灰白的晨光下站在账桌面前，用他那小眼睛就象老鹰盘旋似的在那些学徒们的头上望来望去。如果有一片药被扫进畚箕，他便吼着去把它拾起来，一下凑到那拿着扫帚的学徒的鼻尖：

“不是你的钱买的么？嗯？怎么样？”

于是在柜房里便有一番巡视：靠着账棹面前的立方钱柜的小方口看看有没有损伤，药王两旁隔壁的几排红磁缸里的贵重药品看看有没有减少，尤其是那长生果似的洋参他更是要一枝枝的数着。再就是巡视柜台刀凳之类了。如果在柜台对面那给顾客们坐的古式椅子上发现一角灰尘，他便在那旁边敲着指头喊道：

“喂，来来来，你的眼睛是生在脸上还是屁股上的？”

他于是就要来拉拉那拿着抹布的学徒的耳朵。如果那学徒早已经笔挺地站在他旁边了，他总是劈手就夺下抹布来，去精细地揩着那灰尘，一面讲着：

“哼，我们从前么！哪象你们这样子！”

等到满店子都光光亮亮了，他才两手叉着腰站在钱柜面前左右顾盼地感到非常的轻松和满足。

近几年来，到了床上增加一个烟盘，脸庞罩上一层烟灰色的时候，这才到师母去喊他吃饭的时候才起床。不过，每当一个

旧学徒不愿住下去，走了，重又招进一个新学徒的第二天早晨，他一定破例特别起早一回。前一夜，当人都睡静了，他在豆大火光的灯上把瘾过足了的时间，一个人便悄悄地放一块银元在楼梯脚的地板上，窗上刚刚一发白，楼上有了脚步的声音，他便赶忙披衣起来，从房里的一条壁缝偷偷地望出去，一直等到那新学徒绕过那白晃晃的银元旁边，出去开店门，他才把它收回来，放心地再躺上床去睡他的觉。

福田第一天进店，陈师哥把这些情形告诉他的时候，他皱着那油黑脸上的两道浓眉，恨不得马上又把铺盖卷起来回家去。

当福田要进店的那天早上，在田边，那天边锦缎似的红霞反映着光辉来的一个凉亭里，他曾经抱着双手和几个年青同伴们商量一块儿到外县的工厂去作工。他听见他们讲到，当每月满了，领着工钱的时间，怎样买一斤肥肉来好好吃它一顿的时候，福田曾经笑着眼叫了起来，手一挥就向着凉亭的柱子打出一拳去。可是他父亲那天却满脸喜气地拿着一对大红烛回来向他说：

“阿福，我已经给你找着一个好地方了。去，去学一门手艺。”

在路上福田问：

“学几年？”

“六年。”

“不是人家都是三年么？”

“呀，这是难得的机会呢。我好容易才托人找着的。人家学三年是要缴十担租穀的。没有，就学三年倒帮店子三年。……”

“我不去。”福田转身就走。

父亲一把拉着他，闪着浓眉下的眼睛，很细声地说道：

“阿福，你怎么不替我想想呢？这又不是儿戏，我还要见人

么?”

“可是,六年啦! 去作工六年就有六年的工钱!”

“作工! 可是作工的人没有一个会做到先生的!”父亲偏着头看着他的眼睛。

福田似乎很以为是,闭着嘴就又走起来了。

进店的时候,父亲把一张写好的契约捧在手上,弯着腰作一个揖送给师傅。接着就叫福田在药王面前给师傅师母磕头。礼毕之后,父亲又拉着他向王先生作揖,向陈师哥作揖。福田红着脸,就象木偶似的,听一声,手拱着动一下。然后,父亲叫他直直地站在旁边,叫把抱在胸前的双手放下来,听师傅第一遭的教训。父亲自己也直挺着腰板坐在拈着胡子尾巴的师傅旁边,口里在不断地应声着“是”或者“是是。”福田觉得他不能象在田边上那样的跳动,还要这么直直地垂着双手,在这狭隘的曲尺柜台里面,就象被关在铁栅里的一样了。他这么想着,师傅的话还没有完,他的眼睛焦躁地已经望到街心去。师傅楞一下眼睛。父亲就耸起肩来,马上拉着福田的手。

“阿福,师傅讲的话你听清楚没有?”他嗫嚅地说。

福田把眼睛掉回来,困惑地点点头。避开众人的眼睛把父亲的手摆脱,自己就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一双手抱在胸前了。这回师傅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马上就发话:

“把手放下来! 在我们这城里不比在你们乡下,甚么规矩都要学。比如你这双傲慢的眼睛就是要不得的!”

父亲红着脸抢着答道:

“是是。”头一点一点地。

福田看见王先生和陈师哥那带着嗤笑的眼睛,自己困难地放下两手来,马上就觉得从耳根头到颈项都红透。他于是就一

下把眼睛怔起来了。

关了店门的时候，师傅向他招手道：

“来来来！”

福田站在灯光下，他的脑子里只是闪着凉亭里的景象，于是就只看见师傅的嘴唇在他的面前动了。

“从今天起，你就应该想到你是做甚么的了。首先应该学的就是高眼低眉。俗话说得好，‘生意人要有三张脸，’象我今天第一次看见的你那样的脾气就要不得。我们从前么？不要说是做得不顺眼，就是稍为肚子里面有一个‘不’字，”他把拳头捏了起来，中指屈曲成一个栗子形凸出外面，向着福田的鼻尖晃了一晃。“你看，就这么敲在我们的头上的，”他又暂时停止一下，望着福田的眼睛，看他懂了没有懂。福田只是闭着嘴不动的站着，在那栗子形的中指面前，困惑得要闭起眼睛来了。

师傅张着嘴打一个呵欠，马上就挂出一颗泪水，那栗子形的指头才移到他自己的眼睛上擦着。临走开去的时候，说道：

“我所讲的话，你要记着，这是于你有用的。你学的事情很多，以后可以随时问问他，……王先生，是呵，”他把头掉过来。

王先生笔直地坐在旁边，眯斜着笑嘻嘻的眼睛答道：“是。”他的头一点一点地。

福田每次看见师傅走到面前，他总是全身都紧了起来，自己就显得非常矮小，就象要给压到地板下去。即使是走过他的身边，他的毛发都象要倒竖起来似的。有时候从天刚亮起，手脚不停地到二更敲过，关了店门的时间，全都疲倦到要躺下来了，师傅抽了两筒烟之后，就要来叫他在柜台边读《汤头歌》。当师傅那冲着烟臭的两个黑洞洞的鼻孔对着他的鼻孔时，他恨不得就把头掉开去。

福田对于许多事都是张着他那一双诧异的眼睛，对于《汤头歌》感到就象从前在村塾那年读《大学》时那样的难。他有时也想问问，可是一看见师傅那总是带着严厉的小眼睛，自己就闭着嘴了。他就问王先生。王先生说：

“多读就行了。”

他于是埋着头多读。可是马上就对着书本打了一个呵欠，头偏偏地就搁在桌子上了。

对着王先生，福田虽然可以抱着手，可是每次和他谈话的时候，总是闻着他鼻孔里冲出来的一股酒气，他的鼻子向后躲，王先生的鼻子却晃动着逼了上来。他想，这个人也是很“他妈”的。

王先生的喝酒，时间没有一定。有时在刚刚洗过脸。或者买药的顾客们都走完了的时候。福田进店的第三天，王先生曾经在账桌上那插着五朵稀疏的红纸花的白瓷瓶旁边拿着一登孤立着的铜板，叫他去买过一回。但以后都是王先生自己从外边慢步地端着盃子回来的。至于晚上，他就多半约着陈师哥一块儿到外面去了。师傅一出现在柜房中的时候，总是怒着小眼睛向福田问道：

“王先生又喝酒去了么？嗯？我不晓得他哪来的这许多钱！”

说完，他就蹲下地板去清理钱柜。

有一回，福田在街心远远里看见王先生站在一家酒店的柜台前面，正向着一个伙计笑嘻嘻地端着杯子。忽然师傅走去了，气冲冲地直从王先生的身边闯进去。师傅并没有向王先生讲话，但也不买东西。只是站在柜台边楞了一袋烟的工夫，才转成笑脸来，同那抱着水烟袋的酒店老板敷衍两句，向王先生点点头就走出来了。一会儿，就看见王先生怔着眼睛走回来，坐在陈师

哥的面前，在他自己的左掌上就击一下拳头，发着糊涂的声音叹道：

“哼，妈的，这种生活真不是人干的！要是我有钱么，我一定要开一间比这还堂皇的店子！冲天招牌也要用金字。算命说我应该做老板的，妈的，就是这个钱，……这个钱……”右手的指头曲在左掌上摇着。

他望着那头上的煤油灯，那眯斜的眼睛充满了血红，眼角边挂着一颗泪水了。一下他又抓着陈师哥的手说道：

“将来你是不是开店子？”

“开店子。”陈师哥毫不迟疑的答着。

“那就好。我劝你，帮人决不是人干的，喂，福田，你将来是不是去帮人？”王先生直盯着福田那补着几块布片的衣裳，带着一种鄙夷的眼色。

福田站在旁边，羞怯地把眼睛望着天花板。他想，人家在说开店子，他自己好说是帮人么？因此他觉得王先生简直小看他。于是就更加觉得那眯斜的眼睛好象猪的眼睛一样。不知怎么地他忽然起了一种怪思想，觉得王先生的醉态简直象一条猪。他一手掩着左肘上那个特别大的白补丁混合着一种厌恶和得意的感觉，想走开了。

那时，陈师哥正在响声的说道：

“是呵，我父亲说我三年满师了，就卖去一份田来给我开店子，”他说着，直起腰来左腿架到右腿上，摆动着身子，在王先生和福田的面前，好象感到驾着云就要从他们的头上腾了起来似的愉快。“将来还请王先生帮忙帮忙。”

“那倒不必。帮人的事我真不想干了！”王先生的拳头又在自己的掌上击了一下。

“自然福田也帮忙。”

福田看着陈师哥那高傲的猴子样的瘦脸，心里冷笑着：“你配！”他刚要走开的时候，王先生还在打着酒嗝，一下又拉着陈师哥一块儿出去了。

王先生对于福田的态度好象随时都是沉醉的。当他提着戥子，抽开百药抽柜中某一个抽屉，如果是空的，他总是敲着屉边，发着带鼻音的声音：

“喂，红花又没有了！”

他不讲明叫某人。福田一从柜台下拿着畚箕上楼去装药的时候，一路上就在梯子边缘击着他的拳头，“哼，哼，”鼻孔里这么哼着。

福田虽然觉得他们看不起他的补疤衣，但是惯了，脸也就不再红。等到父亲托人给他送一件新蓝土布衣裳来的时候，他欢喜得马上就把它穿在身上了。那天师傅新买进一大麻布袋七十斤重的茯苓。福田就象从前帮人家背谷子时的那样，一下就把它抬起来搭上肩头，一气送上楼去，放好下来的时候，脸都不红一下。那时候，王先生正清醒地坐在柜台边，忽然翘起大拇指来向他笑说了：

“福田真不错！”

福田微笑了。他正站在王先生的面前时，马上就又看见他弯过一个拳头去捶着他自己的腰，咳一声嗽说道：

“不过，要当心，这东西是很容易使人变成痨病鬼的！咳！咳咳！呸！”

王先生那一口吐在地上带黄的绿痰，福田嘴唇上的微笑好象又被人泼下一瓢冰水。

福田和陈师哥合得来的时间，似乎就只有才来的几天。第一晚，福田把自己带来的铺盖抱上楼的时候，陈师哥曾经笑嘻嘻地在那堆满药捆之类的角落的板床上，和他谈了许多之后，就帮他把被褥铺在床上。虽然照陈师哥的意见，认为福田这补满蓝白布片的被太旧，莫如垫在下面软和些，盖陈师哥的新的。福田当时曾微笑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起来，大家又同着一起开店门，烧火，扫地，抹桌，擦烟盘……等等。陈师哥是很瘦的，脸很小，苍白，一双手就象两支乾竹筒，福田在地上扫起灰尘来的时候，他总是要站在街心咳嗽一阵。所以福田虽是多做了一些洗碗，擦烟袋，晒药等等的事情，弄到那油黑脸上的鼻尖已经冒出点点的汗珠，他还挽着袖子在门里门外跑来跑去。陈师哥有时拿一条扁担给他，他也是不声不响地担着前后两个木桶挑水去。

可是他渐渐觉到他自己的不讲话，陈师哥就把许多粗重工作都推在他身上来，自己只做些在师傅师母面前的事情了。师傅有天坐在柜台边向着福田喊道：

“去房里给我把烟杆拿来！”

陈师哥正在切药，他望了师傅一眼，在福田之前答应着，放下刀进门帘去了。

有一次，几大捆新药运到的时候，陈师哥觑着了门帘缝边师母手上抱的白胖脸儿的小孩，他便跑去接到自己的怀里，尖着嘴唇逗着小孩的眼睛：

“喔，——吓，——哦，——唔，——……”

他用指头画着小孩的眼睛，亲他的嘴，扭扭捏捏地摇着他的身体。小孩于是乎笑，张着那没有牙齿的樱桃似的小红嘴也跟着他唱：

“喔，——喔，——……”

陈师哥觑着师母已经不在门帘边，就把小孩抱出去了。师傅走出来问陈师哥哪里去了。王先生毫不迟疑的答道：

“晒台上拿药去了。”

福田一下子就把眼睛怔起来，当他一个人满脸流着汗，在肩上放下最后一捆药材到楼板上的时候，口里就不由得吐出来一声咒骂：

“他妈的！”

那天晚上关了店门以后，王先生又在白瓷花瓶边拿着一叠铜板，约着陈师哥一道去。到门边，忽然叫福田也去。

“哪里去？”福田奇怪地问，然而心里却暗喜，他想他们也在看得起他了。他凑到他们的身边，顿时觉得王先生那眯斜的眼睛闪着光有些可爱起来。

王先生把大指与二指圈成一个盃形，做着向口里面倒的样子。福田想，这东西他是不会的，同时忽然脑子里面又闪出师傅前天拉他耳朵的情景来。他便摇摇头。

“好，不去就算了。”陈师哥眏着一只滑笑的眼睛，正要来拉福田的时候，王先生忽然这么说了。福田见他们消失在人丛中时，好象从冲天招牌那面随着夜风送来一声：

“这种人真是不受抬举的！”

福田的脸一下起了一种怅惘，马上就觉得自己是太不好，不应该这样拒绝别人的。他想他们的眼睛也许怒了。他很担心。同时想到，就去尝尝酒味也好。一下他就追到冲天招牌去，可是他们的影子已经不见了。走回来，一路上咀嚼着那句话的意味，越咀嚼他才越觉得不对，好象比给人打了一棒还难受，于是渐渐响着鼻子怒起来了。他想：“妈的，你们又算甚么东西呢！”

到了他嘴唇的颤动停了下来，他才感到他肩上和背上的骨头痛，马上就懒懒地举起双手来打一个呵欠了。他坐到柜台对面的椅子上，把屁股移到椅子边缘，两脚分成八字形紧蹬着地板。头就靠在椅子靠背的横木方棱上，闭着眼睛。可是脑后骨搁痛起来了。他又站起来，走到柜台边，把包药的纸铺开一张来，提着笔，悬空画了两个圈思索着，可是脑子里面马上又现出师傅严厉的小眼睛，他又赶快把纸和笔都放回抽屉和笔筒去了。他抱着手，左看是抹布，右看是药丸盆子，那百药抽柜和曲尺柜台在他的周围，显得更加灰暗而空虚起来。他站着摇着头。但他一下翻开《汤头歌》了。他读着。但不到两页，他的眼睛就刺痛得要合上来。他就索性把两只手在书上爬成一个八字形，上面吊的白瓷篷玻璃灯的黑光，就照着他那搁在手上孤零零扁圆的头顶。

福田的眉头常常皱起。他很想回家去了。但一想到这是不可能的时候，于是就想着父亲来来也好。他一天到晚脑子里都是昏昏沉沉的，一闭着眼就看见父亲。于是父亲就来了，搀着他的手含笑地说道：

“阿福，走，回家去，这里真不要再干了！”

他喜笑着跳了起来。可是陈师哥忽然在上面叫起来了。脚马上就猛烈地被推一下。他睁开眼睛，全是黑暗的。他摸摸头顶边当作屏风的煮药柜时，叹气地又闭着眼睛了。他于是更加天天盼望着父亲。只要两手稍为有点闲，就去把着柜台，头伸出去，向人从中探索着。果然父亲终于出现在远远的街心了。他快活得眼泪都几乎冲了出来。父亲刚刚走到门槛边，他已经站到他的面前。他望着父亲那浓眉下的一对黑眼珠，光射出来，特别感到亲密。他这回才好象清楚地看到，父亲的络腮胡子特别

长了，鼻子下的那一撮就要盖上嘴唇，有几根已经灰白了。

"你在尽看甚么？"父亲有点脸红起来，奇怪地问。

"我以为又是做梦呢。"福田没有表情地答着。

大家都就笑起来了。陈师哥的声音最响。

王先生招呼父亲。父亲很困难地张合着嘴唇回答着。陈师哥又在旁边笑了：

"嘻嘻！"

福田脸红起来了，终于把眼睛向陈师哥眨了一下。

一会儿，父亲就带着福田出街来了。在一个巷子转弯的地方，父亲在贴胸的衣兜里掏出一包烘满肉身热气的点心给他。福田凑拢身边，从父亲那战抖着的粗皮掌上拿着那一包粘紧封口的点心的时候，他的眼泪已经滚出来了。他想着那晚上梦里面的情形，越加觉得天地间只有父亲可爱。他的眼睛从忧郁闪出希望的光了。

"爹，我不做了。我回去。"

父亲顿时脸色变成暗黑，眉头皱了起来。

"为甚么又不做了？"

"我做不下去了。"

"回家去也没有吃的。"

"我作工去。"

父亲鬓发旁边的青筋蚯蚓似的一下子胀了起来，咆哮地说道：

"胡说！你现在不做，老子就要赔四担谷子的口食钱给你师傅。你怎么这样不晓得艰难？"

"可是我的耳朵都要给人家拉烂了！"

"总是你自己不好！"父亲斩切地说着。但马上又觉得如果

这么吵起来，儿子真会走了也说不定。他的脑子里面忽然又闪出他往常在田坎边坐着时幻想的图画来：六年满师后，儿子就去做先生，积点钱就可以开一间小店子在村镇上财神庙的隔壁，而且讨媳妇，生孙子，那时他能够拄着一根拐杖坐在自己儿子的店门口，人家喊他一声"老太爷，"他马上就进棺材都口闭眼闭了。他于是温和地说道：

"唉，阿福，你不替我想想？"

福田见父亲摇着头，眼泪就要滚出来。自己就不声地闭着嘴了。父亲很高兴，说话的声音就更加温和：

"阿福，你答应我好好做下去。"

福田没有开口，只是点点头就走了。他一直奔到巷口，还听见父亲在背后不断的诉说着的声音，他头也不回地，只冲着走向冲天招牌去。

晚上刚刚关了店门的时候，陈师哥就看见福田一个人坐在柜台边吃东西。他推开门进去，福田很慌忙地手在嘴上一按，两腮顿时就凸胀起来，就象两个肿起来的疱，上下嘴唇差不多合不拢了。陈师哥眏一眏他的眼睛，噗哧一笑地问道：

"你在吃甚么？"

福田讲不出话，同时一只手正在贴胸的衣兜里藏他那剩下的一块点心，脸就涨红了。

陈师哥越看越疑心，猛然想起他枕头下的钱，他慌慌忙忙地就上楼去了。他摸到床边那装满大黄的柜子上，一根洋火嗤的声就在他的两个指头上燃起来，顿时在他面前就现出那靠壁的一间板床。他慌忙着翻开他的枕头下面的被盖下面。洋火被扇熄了，顿时又回复了黑暗。第二根火柴擦燃了，这回他先把柜子上的一盏菜油灯点燃，才去拿出一个长条的纸包来。纸包在手

上打开，就现出一长节生绿了的铜板。数一数，他自己也笑了起来。映着眼想道，福田这样的家伙，还配有钱来吃东西么？于是觉得格外不放心起来了。他跑到那挡在床头的一个五尺立方的薰药柜下面，抽开那柜子的小方洞门的时候，一面掉转头闪着眼睛，一面就把纸包放进去。他马上忽然又觉得那摆硫磺碗的柜底很空洞，一定会一眼就看得出来的，他于是又拿出来；望着那瓦背的木椽，但那木椽上只是一些破败的蜘蛛网流苏似的随风摆动，他摇摇头；望到点着灯的柜子旁边，一个个重叠着排满的药篓，把钱包放在下面的一个吧。才要蹲将下去，他马上又迟疑地站起来了，他想，这些药随时都要取的；再过去是堆满的药材捆，那些柴胡苏梗之类，就象禾场上堆积的稻草丛似的。那很明显，搁在那里面，自己要找恐怕一时也会迷失方向。这房间，好象从来没有他今天晚上看得这么亲切，连那角落里老鼠钻的洞他都看到了。他的头就四方上下转动着。忽然师傅在楼下喊他，他还迟疑了一下，但终于还赶快把钱包塞到柴胡下面去。

陈师哥从师傅的房间，一直走出大门外的时候，福田忽然被喊进去了。房间很暗，就只床中心圆铜盘上一盏盖着玻璃罩的豆大火光，照着师傅那带怒的高高颧骨的脸，细小的眼睛在一闪闪地映动着。福田知道有甚么事，心就突突的跳了。师傅抽了一筒烟的时候，才坐起来，细声地严厉地问道：

“喂，我问你，你们三个人一共偷了我多少钱？”

同时，师傅把烟灯拿起来照着福田的脸，马上就看见那浓眉下的一双怒目鼓了起来，油黑色的脸象皮革般地绷着。接着就看见他冲口地答道：

“没有这回事。”

“哼，没有这回事！陈师哥都承认了。”

“那我不晓得。”

“哼，你不晓得！我近来卖进的钱很多不对账，你晓得吗？”

“不晓得。”

“哼，不晓得！师母刚才在门帘那儿看见你吃点心。”

“那是我爹带来给我的。你不信你问去。”

“我问鬼！”师傅还没有说下去，就看见福田那脸色越变越绷紧，那反映着闪动火光的眼珠子就象要挺出来了。师傅刚想咆哮地把他这不顺眼的样子吼回去，一动，但他却又冷静地和缓下来，说道：

“好，那么他们两个怎么偷的？”

“我的确不晓得。”

师傅躺下去，闭了眼睛一会儿，说道：

“那么，去吧！”

福田顿着脚刚要跨出房门，师傅忽然又喊一声：

“来！”

福田又站着。

“我告诉你，今晚上的话如果你出去漏一点风声，我再给你说。”

福田冲着走到店门口的时候，他打算存下来明晚上吃的一块点心，都把它从贴胸的衣兜里拿出来向着街心的黑暗处，怒怔着眼睛想远远的把它抛过去。可是他放在掌心看看，圆的，扁平的，那黄白的壳子怪酥的，这是父亲远远地拿来的。他于是叹一口气，又装进衣兜里去了。拍拍围腰布，抱着手就斜靠在椅子上。他一下子更加恨起所有的人来了。两眼望着煤油灯，肚子里不禁又咕噜地咒骂着。

王先生的行动终于被福田注意出来了。那是刚要上灯的时候，福田在黄昏中看见一个顾客提着一包药出去，马上就看见王先生从柜台上把一叠铜板向钱柜丢去，可是只听见几个铜板落柜的声音。福田把白瓷篷的玻璃灯点燃，走到账桌边，就看见花瓶边吓然地又直立着一叠铜板。他正在暗笑他的发现时，就看见师母拐着一双小脚儿急急忙忙的从门帘那儿走出来，把那一叠钱抓到手上，望望众人就进去了。王先生那还没有喝过酒的脸庞，顿时从耳根就红齐颈项，并且马上就用两只手去蒙着说道：

"呵唷，呵唷，我头痛。"

就眼不看人地上楼去了。第二天早上，刚刚开好店门，他脸色苍白地抱着一个蓝布包袱下来，两眼失神地向陈师哥说道：

"请向你师傅说说，我家里有点要紧事，去去就来。"

福田在椅子边拿着抹布抬起头来，就现出他那张带笑的油黑脸，他心里快活地想道："妈的，你也有这么一天！"王先生经过他身边的时候，他就直起身站在他面前了。

"王先生要走呵？"他笑嘻嘻地问。

"唔，唔，"

"王先生，你……"福田再要逼进一句的时候，王先生已经跌跌撞撞地走出门去了。

福田笑了起来，他好象感着了胜利似的，向着陈师哥那惶惑的脸子也睐一睐带笑的眼睛。陈师哥就忸怩地走开了。福田一直到了站在账桌边擦烟袋的时候，他嘴角边的微笑还不曾收敛，他手里碰响着烟袋零件的铜声，想唱起山歌来了。

"好，好。"他微语着。好象今天早上射进柜房里来的阳光都特别光明而且跳动似的。

"好，"他想。

忽然耳边上呼的一声，马上就觉得背脊上斜斜的痛了一条，同时抛来一声惊雷似的咆哮：

"你骗我！"

福田迸出眼泪来了。他摸着背转过身来时，就看见师傅怒着小眼睛，左手倒拿着一支两尺多长的鸡毛帚，福田还来不及说话，那竹鞭子的那头又向着他的头上劈下来了：拍！脑顶就好象马上隆起一个疱，福田就哇的一声哭起来了。他怒着眼睛直直地站着。师傅又把鞭子打下来：当福田抱着头的时候，那鞭子就劈到屁股上；福田马上捧着屁股时，鞭子又在头上劈了一下。

"你骗我！嗯？你骗我！"

随吼，鞭子就又随下。福田才要吼出来，师傅已经打到陈师哥的头上去了。

"你骗我！你骗我！我问你，你说不晓得！你！你！"

鞭子就在陈师哥的背上与头上起落。陈师哥也哭着叫起来了，声音非常尖锐，就象杀房里的猪声。他死抱着头不放，弯腰躲到钱柜边的角落里，好象只让出背脊和屁股来给师傅敲打似的。

福田在账桌边直挺地转动身，师傅又站到他面前了。那竹鞭子就在他眼前摇动。一喘一喘地，师傅说着：

"哼，我问你，你说不晓得！现在怎么说？你们三个人串同来偷我！……"他还要说下去，福田昂起头来迸着眼泪冲口地说道：

"我没有偷过！"

"哼，你没有偷过！楼上柴胡下面的两吊钱是哪个的？"

福田很诧异，但是马上就怒目答道：

"我不晓得！"

福田答着的时候师傅把眼睛转过去望陈师哥一下。陈师哥

的哭脸突然变得惨白。

“哼，你不晓得，”师傅又把脸转回来，说。“我晓得你不晓得呵！哼，你偷我！”

“你冤枉人么！”福田的嘴唇颤着。两手战着举在胸前屈曲着他的十个指头。

师傅又跑到陈师哥的面前去，摇动着鸡毛帚的竹鞭子问：

“钱是哪个的？说！”

“我不晓得！”陈师哥也劈口就回答。

“你真不晓得？”

“不晓得！”

这时候，当街的柜台外面已经围满了许多人，在交头接耳的议论着。福田简直想要捏着拳头去赶开他们。

师傅站在钱柜面前扬着鸡毛帚喊道：

“好，那你们就跪在药王菩萨面前来，给我赌咒！”

福田扑的就跪下去：

“好，赌咒！”他说。

在那几秒钟之内，师傅望着陈师哥。陈师哥的眼睛昏暗地张皇起来了。陈师哥迟疑一秒钟之久，就看见福田那正在矮下去的油黑的笨头，他马上觉得应该说了就可以轻松自己了。于是一面和福田差不多同时，弯着腿，一面指着福田向师傅说道：

“是他的！”

师傅一下暴跳起来，一鞭子又劈在陈师哥伸出的指头上。

“啊唷，我的妈呀！”陈师哥惊嘶的叫起来了。

“好了，你已经自己招了！”师傅吼着，鞭子又在陈师哥的背上落。“哼，你偷我，你偷我！”

那很快的一刹那，福田咬着牙站起来了，抓着钱柜边的一个

方凳。四脚朝天地向上举了起来，那方凳边缘的黑漆就在他的头顶上闪光，重甸甸地象石臼似的，就要向陈师哥的头上抛去。师傅咆哮着掉过头来了，呸的一下就向福田的鼻尖吐出一口口水，把方凳夺下来，向他的头下又劈下一鞭子。

“没有你打的！你！”

师傅说完，又站到陈师哥的面前去了。

福田摸着自己的头想道：“这真不是人干的了！”他正要想走的时候，师傅向他喊道：

“福田，你去把陈师哥的父亲叫来！”

福田没有回答，直着眼睛就一直走出来了。

父亲正在家，见福田满脸怒气地走来，他睁着一双惊诧的眼睛就迎上去了。问明了原因的时候，他沉着脸说道：

“你为甚么不去叫陈师哥的父亲？”

“我不干了！”

“不行。你应该回去。回店子去弄明白。不弄明白还有脸见人么？”

“不，我不去。我受不了。”

“不行。非去弄明白不可。”父亲摇着手叫着。“况且你应该住下去，才能表明你的心迹。去！”他见儿子掉过头去，直挺挺地向着那株大槐树。他怔着他的背好半天，又才伸手搭上福田的肩头，在他的耳边叹气地说着。

师傅瞪着陈师哥整整等到太阳的黄光爬出柜台去，他就忍不住地打起呵欠来了。刚刚走进房里的床上点燃烟灯，很不放心地再出来看看时，陈师哥已经不见了。他咆哮起来，跑到街心去两头望望早已不见了陈师哥的影子。他想向街头追去，但一见

许多人都在笑，他就顿着脚想道："陈家是有田的，怕他跑么？"于是他就回头了。走到柜台边，一个顾客在那儿催药，等着就要拿去给病人吃的。师傅一路"哼！哼！"地就去拿着戥子。呵欠又打起来了，断续地嘴就张了三下，眼角上挂出了晶莹的泪水。他的手战颤地秤着药。他抽开柴胡抽屉，里面是空的可以看见底子，想喊人，但马上他就知道只有他自己。跑上楼去拿下来的柴胡，却是长梗子，他怔着眼睛去捏着刀，就咳嗽，手又软下来了。师母站在门帘边说，缸子里没有水，应该弄饭了，并且脸还没有洗，叫师傅暂时到隔壁店子里请一个伙计来帮忙挑一挑。

"找鬼么！"他咆哮着，放下刀就跳起来。"没有就不要吃！"

师母脸色变白，把门帘布唰的一掼就进去了。师傅又怔一下眼睛。他遍身都瘫软，不能再动了。呵欠又来一个。他于是阴凄凄地一个人坐到钱柜上。左右望望，一切烟袋，凳子，抽屉，药材……等等都非常杂乱，就更加觉得自己的无力，全柜房都象空虚起来了。那顾客又在催，他简直想跳起来去吐他的口水，但他马上转成一张笑脸，求他等等再来。但那顾客拿着药单子头也不回地走了。他跳起来拍着账桌子：碰碰碰！桌子发着钝响。撑出白瓷瓶外的五朵红纸花顿时挤着缩到瓶口，好象也要躲进去似的。那个张着大口的柴胡抽屉空虚地望着他，碰的一声他一脚就把它跌进去。

"唉，唉，"他吼着。

当他看见福田同他父亲一块儿进来的时候，他想骂起来，并且敲他两个耳光。嘴才一动，"呵！哈——"又是一个呵欠了。他再要发话时，就看见福田的父亲在自己的眼前困难地动着嘴唇，马上他又想到：这店子需要一个人守看了，他非躺下烟盘去不可了。等到福田的父亲走出门外的时候，他仅仅指着福田的

鼻尖说道：

“等一等再给你说。”

福田闭着嘴，望着师傅那愤怒的小眼睛，他也把他的大眼睛怔了起来，那黑眼瞳的边缘充满了血红。他想：还是住不下去的。

太阳的黄光从街心又移到对门布店的曲尺柜台上面了。师母拿一张小手巾贴着眼睛，坐在灶房的角落，发亮的鼻尖红着，噙满着晶莹的泪水。肚子又在哇哇哇地叫，腰和背很疲软了。他想究竟还是应该把饭吃了再说，于是擦干眼泪，走到门帘边喊道：

“福田，挑水了！”

福田只是抱着手站在刀凳边，眼睛望着天花板。

师母在火炉边坐一会去洗米，一个大肚的缸子张着那大大的圆口空洞地望着她。她又走到门帘边，眼睛有些直了。

“福田，挑水了！”喊出来的声音却又是温和的。

福田依然抱着手，罗汉似的没有动。师母就把脸沉下来了，怒声地喊道：

“福田，你不挑水么！”

师母悄悄从他的背旁边望过去，就看见福田的眼睛直盯着天花板。

师傅在床上咆哮地把烟钎子丁冬地掷在铜盘上就跳起来了。马上就走到账桌边，大睁着细小的眼睛就在百药抽柜旁边去拿鸡毛帚。当他拿到手上的时候，福田就开步，他赶到刀凳边，福田已经走出门，他跟着赶到门外时，福田已经踏进人丛中，直着一双眼睛，抱着手，象疯狂了似的，在回家的相反路上孤零零地走去了。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

——1934年12月1日《文学》第3卷第6期，收入《父子之间》

健康比赛

王奶妈一只手抓住鸡蛋圆的铜门钮，拉开后门的时候，还掉过脸去向背后闪着两眼看看，才掉过脸来迎着明亮的天光望着站在门外边的丈夫——他是一个额上有着六七条皱纹的红脸汉子，手弯里抱着一个两岁多的孩子狗儿；狗儿的脸铁青，两颊凹进去，两颧凸出来，颧骨以上的一对大黑眼珠呆呆地陷在两圈青色的眼眶中，他伸出指尖上粘满污泥的两只小手，上身离开他父亲的胸膛，就向前扑来，同时小嘴唇一张喊道一声：

"妈！"

王奶妈兴奋得两眼发光，眼白和眼黑都好象格外分明了起来，嘴笑着，伸出两手先擦掉狗儿那手指上的污泥，就把他接过来；但她口里却说道：

"怎么今天又把他送来？真是！而且这样脏！"她一面拍着狗儿的衣袖，一面又很快地掉过脸去向背后闪着两眼看看。

"他哭呢。他天天都哭着要妈妈。"

"要妈妈！"她热烈地紧紧抱着狗儿，带着一种抱怨的口气说。但立刻就听见小丫头在楼梯上的喊声：

"奶妈！太太叫！"

"来了！"她掉过脸去向背后应一声，立刻又掉过脸来望着这门外边红脸的丈夫咕噜道："你看，喊魂一样！'奶妈奶妈！'一刻都不得空闲，你今天恰恰又把他送来！好了好了，你去吧，不要

太太又看见你 狗儿玩一会，你就来抱他回去吧。”

她把狗儿放在客堂里。狗儿一手捏着一根两寸长的青竹片送进小嘴里，一手抓住一个椅子的边缘。她就赶快跑上楼梯去了，跨进房门，就向着那一张现出三个头的长沙发旁边，脚尖点着楼板上铺的地毯轻轻地走去。

在沙发靠背的左端，露出那烫得雀巢似的黑头发的，是太太。但王奶妈却不得不屏着呼吸站在沙发旁边，垂着双手。因为太太正一只手扶着站在沙发当中的白胖脸蛋的小少爷，一只手抓住坐在沙发右端的一个弯眉毛红嘴唇女客的右手笑嘻嘻地说道：

“哪里。你摸看，多结实！”

女客便把她那只尖尖五指的白手伸起来，去抚摸小少爷那苹果般的胖脸蛋。小少爷可皱着浅眉，脸向后躲一下。但女客的尖尖五指终于在那脸蛋上摸一下，笑道：

“你真是好福气呀！这么胖，今天的‘健康比赛’一定该你们赢的。”

“哪里。”太太忍不住地红嘴唇嘻了开来，露出两排白齿一笑。她满脸都发出光来，眼白和眼黑都好象格外分明，于是又昂着头说下去：“真的。为了我们这宝宝，奶妈都换了十几个。有些奶妈简直很脏！每回换一个奶妈来，我们总要叫她到医生那里去检查几回才放心。他爸爸就常说，‘我们宁肯多花几个检验费都不要紧。有一回，我们换一个奶妈来，她说她孩子病了，要先支几块钱，好，我们就支几块钱。谁知隔几天她也病了，但是钱已追不回来了。算了算了，就叫她滚蛋吧，作算又放了一个来生账，钱倒不在乎，我们的宝宝要紧……”她说得两弯墨线眉毛都扬了起来，一对发光的眼珠深深地望了女客一下。接着她又

把两只白手紧紧捧着小少爷的白胖脸，快活地伸出自己的嘴唇就要去吻那小红嘴；但小少爷忽然伸出右手拿着的桃红色洋娃娃指着沙发旁边，脸挣扎着尖声地喊起来了：

"奶！奶！"

太太一惊的掉过脸来，才看见王奶妈站在自己的背后，沉着脸，两眼阴凄凄地。她怔了一下，但立刻又镇静着微笑地说道：

"啊呀，你倒吓我一跳。甚么时候进来的，我都不晓得，真是幸亏我们没有讲你呢！来，把小少爷抱去把奶喂了，我们给他洗洗脸，就要带他去'比赛健康'呢！"她掉回脸来抱小少爷的时候，还故意大声地面向着红嘴唇女客说道：

"真的，这许多奶妈，还是我们这王奶妈比较好，干净。"

"呵呵。"女客随意地说。

太太把小少爷对住王奶妈伸出的两手要送过去的时候，就向着王奶妈的脸深深地看一眼，看她感动没有；果然王奶妈的嘴角边在一颤一颤地闪出一个微笑，脸都跟着忸怩地摇动两下。太太满足地把眼光扫下来照例看看王奶妈伸出的两手的时候，却又忽然尖声地叫起来了：

"啊呀！奶妈，你看你那双手好脏啊！是哪里弄来的污泥吓，啧啧，快去洗洗来吧！"

王奶妈的脸全涨红起来，她仔细看看，右手的食指与中指上倒还有两点刚才未揩尽的污泥。她去洗净了手，抱着小少爷走下楼来，坐在客堂里狗儿站的旁边的一个椅子上的时候，嘟着嘴，很不高兴地扯开胸前的上衣，拉出右边一个白胖的乳来，很凶地挺出那紫红色的乳嘴向着小少爷的小嘴唇一塞，说道：

"哪，吃！"

立刻她就觉得自己这乳里流动的东西就这么流进这一动一

动的白胖的有着一圈红色的小嘴唇。她闪着两眼紧盯住这苹果般的胖脸，而且伸着两根指头捏捏这胖脸的右腮。

“呵呵，这可以赢东西的。”她说。

她又捏捏他那五根白胖指头的小手。

“呵呵，这可以赢东西的。”

小少爷却在腮巴上闪出一个小酒窝，含着乳嘴快活地笑出声来了。

“笑，笑，鬼才跟你笑！”王奶妈嘟着嘴狠声的说。“吃，快吃！”

她把眼光一扫到左膝盖旁边站着的狗儿，忽然起了一种也是“健康比赛”的冲动。她望望小少爷，又望望狗儿，终于长长地叹一口气。她伸手去抚摸一下狗儿那凸出来的铁青的颧骨，又伸着两根指头勾着狗儿那瘦削的下巴尖向上一抬，使他的脸仰起，可以清楚地看见他那深陷在两圈青色眼眶里呆呆的黑眼珠。她鼻尖一酸，眼圈都红了起来。她于是索性连左边的一个乳也拉出来了。

“怕甚么，狗儿这么瘦，娘就难道一点奶都不能给？”她两眼迸着泪水这么自言自语地，站起来，轻轻点着脚尖，走到门口边向着楼梯一带望一望，这才走回来，一手搂住狗儿的腰，把左边的乳嘴挺出就要塞进狗儿的嘴唇。可是小少爷的右手爪紧紧抓住那乳嘴，含着另一个乳嘴的口呀呀地叫起来了，并且伸出一只脚来踢着。

“呵呵，好少爷，你乖的。”王奶妈这么说着，伸手就去扳他的小白手。

“奶妈！”

王奶妈一惊地赶快抬起脸来一看，原来太太已同那女客并

肩地向客堂走来了。

"奶妈，"太太一面走一面说。"你去把洗脸水端来，我们给少爷洗洗，就要去了呢。"

王奶妈嘟着嘴看小少爷一眼，把他放下地来，靠住椅子边缘，就出去了。小少爷骨碌着白胖脸上的一对黑眼珠，盯住狗儿。狗儿也骨碌着两圈青色眼眶里的一对呆呆的黑眼珠，盯住小少爷。狗儿举起他右拳里握着的一根两寸长的青竹片来，小少爷的两眼便闪闪发光，嘴唇嘻开笑起来了，他于是在椅子上丢下自己手上的一个桃红色的洋娃娃，便伸出五指来抓狗儿的青竹片。狗儿却放开竹片，伸手去抓起洋娃娃。于是两个都两眼盯住各自手上的东西满足地发出微笑：小少爷的两边胖腮现出两个小酒窝；狗儿则喜欢得嘻开瘪嘴唇，露出几颗小牙齿，两个于是快活地肩头碰着肩头。少爷走一步，狗儿也走一步。两个绕着椅子边缘都噘着小嘴呀呀地唱起来了。

"哼，这奶妈又把这狗儿带来做甚么！准又是来偷着拿奶给他吃，你看！这孩子多脏！"太太喷着口沫星子说着，两腮鼓起，伸出两手去就把小少爷抱起来了。小少爷可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伸出两手。上身离开他母亲的胸膛就向前倾，两眼望着狗儿，踢动着两脚要下去。太太看看狗儿手上拿着的洋娃娃，便劈刀夺了下来，塞在小少爷的手里说道：

"哪，拿去！"

小少爷可把洋娃娃甩下地去了，伸出两手，上身向前倾，仍然望着狗儿。哭着要下去。太太于是左手紧抱着小少爷，伸出右手掌向着狗儿的鼻尖前面一挥一挥，说道：

"出去出去！"

狗儿噘着的嘴的两角向下一动一动地，呆呆的两眼一闪一

闪地望了起来，两脚吓得向后一退一退。小少爷还把上身向下挣，哭着，两脚在太太的肚子前乱踢。太太于是怒得两眼圆睁了，举起右掌在狗儿的头上一挥地喊道：

“快滚出去！”

她就用那手抓住狗儿的肩头一推。女客就顺手把他向门口一送；狗儿便呆呆地噘着嘴，伸一根小指头搁在嘴边，向灶披间走去了，一见王奶妈端着一个磁盆走来，他便“妈”的一声哭了起来，两圈青色眼眶里都涌出晶亮的泪水珠向着两颧闪亮着滚了下来，伸出两手就抱住王奶妈的一只腿。王奶妈一怔，脸避开手上盆子里腾起来的水蒸气，两眼阴凄凄地深深盯住狗儿一会，说道：

“不许哭！”但她自己的两个眼圈却红了，晶莹的泪水在眼眶里涌。她又停一会，终于牙齿咬咬嘴唇，让狗儿站在那里，她就一路被那哭声在背后送着把水端进来了。

小少爷还在太太的手弯里哭号着，伸出两只小手指着门口。太太就举起一个手掌来了，喊道：

“你再哭，你再哭，再哭就打你！”她手掌就在小少爷的眼前一摇一摇地，嘴嘟着，两腮都鼓了起来。小少爷哭得更大声了，两腿在太太的肚前踢动得更厉害。女客忽然在旁边伸出两根指尖拈住的一个红色的圆糖果来，一晃一晃地说：

“喔，喔，糖喔。”

小少爷睁大滚着晶莹泪水的两眼看一看，又哭起来。最后是拿出一大把糖果来了，堆在摊开的手掌上，红得就象樱桃似的闪光。小少爷这才闭住嘴，滴着泪珠的两眼睁睁地看着那红色的糖果。太太趁这时候，就在王奶妈的手里接过一张拧好的热气腾腾的毛巾来了，小少爷的脸又要向后躲，太太于是柔声地

说道：

“乖！好好洗。宝宝不是要去坐汽车吗？”

小少爷骨碌着一对黑眼珠望着他母亲。

“爸爸马上就要带宝宝去坐汽车呢。宝宝今天不是要去比赛健康吗？”太太掉过脸来，叫王奶妈再拧一把毛巾来的时候，又微笑地向着小少爷的脸说道：

“奶妈，我们的宝宝不是很漂亮吗？”

王奶妈一惊的抬起脸来，不知道太太问的甚么，呆了一下；因为她正竖起耳朵在听着狗儿在灶披间的哭声。她两眼眶里泪水莹莹地，嘴角苦笑了一下，糊乱答道：

“唉。”

“我们的宝宝不是要去赢第一吗？”

“唉。”

一九三五年八月

——选自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936 年 8 月初版《多产集》

名

米蔷蝴先生走进一家书店，站在一个用两条长凳四张木板搭成的杂志摊前。摊上一顺地摆满了三行杂志：红封面的；绿封面的；黄封面的；白封面的；有的封面上画着一根黄竹烟枪和一盏圆口玻璃罩的烟灯的，玻璃罩当中还有一点毛笔尖似的红色火焰；有的则画的是一个三脚香炉旁边摆着一只装满苦茶的古黄色方盃子的；……但米蔷蝴先生一手摸着颈子下的一条紫色领带，把眼光向这上面一扫的时候，却被一个印着两乳峰起的裸体女人的封面吸住了。那女人的黑色卷发上面横横地印着四个大红色仿宋字是：《满新杂志》。定睛一看，那女人的鼻尖上却有米一点被挖破了的痕迹，现出纸底一点黄色，虽然没有前天当这杂志刚刚出版时他抢先买了的那一本好看，但他总觉得仍然美丽，漂亮，比这排列着的三行杂志都特别出色。他伸手抓了一本来，捧在胸前。尖着两根指头揭开封面，那排满一行一行方块黑字的目录就现了出来，尤其是那"小说栏"的第五行

"她的心…………米蔷蝴"

这几个字，又在他的眼前特别凸出。"不错，这字很好看，这么黑亮，光烫，方正，美丽。要是排在第一行，那就……"这一串意识忽然在他脑子里滑了过去，他的嘴角边便闪出一个梦似的微笑。但他立刻惊觉，知道这摊子周围还站着六七个人，于是赶快用牙齿紧紧咬住下面的嘴唇皮，同时把杂志捧到鼻尖来，向上

翘起，遮完自己的脸。他决心翻出那一篇《她的心》的正文来了，刚刚伸出两根指头去夹着杂志的下角的时候，忽然从右肩旁边伸出一个头戴灰呢博士帽的尖鼻子的小白脸来了，而且那尖鼻子上面的一对眼睛就在灼灼地对着米蔷蝴先生手上捧的目录闪光。

“哪，你这，真讨厌！”米蔷蝴先生脸色一沉，愤愤地这么想，几乎要拍的一声把杂志关上；但他的脑子里却立刻又闪出另一种思想来了，他的左掌就仍然那么地捧着杂志，右手伸出的两根指头仍然夹着杂志的下角，不翻它，并且还把

“她的心…………米蔷蝴”

这一行目录斜过去一点，对正小白脸的眼睛，几乎脱口地说出：“呵，你看！”但博士帽的小白脸却忽然向他肩后一退，不见了，他跟着掉过脸来，就看见灰博士帽经过他的背后，挤到他的左肩旁边来了，而且伸出五根白手指就去翻着那一迭《满新杂志》。米蔷蝴先生很感兴趣地，仍然在鼻尖前手捧那本杂志，单把眼睛斜视下去，就看见那五根白手指居然翻出标题着《她的心》的正文的一页，那“米蔷蝴”的三个仿宋的黑字又吓然地出现在他的眼前。他的一颗心一怔，便好象提到了喉头。但那手指立刻又把那几页翻过去了，在另外一篇文章的插画那儿停了一会儿——是这样的插画：一个脑后垂着长黑发的女人，高鼻梁的脸孔朝上仰，两条丰满的手臂撑在背后的一条横线上，两条丰满的脚则斜伸向前，是个“人”字形似的雪白裸体。小白脸的眼睛映两映，嘴角边便闪出一个梦似的微笑。米蔷蝴先生的嘴角也笑一下，刚要把脸掉开的时候，那手指却又翻回前面来了。一页又一页的翻过去。哪，再翻过去两页，又可以看见“她的心”“米蔷蝴”了。他的一颗心又捏紧似的忽然提到喉头。一页翻过去

了。哪，就只一页了。把这一页翻过去，“她的心”“米蔷蝴”的几个字又要出现了。那手伸出的两根手指头在夹着那一页的下角了，下角揭起一点来了，那“蔷蝴”的两个字都可以看见了。那两根指头动一下。哪，就要揭开了。但是那手指却忽然一下不动了。他于是把眼光从那手指移了上来看灰博士帽下面的眼睛。可是这眼睛却没有看着自己手指夹着的杂志，却在向着门口那方，看见一个麻脸的，身穿一件翻黄了的黑色长袍的朋友正甩动着两手走了进来。“唉唉，今天又碰着这老王，准又要被他硬借几毛钱去！”博士帽的小白脸想，赶快从《满新杂志》上面缩回自己的手来，把脸掉开，便向着一列书架前面走去。他面向着书架上的书，从眼角梢望过去，就看见老王正走到他刚才站过的杂志摊那儿，嘴唇笑嘻嘻地，伸出右手对住那个颈前拖着一条紫色领带的人的右手。这紫色领带的米蔷蝴先生手不动地皱皱两眉迟疑了一下想，“这是谁？”但立刻他就记起来了，是前天刚认识的老王，他便含笑地说道一声：“哦！”把自己的右手伸出去。

“呵呵，想不到今天在这儿遇着您。”老王握着他的手掌大声地说。“最近好吗？太太怎么没有一块儿出来玩？最近文章写得多吗？哈哈，最近你不是又有一篇文章发表吗？”他说着，一面把眼光向着旁边站住的六七个吃惊的脸嘴一扫，他的麻脸便点点发光，更加兴奋起来了，觉得自己和米蔷蝴先生都好象高高地站在人们的面前。米蔷蝴先生也立刻很兴奋了，他把眼光向那六七个吃惊的脸嘴一扫，也满脸发光，镇静地说道：

“呃呃，不多，不过篇把而已。”自己也好象陡然特别高了起来。

“哈哈，那很好，那很好的。”

博士帽的小白脸远远看见老王笑嘻嘻地动嘴唇，又把那握

着"紫色领带的人"的右手上下地摇了两摇。可是就在这时候老王那眼光却对直射过来了,"唉唉,不行了,走吧。"他伸手把袋子里的皮夹子摸一摸,撒开腿才要走,老王的麻脸却已出现在面前了。

"呵,老张,几天不见啦!我刚才还看见你的爱人密斯刘刚回她家去呢。"

"呵,哦哦……"博士帽的老张无可奈何站住,嘴角勉强露出微笑来。但觉得既然碰面,只得应酬几句:"呵,刚才你同那一个谈话的是谁?"同时准备再说一声"再会",便跨开脚步。

"他?是我的一个很要好的朋友。"老王伸出手掌拍拍他的肩头,说。"老米。就是那个写《恋中恋》的老米。你不认识吗?"

"是米蔷蝴先生?"老张一下吃惊地把眼光射过杂志摊去,却正碰着米蔷蝴先生射过来的眼光。他赶快避开,把自己的眼光收回来,深深地盯住老王好一会,似乎说,"哦,我真没有想到你居然有这样的一个作家朋友!"

"是他。"老王昂着发光的麻脸答道。"你要会会他吗?"

"很好。"老张两眼发光地,马上跨出脚步道。"很好。"

米蔷蝴先生和老张,由老王站在中间伸出右手来介绍了之后,老张立刻两颊红喷喷地从袋子里摸出两角钱来,喊醒那一个正在张着吃惊的嘴巴望着米蔷蝴先生的店伙,把钱放在他伸出来的一只手掌里,自己便拿起一本《满新杂志》来,兴奋地说道:

"真是久仰得很。我今天就是特地来这儿买这本杂志去拜读的。我们到一家酒馆去随便谈谈,好吗?"他伸出右手去,加添道。"老王我们都是好朋友。"

"呵呵,不必客气,不必客气。我马上还有点要紧事要到别处去。"米蔷蝴先生说着,但两脚却没有动。老王却一把抓着他

的左手臂：

“走吧。都不是外人。我们的张兄早就是仰慕你这大作家的。”他掉过脸来，向着老张伸出一只手掌道：“你有零块的钱吗？我去买一听烟来。”

“呵呵，有有。”老张连连点头的答道；立刻伸手在袋子里摸出一张一元的钞票来，放在老王的手掌里，同时兴奋地两眼闪光地说道：

“请你顺便帮我给密斯刘打一个电话，好吗？请叫她一定来，给她说，我们今天有米先生。”

一九三五年九月

——选自《多产集》

山 坡 上

一

圆圆的火球似的太阳滚到那边西山尖上了。敌军的一条散兵线也逼进了这边东山的斜坡下。在那一条白带子似的小溪流边，就很清楚地蠕动着那几十个灰色点子，一个离开一个地沿着那条小溪拉连了好长。黄色的阳光洒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得见他们那些戴着圆顶军帽的头在动和扳枪的手在动。几十支黑色枪杆的口子翘了起来，冒出一股股的白烟，噼吧噼吧地，直向着这东山坡上的石板桥头一条散兵线射来，从弟兄们的耳朵边和头顶上掠了过去：嗤～～嗤～～嗤～～好象蜂群似的在叫着狂飞。蹲在弟兄们之间的王大胜，知道营长在背后树林边督战来了，他赶快又用肩头抵住胸前的掩蔽物，（这是临时在这桥头用许多大石头堆成的一条长长的矮墙，）向着坡下沟边的灰色点子开了几枪。他刚刚从枪身上抬起脸来，忽然一颗子弹向他脸前的矮墙石尖上飞来，拍的一声，几块破石片和一阵石砂都爆炸起来。他赶快一缩颈子，把自己的三角脸向石堆后面躲下去，鼻尖在枪托上碰了一下。随后他抬起发青的脸，赶快举起右掌来，从额角直到下巴摸了一把，一看掌心和五指只是些石砂点子，并没有血迹，这才对着手掌心吐了一口宽慰的气，同时怕人家知道似

的连忙向两旁蹲着放枪的弟兄们扫了一眼。只见在这一条掩蔽物后面的几十个弟兄们，一个一个的都依然相隔三尺模样靠墙蹲着，都把军帽的黑遮阳高高翘起在额头上，紧绷着黑红的脸皮，挺出充血的眼珠子，右手不停地扳动枪机，噼吧噼吧地把子弹向坡下射去。他把眼光收回来的时候，就看见左肩旁隔三尺远蹲着的刘排长，正用他的左肩抵住胸前的掩蔽物，撑出黑杆子的步枪，用没有闭住的一只右眼，凑在枪的瞄准器后面，他那有着一条金线箍的圆顶军帽就好象嵌在枪身上似的在闪光。

"快放！"刘排长忽然把那戴着金线帽的头抬了起来，两眼喷着火似的向两旁很快的一扫。

王大胜赶快避开刘排长的眼光，不使他看见自己这还在发青的脸，便右手抓着枪栿一扭，一推，喀的一声又把一颗子弹推上枪槽。在这很快的一个动作间，他从眼角梢似乎觉得刘排长的两眼又盯住他这很灵活的右手在闪光。

斜坡下的左旁，那一带抹着斜阳的黄绿色大树林边，一幅黄绸大旗忽然一闪地从那里撑了出来。随着一阵尖锐的冲锋号声，跳出了几十个灰色人们，手上都端着闪亮着刺刀的长枪，一路射击着向坡上冲来。登时那一片只是阳光的黄土坡上便零乱地动着许多恐怖的黑影。跑在最前面的就是那一面呼呼翻飞着的黄旗。黄旗后面戴着圆顶军帽的一群里面，也随即吼出蛮号子来了：

"吓——吓——吓——呜~~~!!!"声音非常尖锐而庞大，轰得天光发抖，连桥头的这一条掩蔽物都好象震得索索摇动。两旁弟兄们又加紧地一阵快放。

"打那旗子！"刘排长又伸起圆脸来，白着嘴唇，两眼向两旁一扫。

王大胜的嘴唇也发白，但左眼角梢依然好象被牵引着，老是觉得刘排长的两眼在看他。他于是立刻摒着呼吸，很灵活地把脸一伸，将右眼凑在瞄准器后面，指着那黄旗瞄得很清切，“哪，你看！”他心里这么喊一声，便把右手曲屈着的食指扣紧扳机一扳——叮！只有枪机上的撞针单调的响声。

“嘿，妈的！”他把发烧的脸一抬，粗声地喷着唾沫星子说；接着他就又用一种解释的口气加添道：“嘿，恰恰是这一枪瞎了火！妈的！”他说完了这话的时候，还是老觉得刘排长似乎在对着他从鼻孔发出冷笑，而且似乎看得他简直不把眼睛掉回去。他于是又凶狠狠的抓着机柄，退出那颗子弹，推上另外一颗子弹，推势太猛，把枪身都朝前冲了一下。

“你妈的！”他口里咒着，手指扣着扳机，向那飘来的黄旗一扳——吧！他立刻从枪身上抬起他那兴奋的黑红三角脸，只见那飘到半坡的黄旗一偏，随着一个灰色的人就倒下去了。那飞跑的一群突的都怔了一下。只听见桥头弟兄们的枪声都加速地在快放，在闪动的斜阳光中充满了白色的浓烟和火药的气味。

“哪，排长这回一定要说了：‘这回还是我的那一排出色，你看王大胜那家伙一枪就打倒敌军的旗子，这回一定要请镇守使升他班长’……”王大胜脑子里忽然电一般地闪过这个念头，他的眼角梢就特别觉得被左边的金线帽所牵引；他想望过去，看看刘排长在怎样对他闪着惊异的眼光。他掉过脸去一看，左肩旁的刘排长却正俯着脸，从胸前十字交叉的子弹带里摸出一夹银色尖头的子弹，嘴一歪，便把它按进枪的弹仓，随即又全神贯注地闭住左眼，用右眼凑在瞄准器后面，向掩蔽物下面瞄准。王大胜张开嘴，把眉头皱了一下，想：“嘿，他并没有看着我！”

他把脸掉向前面的时候，只见那面黄旗已被另一个灰色的

人拿起，又抢在那一群人的前面跑来了。几十个圆顶军帽紧跟在呼呼翻飞的黄旗后面，闪亮着几十支枪刺的白光。在一阵密集的枪声中，蛮号子又震天动地的重复吼起：

"吓——吓——吓——呜~~~!!!"

王大胜右肩旁一个新弟兄吓得直发抖。好象在向他身边躲来，但移不两步，就啊唷一声倒在王大胜的脚边。王大胜知道又完了一个了，竭力不看他，只把脸伸到枪身上，右眼觑着瞄准器，就在这一刹那，忽然觉得眼角梢甚么东西一闪。他立刻抬起脸来，向右一望，不由的就泥菩萨似的呆住了，三角脸刷白，嘴唇变乌；就在眼前离桥不过五六丈远的右前方，在那玉米秆林子当中，居然出现了敌人的另一支抄队。那玉米秆林子遮住了敌人的脸面和身体，只露出十几个圆顶的灰色军帽。最前面的一顶军帽是箍着一道金线的，那黄澄澄的一条特别觉得触目。立刻，玉米秆林子一摇动，便闪出十几支刺刀明晃晃的长枪，黑洞洞的枪口直对住这桥头放出一股股的火光和白烟，雨似地飞来噼噼噼的枪弹。王大胜扣着扳机的食指也发抖了，只觉得口里发麻，全身的热血都一下子凝冻了似的，头脑好象就要炸裂。但见两旁弟兄们都把枪移向那里快放，他也咬住牙，镇静地把枪口移过去，指着玉米秆林子那儿的金线军帽瞄准；就在这瞄得清切的当儿，眼角梢又好象被刘排长的眼光牵引了去，他于是就兴奋地用食指扣紧扳机一扳，吧的一声，只见那戴金线军帽的敌人就在那玉米秆林中倒了下去。他的脸更兴奋得发光了，因为他忽然觉得刘排长的手一抓一抓地在扯他的左肘。他掉过头来一看，突然的一下子他又一惊地呆住了，三角脸变白，嘴巴都大大的张了开来。眼前呈现的刘排长，正朝天仰着他那惨白的圆脸，躺在石墙后面，两眼翻白，鼻子右边有一个圆圆的鲜红窟窿，鼻孔和口角

都涌出猩红的鲜血，染红了半边脸，向着耳边流下去，滴在黄色的泥土上，两手还在痉挛的抽搐。

"嘿，妈的！"王大胜说；两眼都好象被那鲜血映红，冒出强烈的火焰，同时脑子里这么阴郁的一闪："完了！"在这当儿，敌人的蛮号子声音已经震天动地的逼上前来，面前的这条矮墙也给它震得发抖。他急忙掉过脸去一看，只见那半坡跑来的敌军已跟右前方的那支抄队混在一起，逼近石桥来了。他于是赶快把脸掉向背后，对着那容易逃跑的黄绿树林边闪着两眼一看，却见头戴金线军帽的连长正站在那儿的一株树边，一手高举着手枪粗声喊道："不准动！死力抵抗！"他又只得掉回头来，那一面黄绸大旗却已一闪地在桥头出现了。几十支枪头刺刀都闪着雪亮的寒光，渐逼渐拢。掩蔽物后面的几十个弟兄们，立刻混乱了，都不再听连长的叫喊，就象一群吃惊的鸦雀各自飞奔逃命。顿时跑得震动山坡，地上散满着零乱的黑影，一阵黄尘漫天漫地的腾了起来。王大胜苍白着他的三角脸，慌忙离开桥边的黄土大路，沿着树林边的草地撒腿就跑，忽然一堆乱草绊住他的一支脚胫，他便在自己的黑影里一仆跌了下去，随即便听见许多脚板打自己头边跑过去的声音，背上屁股上还被谁重重的踏了几脚。背后是一片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他赶快一手紧抓住枪，一面挣扎爬起，一面连连掉头向后看。在那一片闪光的黄尘飞舞中，他模糊地瞥见一个跑落后的弟兄，被一条雪亮的枪头刺刀追上了从背后猛的一刺，那人啊唷一声便倒下去了。他于是用牙齿咬紧了下唇，竭力不让自己的膝盖发抖，从草地上挣扎起来，正要拔步，只听见一声"杀！"随见一条雪亮的枪头刺刀已正对自己的肚子刺来。王大胜向后一个腾步，还不曾站稳了脚，却看见面前那个头戴黑遮阳军帽的黑麻脸汉子第二下又刺来了。他急忙双手

抡起枪杆使劲向那闪亮着刺刀的枪横砍过去，就听见哼的一声，白光一闪，黑麻脸汉子两手里的枪杆便蹦出许多路外去了。那汉子的麻脸立刻点点发青，举起空空的两手向王大胜胸前猛扑；王大胜还来不及向后跳一步，双脚一飘，一个翻身就被他压着倒下去了，后脑勺在草地碰得砰的一声响。黑麻脸爬在他身上，右手抡着拳头就要向他胸口打下来；王大胜急忙伸出两手打横里一格，随即叉开两只手爪，挺上前去扼住黑麻脸的咽喉，使劲摇了两摇，同时将两膝盖挺起来往上一顶，黑麻脸便从王大胜身上滚下地来，军帽都离开他的脑壳跳了开去。王大胜从草地上一翻身爬了起来，分开两脚骑在黑麻脸身上，左手的五指紧扼住黑麻脸的颈梗，将他扼牢在草地上动弹不得，右手抡起铁锤般的拳头，向他额角上狠狠的一拳，立刻见他两眼一翻，脸色顿时翻了白；随即又举起拳头，对他额上脸上接连的搥，直搥得他口角冒出白沫，鼻孔流出鲜血，就一丝儿不动了。王大胜慌忙爬了起来，忽然又斜刺里出现一条雪亮的枪头刺刀，直向他肚子刺来，噗的一声响，刀尖刺破军服直进肚皮；王大胜发昏地用力向后一跳，将肚子脱开了刺刀尖，一股殷红的鲜血随着喷了出来。他急忙双手按住伤口，在不知有多少敌人的一片喊杀声中，他沿着树林边向前跑了十步光景，便觉心头一阵慌乱，口里一阵发麻，两腿一软，仰翻身就倒下去了；两耳嗡的一声，眼前火星乱迸，立刻便昏了过去。

二

太阳落下西山去了一会，月亮便从那黑魆魆的东山顶露出她圆圆的白脸，刚爬上蔚蓝色的天边，马上就把她那清凉的淡绿

光辉洒了下来，抚摸着掩蔽物后面横横直直的尸体，也抚摸着这树林边草地上躺着的黑麻脸。黑麻脸觉得一阵清凉，渐渐才意识地觉到了自己的头脑，两手也就在身体两边微微地动一动，他疲倦地一睁开那胀痛的两眼，清凉的月色立刻就抹上他那闪光的一对眼珠。他看见那圆白的明月正在向上升，被一块破絮般的白云遮了进去，只现着一个模糊的轮廓，立刻却又在那白云的上边露出脸来，洒下比先前更加明亮的清光。就在这很快的一瞬间，他忽然惊觉了："我怎么睡在这里的？"同时也是很快的一刹那，他就记起了那骑在他肚皮上的敌人，那三角脸，那一手扼住他的咽喉，一手捏着拳头对准他的额角雨点似的捶击下来的景象。他于是举起右掌来抚摸额角，那肿起来的皮肤立刻就刀砍似的痛了起来，烫得掌心都颤了一下。他一摸到那湿腻腻的鼻孔和嘴角，忽然非常吃惊了，赶快把手指移到眼前，对着明月的光辉一看，五指上完全粘满黑色的粘液。"呵，血！"他这么一想，全身都紧了一下。一股怒气冲上来了，挺出一对眼珠，把那粘血的手指捏做拳头就向身边的草地上捶下一拳，恨恨地向着自己脑中的三角脸影子瞪一眼，并且想象着这一拳恰恰捶在那三角脸的鼻尖上。一股凉风掠过，旁边的那些抹着月光的树梢叶子都顺着一个方向摇动，索索地响了起来；四野的乱虫也立刻起着杂乱的鸣声，他又才记起自己仍然是躺在战场上的。"不知道我们边防军是打胜还是打败了？"他皱着眉头想。"不；一定是打胜了，一定的。我们第三连也许已经进城了！妈的，为甚么不把我抬走？"他愤愤地把头从草地上向上一抬，颈骨却立刻痛得刀砍一般，好象就要断了下来似的。头又只得躺了下去。痛得咬紧的牙关都发起抖来。"有谁扶起我来就好了！"他这么一想，就更加觉得被剩下来的孤独，全身都好象冷得痉挛了一下。他摸着

疼痛的颈项，就叹一口气。在周围是凄清的虫声，在前面是悠悠的月色，黑魆魆的远山和近山，在眼前画着弯弯的几重弧线，怪兽似的蹲在那里。身边的一丛树林，也显得非常黑魆魆。忽然他的两眼很吃惊了，因为他仿佛看见有许多黑色的东西在那树林里边躲躲闪闪的跳动。他捏着一把汗定睛看去，原来那树林里从许多叶缝漏下来的月光，在随着微风一摇一摇地动。忽然圆月被一朵黑云遮去了，眼前顿时变成一片黑暗。旁边的树林都立刻伸出狰狞的爪牙，乱虫都吓得停止了鸣叫。黑暗得使他的鼻孔都窒塞起来。只见一星绿荧荧的光，从那头的黑暗中出现，渐渐移了近来。忽然一晃地又不见了；立刻却又是一星，二星，三星，忽然十几星，都绿荧荧地，闪闪烁烁上下飞舞。"是萤火虫。"他决定的这样想；意识里却又隐隐地疑心那是鬼火。那十几星绿荧荧的光也更加闪烁了；他全身都缩紧起来，也就更加觉得这黑魆魆的周围都在隐藏着甚么可怕的东西，只要注意的一看他就会跳出来站在面前似的。一股凉风沙沙掠过，他全身的汗毛都就根根倒竖。月光终于从那朵黑云中挣出来了，立刻又把黑暗驱散，洒出她的清光。"我得走！"他一面这样坚决地想，一面就两手按着草地向上一挣；颈骨却又刀砍似的痛了一下，头就象重铅似的抬不起来，他于是只得又躺了下去。"我走哪去？"他立刻又自己回答："当然回连上去！"一想到连上，他心里就一紧，全身都也痛苦地跟着缩紧起来了；因为他好象觉得自己已经站在一圈弟兄们的包围中，眼前一个个全是嘲笑的嘴脸："你们看，李占魁这家伙简直是死卵一条！居然拿给打败了的敌人几拳就打昏死过去！哈哈哈！"他于是又冲上一股怒气来了，挺出一对眼珠，恨恨地瞪着脑里记忆中的三角脸影子，又在草地上捶下一拳："哼，我李占魁臊你奶奶！"他在肚子里这么骂了一句，同

时把牙齿咬紧起来，磨得咋咋作响。忽然一条黄狗跑到身边来了，舌条拖在嘴外边抖了几下，嗅着鼻孔伸到他肚皮上来。他一惊，忍着颈项的疼痛，很快地就翘起头来。黄狗吓得赶快把嘴向上一扬，夹着尾巴向后退了一步。他于是捏起右拳向前一挥，黄狗才掉转屁股拖着尾巴跑去了。他趁势全身用力翻仆过来，爬着，闪着两眼追着那狗跑的方向看出去，他的黑麻脸立刻起着痉挛了。就在前面四五丈远的石板桥头掩蔽物后面，横横地躺着三条尸体，靠过来一点又是直直地躺着两条尸体，都脸朝上，两手摊在身体两边。正有十来条白的黄的黑的各种颜色的狗，在那旁边零乱地围着，用嘴有味地咬着他们的肚子。一条白狗的嘴从一个尸体的肚皮里拉出条条闪光的肠子来，长长地拖出，有许多黑液一点点地滴在地上。狗嘴一咬动，就吞进五寸光景，动几动，就吞得只剩两寸长的肠子尾巴在嘴唇外边，它长长地伸出舌条来一扫，立刻便通通卷进嘴去。刚刚跑过去的那一条黄狗，也把嘴向那尸体的肚子里插进去，含出一块黑色的东西来，一点点的黑液滴在地上。白狗呜呜地咆哮起来了，闪着两星眼光，张开嘴一口就咬住黄狗的耳朵，黄狗痛得举起前两脚跳了起来，猛扑白狗，两条狗就打起来了，冲得那十几条狗一下子混乱起来，都乱跳乱咬，几十只脚就在那五条尸体的身上践踏着冲来冲去。李占魁看得倒抽一口冷气，全身都痉挛起来，两颊害疟疾似地起着寒热。"如果我不早醒转来，恐怕肚皮已经变成血迹模糊，肠子都被吃光了！"他恐怖地然而又感着一种侥幸似的想。忽然在不远的树林边，传来"嗯~~~~"的一个呻吟声，他立刻很兴奋，两眼都发了光；"原来不止我一个！还有人！——人！"他这样从心底里闪出希望的光，向着左后方扭歪疼痛的颈项望过去，就在前面十步光景，也爬着一个人，翘起三角脸，那三角脸上的两眼在

闪光。“哼！原来是这家伙！”他的麻脸立刻点点发青，一股怒火从两眼喷了出来，脑子里面这么紧张的感觉着，“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咬紧牙关，两手按着草地便向上爬起。三角脸的王大胜也看清了黑麻脸，见他忽然站起，向前扑来。“糟！这家伙居然也活转来了！”王大胜心慌地一想，赶快把按着肚皮上刺刀伤口的两只血手按在草地上一挣，伤口痛了一下。他咬住牙关，全身紧张地爬了起来，捏起两个拳头的时候，李占魁已叉出两手向他身上猛扑过来，王大胜两脚一飘，仰翻身就被压着胸口倒下去了，后脑勺在草地上碰得砰的一声。他立刻伸出两只手爪抓住李占魁的两肩，鼓着一口气向上撑住，使李占魁的拳头打不下来。李占魁也伸出右手抓住王大胜的右肩，硬挺地撑住，把王大胜的军服都撑了上去；右手的五指就向王大胜的喉管抓去。王大胜打颈项躲开一边，咬住牙，两手抓紧李占魁的两肩向左旁一推，两脚的膝盖用力向上一顶，李占魁一偏就翻下草地去了。王大胜立刻翻了上来，压在李占魁的身上；两个仍然互相撑出两手抓住对方的肩头，两个脸对脸地距离两尺远光景。李占魁趁王大胜还没压得稳，也抓紧他的两肩向着右旁一推，两脚的膝盖向上一顶，王大胜又包裹似地翻下草地去了。忽然肚子那儿发出“噗”的一声，两个都一下子泥菩萨似的呆住了。李占魁赶快扫过眼光去一看，只见王大胜的肚子上裂开长长一条口，一捆花花绿绿的肠子带着黑色的血液就从那儿挤了出来，对着明月的惨淡光辉在圆条条地闪光；血水流了出来，在伤口两边的黄皮肤上流了四五条黑色的小沟，滴在草地上。他忽然感到一阵克敌的痛快。王大胜痛得两眼喷火，在那很快的一瞬间，抓住李占魁的右手就往口里送，牙齿咬在手臂上；李占魁的左手在草地上，动不得，便翘起右脚尖来准备踢去，还没踢到，王大胜忽然惨叫一

声，就昏了过去。李占魁一怔，右脚立刻就一楞收回来了，赶快从王大胜的牙齿缝把自己的右手拖了出来。他蹲在旁边仔细一看，只见王大胜的三角脸在月光下呈惨灰色，两个颧骨尖尖地突了出来，两眼楞楞地翻上，非常的可怕。掉眼来看王大胜的肚子，只见那挤出来的花花绿绿的肠子两旁，正在不断地流出鲜血，流过那黄皮肤一滴一滴地滴在草地的时候，还借着月光在草地上闪着一点点的黑影。他的麻脸忽然痉挛起来，两眼都好象被那鲜血映红。他再看王大胜的脸，这才看见那凹下的两颊皮肤，在起着痛苦的痉挛，微微地颤动。他忽然觉得眼前的这三角脸非常可怜起来了。“如果今天我的肚皮也破了，不知道怎样了！”他这么一想，全身都起了鸡片疙瘩。一条黑狗跑来了，抖动着嘴边三寸长的舌条，闪着两星眼光望着那肚子上的一堆肠子。他于是就在自己的脚边抓起一块石头来，手举在头顶以上，一挥地向前掷去，黑狗退一步，掉转屁股拖着尾巴就跑去了。就在这一刹那，王大胜又醒转来了，马上就觉得肚子一段痛作一团，好象有无千无万的针尖直刺进皮肉里去；但他紧紧咬着牙关，竭力不让自己在敌人面前哼出声音，只是一面瞪着一对眼珠，恨恨地看了那黑麻脸一眼，一面伸出五根手指颤颤地摸着肚皮，伸到伤口边，指尖一触着那伤口，立刻又是一阵刺心的大痛，手指一抖地又缩回来了。“哎呀！受不了！谁打我一枪就好了！”他的脑子里只是这么痛苦的想着，依然不让自己的声音哼了出来，竭力咬紧牙齿，把整个身体侧左侧右地摇动，两手的五指死死抓住身体两旁地上的草根，抓进泥土里去。忽然身旁甚么东西一晃，他掉眼看去，只见五条狗跑来了，很清楚的五个狗脸，都在嘴边拖出舌条，对着自己肚子上的一堆肠子就站在旁边。他立刻全身都紧张了，那刚才桥边的尸体被咬破肚皮的景象，立刻向他威胁来

了。他全身发热，两眼立刻闪着恐怖的充血眼光。“完了！就这么在敌人的眼前给狗完了！”他这么绝望的想着，两手就在地上乱抓，寻找石头。伤口一扭，立刻又是一阵刺心的大痛，气都透不出来，他便本能地叉开两手，十指扼住自己的喉管，同时坚决地想道：“我倒莫如自己弄死的好！”忽然有几个石块一晃地向那五条狗掷去了；五条狗夹着尾巴一退，分开，立刻都又冲了上来。一条黄狗在最前面跳起四脚来汪汪地狂叫，那几条狗也都跳起四脚来汪汪地狂叫。王大胜一怔，看见李占魁居然就在旁边向上一冲地站了起来，右手一挥，又打出了一把石子去，一条黄狗和一条黑狗的鼻尖各着了一块，夹着尾巴掉转屁股就跑。剩下的三条狗还在冲来。李占魁再蹲下来，伸手去抓石块的一刹那，王大胜看着这粘满鼻血的黑麻脸，忽然感着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那麻脸倒并不可怕，而且和自己似乎还有着一种甚么相同的东西。他看得身体一扭动，伤口又痛得使他全身发抖了，痛进心里，痛进骨头里；但他把咬紧着的牙关放开了，用着惨伤的声音震动山林地痛快叫了出来：

“哎呀～～～我的妈呀～～～哎哟～～～”

李占魁就在旁边一起一伏地甩出石块和狗搏战。三条狗都夹着尾巴逃了开去的时候，他才说道一声：

“他妈的！”把剩下的几块石块随手向地上丢去，有一块忽然滑落在王大胜身边；王大胜躲了一下，伤口立刻又是一阵大痛。他于是又叉开两手扼住自己的喉管，指头把那颈珠都按了下去。

李占魁皱着两眉，赶快两腿一弯蹲下来了，自己觉得好象做错了一件事情似的，两眼紧紧盯住那咬紧两排牙齿的三角脸，想说话，嘴唇动两动，自己又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才好。于是张着嘴叹一口气。

王大胜终于下了一个坚决心，两手离开喉管，大胆地望着李占魁的黑麻脸，喘着气颤声地喊道：

“喂，弟——”他刚要叫出平常叫滥了的“弟兄”两字，立刻却又觉得不好意思，马上就把它吞回喉管去了。单是痛苦地硬生生地喊道：

“喂，我受不了！我受不了！请你把我弄死吧！把我一枪——哎哟~~~”他惨叫一声，立刻又闭着两眼，两手扼住自己的喉管，痛得两脚后跟紧紧抵住草地。

李占魁心头一怔，觉得非常难过。终于大胆地伸出两手去抓住王大胜的两手，从喉管拖开，颤声地说道：

“弟兄，你别这样，你别——”

王大胜立刻又痛得把自己的两手抽回去扼住自己的喉管，从咬紧的牙齿缝哼出“哎~~~哎~~~”的声音。李占魁皱着两眉，举起右手来，抓抓自己的后脑勺，搭响着嘴唇，无可奈何地望着王大胜的脸，终于他又把手伸去了，抓着王大胜扼住喉管的手爪一面扳开，一面说道：

“啧，弟兄，你别这样，啧，你别……弟兄……”

王大胜忽然感觉着从李占魁的两手流进来一股温暖，一种从来没有感觉过的温暖，他好象立刻忘了痛苦，反手来紧紧抱着李占魁的两手，睁大一对发热的红眼睛望着面前的黑麻脸，颤声地震动山林地大喊一声：

“唉，弟兄~~~”泪水立刻从一对眼眶涌了出来，在眼角梢积成珠子，映着明月的光辉颤一颤滚下耳边去。

李占魁也立刻感动得嘴唇乌白，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温热，沿着两手冲上心来，眼眶都冲满了泪水。他从模糊的泪光中，紧紧盯住三角脸，也把自己的手抽出来紧紧握住王大胜的两手。他

掉脸去看看那肚子上的肠子，叹一口气，又掉脸来看看那土灰色的三角脸，又叹一口气。皱紧了两眉，说道：

"怎么办，怎么办，唉！啧……唉！……"

王大胜的两颊忽然痉挛起来了，在鼻头和嘴角两边起着几重弯弯的皱纹，从咬紧的牙齿缝挤出细微然而坚实的一声：

"唉，弟兄~~~"便两眼一挺，昏了过去。

李占魁就那么抓住他的两手，眼眶热热地。两颗泪水闪一下光，便滴在王大胜的脸颊上。

月儿也好象看得皱起脸来了，向着一朵乌云后面躲了进去。留在李占魁眼前的是一片伤心的黑暗。

一九三五年十月

—— 1935 年 12 月 1 日《文学》第 5 卷第 6 期①，选自《多产集》

① 本篇发表时，由刊物编者作了较多的修改，作者不同意，曾引起一场争论。——编者

我怎样写《山坡上》的

编辑先生：

贵刊五卷六期“文学论坛”栏，一篇《一个小小的实验》里，谈到关于我的作品的问题——水先生说：“我们就他最近的出产看来，发见他有一个重要的缺憾，就是写人物的动作过分繁琐。其实写人物的动作是最吃力而难见好的，他最近流露出这个倾向，不知是否存心要往难处走，但成绩并不怎样好。即如现在这篇，他把全力用来描写王大胜和李占魁两个人物的动作，以致整个战场的可怕氛围反被忽略，同时也就不曾把篇中的主题充分发挥。但是仔细分析起来，也许还是题材的关系罢？因为倘使题材十分充裕的话，作者就可大刀阔斧的斲取，不致象舍不得似的，牢牢抓住一个无甚关系主题的断片来细磨细琢了。”这对于我自然是极重要的。我对于无论任何批评，都极愿诚恳地听取，虚心地加以自省和检查。到我翻开我那篇《山坡上》来一看，却发现了我的原作不知怎么被拦腰砍去一大段了，并且因这一砍，我的作品中的两个人物都完全失掉了生命，失掉了灵魂，那剩下的最后一小段，就简直变成了硬扎上去的一条恶俗的尾巴。因此整个地看来，这篇东西简直变成了莫名其妙的奇怪俗物。（改这篇文章的先生是在企图讲故事似的使她讲快一点吧？但是，太性急了！）这不能算是我的作品；我不能不表白一下。

1．关于我的创作态度。（一）自从现实主义在中国被提出以

来，虽还不过两三年光景，但很显然地这问题已经一天天地更加具体，明确，深化起来了。许多人都已经注意到，艺术作品决不是“故事的编排”，“政治的杂音”，而应该是以现实的人为主体，于是描写人物，创造典型这些问题特别被强调了起来。从现实里去抽出典型，并从那内的联结的复杂关系上去把捉他的变化和发展。这变化和发展，不能是作者脑子里凭空空想的产物，而应该是作品中人物在和各种必要的环境相互作用时的心理的发展。对于这问题，在两三年来，我从写《恨》起，就一直是这样不断地在研究在探讨着。（二）随着这问题的研究而来的，在创作过程中的写作方法，也必然要引起大大的改变。要写出客观的真实，应该是由人物在事件发展中自然的流露，那末在写法上采用叙述，或作者随时从作品人物行动间伸出头来插说几句的办法，究竟不妥当了。因为叙述的，常常会多出许多作者主观的议论，而不是现实自然的流露。这样看来，要做到完全是写实的，必然地应该是素描的，因而也才是形象化的。描写人物的心理怎么办？当然不能是拖沓的叙述，抽象的说明，最好是从人物间的关系上动作上去反映。最近还有一个朋友告诉我，在艺术作品里最忌“然而”“但是”这些词；因为这些词是只有“做论文”“讲故事”里面用得着。自然，读惯“然而”“但是”这些顺口句子的人，要来看那似乎并不铿铿锵锵的似乎各个孤立着的句子的素描，自然是有些不顺眼的。但其实，凡是理解一切发展的事物，都要经过先难后易这一阶段，只要看得多了当然也会慢慢地顺眼起来。反过来说，用素描的方法，在目前当然是“最吃力而难见好，”但是为了向更高的艺术突进，虽难，也只得拿出毅力来用全生命去试验。这就是我从今年一二月写《一天几顿》写《热天》时起所决定的改变作法的根据。

2. 我为甚么要写这篇《山坡上》的？当我十七岁的那年，在一个部队里当一个小"军佐"的时候，第一次看见的一场战争是在家乡的一个山坡上。我是站在坡下的，看见我们的部队冲上山，把敌人冲败的时候，我跟着骑马上坡去，只见坡上的石板桥头横呀顺的躺着十几个尸体，有的虽还没有死，但衣服已被剥去，全身和全脸都冻得惨白而带土色，而且发抖，恐怖的两眼一翻一翻地看着我们这些胜利者的敌人跨过他们的身边。我那刚才开始上坡时的那种胜利的快活心情立刻消失了，换来的是恐怖和凄惨。当时我曾激动而痛苦的想道：他们也是人呵！以后我的军营生活继续过了四年，后来还在一个"训练所"受过半年的军事训练，体验了一下类似士兵的生活。中间经过三次战争，我虽没有亲自拿过枪去参战，但都亲眼看见的，可是印象的较为最深还是山坡上那一次，因为那一次我的一个弟弟是参战的，我还曾在一篇《弟弟》中提到过。今年二月我写那篇士兵题材的《热天》的时候，山坡上的那些尸体又浮到我的眼前来了，从敌人中认出了都是人的那种激动，到回想起来，还使我全身发冷。于是这篇《山坡上》的那后一段，两个敌人活转来再打，打出肠子来，后来遇着狗，又从打狗变成互相防护，而且变成朋友这一个活生生的影像居然在我脑子里出现了，我于是决心写她。渐渐地一个较强的王大胜和一个较弱的李占魁也在我的脑子里活动起来了。我要写出这两个人物性格的发展，要写出他们相互关系中从敌人认出互相都是人这一个主题上，所以一开头我就抓着许多兵士中之一的王大胜来写，为了免得浪费，我把战场的情景完全通过王大胜的眼睛来看，一方面是写战场的变化，同时也就利用这变化来反映王大胜的性格心理；因为把他的性格一介绍，就应该急转直下，到两个肉搏，一直到两个性格的发展变化。所以

我一开头写的并不是战争的才开始，而是战争快逼紧了的一刹那。这一刹那，通过王大胜的眼睛看来，一切都是紧张的，只有刻刻变化的环境和心理，没有和身边弟兄们发生甚么来往的工夫，所以写他周围的弟兄们，只是在他看他们的时候写几笔，不必再大刀阔斧地堆积一些东西。当我计划这题材的时候，的确煞费了一点苦心的。敌人是两个不相识者，要写来拉到一块来，最容易写成"凑巧，"或者"传奇化，"同时人物也就会变成不真实，没有血肉的影子似的了。我在二月的时候，曾经和两三个在文艺园里活动的朋友们谈过。随时想，随时计划，到七月才开始动手，但换稿四五回都失败了。人物不是模糊了，就是发展得太不自然。我于是只得搁下。到十月用了一个月的工夫，才写成功，才把两个活人画了出来。我承认这篇东西是磨琢出来的，但并不是因为题材缺乏，这是可以想见的了。

3. 现在我这篇《山坡上》被砍坏了的是甚么地方？我写这篇东西的第二段，李占魁在晚上甦醒转来，发现了曾经打昏死了他的敌人王大胜，爬起来又和他相打以后的那一大段，简直是非常重要的，是整篇变动发展的重要关头，是非常必要的过程，没有这过程，他们两个决不会从仇敌变成自己人，而且这篇作品也就会不知所云了。我那原文的大意是这样的，较弱的李占魁看见许多狗吃死人的时候，是非常难过的，在潜意识中感到这世界的悲惨和自己的孤独，忽然发现了人的呻吟声，他忽然高兴了，以为这眼前的这世界还有同类，但一看，却是打死他的敌人，他于是又愤怒了，和他打起来。王大胜究竟强些，居然翻起来把李占魁压在地下，后来王大胜又被摔下地来了，肚破肠流，因为痛得太厉害，也就抓着李占魁的手咬。李占魁当然不让，还想踢他，但王大胜终于昏过去了。李占魁开始是感到胜利，但不久也就

觉得可怕，凄凉。有一条狗跑来要吃王大胜的肚肠，他忽然下意识地要保护他了，把狗打开。王大胜醒来的时候，看见面前的敌人，他非常痛恨，伤口很痛，但他不愿娘儿们似的在敌人面前哼出声音，他痛苦地想，假使能够一枪打死就好了，但他又不愿说。忽然又有几条狗来了，要吃他的肠子，他立刻更恐怖，以为就这样在敌人的眼前给狗完了，谁知那敌人倒拿起石头来打狗，他才觉得这敌人并不可怕，自己才痛快地哼出来了，一看李占魁的脸才感觉到彼此间有一种互相共同的甚么，于是他就想叫他拿枪打死他，但他究竟是要强的，为了习惯的招呼上应该要喊一句平常喊滥了的"弟兄"两字，但他刚刚要喊却又不好意思地吞了回去，只是硬生生地叫他拿枪打死他。他喊过的时候，自己很痛，就拿手来自己扼自己的喉管，想扼死。李占魁这才来扳开他的手，叫他"弟兄，你别这样"，王大胜这才感动，伤心地喊出来了。这样，从两个不同性格的发展变动才是自然的。但这一大段给砍掉了！砍掉了！变成了王大胜一醒来马上就哭叫，这就失掉了人物的真，而且接着还改为他"早已忘了是朋友是仇敌"(？)便叫李占魁弄死他。王大胜这样强的人，这一下简直被改得变成娘儿们似的软弱，向着敌人"哀求"的不要脸的人物了！凭我的经验，兵士的性格决不是这样的。这成了没有灵魂的兵士，画成一个没有骨胳的鬼脸了！而且李占魁虽较弱，如果不经过两次的打狗所引起来的他的心理的变化，那末他不会马上就变成同情而且想帮助王大胜的。因而也就不会互相从敌人中看出同自己一样的人。我要加重的说一句：这是最重要的过程，没有这过程，就决不是现实的东西，而且连主题也就没有了。除了这一大段以外，在第一段里还被改了一些字，以致弄得有些不合战争的情势，但我不想再举它了。现在重要的是请先生设法补救，请

把那些被修改被删掉的原文，连着这信在贵刊六卷一期上刊登出来。盼切！顺祝

编安！

周文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日

——载1936年1月1日《文学》第6卷第1期

张 先 生

昨天，我同云各捧一本书坐在密斯刘的火炉边。密斯刘坐在靠窗边挂有一张他爱人老唐的遗像面前的椅上，怀里抱着她的儿子小唐。那大概三点钟的时候，忽然铜门钮"咯哒"转动一下。我们大家都一惊地望过去，只见门一开，门框中嚇然地出现一个高高的身穿人字呢长外套的小白脸，头上的黑发梳得油光，尖鼻子的脸刮得很亮。"这是谁？"我正在这么诧异地想的时候，那人已一手拿着呢博士帽端正地鞠一个躬，走进来了。他两眼发闪，笑容可掬地一面走，一面高声喊道：

"呵呀！这真找死我了！前一个礼拜我到您从前住的那个地方去，可是我一看；阿呀，空了！'怎么呢？'我想，为甚么您在那儿住得好好的忽然搬了呢？并且为甚么我们这样的朋友都不知道呢？我想，不错，一定有甚么原因。我跑去找老王，老王也说，'阿呀！怎么搬了呢？'后来我想，不错，您大概也不会告诉老王的。我又跑去找您的姨母。姨母开头好象不认识我，后来她终于说您搬在这儿，好象是一个姓陈的帮您看房子的。是哪个姓陈的？呵呵，是的，…… 您看，要不是我的记性好，从前在您房间里遇见过一次姨母，那我真要急得要命……"他一面说着，一面放下帽子和手套在方桌上，立刻向密斯刘面前凑了过来。密斯刘皱一皱眉头站起来，嘴角强笑地，右手指着远远门旁边的椅子，说道：

“请坐。”

“阿呀！您不晓得我要走了么？”那人好象没有听见密斯刘的话似的，不断地说道。“我这里的律师事务所就要结束了，到南京去。您知道，我真不想走。可是考着的这外交官，（到这里，他注视着密斯刘同时又瞟了我和云一眼，）虽然薪水不多，不过另外有一个好希望，就是能派送到外国去。（到这里他又注视着密斯刘同时又瞟了我和云一眼。）您看，我一下子找不到您，不是急得要命么？您说说看，您为甚么要搬的？”

密斯刘仍然嘴角强笑地站着，右手指着门旁边的椅子道：

“请坐。没有甚么，我不过想到要搬就搬了。”

“但是您就可真搬得奇怪，为甚么会搬到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来呢？那个姓陈的是也住在这一带的吧。我今天真好找呵，找了大半天！路又坏，您看我这双皮鞋都踏得一塌糊涂。管他呢，这不值甚么，反正找着了。附近的朋友很多罢？对不对？”这律师说着，掉脸看着我和云，好象在等待着密斯刘的介绍。密斯刘却拿着一个玻璃杯，到里面的一个房间去了。他于是也跟着转身，说着话，好象要追着去，但立刻却就站住了，两眼闪着试探的光看了我们一下。

“小宝宝，”他终又冲破沉寂，伸出一只白手摸小唐的脸蛋。“你怎么不叫我？你不记得那回我买糖给你吃？”

小唐骨碌着一对眼珠看着他。他便伸出两手去抱；小唐嘟起小嘴唇，举起一把白木刀，照着他的肚子打了一下。

“你要打我吗？小宝宝？我要买糖给你呢。”他又伸出两手去。

“我要打你。”小唐又举起木刀打他肚子一下。

“你真的要打？小宝宝？”

小唐又打了一下。他便把两眼一挺，伸出一只手掌轻轻拍了拍小唐的脸蛋，说道：

“你再打我，我就要把你送到巡捕房吃官司去！送你到公安局吃官司去！你懂吗？送去了，他们就说把这小犯人关在牢里！嘻嘻！”

“我要打你！”小唐嘟着嘴说。“我要去拿陈叔叔的气枪来打你！”

“哦哦，”他立刻眉毛一扬，两眼发光，笑道：“你陈叔叔有气枪吗？他是不是住在隔壁？”他伸出一根指头一指，接着就从外套袋子里掏出一个黄色小皮夹来送到小唐眼前一晃。“你看，我要给你这个玩呢，你陈叔叔常来吗？”

“小唐，不要打张先生，他是客人哪。”随着这声音，密斯刘已端着一玻璃杯开水出来了，而律师立刻两眼甜腻腻地看着她，伸手去接杯子。

“哦，我还有点要紧事要做。对不住。我去去来罢。”她避开律师的眼光，转身就走去。

“不客气，不客气，都是自己人。”他把“自己人”三字说得特别响亮。

密斯刘一会就从后面房里提出一个马桶来，走出门去。律师皱一皱眉头，同时又看了我和云一眼。终于他又蹲下地了，脸对小唐的脸说道：

“喂，小宝宝，你喜欢这皮夹呢，还是喜欢你陈叔叔的气枪？嗯？”

“我喜欢陈叔叔的气枪。”

“哦哦，陈叔叔是不是天天给你拿气枪来玩？”

“陈叔叔还给我买饼干呢。”

"哦哦，陈叔叔也给妈妈买饼干？"

"陈叔叔买很多很多的饼干。"

"哦，他们也买饼干给你吗？"

我从眼角梢发现那律师伸一根指头在小唐脸前对我指了一下。

"他们也给我买饼干。"

"你叫他甚么？"

我心里惊了一下。但小唐终于说了：

"叫他周伯伯。"

"她呢？"

云看我一眼，尖着嘴向门那方指一下。我知道她是说，走罢。但我摇了摇头。

"妈呀！"小唐忽然叫起来了，转身向门口跑去。律师一把抓住他的肩头：

"不要跑，外边有警察呢，他会拿木棒打你呢！他说，'哼，你这孩子乱跑！'还有外国巡捕，外国巡捕你看见过吗比警察还高大，很凶呢！他也有一根木棒，打人的时候，就蓬，蓬蓬，你不怕吗？"

小唐骨碌着一对黑眼珠看着他，顿一脚说道：

"我不怕。"他又向着门跑去，律师又一把将他抓住。

"哼，你不怕吗？还有老虎呢！你看见过老虎？"他随即把脸掉向一旁，噘着嘴唇叫出"呜"的一声。"呜——你听见吗？——呜——老虎又叫了！"

"妈呀！"

"呜——老虎又叫了！"

"妈呀！"

“呜——老虎又叫了——呜呜——老虎又叫了——呜——……哈，你看那窗口上的一个小把戏不好玩吗？来，你看我问他。”他立刻抱起小唐来，对着窗口出现的一个黑鼻尖的孩子脸。他把颈子一挺问道：“喂，小把戏，你几岁？嗯？”

那孩子撅着嘴笑了笑，答道：

“十岁。”

“唔唔。那你姓啥？嗯？”

“我姓朱小三。”

“哈哈，你叫猪头三？”

“你才是猪头三。”

“哼，混蛋！”律师把两眼一挺，说。

“哼，混蛋！”那孩子也把两眼一挺，说。

“哼，你学嘴！我要把你送到巡捕房吃官司去！”他立刻把脸掉向小唐说道：“小宝宝，去，踢他！叫他滚！滚蛋！去去拿你陈叔叔的气枪来打他。”

“滚蛋！”小唐把脚尖踢了一下。“我要去拿陈叔叔的气枪来打你！”

“小唐别骂人！”密斯刘恰恰进来了。嘟着嘴唇瞪着律师的背。

小唐掉过头来见是他妈妈站在背后，便伸出两手喊道：

“妈，我要来。”

律师跟着掉过头来的时候，密斯刘已一把抱起小唐转身，说道：

“乖，你不是早就要睡午觉了吗？走，我送你进去睡。”

律师见密斯刘进房间去了，门还开着他忽然也跟着走去，一面说道：

"小孩子顶要紧的就是午睡。午睡睡得好就长得好。我也喜欢午睡，这一个月来我差不多涨了两磅……"

我看见他忽然在那门边脸红红地似笑非笑地站住了。他两眼一睒一睒，大概在思索甚么。立刻就见他掉转身来，走到一个写字台前，伸手去翻上面的一堆书本。他拿着最厚的一本《罪与罚》，嘴唇立刻闪出快活的微笑，捧着，一面揭开，一面向那房门走去：

"喂，密斯刘，你也在研究法律了么？"但立刻他就在那门槛边一楞地站住了。鼻尖对着书本，两眼盯一会，才笑道：

"哦，原来是一本小说。"他就又转身出来，把《罪与罚》送还书桌上，另外又翻出一本书来了，看了看，嘴角又微笑了，一面翻看，一面走进那门槛去。

"哈，你这本《政治经济学》看完了罢。我很久也就想研究经济学呢……"他正在这么说着，密斯刘却又抱着小唐很凶的走出房来了。他也只得张开嘴巴捧着书跟着出来。

"这孩子真要命，今天这时候还不睡。"密斯刘苦笑地说着，嘟着嘴看了我们一眼。

"不睡，让他玩玩不好吗？自然您对于儿童教育很有研究，可是睡多了也不很好呢。"律师放下书本在桌上，说，立刻又从袋子里掏出刚才那个小皮夹来。"哪，小宝宝，拿着玩玩罢。"

"别给他玩罢。"

"不要紧，没有甚么的。里面没有甚么的。"

忽然他的脸一下子很严重地正经起来了。擎起右手摸摸头上油光的黑发。接着又掏出一方白手巾来蒙着光亮的鼻尖，从鼻孔底里发出"苦苦"的两声，扫清了喉管，然后对着密斯刘说：

"我想同你——"他还没有说完，忽然一楞地闭住嘴了。其

时这边小唐正把手上的小皮夹扯开，有三张长方形的白名片飞下地去。密斯刘放下小唐，弯腰就去拾名片。

“我想同你谈一件正经的事情。”当密斯刘拾起名片来的时候，他又马上说。两个面对面地都突然菩萨似的呆了一下。小唐则在地上扯那小皮夹。

“自然，我们都是有信仰了的，”律师终于开始了。鼻孔里不自然地“苦苦”了两声，斜眼看了小唐的手里一眼，接着又说道：“自然，我们都已经知道将来这世界会怎么样，这当然不用说。——苦苦——不过我总觉得我除了法律之外，还应该研究社会科学，自然首先得研究——苦苦——经济学。对不对？但我考的外交官，不久就得到南京去了。我早就想找一个机会来同你谈谈。我常常——苦苦——我有时——苦苦——总喜欢征求朋友们的——苦苦——意见。您看，我目前还是服务——苦苦——的好呢，还是研究——苦苦——的好？因为我这次有好机会可由公家送出国去——苦苦。我是想到俄国去——苦苦——的，不过我又想，到德国去——苦苦——也好。听说希特勒——苦苦——的革命——苦苦——……那自然，我自己简直没有主见，您——”

“小唐！不要扯人家客人的皮夹！”密斯刘忽然喊道。

“您以为到哪一国去——”律师脸色骚动地还没有说完，立刻就被小唐玩皮夹的快活声打断了。一个银角子从皮夹跳了出来叮的一声落在地板上白亮地滚转着，向着一个屋角滚去。小唐于是把皮夹一抖，又是叮叮叮的几个银角子跳出来了，在地板上乱滚开去。律师立刻站起来了，弯腰就去拾那几个银角子起来。密斯刘从小唐手上拖下小皮夹来送到律师手里。律师打开皮夹看一看，便把那几个角子装了进去，依然送到小唐手里说

道：

“哪，不要紧，拿着玩罢。”

密斯刘还弯着身子，头钻方桌下面在寻找。

“算了罢。”律师斜眼瞟了方桌下一下，又向门后的一个角落瞟了一下，说。“算了罢。我的角子已经够了，别再找了。”他又把眼角向他自己背后地上看了一下。

密斯刘终于从方桌下拾起一个银角子来了，摆到律师面前的方桌角上说：

“哪，还有一个。”

“您瞎讲，这哪里是我的？我的已经够了。这一定是您的。”

“确是你的。我看见滚下去的。”密斯刘又从小唐手上拿下皮夹来。

“您瞎讲。那不是我的。喂喂，您不能装进我的皮夹去呵。唉，就那样硬装进去了。好罢，随您的便罢。你一定要寄存一笔账在我的皮夹里，就随您的便罢。——不过，——苦苦——我刚才说的那个话您以为怎样呢？——苦苦——不要紧，那名片弄脏了不要紧，您擦它干甚么？——苦苦——我知道刚才我说的那话，您一定能帮我决定得好些。”

“不，”密斯刘把皮夹送到他面前说。“我怎么能帮你决定？我——”

“您能的——苦苦——您能的。您在我的朋友中确是第一个——苦苦……”

“张先生，请不要这样罢。我真是一点甚么也不懂的。”

“您懂的。我知道您懂的，——苦苦——你比我懂得多。”

“哪里，”密斯刘把脸掉开去，一点表情也没有。

立刻是一片坟山似的沉默。

好一会儿才听见律师轻微地叹一口气。

“唉，一个人顶怕的就是病。”他说。“我最近常常总象要病的样子。”

“大概不会罢。”密斯刘笑了笑。“张先生最近不是又涨了两磅?”

律师的脸色呆了一下，但随即又回复了活气，笑道：

“不错，那只是因为天天早晨吃牛奶鸡蛋的原故。不过一个人病起来也很容易的呢。”

“喂，云，”密斯刘忽然站起来道。“密斯莫叫我们就去吗?”

“咹?”云忽然吃惊地抬起头来。

律师也吃惊地只得站起来了。说道：

“哦，时间不早了，我也该走了!”他的脸色显得非常忧郁，一手搁在桌上的呢帽上，一手搁在手套上，两眼死死地盯住方桌当心，好象呆了。一分钟两分钟，律师的两眼仍然不动地垂着，密斯刘终于把小唐抱了起来拉出一只小手伸到律师胸前：

“乖，给张先生握握手，说再见。”

律师这才一惊地勉强回复笑容，两眼却阴凄凄地望了密斯刘一眼，好象说，“唉，你就这样忍心么?”随即懒懒伸出一只白手来握着小唐的手叹一口气道：

“喔，小宝宝，别了!”他握着，大概有三分钟，小唐忽然叫起来了，狠命地把手抽出。

“密斯刘，”律师抬起脸来两眼闪着诚恳的光说道。“愿您保重。我不久就要到南京到差去了。但我总希望我们能有更好的机会再见几面。我相信我刚才提出的问题您一定能帮助我的。”

密斯刘只是紧闭住苍白的嘴唇。立刻又是一片沉默。

“好，别了!”律师终于把桌上的小皮夹装进外套袋子去。擎

起一只白手掌摸摸头上油光的黑发之后，才懒懒地拿起帽子，端正地向密斯刘鞠一个躬。鞠躬起来，还狠狠的注视我和云一眼，才开门出去。一面走，一面说着："呵，别了！"

密斯刘愤愤地就把门碰了上去，嘟着嘴说道：

"妈的，追，追，追，我真想棍他妈一下！"

一九三六年一月

——选自《爱》

红　　丸

快走到科长的门口了，在胸前抱着一坛红丸的杨传达就故意把脚步放慢两步，缩在吴巡长的背后，忍不住又看坛口一眼，只见坛里的那些红丸简直红得闪光。“唉唉，”他瞪了吴巡长的背一眼，想。“往常都是由我一个人送进来的，妈的，你今天却要催着一道送进来！只让你揩油，就不让我……”

吴巡长掉过头来看他一眼；他就更加两手抱紧坛底，昂着头，好象说，“哪，你看，我是多么规矩的。”很快的一刹那吴巡长就回过头去了，笔直地站在科长的门口，隔着垂直的布帘脱下有遮阳的制帽来。杨传达立刻又全身都紧张了，好象发了热，“我倒莫如趁这时候抓它一把……”他呼吸迫促地想着，立刻就把右手伸进坛口去。吴巡长却又掉过头来了。

“啊呀！我当是东洋货呢！”杨传达赶快自言自语地说，只拈了一颗红丸出来凑在眼前看看，笑一笑，依然又掷进坛口里去。

吴巡长也会心地笑一笑，赶快两脚后跟一靠，喊道：

“报告！”

王科长正伏在一张办公桌上，借着窗口透进来的一片天光提着笔在起稿。

“可以。”他把笔一停，答道；扭转头来一看，只见就在自己的背后，吴巡长正一手拉开门帘，杨传达抱着一个坛子走了进来。

“报告科长，刚刚在河边上查着一坛红丸，”吴巡长笔直地站

着说；随即就把右手捏着的帽子照着规矩夹在左腋下，让空着的双手捧着一封信端正地送到王科长的手上。“这是在坛子里查出来的，科长！人已经带来了，关在拘留所，我就去写报告单来……”他说完，避开王科长的眼光，就想赶快走开去。

张科员也走过来了，站在坛子边。局长的胖脸听差也走来了，站在门外边，细着两眼盯住坛子。李督察员也走来了，隔门伸进半个胖脸来。

王科长把鼻尖凑到坛口，里面果然红通通地红豆似的装了大半坛红丸；红丸在闪光，于是所有人们的眼睛都闪光。王科长从鼻孔里冷笑一下又看了吴巡长一眼，然后站起来偏着脸说道：

“就是这大半坛？”

“是的，报告科长，”吴巡长赶快又把胸口一挺做一个立正姿式，随即又躲开王科长那看透一切的眼光，把自己的两眼顺下去，说道。“我写报告去。”心就别别别的跳着，好象觉得全身的秘密都裸露在众人的眼前，脸，耳根，登时热了起来。好容易才听见王科长说了一声：

“去罢。”他才好象得到大赦一般。赶快又做一个立正姿式。向后转，暗暗伸一下舌头走了出去。

“站住，”王科长忽然偏着脸向那刚要转身的杨传达喊道。

杨传达赶快两脚后跟一碰，笔直地立正，不在乎地看着王科长的嘴唇。“看，我是很干净的。”他想。

“喂，为甚么这坛子没有封口的？”王科长楞着两眼说道。“我从前就给你们说过，凡是查着的东西，不能摆在传达处，应该马上就送进来！”

“报告科长，今天是马上就送进来的。”杨传达毫不迟疑的说，脸上立刻现出受了委屈的不高兴神气。“妈的，要捞不成我们

就大家都捞不成！”他这么一想，立刻便接着说道：“这坛子，吴巡长送来的时候就是没有封口的！哪里晓得他是怎样的？科长！听说他们查着这坛红丸的时候，法院的法警也在场，这回恐怕是只好送法院的，科长！”他又把胸口一挺做一个立正姿式。

“哼，谁叫你讲这许多废话！”王科长把两眼一挺说，“去罢！”

杨传达一肚子的委屈，嘟着嘴唇就走出房门来了；局长的听差向他微笑地挤一挤眼睛，便笑嘻嘻地向局长的房间跑去，他一面跑，一面想：“哪，今天又有一坛了，我得赶快向局长讲去，嘻嘻！”

“他们一定已经揩了油的！”张科员轻轻冷笑的说，一弯腰，眼睛凑到坛口。“你看这坛子里面的痕迹都还在。”

“这传达真是越来越不象样！”王科长愤愤的说，心里很抱怨那天叫李督察员拿去卖的那一包，不该让杨传达撞见。于是他暗暗瞪了李督察员一眼。

“不错。这传达真也越来越不象样！”张科员慢吞吞的说，伸手就去抓一大把红丸起来，但五个瘦指头箍不紧，立刻滴滴打打地落了几十颗在地板上。

“又查到一坛红丸吗？”郑局长的声音突然在窗口出现了，大家都怔了一下。

张科员赶快就要把手上捏的红丸送进坛口去，却见王科长已很快的转过身去，脸对着出现在窗口外郑局长那灰白的圆脸，这倒把郑局长的视线遮住了。李督察员于是乘势向张科员摇摇头，挤一挤眼睛，把嘴唇尖起指一指门外。张科员便一翻身，捏定手上的红丸，同李督察员一道出去了。

“是的，查着了一坛红丸。”王科长微笑地向着郑局长的灰白

圆脸答道。“不，不……只有半坛。哪，就是这，说是法院已经知道了的……”他把指头向着坛口一指。

“噢！”郑局长皱一皱眉头，口里一股浓浓的烟气冲进窗口里来，脸更凑近窗口一点，顺着王科长的指头看了坛口一眼。“那么，就送法院去罢。”他的头在窗口一转，就宏亮地在喉管底里咳一声走去了。

“科长，这坛子是不是抬进那角落去一点？”

王科长掉回头一看，却见是局长的听差嘴角笑嘻嘻地站在坛子旁边。他点点头，局长的听差便两手提着坛口送到办公桌那面的一个椅子下面去。他见王科长已伏在桌上，提起笔在起稿，他便顺手伸到坛子里抓了一把，塞进袋子里去，王科长却从眼角梢发现了，“这真不成体统！”他愤怒的想，拿着笔的手指都气得抖战起来，顿时便把两眼一挺；但立刻他就记起这是局长从家乡带来的听差，那冲上来的气便又和缓下去了，单是把脸一偏，从鼻孔发出来一声：

“哼！”

局长的听差大吃一惊，脸红起来：

“啊呀！这地上好多红丸！”他赶快避开王科长的眼光，自言自语地说，弯腰就去拾那地上的红丸。他刚刚才拾了四五颗的光景，却发现面前居然也有一只手在拾红丸了，仰脸一看，那正是科里的瘦脸听差，于是两个立刻竞争起来了，四只手爪立刻就象鸡啄米似的活动起来，为得抢拾桌脚边的一颗红丸，两个俯着的头对碰了一下。

“给我走开罢！”王科长愤愤地向着科里的听差咆哮道；眼睛斜瞟了局长的听差一眼。“走开！我要办公！”

两个都一惊地站直起来，踮着脚尖，侧着身子，轻轻地然而

很快地走，在门口挤撞了一下，跑出来了。一跑出门，科里的听差一把就抓住局长的听差的袋子说道：

“哈，你抓了那样多！”

“谁叫你不去拿？”局长的听差脸涨红，喷着唾沫星子说。“那东西摆在你们房间里，你都不晓得去拿？”他脱开他的手，捏紧自己的袋子转身就跑了出去，刚刚跑过督察处的门口两三丈远，突然被杨传达一手就把他拦住，他气呼呼地只把袋子捏得更紧；杨传达倒被提醒了，伸手就去捏捏他的袋子；“呵！”他说。

科里的听差见局长的听差跑开的时候，跟着就追去，刚刚在督察处门口被斜刺里出来的甚么一碰，胸口撞了一下，同时还听见甚么东西碰到地上哗啦一声。他发昏地定睛一看，只得赶快直直地垂着双手了，害怕得嘴唇都发了白。而前是刚跨出督察处门槛的张科员和李督察员，地上是碰落下去的一个一尺见方的小铁箱。

“你在干甚么？哼！你这慌慌张张……”张科员脸发青地喊道，同时瞪了一眼，李督察员也愤愤的弯腰去拾那小铁箱。

科里的听差侧着身子见他两个向着科长的房间走去了，才深深地透出一口气来。肚子里暗暗的骂道：“妈的！”立刻他就看见两三丈远的杨传达已放开了局长的听差，在向他圆睁着一对眼睛，眼睛下张开着一张圆圆的嘴巴，意思大概是问：“他们是去做那吗？啊？”他便愤愤的向着杨传达走去，一面走，一面点点头，同时还伸出两手的指头做一做铁箱的样式。杨传达立刻全身都紧张了，两眼慌乱起来。连忙转身就跑回传达室拿吴巡长的报告单去，左肩在门框边碰了一下。

“科长！”张科员走到王科长的办公桌前，先向他背后的李督察员伸了一下舌头，然后两手伏在桌角，微弯了腰，脸笑嘻嘻地

说道。

王科长右手停着笔，微微仰起脸来，皱着眉头。

“科长，”张科员又笑了笑说。“那坛东西……送了法院……倒白便宜了他们……” 他一面说，一面见王科长的眉头越皱越紧，自己的脸马上也就发热起来，好象觉得连耳根都红透，于是不高兴的想道：“这其实并不是为我，而是为了你打算的！”他这么一想，胆子倒壮了，一口气就说了下去：“我们想，科长倒不妨还是弄它一点起来，反正……”他屏着呼吸，笑嘻嘻地眯细着一对眼睛看着王科长的眼睛。

王科长慢慢把笔放下，脸和腰一同伸直起来，两眼一眏一眏地盯着张科员的眼睛。“讨厌！你这一双猪一样的眼睛！哼，你又来拖我下水！？……”但他的脑子里立刻却又转了弯。“拿吗不拿？”他擎起右手五指来就抓了一通头皮。之后，他闪着两眼向那角落的坛子盯一盯，拿起笔来依然又埋头起他的稿。

“不过，下次可不行的！”他两眼盯着自己手上的毛笔尖，轻声地然而严厉地说。

张科员立刻透出一口气来，笑一笑，掉脸来向李督察员尖起嘴指一指：李督察员的胖脸也立刻笑了，打开小铁箱便爬向那椅子下面的坛子去。

“喂！”王科长忽然吃惊地轻叫一声，立刻注意地偏着脸竖起耳朵听着门帘外。李督察员两手爬在坛口上，胖脸上好象走了油。张科员则向前伸着两只手，嘴巴张得大大的合不拢来。房间里立刻变成一片紧张的沉默，沉默得好象可以听出三颗跳动的心。

外面又似乎没有甚么脚步声，大家才深深透出一口气。

“不要干罢！”王科长吐出一口气想。“不，不；既然担心过了，

停止了又殊觉不值!”他于是又埋下头去起稿。

李督察员张开嘴巴看了张科员一眼;张科员向他点点头;他于是又赶快伸手到坛子去，一把又一把的抓进小铁箱。小铁箱好象故意不瞒人似的特别清脆起来，红丸落进去只听见滴滴打打的发响。

“糟，这样响!”张科员皱皱眉头说，声音好象在发抖。

门外边的杨传达屏着呼吸越听越紧张了，全身全灵魂都被那声音吸引了去，他慌张地脱下帽子，便揭开门帘走了进来。房间里的三个人都一下子僵了。但很快的一刹那，王科长掉头见是杨传达，便纵身跳了起来，把笔向地上一丢，挡在杨传达的前面。他看见杨传达的嘴唇发白。

“哼! 这成甚么体统!”他一面脸青地吼着;一面心慌如麻地想着背后的张科员和李督察员，生怕就被杨传达看见。“混蛋! ‘报告’都不喊就进来了! 哼! 你要干甚么?你……‘报告’都……哼?”

杨传达吓得倒退一步，僵了。但经这一吓，倒浑身都吓清醒了。“我在干些甚么呢? 我怎么连‘报告’都忘了喊?”他责备自己地想，赶快退出门槛外，笔挺地站住，慌忙伸出双手把报告单连帽子一同捧在王科长的胸前。

“报告科长!”他声音抖着说，“我是送报告单进来。报告科长，错了!”他又把手上捧的帽子和报告单更伸前一些。

“哼，错了! 报告单! 报告单! 把报告单给我!”王科长吼着，劈手就把杨传达手上的东西夺了下来。同时挺出两眼死盯住杨传达的眼睛，生怕他就向自己的背后看一眼。“哼，报告单! 报告单! 你简直目无长官。”

杨传达大吃一惊，见王科长夺去的不是报告单，而是帽子，

吓得全身汗毛都根根倒竖起来，"啊呀！又做错了！我怎么又忘了照规矩把帽子先夹在左腋下。再递报告单给他？糟，糟，糟，他把帽子拿去了，说不定会弄到开革！"他这么昏乱的想着，两眼更慌张了，竭力屏着呼吸，眼珠随着王科长在胸前摇动着的帽子慌张地转动。

"吓，背后的两个人要被他看见的！"王科长肚里暗暗着急的想，口里却厉声地吼道：

"你简直目无长官！哼，你还看着干甚么！你已经把报告单交把我了，还看着干甚么？混蛋！"他听见张科员走到身边来了，杨传达的眼珠就向那方动了一下，他便把身子横横一移又挡住他的眼光。"张科员，"他赶忙掉过半面脸去一面喊道，一面就把手上拿着的帽子向着张科员递过去。"哪，把这报告单拿去登记起来！"

张科员怔一下，想要说"拿错了，"却又不敢说出来，单是嘴唇动两动，手要伸不伸地动一下。王科长立刻脸通红了，因为他也已看清了自己手上拿错的是甚么东西，立刻怒得两眼圆睁，手一挥，就愤愤的把帽子向着门帘缝外丢了出去。

"哼，你在干些甚么！"他顿着脚吼道，唾沫星子都溅到杨传达的鼻尖上。"你干吗把帽子送到我手里来了？你发昏了吗？你简直目无长官！你是甚么东西？吓！"

杨传达又吓得倒退一步，赶快答道：

"报告科长！错了！"同时用发抖的手指把报告单送到王科长的胸前。

"哼，错了！"王科长吼着，又劈手把报告单夺了下来，这会他生怕又闹笑话，赶快看看自己的手上是否真是报告单；一看，手上真也是报告单。但同时也记起自己背后坛子边还爬着李督

察员。

“去罢！等一会再给你说！”他看见杨传达的脸色惨变，觉得很痛快，但立刻却又吃惊了，想起了一些可怕的事，比如杨传达会去造谣之类，他于是赶快加添道：“听清楚了罢，去给我准备好，马上就开庭！哼，昏蛋！”

“是！”杨传达这才放心地透出一口气来答道，恭敬地把胸口一挺，然后向后转，走出门帘去。他看见科里的听差还站在那儿，两个就不期然而然地对伸了一下红舌头。

王科长愤愤地转身，一屁股就坐在椅子上。

张科员和李督察员也不期然而然地对伸了一下红舌头。

一九三六年二月

——选自《多产集》

三 个

玉方又拈一小块枣泥，搁在左手里的捏成杯子似的面团中心，把它捏拢来，用一根圆滑木棍“擀”成饼，摆在旁边第二行第十块饼之旁的时候，忍不住又打一个呵欠。觉得颈子俯得很酸痛，他便把驼下的腰背伸直起来，捶捶后颈，把颈骨捶得痛了，这才好象轻松一些。他于是两眼闷闷地看看对面的华光。

华光是隔着面前这一张白木案桌打横坐着的，正和玉方面对面；他也沉默地闭住嘴，两手不断地在案上动作着，捏弄着面团，——他的手旁边已摆了三行饼子。他的背正逼着楼窗的窗框，窗上缘还挂有一张蜘蛛网，光线就从这窗框射入；他的头一动一动的，就使得光线一闪一闪，好象房外吱吱吱拖得很长的蝉声都在随着闪动，他的额角于是流汗，但他仍然沉默地两手动作着。玉方望着他皱皱眉头，就把脸掉向右手方的案桌头，看了坐在那儿的光头阿元一眼。

阿元也沉闷地闭住嘴，仍然拿着刻有“枣泥”两字的木戳，向案桌上装红的小盘里蘸着红，印在一个个的饼子上。他老是感觉到眼皮很重，象挂了两块铅似的老要往下垂，于是眼前一个个的饼子都忽然变成双的，自己的手也是双的，手上拿的木戳也是双的，随即就甚么都没有了，眼前忽然呈现出一盏赶工时的玻罩煤油灯，灯火光黄黄地一跳一跳地。他立刻警觉这是咋晚熬夜赶工时留的印象，知道自己已快入梦了，于是赶快把自己从这样

的梦境拉回，努力睁大眼睛，这才又看见面前的饼子，就又拿起木戳印了起来。他的脸子现得和屋子里的颜色一样灰黄。玉方又对着这灰黄的脸子皱皱眉头。他想："这可多无聊呵！"于是又抓起一小块面团捏弄起来了。望着那蹲在案桌当中那一团灰黄发光冬瓜那么大的面团，呼吸都立刻窒塞起来。

没有风，蝉声更大声地叫起来了；吱～～～吱吱～～～眼前的一切就更加显得灰黄，气闷，玉方于是觉得额角在湿漉漉地流下几条汗水，自己就象坐在蒸笼里似的。他便用袖子擦了额角，长长地嘘一口气。但他立刻两眼发光了，其时他忽然看见光头阿元就那么坐得端端地睡着了，两眼半闭着，嘴巴半张开，拿着木戳的手搁在红盘子上。他的头慢慢地慢慢地向前送，那搁在盘上的手也跟着慢慢地向前送。玉方忍不住嘻开嘴笑了，很当心地用指头蘸了些红，想抹在他脸上，开开心。但突地街上的另一种声音把他吸住了，他立刻竖起耳朵。

街，就在他背后的那一方。距他坐的地方有五六丈远便是临街的方格小窗，窗上的纸污黑而破烂，被戳着许多眼孔，街上的声音就从那儿传了进来。他直直地站在案旁，偏着脸把耳朵紧紧对着那纸窗，仔细听，仔细听，终于辨清了那渐渐响近来的确是军号声：

"大——达大达低——。大——达底低达——。大——达大达底低达低大达大达——……"

"吓，过军队！"玉方很高兴地说着，便向临街的纸窗走去，把眼睛贴到那粘有黑尘的窗眼上。

阿元被那号音和玉方的脚音惊得一抖，醒转来了，张大一对眼圈慌张地左看右看。

"喂，玉方，别耽搁了！你看还有这许多面团啦！"华光抬起

脸来喊道。

玉方掉过脸来给他摆摆手，挤挤眼睛，又掉过脸去贴在窗眼上。

“喂，玉方！看老板来呵！他来就总说我！”华光又皱着眉头喊道。忽然听见老板在楼下天井旁向谁说话的声音，他便把脸掉向背后的窗框，向着窗外楼下的天井边一看，见老板正向梯子走来，他又赶快掉回脸来：

“喂，老板来了！”

阿元已听见楼梯响，赶快拿起“枣泥”木戳，一面向饼子上印字，一面赶快说：

“喂，玉方！真的来了！”

玉方刚刚转身，圆胖脸的老板已在楼口出现了。他一看见玉方，便把脸沉下来，瞪着一对眼睛，把玉方看得顺下眼睛，埋着头，从临街的窗边就一直把他瞪回案桌边，才发话道：

“哼，在看甚么！过军队，有甚么看场?!”他一面愤愤地说着，一面就逼近玉方的背后。“事情不好好的做，你看你吃午饭以后才做这二十几块！我不早给你们说过么，今天非赶出四百个不行，人家明天就要拿去的！你看，你这做的甚么?”他伸手就在那二十几块饼子中拿出一个压扁了的饼子来。“这成甚么样子呀！年青人做事就这样马马虎虎！哪，重做过！”他手一扬就抛到玉方面前去；玉方气得把嘴嘟起来，懒懒地拿起那扁饼。老板又在枣泥盘子里掂出一块枣泥来了：“你看，你们弄的枣泥心子这样大！这生意象这样做法，恐怕只有关门了！哪，把它们分小一点！——你，华光！”

华光惊了一下，望了站在玉方背后的圆胖脸老板一眼，觉得老板那瞪得圆圆的眼珠很可怕，赶快就顺下眼睛。

“你，华光！”老板不断地说道。“你是他们的师哥！你应该催着他们做。哪，你看你才做一，二，三，四，五，……”他伸出一根指头指点着案桌上的饼。“……二十九，三十，这半天也才做三十个！不行！象这样做不行！”

华光于是把两手的动作加快起来了，脸沉着，做出这也并不难的神气。

玉方老觉得背上背了一个人，象要被压倒似的沉重，头顶上感到老板那一股股热热的带有葱味的鼻气。他也一面加快着手上的动作，一面肚子里骂道：

“妈的，还不走！还不走！”

阿元只是两眼呆呆地望着自己手上捏的木戳，醮着红，一个又一个的印着。但眼皮仍然象铅似的重，老要向下垂；他于是伸手来揉了揉，竭力地睁大着。

老板这才走动起来了，右手摇着一把蒲扇。玉方如释重负地深深透一口气，把脸掉过去一看，却就和老板的眼光碰着，于是又只得赶快掉回来。老板瞪着一对眼睛站一站，终于从鼻孔“哼”一声，又才慢步地走起来。他就在玉方的背后走着，走过去，站一站；又走过来，站一站；又走过去。每一经过背后，玉方就感到毛骨悚然一下。他于是嘟起嘴看了华光一眼，肚子里却说着：“妈的，你看他！”

华光向他瞪一下眼睛，指指面前的面团，轻声地说：

“快点吧！”

阿元的头忽然弯下，弯下，点在桌上了，砰！玉方一看见，忍不住嗤的笑一声，华光赶快就瞪玉方一眼。

“甚么？”老板忽然掉过胖脸来了，站在玉方的背后。玉方和华光又赶快埋着头，加快了手的动作。阿元吓得脸流汗水，不敢

拿手去揩，直把木戳一个又一个的印着。

“阿元！你看你那睡不醒的样子！昨晚上虽然熬夜，但你今天上午……”老板忽然把下面的话缩住了，因为他记起前天阿元请假回家去了，回店来的时候，送来一块腊肉。于是他就转身，开始下楼梯。三个人都同时感到一种轻松，都深深地透一口气，一面肚里说着，“妈的，我道你不走呢！”一面都同时把脸向楼梯口旋风似掉过去。老板已经只现了半身，但立刻又转身走上来了，全身都现了出来；大家又赶快把脸掉回去，俯着，加快着手上的动作。

“玉方！”老板喊道。

玉方赶快掉过脸来，斜签着身子。

“你家爹，说是把你的口食钱给我送来送来，到现在还不送来！嗯？”

玉方觉得很惶愧，迟疑了一下才从喉管底里答道：

“不晓得。”

“哼，不晓得！听说他今天进城来了，有人在赌场碰见他！你给我找找来……”

玉方脸上装着一种很不高兴的神气，肚子里却暗暗喜欢，马上放下手上这讨厌的面团，就站起来。

“哦哦，不。”老板忽然说。“我不是叫你现在去，我是说叫你把货赶起来再找罢。”

玉方立刻又嘟着嘴坐回去。

老板终于转身走下去了。

大家这回才真正地深深透一口闷气，又才很清楚地听见房后不断的蝉声，好象那蝉声把房间里都特别叫明亮了起来。

三个人互相看了看，都不期然而然地透一口气，说道：

“唉！”

玉方用袖子揩了脸上的汗水，马上站起来，跑到阿元背后的一个茶几旁，拿起茶壶来含着嘴子喝茶，他看见那茶几上有一根灯草，他便拈起来搁在阿元的后脑勺上。

“你又这样！”华光带一种责备眼光看着玉方。

玉方向他挤挤眼睛走回来，一面抓起一小块面团，一面唱起来了：

“哪个的头上有根草，猴子摸跳蚤！”

华光也笑了，和玉方一同怀着一种需要发泄的心情，准备看着这光头的阿元会怎样狂怒的跳起来。

阿元搁下木戳，伸手就在后脑勺上准确地拈下那条灯草来笑道：

“我晓得的。你刚才在我背后喝茶的时候，我就晓得你在干甚么把戏。”他说完，就把灯草丢下地，依然又拿起木戳，埋下他的头去。

但玉方和华光终于也哈哈笑了，可是立刻也就觉得没有甚么可笑的，各人又注意手上的工作。一种可怕的沉默又笼罩了全房间，笼罩了每个人的心。加重这沉默的是从房后送进来的那吱——吱吱吱——的蝉声。

华光看看自己旁边摆了三行的饼，又看看蹲在案桌当中的一大团灰黄的面团，忍不住就打一个呵欠，一面说：

“唉唉，天气真长，不知道又是多少时候了！这半天才做他妈的三十几！四百块，够赶呢！”他于是伸一个懒腰，便向背后方窗口转过头去，向着楼下的天井边一看，只见那块斜方的黄闪闪的阳光好象一方透明的金黄布似的贴在靠天井边的壁脚，好象天天都贴在那儿似的。“唉，闷人的天气呵！”

“阿元！阿元！”老板的洪亮声音忽然在楼下喊起来了。

阿元应声着，放下木戳。玉方和华光立刻又射出羡慕的眼光望着他。

“阿元，来一下！”

“来啦！”

玉方就在经过他旁边的阿元屁股上捶了一拳：

“妈的，又是你去快活！”

阿元也捶他背上一拳，说：

“嘻嘻，你去哇！”

“妈的，老板总不叫我哇！又是去帮老板娘买东西的罢？”

阿元没回答，立刻就下梯子，他知道自己的背上一定又是死盯着两双眼睛，——那种带着忌妒的眼睛。他叹一口气，就一直走下去。

李大师忽然从那边楼上脸涨红着，双手抱着一大团冬瓜似的面团走过来。

“吓，又来啦！”他喊着，便把面团抛在案桌上，砰的一声。

玉方恨恨地就给那面团一拳，打得面团凹进一个坑。

“怎么又来啦！我们这里还有这样多！”

“别吼。”李大师举起手掌一晃，随即伸出一根指头指指楼下。“老板说过，今天还要赶夜工！”又指指对面那间楼房。“那边还有这么一大团没拿过来呢！”他把嘴使劲一噘，头就摇一个圆，走回对面他们也在那儿工作的楼房去。

玉方和华光对望着，苦笑了一下。

“老板今天既然又要赶工，干吗老是把阿元喊下去！”玉方愤愤的说。

华光也愤愤地说：

“人家那天送一块腊肉呀！所以——”

“所以阿元就快活了！”玉方把手上的一块饼愤愤地打在案桌上，拍的一声。他想象着那闪烁着黄黄的阳光的街，街上憧憧来往的人影，光着头的阿元现在是多么快活地就在这阳光下的人丛中走去。而且这人丛中还有那尖下巴络腮胡子的爹，这时候一定是在赌场上的人堆中挤着，皱着两道浓眉两眼不瞬地盯着牌宝。玉方于是叹一口气，看华光一眼。华光已没有先前那么快的动作，也在懒懒地捏弄着面团，两眼的眼皮垂下着，好象要瞌睡似的。而华光背后的窗框，被天井边的阳光反射上来的阳光映得灰黄黄地，挂在窗上缘的蜘蛛网仍然丝丝明亮静静地张着。蝉声是闷人地不断送来，叫得眼前的一切灰黄都更加灰黄。于是一种可怕的沉默又袭在他心上来了。很闷气。那黑黄黄的屋顶就象要压下来似的。很想打甚么，或者吼甚么。他举起两手来就大声地畅快打一个呵欠。随即他就一面捏着面团，一面唱起来了；华光骨碌着一对眼珠看着他。

“月儿弯弯照楼台，
打个呵嗐瞌啊睡来，
瞌睡虫闹上床来，
嗳哟，嗳唷，
瞌睡虫闹上床来，
嗳哟，嚷唷，……”

华光很有味地看着他，嘴巴带笑地张了开来，手都停止了工作。玉方于是越唱越忘情了。声音渐渐高了起来：

“叫你不嫖你要嫖，
把个——”

“在唱甚么!”老板忽然在楼下大声吼起来了。

两个都吓得对伸出红舌头，好久都缩不回去。接着就听见老板走到天井里的声音。华光以为他上梯子来了，掉过脸去一看，却就和站在天井边的老板的眼光碰着。他呆了似的，不知道马上把头缩回来的好，还是不忙缩回来的好。

老板仰着他那涨红的圆胖脸，圆睁着一对眼珠，伸出一手指着窗口吼道：

“哼，你们!”他看见了华光的脸。“哼，华光！你也这么大了，比他们谁都大！你倒领头唱起小曲子来了！哼，我这是规规矩矩的店子，又不是妓院！哼，唱！唱唱唱，打滥仗!”他指着吼着，双脚跳了起来。“你们这些进城学生意的，好的没有学着，倒学着这些怪名堂!”

华光赶快缩回头来，脸发青，瞪着一对眼珠看着玉方，轻声地埋怨道：

“看嘛！唱，唱得好干我屁事，倒说是我！我说不唱不唱你总要唱!”

玉方苦笑一下，说道：

“好好，对不住，对不住。”

“华光!”老板还在下面吼道。“你当心，下回再给你说!”

华光愤愤地掉过半面脸去说道：

“又不是我!”

天井里已没有了声音。

“妈的，你告!”玉方忽然愤怒了，鄙夷地看了华光一眼。“你去告哇！你告了，老板顶多骂我一顿，但是你——”

“我怎么?”华光愤愤地瞪着两眼看着他。

玉方只是报以鄙夷的一眼，立刻又埋着头捏起面团来。

于是又是沉默，沉默得只听见各人很粗的呼吸声。

阿元走上梯子来了，脸晒得红红的，汗水珠数不清地在额上鼻尖上冒了出来，身上穿的一件短汗衣，也给汗水浸湿成一片。他一到楼口，便喘着气说道：

“哎呀，好疲倦！妈的，我道叫我甚么事！是叫我去同一个伕子抬糖！妈的好热！”他用袖子揩着额上的汗水珠。“那东西重得要命。一连抬他妈几趟。”他说到这里，忽然张开嘴巴了，诧异地看着面前这忽然菩萨似的不说话的两个。他看看华光的脸，又看看玉方的脸。但他自己觉得两腿很酸，全身很疲倦，很想躺下来睡他一觉，于是不再说甚么，就坐在自己的坐位上，靠着背后的茶几，扇着一把破芭蕉扇，长长地嘘一口气。

好一会儿，——大概又做了六七块饼的工夫。

玉方渐渐觉得大家这么僵着，很闷气起来了。“刚才的唱，当然是我的不对，我怎么怪他呢？”他这么不安地想，就抬起脸来，希望和华光的眼光碰着，顺便笑一笑，大家就又可以仍然谈起话来，冲破这闷人的沉默。但一看，华光却仍然埋着头，两手动作得更快起来了。停一会儿，再看看，华光仍然埋着头。他想：“妈的，充甚么神气呀！老搭着师哥架子！”他就愤愤的把脸掉开，但他立刻忍不住嗤的一声笑了，其时他看见坐在案头的阿元靠着背后的茶几就睡着了，两眼半闭住，嘴巴大张开，额上鼻尖上珠子似的钉着几十粒汗水，手上还捏着破芭蕉扇。

“妈的，舒服啦！”玉方埋怨地说道。“还有这许多面团呢！”他忽然伸两个指头到红盘子里去了，蘸了红起来。

“喂，你又这样！”华光赶快说。

玉方不看他，就在阿元的嘴唇边上面画了一个红八字胡。阿元立刻眼不睁开地从鼻孔“唔唔”了一声，脸转动了一下，同时举

起破芭蕉扇来在嘴边摇一摇，但随即又停住。

“吓，你真是！”华光又说。

玉方偏不看他，随即又在阿元的鼻尖上抹上一块红。阿元又眼不睁开地从鼻孔“唔唔”起来了，脸转动了一下，把破芭蕉扇摇一摇，同时把手背揉揉鼻尖，立刻鼻尖的一块红和嘴上的八字胡都给揉成一片糊，这才给了大家一个很开心的畅笑。玉方笑得赶快伸手遮着嘴；华光笑得前仰后合，两手按着自己的肚皮。

忽然老板又在楼下喊起来了。

玉方和华光都呆了一下。

“阿元！阿元！”

“来啦！”阿元从梦中答应出来，张大一对眼睛呆呆地望了望面前的两个人。但立刻他就知道又是老板在喊了，便赶快偏偏倒倒地离开坐位，向楼下跑去。玉方这才好象忽然惊醒了，两眼发直，赶快起身追到楼口喊道：

“阿元！阿元！”

阿元已经在天井边了，仰起那红鼻子红嘴巴的脸说：

“等一息，我就来的。”边说就边转身走。

“喂喂，你的——”玉方抢着说。

阿元已跌跌撞撞地出去了。玉方立刻全身都紧了起来，背脊上的汗毛都根根倒竖。

“看嘛，我叫你别弄别弄！”华光也皱着眉头埋怨地说道。

玉方的心都捏紧起来了。随即就听见老板在楼下吼道：

“阿元！你这在干甚么的！”

“甚么？”是阿元的声音。

“哼，甚么！你拿镜子自己照照看！你这在发疯啦！跳神啦！”接着就是打了一个巴掌的声音——拍！

玉方简直发昏了。他两手抓住楼门口的门框，不知道怎么是好。接着楼下又是“拍”的一声。

“看嘛，老板一问，你又要拖累我的！”华光埋怨地说。

玉方好象感到受了侮辱似的，不看他，咬着牙就一直下梯子去，他一面想：“这算甚么！哼，累了你！我去承担了就是！”他刚刚走到天井边的门口边的时候，他忽然一楞地停住脚步了。因为他忽然看见柜房外正站着四五个街邻人在那儿哄笑地看着老板和阿元。他所有的勇气一下子又消失了。他犹豫着：“是出去的好呢？还是不出去的好？”

“你说呀！”老板瞪着一对眼珠向阿元喝道。“你脸上这些红是怎么涂的呢？嗯？好玩么？你不想想这些红是要钱买的么？拿了我这些钱买来的东西来寻开心！”他捏起拳头来凸出中指就在阿元的光头上凿几个栗凿。

阿元哭丧着脸，咬住牙，两手捧着自己的头，躲着栗凿只是向后退。

“你脸上这些红，是那个给你弄上的？是你……你想变鬼了么？”老板又逼进一步喝道。

阿元两眼滚动着泪水，僵了。“是玉方呢还是华光？”他着急地想。“不，不行，说了是他们不是更糟么，是会问出我的睡觉来的！”

“你傻了么！怎么不说话？”

玉方又犹豫起来了，他站在门框后边，全身都出了汗：“不行，我得出去承认！”但他刚刚一动，却看见阿元的嘴唇颤颤地说起来了。

“那是我自己抹上的，因为印红的时候，红糊满我一手。”

玉方于是又立刻退回了，感到一阵轻松，但也感到一阵内

疚，非常高兴而又非常痛苦地望着阿元那直直的身体。不知道自己应该对他怎样才好。

“哼，自己抹上的！”老板喝道。“去，去洗干净来，我再给你说！”

阿元刚刚一走进门，玉方便一把将他热烈地拉住，赶快伸手去抚摸他头上打红了的地方。

一九三六年三月

——1936年4月15日《作家》创刊号，收入《爱》

俘虏们

火球似的太阳高踞在那发紫的天空，透过一片起皱的破白云，射下几股强烈的光柱，好象有谁在那上面拿着几根柱头那么粗的电筒在向地上探照似的。白云赶快就躲开了，太阳的光柱便连成无边的黄色光波更强烈地照着那通红断崖下的一条黄土大路，大路边的一条弯曲小溪沟就反映着阳光，在闪流着那种耀眼的鱼鳞似的波光。

连索不断的军队在这断崖与水沟之间的大路上向前移动，走得满路黄尘滚滚，盖头盖脑在阳光下翻腾。

过去不远，断崖忽然突出来了，横伸出壁立的屏障，把前面的一座小镇遮着。大家于是就在屏障这儿拐弯直向小镇走去：肩上挂着枪，头戴黑遮阳军帽，脸晒得黑红的一群兵士，高兴地说着话拐弯过去；一对对担架伕，抬着那用两根粗竹竿绷一张帆布。帆布上躺着伤兵的担架，一架接一架地抬着拐弯过去；七八个勤务兵，他们在军帽缘还搭一张湿了水的污黄毛巾，以蔽阳光，押着一些伕子的挑子拐弯过去；一个头戴金线箍军帽的军官，骑着一匹在阳光下更显得显明的白马拐弯过去；……这拐弯处就晃动着不断的黑影，在阳光下闪腾着不停的尘雾。

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俘虏，被一个高个儿俘虏扶着，向这拐弯处走来了。他那年青的两颧凸出的瘦脸白得象一张纸，嘴唇也发白；他那左大腿上一个损了骨的枪伤，痛得就象无数针尖刺进

心头，鲜红的血泉似的从那窟窿涌了出来，映着阳光更显得显明，在大腿上向下流成三四条红沟，歪歪斜斜地交织在那儿已经变黑了的血迹上。

“哎哟……我的妈呀……”他叫了一声，立刻咬紧那闪映着阳光的黄牙齿，发抖的两膝一弯又要蹲下去。他那投在地上的黑影跟着就矮了一段。

在他旁边扶着他的那高个儿，是一个穿着一件灰土布单军服，有着两道粗黑眉毛的汉子。他一惊地皱着两眉，赶快把两手用力提住这小俘虏的左腋。不由地喊起来了：

“喂，小金！干吗？”

立刻，他也停住脚步，一看小金那被阳光照着的脸惨白得可怕，脸额正在滚出大颗大颗的汗水珠，闪着光一颤一颤地向下流。他于是赶快看他的大腿，那大腿上的窟窿正对着阳光鲜红地涌血。

“喂，走呵走呵！”一个黑红脸的兵士陈振标，忽然在背后大声喊起来了。

一个圆脸的塌鼻子的兵士张全，伸手就推了高个儿俘虏的背一掌。

扶着小金的高个儿被一掌打得几乎向前窜了一下，地上的黑影也随着动一动；但他立刻坚定地站住，圆睁两眼，竖起两道粗眉，愤愤地掉脸来看了这推他一掌的兵士一眼，就要破口骂出来；但立刻他就记起自己已是被他们押送的俘虏了，于是才勉强和缓下来，但还是粗声地说道：

“你看他哇；已经拖得要死了哇！”

他这么一说，随即就又觉得自己虽是俘虏，不见得就是死罪的。

“要死了又怎么样？要死了，还是要走！走走走喔！”张全摸着自己肩上挂的步枪，也挺着塌鼻子圆脸粗声吼着，同时冲着阳光向前一步。

陈振标赶快伸手一拦，随即顺手拍拍高个儿俘虏的肩头：

“好了好了，走罢走罢！”

“哎哟……”和陈振标的说话同时，小金好容易从他那渴得发火的口里带着颤声呻吟起来了。“嗯……我实在拖不动了！你们把我——嗯……”他咬咬牙，腿痛得向下蹲，他那黑影子又矮了一段。他无可奈何地张着一对张惶的眼睛呆看着：头上是火烧一般的白热太阳，面前是反映着阳光的通红的断崖，脚下是晒得发烫的黄色沙土。没有树。没有风。他好象觉得全身都被火燃烧得每根汗毛都要炸了似的。

押着另一个小白脸俘虏的赵班长走上来了，他快到张全的背后时就喊：

“喂，干吗在这儿拥着？干吗的？”

被他押在前面走着的那个小白脸俘虏，也是和那两个俘虏相同穿着一件灰土布单军服。他一手捏着一团白布手巾蒙着鼻尖，冷淡地边走边看了小金的大腿伤口一眼，好象并不引起甚么兴趣似的，立刻又昂了头，踏着自己的黑影就向断崖的拐弯处开始要拐过去。

“站住！”赵班长立刻吼着跳了起来，他自己躺在地上的黑影也跟着跳一下。“别忙拐弯！”他同时取下挂在自己肩上的步枪来。

小白脸俘虏立刻一楞，站住，傲慢地微微掉过半面脸来，楞眼看了赵班长一眼。在这很快的同时，张全又推了那高个儿俘虏一掌：

"你还要那样凶干吗?"

"算了罢。"陈振标又伸手一拦。

但高个儿俘虏也终于被推得退了一步，连累他身边扶的小金都踉跄一下。小金那大腿上伤口里的血更涌出来了，痛得他咬住的牙齿都在磕磕打战，映着阳光的脸更加惨白，那凸出的两颧还蒙上一层难看的灰沙。

陈振标已注意到了，只见那血沿着那俘虏没有缠裹腿的光腿流到地上的土里去，土在阳光下蒸发着热气。他于是忍不住碰了碰张全的肘拐:

"呵，你看!"

张全立刻呆了一下，也把眼光向那伤口射去，一见那涌流不止的血，也似乎觉得有些糟，但自己却仍然绷着一副板板的圆脸，塌鼻头的汗水珠在闪光。

陈振标听见赵班长的喊声，赶快转过身来:

"班长!"他摸了摸肩上的枪说。"那小的一个俘虏血流得很厉害!"

就在这时候，背后大路上连索不断走来的兵士们伙伕们已经拥着了。伸长着许多颈子，许多脸互相挤着，冲着一股闷人的热气吼起来了:

"喂，别在这儿挡住路吓!"

"喂，干吗的?我们要赶进城去办给养呢!我们的营部已经打进城了呢!"

"喂，让开呵!"

"喂，让开呵!"

"………………"

赵班长就立刻挤在张全的前面来了，他很快地从头到脚端

详了这带伤的小俘虏一眼，便立刻掉脸来向张全、陈振标说道：

“前面就是镇上了。不过我们退开一步，让他们先过去了，我们再慢慢把他们押过去。”

立刻拐弯处给让开了，拥挤着的人们这才又象淌通了沟的水似地拐一个弯流过去。太阳照着他们的头，红色断崖脚掠着他们的黑影：几个挑着铜锅瓢铲之类的伙伕走过去了；接着是一连串背着四五支枪的伕子们走过去了；接着又是一群肩上挂枪的兵士；……

他们六个慢慢地跟着拐过去。小金刚刚被扶着走出这断崖壁立的屏障，就见前面不远便是小镇，一大堆黑房顶白墙壁的房屋在太阳下闪光。那些黑房顶中间还伸出几株浓绿的树，好象几个伏在那儿的野兽在向大路窥探。连索不断的兵士们伕子们直向那小镇移动，一路黄尘滚滚。他忽然闪出一种快要休息的希望，腿子反而拖不动了。一朵流走的白云遮过了太阳，那里房顶白墙壁的小镇和一路的人影都突然阴暗了一下，但随即又都明亮起来，发着光闪，蒸着汗气，好象比先前更加刺眼，更加觉得白热。热得好象觉得全身都要爆开来，伤口痛得更加厉害了。

高个儿的俘虏也满脸流汗，连两道粗眉都浸得稀湿。他愤愤地举起手掌来擦了擦，望了望那撒下火针的太阳，立刻又紧紧扶着小金的左腋走；地上是动着两团挤紧的黑影。小白脸俘虏则一手捏着白手巾蒙着鼻尖，走在稍前一步，昂着头。他的一团黑影和他们游离着。太阳的光越明亮，他越加皱紧眉头感到一种非常的忧郁。

张全一面走，一面把挂在左肩上的枪支移挂在右肩上，口里说着话，溅着唾沫星子：

“吓，这天气真他妈的好热！哼，那高个儿简直讨厌！妈的，

当了俘虏他还那么硬头硬脑的！”

“别嚷，我们就要到镇上休息了。——要我才讨厌那一个小白脸的家伙！你看，他那样子那点象丘八！”赵班长走在张全和陈振标稍前一点，也溅着唾沫星子说着，手指了小白脸俘虏的背一下。

张全和陈振标经他这一提，才真确地觉到了，都张开嘴巴顺着他的手指看出去。只见那小白脸俘虏一面走，一面正把那捏着的一团白布手巾撒开，是很大的一张。映着阳光更显得白亮，他揩着脸额的汗水，之后，就两手背在背后，昂着头。

张全冷笑一下：

“嘻，真气派！”

小金忽然站住了，对着阳光仰起他那惨白的脸哼了起来：

“嗯……老李！渴死了！嗯……”

高个儿老李立刻脸向着他不高兴地喊道：

“走呀！妈的！”

小金吃一惊，张开嘴看了他一眼，随即叹一口气：“唉……”

张全立刻就给高个儿的背一掌：

“喂！看见就要到镇上了！还站住干吗？”

高个儿被推得冲着阳光向前窜了一下，心里立刻愤怒了；但这一窜，收不着，却就肩头碰着面前走着的小白脸的肩头，这使他立刻感到一种局促，觉得这一碰是很糟的。他还来不及掉过头去瞪那推他的兵士，小白脸已掉过脸来了，瞪着一对眼珠楞楞地看他一眼。他更局促了，几乎要忍不住停下来给看一个立正姿式。

“连长！”他红了脸轻声解释着。“那是他们推我的！”

小白脸忽然心跳一下，愤怒得圆睁两眼，边走边带着一种严

厉的轻声向他责备起来了：

“我叫你不准叫我是——”但他吃惊地把“连长”这二个字咽住了，因为他从眼角梢发现了那儿个押送的家伙在看他。他想：“妈的，不要看出我是伍连长才好啊！……他们会拿我去报功！……说不定会枪毙……”他于是又赶快向高个儿轻声地然而严厉地说下去：

“听见吗？唔？叫你不准叫我！”

“你看你看！”赵班长忽然伸出手指指了前面小白脸和高个儿一下。“这家伙真奇怪！”

“我去问他去！”张全说着，就挺身要向前去。

“嘻，我也去！”陈振标也笑一笑，附和着。

赵班长忽然伸手一拦说道：

“不忙！让我来！”

小金忽然哭起来了，扁着嘴，呜呜呜地。一面蹲下去，一面哭：

“嗯嗯……我的妈呀……啊唷，痛呵……”

老李气愤愤地看了他一眼：

“别那么娘儿们似的！痛有什么办法？妈的，我已经替你挨了几下了！”

但他一见小金那脸色在阳光下确是惨白得可怕，两行泪水不断地从眼眶涌出，顺着两颊流下。他于是又觉得他很可怜，便心一横站住了，叹了一口气。

“呵唷，痛呵……渴死了呵……妈呀，我的妈呀！……”

高踞在那发紫天空的太阳，火球似的，更加无情地烘烤着这蒸腾着汗气和尘土的大地。小金越大叫，阳光越显得白热，在白热中摇曳着他那颤声。在每个人的心头掠过一阵窒息的闷气。

赵班长也只得叫张全和陈振标一同站着了。他观察一下面前的地势，断崖是走完了，大路已很宽。路两旁是连绵到很远的许多黄色麦田。没有风，无边的黄麦静静地好象两大张黄毡，太阳的黄光直照那上面，在蒸发着白气。他便叫高个儿老李把小金扶在麦田边，免得挡着大路。

"唉唉，真麻烦！"他愤愤地说。

"哼，简直是作孽！你这样的孩子怎么也来当兵吓！"陈振标也皱一皱眉头伸手去抓着这小俘虏的另一只肩膀，防着他倒下去。

"呵唷……渴死了！嗯……"小金见别人这么说他，心里一动，就更大声地呻吟起来了。他透过泪水尽力张开眼眶看着面前说话的几个人，求救似的闪着眼光。

满脸汗水的高个儿老李紧闭着嘴，皱着两道粗眉，摇一摇头。

小白脸仍然两手背在背后，淡然看看小金，又看着那在大路上不断走着的零乱军队，注意着看是否会被人认出了自己。

忽然一静，就听见溪水潺潺的流动声。

"陈振标！"赵班长掉脸过来说。"你把你的碗取下来，叫那个小白脸给他舀点水来好了。"

张全忽然伸手向陈振标一拦：

"不行！带枪花是喝得水的么？喝了水，血会流得更多！那简直会送他回老家去！"

大家都就皱皱眉头，立刻又沉默了。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

"有布给他把伤口裹裹就好了。"老李自言自语地说。但人们却没有听他。

大路上走着的兵士们，两个三个地离开那滚滚的黄尘里跑过来了，渐渐围了一大圈，站着，张开嘴巴看着。火似的太阳就在这许多人头上烘烤，脸额上都流着汗水。汗水被蒸起一阵白气，发散着一种强烈的臭味。

伍连长的心又紧起来了，全身都感到一种局促。他避开这个的眼光，又避开那个的眼光。“唉唉，该不会有认识我的罢？”他这么一想，更加局促了，好象全身都裸露在众人的眼前；头上的太阳更加明亮，好象把裸露的全身都更加照得清清楚楚。他于是又忧郁地皱着眉头，赶快拿起那张白手巾，故意老揩着额上的汗水，遮了脸的一部分，单是从眼角梢留心看那些围过来的每个人的脸貌。

四周围着的人们并没有注意他，都长长地伸着颈子在看小金。小金两眼一眨一眨地呻吟着，伤口的涌血被阳光映得鲜红。于是人们七嘴八舌的讲起来了：

“呵，不行了！”

“哪，完了！”

“甚么就完了，大腿上的伤不见得就死人的！”

“但是危险得很呢！”

“唉，这小娃儿！”

赵班长见围来了这样多的人，焦躁得皱一皱眉头，于是也喊了起来：

“唉，停在这儿不行的！”他掉脸来对着小白脸俘虏。“喂，这回你也来扶他一下！别在那儿老看着！”

伍连长一惊，拿着手巾的手搁在额上怔了一下。张全立刻抢到他面前来。推他一掌：

“喂，来来来！”

伍连长愤怒了，圆睁两眼，但随即无可奈何地叹一口气，把脸掉在一边厌恶地扶起小金来。觉得这种自己在往常随便可以打骂的部下，现在居然要自己来“服侍”，简直是一种侮辱。他很凶地抓住小金的肩膀，拖着就走。

小金感到非常的局促，局促得全身都缩紧起来，两眼惶恐地望着伍连长，连大腿的伤口痛得很厉害都不敢叫出来。只是咬紧那闪着阳光的牙齿。眼前的太阳好象只是在昏乱地跳动。

扶在左边的老李也感到一种非常的局促，同时带着一种怜悯的眼光偷看一下伍连长，好象觉得：“唉，想不到今天连长竟落难了！”

小金一直咬牙忍耐着，到了通通关门闭户的镇口，终于忍耐不住了。两耳嗡的一声，两眼一黑，他吓得才叫出半声就昏了过去。伍连长忽然放了手。老李赶快就一把将小金抱住。

这时候，大家才注意到小金的伤口的血流得更涌猛。许多兵士正不断地在镇口进出。镇街起着哄热的喧嚷。大家于是只得把小金就在镇口左边一家也是关着门板的店前，有着屋檐阴影的阶沿上躺一会，他又才慢慢呻吟着睁开两只恐怖的网满血丝的眼来。

“好了好了！”赵班长一面从肩上卸下枪支来，伸手揩着脸上的汗水，一面说。“妈的，今天真拖够了！索性坐下来休息他妈一下再说。——喂，张全，你在火线上搜得的几包烟呢？拿出来哇！”

“好的，可是没有火呀！”张全卸下枪支，伸手进口袋里摸出一包红边纸包的“哈德门”香烟来。“陈振标！你去要一个火来好吗？”

陈振标接过一支烟，把挂在左肩上的枪支移挂在右肩上，便

走进闪着阳光的街心，跑去了。

张全递给赵班长一支烟。掉过脸来，见坐在小金左边的高个儿俘虏在骨碌着一对眼睛看他，舌尖舐了舐嘴唇。

“好了好了，也给你一支。”他取出一支纸烟来，就向高个儿面前甩去，落在高个儿的脚前。“妈的，回头把烟抽了要好好走吓！——妈的，也给你一支！”他说着，又给小白脸俘虏甩一支去，一条白的光一射，就落在小白脸的脚边。他看见高个儿迟疑地看一下，伸手拾起那支烟。但小白脸却一动也不动老坐在阶沿，两肘撑住在两膝盖，两掌捧着垂下的头脸，眼睛向纸烟看也不看。

“妈的，不要算鸡巴！”张全愤愤地把那支烟拾起来了。“喂，我问你——”他一脚踏在阶沿，一手捧着下巴支在膝盖上，偏着脸就问。

小白脸却把脸掉开去。

就在这一刹那，在那不断的向着镇街走来的人流中，在阳光下的滚滚黄尘中，王连长骑着一匹黄马出现了，老远就看见阶沿边的五个人，他便用鞭梢指着喊：

“赵班长！你们干吗在这儿休息！”

大家都一惊。

赵班长慌忙把纸烟塞进袋里，立刻转过身来，笔直地立正，答道：

“报告连长！那带伤的一个俘虏流血流得很厉害！”

“流得很厉害！”王连长在马上愤愤地把鞭子呼的一挥，吓得马头一扬，把前两脚一提直立起来了一下。王连长吓得脸发白赶快用发抖的手指拉紧辔头，但还是装作镇静说下去：“不行！流得很厉害还是要拖着走！不能在路上耽搁！”他两脚跟把黄马肚

皮一夹，便昂着头离开人流直向阶沿逼来。

张全叫老李赶快把小金扶着站起来。老李着急地看了看那涌流不止的血，觉得有一块布裹裹就好了。

伍连长又着急起来了。他皱着两眉，恐怖地望了那阳光下骑马前来的王连长一眼，赶快又垂下头想："唉唉，不要认出我才好呵！"

"喂，干吗那个俘虏还不站起来！"

张全便伸手给小白脸的肩头一掌：

"听见哇？连长在讲话！叫你站起来。"

伍连长被这一掌打得向旁偏了一下，立刻又感到非常的侮辱，圆睁两眼愤愤的想道："妈的，你是什么东西！老子也是连长呵！"但立刻也就觉得自己究竟是俘虏了，终于叹一口气，站起来，象从前下操时抱刀式地把两手五指扣五指地抱在小腹前。昂着头，藐视地斜看了张全一眼。但立刻他又觉得这姿式太露了自己是连长，于是又苦恼地皱着两眉，立刻把两手背在背后。

王连长勒着辔头，挺着颈根，昂着头，觉得自己这骑在马上的姿式很满意，很象旅长在阅兵时的态度，他于是兴奋地扫了面前的三个俘虏一眼。眼光一扫到那小白脸俘虏的脸上；小白脸赶快顺下眼睛，微低下头，胸脯挺出，小腹收进，是一个标准的立正姿式。王连长的脑子里立刻起一种感触，觉得这样子很出众，于是两眼也随着睁大了，特别注意看了他三四秒钟。

陈振标从街那头跑来了，一见王连长，赶快就把手上捏着的一个烟屁股丢在那闪着阳光的地上，烟屁股在缭绕起一股青烟。

王连长立刻在马上扭转身来了，拿着鞭梢一指，怒瞪一对眼珠喝道：

"叫你押俘虏！你在干甚么？"他立刻一翻身，跳下马。向陈

振标面前逼来。

陈振标吓得脸色发白，赶快踏着烟屁股，笔直地立正。阳光直晒着他那戴有军帽的头顶。

在街上走着的许多兵士都忽然在阳光下站着，呆看着。

“你跑到哪去来！唔？”王连长昂着头，偏着脸问，右手举起鞭子来对着陈振标的头扬了一下。

陈振标立刻缩紧头皮，知道这一鞭子是不能免的，只得端正地不动等着。果然拍的一声，鞭子在肩头响了一下。陈振标只是上身震得轻微动一动，仍然笔直地立正。

“叫你押俘虏！你……”王连长又举起鞭子。

赵班长和张全都紧张地望着王连长。街上站着看的兵士们也都紧张地望着王连长。王连长忽然掉过脸来向那些站着看的兵士们喊起来了：

“你们站着干甚么！有甚么看的！”

兵士们才又在阳光下零乱地各自走起来了。

一个麻脸的勤务兵忽然跑来了，喘着气，站在王连长的旁边，立正，等王连长向陈振标的身上打了一鞭子，才匆忙说道：

“报告连长！营长请你讲话。”

“营长在甚么地方？”

勤务兵伸手一指：

“营长在那边一家店子里，正在吃饭。”

王连长于是用鞭梢指着赵班长：

“赵班长！马上把这些俘虏给我押走！不能再耽搁！听见哇？”

“听见了！”赵班长赶快做一个立正姿式。

小金腿上的血涌着流着，痛得更加厉害了。他咬牙忍着，但

终于忍不住了，突然蹲了下去，“哎呀……”叫了一声。

王连长掉过脸来。赵班长、张全、陈振标也都掉过脸来。

立刻是一片火热的静。小金脸越变越惨白，牙齿不断地咬得咋咋响，血直是泉一般地涌着。老李的两手紧紧搂着他的腰。

王连长没有说甚么。立刻拉着马辔头，脚尖踏着马镫。一跳就骑上马背向街心跑去。

大家一直望着他那在阳光下昂着的头，挺直的背影，在那边拐弯处消失了，才深深地透出一口气。

陈振标伸手摸着痛辣辣的肩头，嘟着嘴向荫影的阶沿走来，口里溅着唾沫星子说了一声：

“妈的！”随即就沉着脸。

张全带着一种抱歉的脸相拍拍他的肩头：

“老弟，对不住！”随即他就掉过头来伸一根指头指着小金。“妈的，都是因为他！要不在这里耽搁的话！……”

赵班长把枪托在阶沿边上一跺：

“好了好了，别再耽搁了，走！”

“走走走！妈的！”张全就伸手推老李的肩头一下。

老李皱着眉头看了看小金。小金的两眼恐怖地张着，口里在不断的呻吟，刚刚移一步，马上就大叫起来：

“哎哟……我的妈呀……”鲜红的血涌着流着，在那腿上变紫的血迹上交织着。

老李觉得非想个办法给他把伤口裹起来不可了。他想：“前面的路还长着呢！可惜我们打仗的时候没有缠裹腿，打掉了！现在除了身上的一件单军服和裤子就没有一片布！真糟！”他一抬头却就呆住了，因为他看见旁边站着的伍连长，正一手拿着一团白布手巾不动地搁在额头上。“我是不是好给他要来？”他脑子

里忽然这么闪动一下。

“走呵！”赵班长喊。

“喂，呆着干吗？”张全也催着喊。

“但是，他是连长，我怎么好向他要？”老李这么想着，赶快一惊地答道：

“路还长哇！他这伤口不裹裹不行的！”

张全又伸手推他的肩头一下：

“谁耐烦等你裹！走呵！”

小金却大声哭起来了：

“呵哟……你们做做好事呀！裹一裹呀！……”

赵班长皱着眉头愤愤的说：

“好了好了，赶快给他裹起罢！”

老李又呆着了：“是的，为了一个弟兄的伤，他连长大概总该会答允罢？”他忽然想起大家都是俘虏，这才勇敢起来了。于是就向伍连长身边移进一步，但他立刻心一跳，自己却又赶快把要说出的话缩着。

张全于是又大声吼道：

“喂，你在干甚么？”

“报告连长！”老李终于喊出来了，同时还做一个立正姿式。

伍连长大吃一惊，急得不敢掉过头来，他想这几个押送的兵士一定已听见了，立刻气得满脸涨红，红到耳根。但他只装着没听见，仍然把拿着手巾的手遮着脸额。

张全立刻很诧异，张开嘴巴望着面前的小白脸。赵班长和陈振标也走到小白脸面前了，也都把嘴巴张了开来，诧异地望着，都在眼睛里起着一个紧张的疑问：

“啊？他是连长？”

老李见伍连长没有动，以为他没有听见，于是又鼓着勇气说道：

“报告连长！小金的伤口很厉害，请把连长的手巾给他裹裹……”

伍连长又不动地楞了一下，脸由红变青。随即很凶地掉过脸来，圆睁两眼咆哮起来了：

“报告连长！报告连长！你喊魂啦！手巾！我给你的手巾！”他手一扬就给老李一个耳光，打得吧的一声。老李踉跄退一步，立刻又笔挺地立正。

赵班长、张全、陈振标都立刻愤慨起来了，都觉得：“你是连长算甚么？你们都同是俘虏，干吗能够打他？”张全涨红圆脸抢先上前一步喝道：

“妈的，人家问你要手巾，你不拿就是了，干吗你动手打他？”

陈振标也抢前一步，怒瞪一对眼珠，伸手推了伍连长一下：

“妈的，你是连长么？哼，你这种人原来也有这一天！”

赵班长站在他两个的前面来了，直逼着伍连长喊：

“我早就看你不象一个丘八。你是第儿连的连长？嗯？”

“手巾！”伍连长只是脸向张全吼着。“手巾是我的！”

张全伸一根指头指着他的鼻尖：

“妈的，你的！枪伤要紧，还是手巾要紧？”

“不要闹！”赵班长把枪托在地上一跺。

进出着镇口的兵士们又围过来了，站着，张着嘴巴呆看。但随即人圈子的后层骚动了：有一个兵士说：

“王连长来了！”

人圈子于是散开了。立刻现出右手拿着马鞭的王连长在阳光下走来。老远他就把鞭子一挥。喝道：

“你们在闹什么?”他背后还跟来一个麻脸的勤务兵。

赵班长和张全和陈振标都立刻感到一种紧张，意识里在暗暗希望着王连长来惩治一下这家伙。赵班长上前一步，立正说：

“报告连长！这一个俘虏是连长！”他伸一根指头指了伍连长一下。

王连长的两眼立刻发光了。“呵，原来我们俘虏了一个连长，那要报功去！”他脑子很快闪起这样一个念头。同时也就记起：“不错，我先前看见他时，就很疑心他的一切动作都是上等人的举动。”他于是背着两手在背后，右手拿着的鞭梢敲打着自己那缠紧裹腿的腿肚，挺着颈根，偏着脸，把面前的俘虏连长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眼，严厉的问了：

“你是哪师的?”

伍连长的两眼恐怖地看着王连长挂在肚前军服铜钮子前的一支乌黑的小手枪。他迟疑着。但随即想到既已戳穿了，就索性大胆地说罢。他于是抬起脸来，笔挺地做一个立正姿势，和声地回答：

“连长！我是江防军独立旅三团三营十二连的。”

王连长觉得他这讲话的声音和立正的姿势很满意，心里忽然感到一种怜悯，好象觉得：“想不到一个连长被俘虏了竟是这么一副落难的样子！”他于是把口气和缓下来：

“你怎么是穿的兵军服?”

“这是我在上火线的时候临时穿的，连长！”伍连长又把胸口向前微挺一下，做一个立正姿式。他觉得面前的这连长并不如想象中的可怕，倒似乎好说话的样子。接着他的脑子里就忽然来了一种念头：“既然已戳穿了，我就索性要求一种军官俘虏的待遇罢，和这般东西们在一块简直是侮辱！”他于是就恭敬地说

起来了。

“报告连长！你们要把我怎样就请把我怎样了罢！”他说了这句话时自己也吃一惊，心咚的跳一下。“我在这里和他们押在一块，简直是——刚才的情形连长是看见了的。”他带着一种惨伤的心情把最后的一句话说出来，立刻就顺下眼睛去。

“报告连长！”张全站得笔直抢着说。“那是那个伤兵的血流得很厉害，那个问他要手巾——”

王连长忽然鼓出两眼瞪他一下，打断他的话：

“你不要讲话！”随即掉过脸来望着赵班长。

赵班长赶快把胸口一挺做一个立正姿式。把刚才的情形报告一遍。

王连长于是又挺着颈根，偏着脸，向面前的几个人扫一眼：从张全那愤愤的圆脸扫到陈振标那嘟着嘴的黑红脸，又从高个儿那竖着粗眉的脸再扫到伍连长那小白脸。这脸是忧郁地皱着两眉，于是更显得这不容于众的一种英雄落魄的可怜相。停了一会，他就转脸来向背后的麻脸勤务兵说道：

“你把这俘虏带到连上去。叫特务长把他安个地方，派一个卫兵。听见哇？”

勤务兵赶快笔直地把胸口一挺做一个立正姿式：

“听见了。”立刻上前一步，把伍连长从荫影的阶沿带到闪着金黄阳光的街心走去。

“勤务兵！”王连长忽然又大声地把他两个喊住。

“听着：回头吃饭的时候，叫特务长也给他一份罢。听见哇！”

“听见了。”勤务兵答了一声，又才押着伍连长走去。

王连长掉过脸来向赵班长严厉地说道：

“我刚才叫你们不能再耽搁，干吗老在这儿耽搁！唔？”

“报告连长，”赵班长一面端正地回答，一面伸出一根指头指着小金。“刚才部下已给连长报告过，是因为他的血流得很厉害！”

王连长立刻知道自己这问话是多余的，脸红了。随即觉得众人的眼睛都在盯着自己的脸似的，于是愤怒了，圆睁两眼把鞭子举了起来喊道：

“流得很厉害！难道我不晓得！要你再说！现在马上给我带去！流得很厉害也给我带去！哼，不是东西！”

他一转身，就挺着颈根，昂着头，右手甩动着鞭子在街心的阳光下走去。

赵班长和张全和陈振标见他走去了，三个互相看一眼，都不期然而然地溅着唾沫星子说道：

“说我的鸡巴！”

一九三六年四月

——选自《多产集》

黄　霉　天

芝君又听见肚子里哗啦啦地响了下去，响得好象有点空空洞洞的微痛。

"唉唉，是该下床去烧饭的时候了。"她又皱着眉头想。

元元的苍白圆脸上的眼睛虽然闭住，上下眼睫毛交合着组成黑的一线，但含着她的一只紫红色奶头的小嘴却还在微微嚼动。

她稍稍屏着呼吸等着，见那小嘴唇没有嚼动了，才把紫红色奶头拖了出来。元元忽然又一惊，立刻睁开两只圆大眼睛，张开小嘴哭出来了：

"呒哇！呒哇！哇…哇哇哇……"

"呵唷，真是！"芝君愤愤地看着他。"你究竟要怎样啦！"

在前面一个方窗前的写字台边，子诚背向她坐着，右手拿笔杆尾送在口里咬着，两眼在一映一映地对着面前铺的一张红小方格原稿纸。他在着急地想着题材。他越着急，就越把笔杆尾用力的咬。他从嘴里拖出来看了看那咬得密密的牙齿印，又想："唉，我究竟还是写那一个老太婆的题材好呢？还是写……"

"哇哇哇……"

"唉，又哭了！真要命！"他皱了皱眉头，想。随即也就把耳朵掉开一点，竭力不听他，仍然映着眼睛把脑子集中在题材上想。但他忽然站起来了，因为他听见了楼窗外细微的雨声中有

脚步声。他想这回一定是老赵来了。赶快把头伸出窗去，斜飘着丝丝的雨脚冰凉地落在他后脑上。他一看，在后门前边那稀湿的反映着灰暗天光的过道上，正有一个人走过去，但却不是老赵。

雨下得更大了，由丝丝变成点滴，一股带着湿味的风吹过来，许多雨点就打在他脸上。他对那闷人的铁灰色的阴暗天光皱皱眉，头缩回来，一面责备自己地想："唉唉，我总是不是想着这样就是记挂着那样，怎么会写得成？我说过在今天前就要写好交老赵拿去帮介绍的。可是现在还一个字也没有想出，回头芝君一定又要抱怨了！……"他自己觉得非常惭愧，但随即却又得到一个结论了："不，不见得是我想不出，但是象这样闷死人的黄霉天气，脑壳就象给箍上一顶铁帽子，即使是高尔基——哦哦，高尔基如果遇着这样的天气，大概也不见得很那个吧？"他这才轻松的嘘一口气。

元元还在大声的哭，声音直捣他的耳朵。他皱着眉头了，焦躁地想叫芝君立刻停止他的哭叫；但他一面掉过头去的时候，一面却还在不停地想："算了算了，别再二心不定了，别换题材罢，还是写那个老太婆罢，……"他想到这里，忘了自己要说甚么，呆了一下，立刻又掉回头来，把抽屉拉开，把早上已经写了两句的那张原稿纸仍然拿出来。——那上面的两句是："月亮出来的时候，河水泛起银光。"

"那么下面怎样呢？"他想；忽然，脑子里又紧跟着浮上来一个念头："我得写它一万字光景，得弄它三十来块钱才行。……这个月的房租又要到了，要付出七块；还要还前楼那女人，输给她的钱，五块；皮鞋也破得太厉害了，简直不能上街，也要买，还有米也……"但他立刻惊觉自己又想到别的事上去了！于是又赶快自己责备自己地摇一摇头，想把这些念头摇出脑外去。他用

染满蓝墨水的手指去拿起躺在台缘上燃着的半支香烟来使劲一抽，把脑力竭力集中在“河水泛起银光”这一句之下。

“河水泛起银光，”他想，“……河水泛起银光……”他浓浓的从口里吐出一股喷泉似的白烟来，脑皮子上却仍然还是紧粘着这么一句：

“河水泛起银光。”

他越想越急，有点吃惊了，脊梁上好象有无数的针尖刺着，马上沁出微微的汗。他想：“唉，我真的没有才能了么？”

“砰！”

他又吃一惊，赶快向前面一看，站在门旁边打汽炉旁边三岁的青青，正吓得睁大了一对眼睛望着他。在青青的脚边躺着一个麻油瓶，一看就知道是他刚才打倒的，幸而瓶口塞得紧，没有流出油来。他于是圆睁两眼瞪着他，瞪得他扁着嘴要哭出来了，才跑去把瓶子拿起立在打汽炉边。他发现就在这打汽炉的旁边，紧靠这潮湿的生着白色小点霉菌的壁脚，有一个酱油瓶偏斜地压在一个醋瓶子上面，醋瓶子则斜压在一个装盐的小缸子上面，如果酱油瓶和醋瓶哗啦啦地滚下来，就准会把一个装着一半煤油的瓶子打翻。而且煤油瓶口的木塞也不见了。他愤愤的又瞪了青青一眼，才把那些瓶子立好，转身去找木塞。在台子旁边一个断了一支腿倒在潮湿地上的凳，把他的脚绊了一下，几乎滑一跤。总算在床边的一个白瓷马桶盖上发现那一个木塞。他拿去一面塞上的时候，一面愤愤的但同时惊心的想：“唉，这真象老赵所说：这样生活下去，是不会写出什么东西来的！”

元元的哭声更大了，好象在吹喇叭：

“呒哇！呒哇！哇哇哇……”

“唉，芝！怎么让他尽哭！”他愤愤的喊道；肚子里却在抱怨

着："都是为了你们的吃饭在这儿逼着受苦，写文章，还不给清静一下！"

芝君给他的喊声一惊，立刻感到不高兴，想掉过头去还他一句；但随即却又感到一种抱歉："是的，他在写文章，赶着要去换钱的，……"她这么一想，赶快就又把自己的紫红色奶头向元元哭叫的小嘴塞进去。

芝君等了一会，见元元的嘴没有嚼动，以为他睡着了，就又轻轻把奶头拉了出来。可是元元"呒哇"一声又哭出来了。

"呵唷，真是！"芝君又愤愤地喊出来了。

子诚又皱紧眉头，一面迎着那哭声掉过脸去，一面焦躁地想："唉唉，我几时才能离脱你们这样的哭声呢?！我，并不是写不出来的人，但象这样的哭，吵，就甚么天才也给吵跑了！想我从前工作的时候，独个子的时候，那简直……"但他一看见元元在乱抓着那两只可怜的小手，又只得叹一口气。

"唉，为甚么弄得他哭？"

"谁弄得他哭?"芝君沉着脸。"他总是这样不睡！"

"呒哇！呒哇！……"

"不睡就让他起来！"

"你说得好，起来！起来谁抱他？还吃饭不？你就只晓得说！"

子诚带着一种说不清的阴凄凄的脸相很凶的掉回头去。

"好嘛！起来！"芝君也很凶的向元元伸出两手去。"起来！"

她左手抱起元元，右手就去拿起白铁饭锅向米柜走去。她经过台子边，见子诚正用染满蓝墨水的指尖夹着一支新点燃的纸烟含在嘴里。

子诚窝着嘴唇使劲一吸，立刻就是两股白色烟龙从他鼻孔爬了出来；眼睛却仍然盯住面前的一张红小方格原稿纸。

芝君从眼角梢一扫他那原稿纸，却仍然还是早上的那两句：

“月亮出来的时候，河水泛起银光。”

她于是有些不高兴起来了，肚子里咕噜了起来：“天天说赶，赶，赶，到今天还是那两句，……生活，看你怎么办！……而我领两个小孩还烧饭，还……”

她立刻转过身来了，把元元直向子诚的怀里塞去。

“诚！你抱抱他罢。让我把米洗了来……”

子诚刚刚想起“河水泛起银光”的下一句是：“老太婆直向河边走来……”陡然觉得一个东西向胸前塞来，立刻惊得张开嘴巴，圆圆睁大一对眼睛。随即也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便愤愤地看芝君的脸。现在他看来，芝君那瘦黄的脸，那无神的眼珠，简直很讨厌。他想：“这简直是开玩笑！做文章的时候还要抱小孩！……”

“唉，真糟糕！我刚刚想好一段，但是给你打断了！”他不期然地喊出这一声，把手上捏的纸烟很凶地丢在台子上；纸烟滚了一下，烟灰断在一边。

芝君也立刻很气愤，脸红了起来，但随即又觉得是自己的不对，不该那么打断他的思想。“那是要等着拿去换钱的！”她想。赶快就把气红了的脸转过去，拿起饭锅就去揭开米柜。

她忽然一怔，好象后脑上被谁重重打击一下似的，有点发昏了。眼前的米柜是空的，只柜底的一角上孤伶仃地躺着十几颗白米。她好象傻了似的用发晕的两眼呆呆看着它，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装着一脸的笑，说道：

“呵呀！我忘了今天没有米了！这餐饭怎么办？”

子诚冷冷看了看她，才说：

“你忘了么？老赵说今天帮我借几个钱来。”

门忽然被推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

芝君和子诚都旋风似的掉过脸去，一看，是住在前楼的，那脑后梳了一个鸭屁股，两耳挂着两粒绿豌豆似的东西的女人。

芝君立刻脸红了，她手上拿着的米柜盖子已来不及关拢去。

“呵唷，真是！刚才叫好的米还不送来！”她装着好象没有看见那女人似的，嘟起嘴这么咕噜了一句，之后，才抬起头来：

“呵，嫂嫂，请坐哇！”

那女人笑了笑：

“不坐了。张先生，五百参来哦？我们现在正三缺一。”

子诚赶快笑一笑：

“哦哦，今天不来。因为我回头要到银行取钱去。”他刚刚说出最后的一句，立刻又很后悔：“唉唉，我干么一定要撒谎？假使她逼着要我还她的呢？而且这撒谎，可多么羞呵！”他的脸立刻红了起来，重要的是，好象觉得自己的人格上加了一个污点。“这女人简直讨厌！恰巧这时候跑来！”他愤愤的想。“但要不是芝撒了一句谎，自己也决不会这么无聊地跟着来一句的！”

等那女人一跨出去，随着脚跟把门关上的时候，他便气愤愤的把元元放在床上，坐回写字台边，立刻又左手拿起纸烟，右手拿起钢笔，扭歪脸，看着窗外灰暗天空下淅淅沥沥的雨滴。

“唉，真要命！”他叹一口气说。“我今天偏偏遇着这许多倒霉事！”

芝君也立刻气愤了，放下饭锅，圆睁一对眼珠：

“诚！难道请你抱抱元元都算是倒你的霉啦？”

“抱抱！抱抱！唉！抱抱——”他气得脸由红转青，向前摊开两手；他忽然觉得：“唉，女人！说不清！”

“唉，子诚！你今天为甚么老发我的脾气？”

子诚却很凶的把两掌抱着头，蒙着耳朵。

受了这样无声的打击，芝君立刻呆了，好象被打得闭了气一般。于是觉得眼圈和鼻尖都酸辣辣了起来。她想："呵呀！多神气！居然把'丈夫式'的权威者的架子摆出来了！要不是被你的恋爱绊住，生下两个小孩，那么我还是一个自由的工作者的！"她于是又和往常吵架一样，立刻又记起自己在没有生孩子以前，那值得夸耀的时期的姿态：那时候是兴奋着一张血色很好的脸，和同伴们围着桌子讨论问题，或若换了短衣在女工家里出现；但那时的子诚却拍着她的肩头说：

"工作当然重要，但为了加强你自己，我希望你留一部分时间下来多充实一点理论方面，……"

哼，现在就"充实"了！她一想到这里，眼眶都湿润起来，鄙夷地看着他，呆了一会，就硬着头一转身，躺到床上去。

元元在她背后大声哭起来了：

"呒哇！呒哇！……"两只小白手乱抓着。

她不理他，只把两手蒙着自己的眼睛。

青青跑到子诚的膝盖前，扯着他的衣角，仰起脸来喊：

"爸爸，青青屙尿尿。"

子诚仍然两掌抱着头，一点也不动。他想："唉，难道我就非完全完结在你们这些身上不可么？"于是过去在大学时候，以及离开大学时候的自己的姿态又在他的脑里现出来了。他竭力想着自己那些好的方面。那时候，同伴们说：

"子诚，明天两点钟到会的时候，准交一篇来呵！"

"准的。"他说。

一回到家里就提起笔来伏在桌上沙沙地写，第二天才一点半钟他就已经带着稿子到会了；然而现在！自从遇到了你这女

人一直到现在，成天对着的就是三个，吃饭啦，屙尿啦，……这些！唉，这些！……

青青骨碌着两眼看着他，扁着嘴带着哭相，扯着他的衣角又喊：

“爸爸，嗯，屙尿尿！”

子诚拉开他的手，就把他向床那边一推，喝道：

“走开，那边去！”

青青吓得怔着两眼，跌跌撞撞到了床边，就一跤跌坐在潮湿的地上了，立刻“妈呀！”一声哭了出来。

“呒哇！呒哇！哇…哇哇哇……”元元在床上乱抓着两只小手哭喊。

“妈呀！哇…哇哇哇……”青青呆呆地坐在地上，仰了脸扁着嘴哭喊。

好象一对喇叭竞赛似的吹了起来，声音尖锐地响亮地塞满了整个潮湿的发散着一股股霉味的房间。

子诚立刻又皱紧眉头，觉得全身全灵魂都被埋在这些哭声里了，埋得他连透一口气都不可能似的。他恨不得站起来就跑，逃出这房间，逃出这声音，把自己振拔出去，依然恢复从前个人独立自由的身体，去工作，去生活，即使没有一文钱饿着肚子也是痛快的！去，跑出去！重新来生活！但他一掉过脸去一看——

“呒哇！呒哇！……”

“妈呀！哇哇哇……”

他又立刻呆住了。

床上和床下的两个哭脸使他倒抽了一口气。“这是‘我的’骨血，是‘我’养出来的儿子！两个多么可怜的孩子呵，苍白，瘦弱，生下来就没给过他们好空气，好生活！”他感到一种重压，一

种无可推脱的责任感的重压！“他们还要靠我生活下去呢！唉，这就是所谓他妈的人生！”他这么嘲弄着自己，感到一种无可抗拒的疲乏而且伤心。

芝君的两掌仍然蒙着眼睛。

他看着，觉得难过起来了。“唉唉，她一定很生气了！”他想。“真糟！你看，我就这么看着，她一定会觉得我是多么无情的呀！……而她究竟是女人……而且一个家庭弄得这么不安也太……前楼的那些人听见不要笑话我么？”

他站起身来，先弯腰下去，抓住青青的腰把他拖了起来。

青青还在大哭，扁着嘴，闭着两眼，两条泪水从眼角挂了下来。

“好了好了，别哭别哭，算爸爸的不是！”子诚轻轻拍着他的肩头说。

“妈呀！哇哇哇……”青青还在闭住眼睛哭。

子诚看着他这小小的可怜的脸嘴，叹一口气，随即用脚跺了几跺地板，一面说：

“看，爸爸打它了！你！你！你这地板！为甚么不听话，唔？把我家青青跌下去！”

青青骨碌着一双泪水眼睛看着他，这才止了哭。手指尖触着他那湿漉漉的裤子，他立刻知道已经用不着抱他屙尿，他的屁股也被尿水混和着地上的泥垢浸污了。

床上的元元还在乱抓着两只小手，“呒哇！呒哇！”地大哭，好象一支失了伴的喇叭。

芝君仍然背向着他，两手蒙着眼睛。她肚子里又和往常一样暗暗准备着一种可能的决定：“好，我知道你是变了！一天天更象了旧式的丈夫！……好，要离开也可以，反正大家都不能生

活！……”

子诚又把元元抱了起来，在怀里摇了摇，这才止了他的哭。

子诚摸摸他的裤子，也是一片尿水，湿漉漉地紧贴着他那小小的腿子。同时他发现他才抱他一下，自己的衣服也给浸湿一大片。于是好象觉得自己全身都潮湿起来了，他就皱着眉头叹一口气。

“是的，”他想。“两个孩子在我的手上就没有一点办法！这些究竟是女人所做的事情哪！但我怎么还发她的脾气？而且她已很瘦了！”他想到这里，就更明确地见到了自己非常重大的责任，一种男人对于女人所应负的责任。觉得自己应该比她懂事点才是。他于是竭力压下自己的不快，伸手去拍拍芝君的肩头和声地说：

“算了吧。芝！请原谅我吧。”

芝君把肩头向旁很凶一躲，离开他的手掌。

他立刻感到伤了自己的自尊心，有点愤怒了，但随又和缓下来，去拖开她蒙着眼睛的两手。

“好了吧，芝！”

“你别理我好了！”芝君沉着脸掉开去。

“那是你的误会，谁在不理你？”

“……”

忽然楼下发出一阵敲门声。

子诚站起来，从窗口伸出头去，一看，是穿着一件灰布长衫的老赵在雨滴中站在后门口。立刻后门开了，老赵进来了。

“喂，老赵来了！”子诚赶快走回床边，拍着芝君的肩头。“算了吧。老赵看见了有甚么好？”

楼梯在响了。

芝君立刻记起老赵那副长的苍白的严肃的面孔来。他每次

来见着他们总是两眼炯炯地说：

“把小孩送掉他吧！把生活改变一下吧！不然，生活要发霉了！”

她觉得自己见着他时很惭愧，但又不能不见着他。她赶快一翻坐了起来。

老赵走进来，子诚就带着笑迎上去，装着不曾有过甚么事似的，把芝君遮在背后。

老赵一面皱着眉头两眼炯炯地看着手上拿的表，一面带着抱歉的脸相说。

“唉，我来迟了！迟了半点钟，因为刚刚一个会……”

“不要紧，不要紧。”

老赵的眼睛一瞥，却已看见了芝君那沉下的脸色。当她发见他在看她的时候，立刻又俯下头去，给元元换裤子。老赵便掉眼来注意看了子诚的脸一下。“他们一定又吵架了！”他想。“唉，这样的生活，怎么不会……”

他从怀里摸出一张红绿花色的票子来递到子诚的手上：

“我只借到五元，暂时用着吧。”

之后，又从怀里摸出一本小书来递到子诚的手上：

“这是你上次说要的，我给你找来了。”

他随即又皱着眉头，两眼一眏一眏地一面想，一面说：

“你前回说的大概就是这两件事情了吧？没有别的了吗？”

子诚很感动的望着他，因为他想起前次只是随便谈起这一本小书，说是买不到了，并没有向他要的意思，但他居然当作正经地找来了。他立刻翻开书，笑道：

“呵呵，这很好，这很好！听说这位作者还在监狱里……”

他立刻转过身来赶快把书向芝君递去，表示自己并不先看。

他瞥了她一眼看她是否还在生气:“呵,她已好起来了!”他想着,同时做出高兴的样子说:

“芝! 你看这本书找来了!”

芝君一手接着书,心里却慌乱了一下。她记起在上一次因为给孩子穿衣服的事互相冲撞了几句之后,到下午,子诚忽然说:

“唉,我们这生活是总得改变一下才行的!”随即他就提起那本小书,讲着书里面那些主人翁勇敢地从颓败的生活里挣扎起来的故事。当时子诚的脸色表现得好象非常认真,说完的时候还拿手掌在大腿上拍了一下。

她的心忽然咚的一跳。她看了看面前紧贴着自己的两个孩子:怀里一个,膝前一个。这很累赘,然而却分不开,好象很牢固地粘结在她的灵魂里似的。她鼻尖一酸,立刻疑问似的张开嘴巴望着子诚的背,好象生怕他立刻就丢下她跑了似的。

“文章写得怎样?”老赵两眼炯炯地望了望台上的红方格原稿纸,说。

子诚脸通红了,伸手抓了抓头发:

“还没有呀! 唉,真要命!”

“呒哇! 呒哇!”元元又在背后哭起来了,声音非常尖锐。他立刻皱着眉头,但同时也觉得这救了他的羞,赶快乘势把红了的脸掉过去,一看,元元是躺在床上乱抓着两只小手哭,芝君正在捏着青青的白腿给他换裤子。他就跑去把元元抱过来了,叹一口气说:

“唉,生活总是这样呀!”随即尖起自己的嘴唇在元元的苍白圆脸上亲了一下,又绕着他的眼睛逗一下;元元这才张开没有牙齿的小嘴笑起来了。

子诚也快活地抿着嘴笑了起来:

“哈,你看,这孩子不很好玩吗?”他高兴地刚喊出这一句,立

刻却又一惊地赶快把嘴缩住了，因为他觉得这话很糟，一定又会引出老赵的“送掉他吧”的话来的。他赶快斜瞥了芝君一眼，看她是否在现出抱怨自己太冒失的脸色，一面赶快向老赵说到别的事情去：

“你最近怎样?”

“还是那样。”老赵笑了笑。“比较忙一点。你不是说要搬到工人区域去么？我最近可以帮你介绍两个工人认识认识，……”

芝君立刻一惊，圆圆睁大一对眼睛。

子诚把话听完的时候，不知怎么答才好，便转过脸去看芝君一下，老赵也随着看芝君一下。芝君的脸红了，生怕子诚答错，赶快抢着答道：

“工人区域煤烟子很多呀！象我们青青又多病……”

子诚就立刻掉回脸来对着老赵说：

“是呀！工人区域煤烟子很多呀！象最近我们青青——”他知道自己又说到孩子身上了，赶快又把下面的话咽了回去。

老赵的心里紧了一下，带着一种失望的脸色望着子诚，觉得彼此在往常是很亲密而且很坦白的同伴，现在说起话来竟这么躲闪起来了。但他随即感到一种责任：一种促醒他的责任。

“孩子不能想法子么?”

子诚脸通红了，避开老赵炯炯的眼光看了看鼻尖前元元这可爱的笑出两点小酒窝的苍白圆脸。

芝君也红了脸圆睁两眼紧张地望着老赵。

“没有法子呀!”子诚叹一口气。“没有地方呀！象育婴堂那些简直是地狱。自然苦是苦了芝君，”他赶快飞了芝君一眼，看她对自己的这话会起着怎样的感应。但随即他又觉得自己这话说错了，因为这反而要逼得老赵要这么说：“这样不是完全把芝

君毁掉了么?”他于是又赶快加添道:

“但芝君也很会分配时间,她最近抽了不少的工夫来看了不少的书,……她还写东西!……”

芝君忍不住嘻开嘴唇了。他斜瞥了她一眼,觉得今天的一场冲突已经完全结束,又回复了平静家庭的状态。他放心地嘘一口气,站起来,把元元送在她怀里去。

“但是你们这环境——”

老赵的话刚说一半却被打断了,因为房门忽然推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

大家旋风似的把头掉过去一看,又是前楼住的,那脑后梳个鸭屁股,两耳挂着两颗绿豌豆似的东西的那女人。

子诚的脸火砖似的通红了。

“呵呵,你们有客,”那女人立刻又转身走出门去。

“哼,真讨厌!”子诚红着脸说。

他的嘴角颤颤的跳动着,脸上显出很难堪的表情,停了好一会儿,才装作镇静地说下去:

“老赵,我看这些小市民的生活真是很讨厌!沉闷,枯燥,成天就只晓得打牌,猪一样地生活着!”他看了老赵一眼。“不过,我觉得象他们这种生活倒也值得研究的,我也就曾经和他们打过牌,”他的脸更红了。“哦哦,我记起来了那回你也看见的。我是这样想,不错,要能够更深的去把握他们的生活,倒不妨从这方面深入去体验他一下……”说到这里,他忽然非常痛苦地吃惊起来:“唉,我在谈些甚么呀!对老赵这样的同伴,还这样撒谎么?”但他随即又这样觉得:“不,我这不算是撒谎,当我坐上牌桌的时候,确也感到是在体验他们的。而他们也未始不值得研究……”他心里这才轻松一些了。把话转开去:

“哦哦，你吃过饭么？我们今天还没有买米，就叫几碗面吧。——芝！你去叫叫面好吗？”

“不，我吃过了，我马上还有事要走。”老赵抢着说。

“那么，我们来喝点酒吧。我这儿还有一点酒，是天津‘五加皮’，还不错。”

“不，我不。”老赵更睁大眼睛看着他。“怎么，你最近喝起酒来了么？”

“不是不是。唉，不知怎样我最近总想随时喝点酒，喝了的时候，人都清爽了些，眼前好象飘飘荡荡……”

老赵皱着眉头，冷冷地不说话。这是子诚从来不曾感到过的，很有点吃惊了。他觉得很茫然，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才好。

芝君把元元放在床上就走出门去了。青青追到门边，也要跟着去。

“不要去！”子诚把他拖了回来。“妈妈马上就回来的！”

青青“妈呀！”一声就哭出来了。

床上的元元也哭出来了。

立刻房间里又塞满了他们的哭声，好象两支狂吹的喇叭：

“呒哇！呒哇！哇哇哇！……”

“妈呀！哇……哇哇哇……”

子诚的额角立刻挤着条条的深刻皱纹，苦痛地扭歪着脸，望着老赵。但老赵向他约了下一次的时间就转身出门去了。

他送到门口，身子靠着那潮湿的发霉的门框，觉得自己好象还有许多话没有向他解释，心里感到很难过。他皱着眉头望着老赵下梯子的背影，一直到他消失了，才深深地叹一口气。

一九三六年五月

——选自《爱》

荒　村

去年，我曾经有一个时期住在闸北的一间荒僻的村屋。

这地方，在从前曾经是砖屋密接，商旗翻飞的热闹街道，但经“一二八”时日本侵略者飞机大炮的轰炸焚烧，已经变成一片瓦砾场了。剩下的就只是几根烧焦了的柱头还不屈地骨立在空间，一堵半堵缺了口穿了洞的墙还强硬地支撑在地面；好象他们惟恐人们会把那些血腥的耻辱忘却，偏要留下点残基在这儿证给人们似的。居民们把那些瓦砾移开，辟成一方一方的田园，栽种些白菜和黄瓜。在田园旁边零落地盖造些前面可以安一架床后面可以搭一个灶的平房，房顶上安一个小烟囱，使炊烟一缕缕地从那儿出来，缭绕在一些低矮的树枝间点缀得更象个荒村模样。

我住的是在一排十来间工房似的村屋之间，比较大二三倍而且高朗些的一幢。房子是长三间；当中是客堂；客堂左边住着房东；我就住右边。房间是很新的，板壁闪着新刨过的黄光，发散着木质的新鲜气味。但很阴黯，因为靠前边的壁上就只有一堵小方窗。大概为了更加谨慎起见罢，方窗上还密排着十来根垂直的铁条，房外边还围绕着一道竹编的篱笆。除了打这方窗铁条通过篱笆缝望出去，可以看见一些点点绿色以外，就等于坐在监牢里似的。

房东是一个将近六十岁的老太婆，头发还不见灰白，脸额多皱，黑红，两眼时常闪着锐利的光。我刚搬来，在阴黯的房间里

铺床的时候，她却两手在胸前抱着一张黄漆条桌打门口给我送进来了。

“呵呵，怎么你老人来抬，我自己来罢。”

“不要紧的，不要紧的。”

她笑嘻嘻的放下条桌，脸都不红一下，转身就走了。不一会，她又提着一把水淋淋的拖把进来，吧的一声就把那湿了水的布在地板上拖了起来。

“呵呵，我自己来罢。”

“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她一面拖一面说。

我离开了床边去抢她的拖把，她却伸手来一拦，我便被他推得倒退了两步。——吓，这老太婆倒蛮有气力！

四个小孩站在门口外呆看着。两个较大一点的男孩站在后面，一个较小的女孩和一个更小的男孩站在前面。

“阿奶！我要来！”女孩忽然喊起来了。

“胡说！”老太婆抬起脸来瞪她一眼。

“阿奶！我要来！”那最小的一个男孩也忽然学样喊起来了。

老太婆抬起脸来笑道：

“乖，不要来。地下稀湿的！”

我问他：

“这都是你的孙儿么？”

她拄着拖把站直起来，一面伸手在皱脸上抹一把，一面笑道：

“都是的。”

之后，就两眼不瞬的望着我，嘴唇在一颤一颤地。我知道她在等我的赞扬。我几乎不知所措了一下。但对这样的老人家，当她以为照例应该得到赞扬的时候反而给她一闷棍，那将是多

么残酷的罢。

"你很好福气呵!"我终于不自然地说了。

但她却也满足地哈哈笑了,嘴巴几乎合不拢来。

"哪里。"她声音很响的说。"要是我们那怀了肚子的媳妇不给东洋鬼子弄死了的话,现在就有五个了!"她举起右手来向前面指了指,脸色就紫涨起来。"唉,就是那'一二八'吓!我们的媳妇,唉,先生,那些杀千刀的!千剐万剐的!我们刚刚逃出门,媳妇就给那些鬼子一把抓住,就不见了!……唉,要不是十九路军冲打过去,我们也完了!那些杀千刀的!"她挺着两只眼珠怔怔的望着窗外,渐渐,那眼眶开始红了,晶莹的泪水在她的眼角涌出,闪光。她牵起围腰布角来擦了擦眼睛,又说下去:

"我们的媳妇多能干呵,领小孩还做针线,现在这些小孩都要我一个人照应了!讨一个媳妇多么难,起码要几百!先生,你看我们现在还有甚么?"她指着地上的白木凳,"你看这凳子也都是新做的。那时候的东西真是统统都烧光了!先生,你看我这房子吧,从前不是这样的,从前是四合头,大龙门,龙门一直抵到那前面的田边,哪,就从那篱笆望过去,哪,就是那样远呢!"她伸出一根手指逼近我的眼睛直指着窗外。

停了一会儿,她又叹一口气:

"唉,先生,现在我们这座房子也还花了上好几百呢!"

"哦!"我说。"不过,这木匠不会作,不晓得给你老人家在这旁边的壁上多开两堵窗子,不然的话,出租也容易些。"

"呵呵,"她笑了笑。"我们原也想多开两堵窗的。后来想:算了。因为这是长三间,可以住两家,将来我家大的两个孙儿长大成家的时候就给他们,小的孙儿呢,就给他连着这一间修过去,连成长五间。如果现在开了窗,将来不是又得填起来吗?"

我望着门口带笑的喊：

“小朋友呃，你们将来做新郎的时候要住这房间呢！”

那大的两个孩子害羞地把脸一歪就躲开了。

老太婆却满足地哈哈笑了。

老太婆的儿子是一个高个子。脸色苍白，两颊瘦削，两眼发红。穿着短装，袖口卷到肘弯以上，裸露出两支黄瘦的手臂，就好象两条干柴棒。他第一次看见我的时候，只是嘴角微笑地点点头，眯着发红的眼睛端详了一下我房间里天花板下吊的电灯瓷箍，便转身跑去拿一只电灯泡来给安上。他开了“开关”，使电灯发出火光，又眯着发红的眼睛端详了一下，才关上。微笑地向我点点头就退出去了。

就在这时候，一个穿蓝布短衣的麻脸汉子，脸色兴奋得发红，划着两手跑进篱笆来了。他向阶沿一面跑一面喊：

“长根喂！赶快走了！说是今天厂里又要打折扣了呢！阿四简直气得打桌子，他已去了！”

老太婆的儿子便慌忙迎到他面前，那两颊瘦削的脸顿时绷得紧紧的，两只红了的眼睛发直起来。他愤愤的好象向那麻脸汉子发气似的说道：

“甚么！还打折扣？妈的，难道要把我们饿死不成？”

“好了好了，别再多讲废话了，我们赶快去吧！”

“阿四他们怎么说？”

“怎么说？”麻脸伸出一根手指向篱笆外一指。“哪，你看他已骑着脚踏车去了！他说，‘妈的，再打折扣是不行的！’”

“是呀！再打折扣是不行的！妈的！”长根机械似的重复着他的话，转身就去牵出他的一架脚踏车来，那麻脸汉子已先跑出

去了。他于是一面走，一面喊：

“姆妈！我上工去了！关门！”

老太婆却红着皱脸打篱笆的大门外跨了进来，左手提着一满桶荡溅出水珠的清水，她最小的一个孙儿一手拉着她屁股后的衣襟带着哭声喊：

“阿奶！瓜瓜……”

那孙女儿也含着一根小手指跟在后面。

老太婆抬起皱着眉头的脸来向着她儿子说：

“嗨，你看！那不晓得是哪些没良心的把我们那外边地里的黄瓜糟蹋了好多！……”她呼吸迫促地说，额头的汗珠大颗大颗的滚了出来。她看两个孙儿在她身边老是叫着，她便沉下脸来，嘟着嘴巴喊道：

“阿唷，你们总是这么缠死人！”

她儿子放下脚踏车跑到那两个孩子的面前，便挺着两眼把那最小一个的手一扯：

“别拖着奶奶哇！”他转过身来，从他母亲手上把那桶水拿下来就提着进去了。

那小的一个孙儿却张口哭起来了。老太婆一把抱他起来，用手拍着他，柔声地说：

“呵，乖乖，别哭别哭，奶奶给你瓜瓜……”随即她又深长地叹口气。她向着我苦笑一下，说：

“唉，要是他妈妈……唉，你那东洋鬼子呵！……”

她儿子扶着脚踏车出了门，她抱着孙儿跟到大门边，站着，闪着慈和的眼光（眼角还起着鱼尾巴似的皱纹）望着她儿子骑上车去了，才关上大门。

我问她：

“你家这位，在甚么地方做工的？”

“呵呵，”她笑一笑说。“在一家印刷厂吓！”

“很远罢？”

“很远。”她皱起了眉头。“唉，在西海呢！真是呵，再不要说了！他们做的这工厂从前本来是在闸北的，”她一转身就举起右手来向前面指了指。“唉，就是那‘一二八’吓！厂房炸脱啦！他们就搬到西海去啦！唉，远天远地的，真苦恼死了！先生，作工真苦恼子……”

“作工是很好的。”我安慰她说。“看来你这儿子也很能干。”

老太婆就展开皱眉又忍不住微笑了。“那里。”她说。“能干是能干，可是眼睛弄起病来了呢！身体很瘦了，有时候还咳咳喀喀的。我给他说：‘长根！你看弄些甚么补药来吃吃罢？’他总是说：‘姆妈，不要紧的！’他总是忍着忍着，生怕我听见……”她转过脸去，张着一双怅惘的眼睛望着那篱笆外……

好一会儿，她才深长地叹一口气，带着要哭出来的声音喃喃着：

“唉，要是媳妇在，也要体贴得他周到些……”她那带着梦幻的眼睛角涌出晶亮的泪水，打鱼尾巴似的皱纹那儿向颧骨流了下来。

她在七点钟光景天黑不久就把电灯熄了，坐着等她的儿子。从黑暗里随时可以听见她身子的移动，因为被她坐着的竹椅总是不瞒人似的嚓嚓发响。一听见脚踏车铃叮叮叮的响声，一点电光在篱笆外一晃的时候，老太婆便从嚓嚓响的竹椅上一翻起来，开了电灯，给她儿子开门去。

“今晚上怎么回来得这样迟？”是老太婆的声音。

“今天工厂里闹了乱子呢！”是她儿子的声音。

“又闹甚么乱子？”

“老板说生意不好，工钱又要打折头了！”

“唉！ 又要罢工了？”

“…………”

后面的话就听不清楚了。

白天，老太婆等她儿子一走，就拿着一把锄头，带着她四个孙儿到篱笆外瓜棚边的地里去挖地。四个孙儿在她周围跑来跑去，抢砖块，玩树皮，跳跳蹦蹦。远远的虹口公园旁边靶子场里日本人打靶的声音，时急时缓地随着青空下的微风传送过来。那声音好象从一个太小的地洞爆发出来似的，老是闷闷的发响：

砰…… 砰…… 砰……

嗒嗒嗒嗒嗒……

机关枪声紧密到震耳的时候，她就拄着锄把站直起来，呆呆地怅惘着眼睛望着那田旁边的一条煤屑路，叹了一口气。

路上的行人是很少的，除了本地的一些居民之外，每天几乎可以看见一对或两对红头发白皮肤高鼻梁绿眼睛的男女，肩上挂着双管猎枪，雄纠纠地挺胸坐骑在高大的白马上飞跑，马蹄打在水洼，溅出污水，吓得路上走着的居民赶快跳进田里去，用愤怒的眼珠直瞪着那跑过去了的马背上的洋服背影。

有一天忽然有一个人慌慌忙忙的把篱笆上的大门打得砰砰砰的乱响。那声音和靶子场的枪声应和着，几乎辨不出来。幸而那人随打也就随喊：

“阿婆呃！ 你家长根给马闯翻了！”

老太婆正在灶房里洗碗，一听见喊声，她就慌忙把两手水淋淋地打盆里提出来，跌跌撞撞的跑出去了。

一会儿，篱笆外一群闹嚷嚷的声音，就只见两个邻居的工人把长根扶回来了，别一个人牵着他的脚踏车跟在后面。一群人拥挤了进来。他一进门，我就看见他脸青嘴黑地在桌上打下一拳，砰的一声。

“他妈的！”他溅着唾沫星子喊道。“这成甚么鬼道理！马跑来闯倒我的脚踏车，倒说是我闯他的马！妈的，打了我这几鞭子我记得的！唉唉，我们中国人就是受气的么！”

老太婆跑到他面前，伸手就去解他的衣扣，带着要哭出来的声音说道：

“长根！解开来吓！看打着你哪里了！……”

老太婆刚刚拉开他背后的领子，站着的众人都哄然发出一声惊叫。

“阿呀！”老太婆两眼含泪的叫了。“你看这两条打得好粗呵！呵呵，发青了！天啦！你这死得白骨现天的洋鬼子呵！”

众人也七嘴八舌的喊起来了：

“呵，快给他拿点硷水来！”

“嗨，硷水怎么可以！快拿点生油来！”

“哼，妈的，洋鬼子好霸道！”

“气人的，还是那警察！你看他妈的倒来唬吓长根，叫他不准叫，却笑嘻嘻的去劝那洋鬼子！”

“唉，我们是中国人啦！”

“甚么？中国人怎么？”有人立刻又抗议了。

众人刚刚散去，那个穿短蓝布衣的麻脸汉子，满脸兴奋得发红地跑来了，他还没有跨进门，那粗大的喊声先就送进来了：

“长根呃！怎么样吓！打着甚么地方了吓！”

他一走进门，见长根正把背上的鞭痕袒露在外边，老太婆则

站在旁边两眼泪水莹莹鼻尖发红地沉默着。他把眼睛凑上去看了看，见那鞭痕上已擦上亮闪闪的生油。

“阿呀！妈的，那狗东西打得好凶呵！”他惊叫着。抬起脸来的时候，老太婆忍不住扁起嘴呜呜哭起来了，抬起手臂上的袖口去擦眼泪。但他好象没有看见似的仍然愤愤的说下去。“嗨，我刚才听见阿四去讲给我的时候，我真是肚子都要气破他妈的啦！嗨，妈的，我们中国人就连猪狗都不如了么！我们还记得的，‘一二八’的时候——”

老太婆忽然一怔，不哭了，张着一双泪眼看着他。他却不停地嘴角溅着唾沫星子说下去：

“那时候，我们曾经帮助十九路军打过仗来的！好多东洋鬼子我们捉住过，那时候都说我们中国人要翻身了！要把洋鬼子赶出去了！……”

老太婆叹一口气，把两手向两旁一摊：

“唉！”她说。“那时候十九路军不调走多好呵！那时候我们也还帮他们烧茶水这些的……”

“是呀！十九路军不调走就好了！”麻脸大大的叹一口气。停了一停，又愤愤的说下去：“唉，外国人的势力在我们中国简直一天天的更厉害了！阿婆，你看，好多中国人办的厂都给他们外国人弄去了，你看好多纱厂、丝厂，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了！我们的厂也靠不住了！工钱呢折了一次又折一次，好多人弄得失了业！唉，我们看吧，总有一天的！”他说到这里就停止了，紧张地望着长根背上条条的鞭痕。因为长根正伸出指头去轻轻抚摸着，咬着牙摇了摇头。最后他轻轻拍拍他的肩头说：

“好，你好生将息一下罢。我去帮你弄点万金油来，”他抬起脸来说。“阿婆，你老人家也不要伤心了，我去就来！”

老太婆感动得两眼都发光，立刻在眼眶边又涌着闪亮的泪水。她和他讲着，一直送到门外转来的时候。向我说：

"这是我家长根的同事嘛，他们差不多就跟那亲兄弟似的……"

她说着，在她的脸上掠过一闪慈和的光耀。

这里，除了骑马飞跑的高鼻子之外，更多的是穿洋服和穿和服的日本人。天高气清，靶子场的枪声砰砰訇訇发着响的时候，他们就拿着钓鱼竿在我们住的房子附近山边出现。他们有的哼着歌，闲雅地在前面一个水塘边绕来绕去。有的则拿出画架子支开三脚就对着那些民房写生。居民们聚在一角来了，用着怀疑的眼光老远看着那些人们的举动。

那较大的一个孙儿兴奋的红着脸跌跌撞撞的跑进来喊：

"阿奶！又有人拉我们的黄瓜了！"

老太婆把手上正在修理的锄头放下，就跟着她孙儿跑出门来。只见一个在上嘴唇有着蚕豆大一点黑胡子的穿西装的矮男人正从绿叶稠密的瓜棚边走了过去，把一段黄瓜摔到田里，转一个弯就不见了。老太婆怒怔着一对眼珠看见那人的背影消失了，才掉过脸来。可是前面远远的田边上，一个画架子把她的眼睛吸住了。她的两眼立刻又愤怒的鼓了出来，她发白的嘴唇紧闭住，气促得好象透不过气来。她的四个孙儿围绕在她的膝前，也都紧张地望着前面。

"阿奶！那……那……"孙女儿忽然伸一根小手指指着前面，打老太婆的大腿边抬起脸来喊：

"不要叫！"老太婆愤愤的嘟着嘴唇，用白眼严重地瞪她一眼。

"阿奶！那……"那最小的一个孙儿也学他姊姊的样伸出一

根小手指指着前面，打老太婆膝盖边抬起脸来喊。

老太婆瞪他一眼，但一把抱他起来，把嘴唇凑在他耳边说：

“乖，不要叫！”

她愤怒地就那么站住看了好一会，挺出她那黑红皱脸上的一对网满红丝的眼珠。

“杀千刀的！”她喃喃地说。

最后，她扯了扯我的衣袖，我就跟着她一道进篱笆来了。她瞪着两眼看了我一会，才叹一口气，嘴唇溅着唾沫星子愤愤的说道：

“哼，这些洋鬼子！他们就是这么画，画，哼，鬼晓得他们画去做甚么?！唉，难道我们中国人，就让他们这样横行?！”停了停她更加愤愤的说下去：“唉，想起那‘一二八’的时候，”一说到这里，她又把右手举起向外面指起来了。“那还没有打仗以前，就是这些奇奇怪怪的人走来走去！枪声一响，他们就钻进房子来了，我看见他们拿着火把……媳妇刚刚迟一步，一把就给他们抓住，……”她于是顿着脚骂了起来：

“唉，你这些挨刀的鬼子呵！这些千剐万剐的鬼子呵！唉，十九路军不调走就好了！把你们这些鬼子赶出去！赶出去！”

她的两眼又晶莹地涌出泪水了，一颤一颤的滚落下来。

她把最小的一个孙儿放下地来，转身就跨进门槛向里面走去，边走她还在边骂着：

“杀千刀的！千剐万剐的！……”

声音在灶房门那边响了好久才渐渐消失。

不久，忽然风声紧了起来，说中国军队要抵抗日本侵略者了，老太婆随着也兴奋了起来。脸色都红喷喷的，她站在我的面

前戟着指头说道：

“这真是要这样才好呵！”

但不久，却听见的不是中国军队的抵抗，而是日本侵略者要继东四省之后占领华北和上海了。早上送报的从方窗铁条缝中给我丢进一份《申报》来的时候，老太婆就脸色苍皇的在我的门口出现。

“先生！”她屏着呼吸弯腰站在我面前等我看了报纸好一会才颤声的说。“要打呵？”

我要怎样说才好呢？迟疑了一下，我终于带着安慰她的口气说了：

“不会罢。”

我有时出去了回来，她刚给我把篱笆上的大门拉开，便隔门槛紧张着一对眼睛望着我：

“先生！要打呵？”

“不会罢？”

她却立刻很严重的把嘴凑进我的鼻尖来悄悄的说：

“嗨，好多人都在讲呢！说又要打了呢！可不是我们打，是他们打呢！”

我仍然竭力安慰她：

“不会的。”我说。“据我看来目前还不会的。”

她叹一口气说：

“唉，他们厂里这两天的风声也不好呢！说因为要打仗，外国的纸头来得少了，恐怕要停工呢！”

那天晚上，她的电灯熄得最迟。有一回，老远听见脚踏车铃叮叮叮响。她便开灯跑出去，打开大门一看，却是打煤屑路上经过的别的甚么人，一点电光一晃就不见了。她又只得进来坐着

等。一会儿，外边忽然有狗吠的声音，她又跑出去了。这样进出了多几次。一直到快天亮的时候，才听见她把她儿子接进门来，一面走，一面急促的问：

“上海怎么样？”

“紧得很呢！”

“厂里？”

“厂里恐怕要关门了！”

忽然北四川路一个日本水兵被枪杀的事件发生了，传说着日本人要武装占领闸北的消息。老太婆更是紧张了起来。那煤屑路上许多独轮车来来往往的在给人家搬家，咿呀伊呀的载着许多家具经过，她站着，张着发白的嘴巴呆呆地看了看，就跑进屋子里来，但不一会儿她又跑出去了。

田边大路上来来往往拿钓竿的穿洋服和穿和服的矮男子更多了。她有回贴着篱笆缝向外望了一会，就脸色发白的跑进来了。她悄悄在我的耳边说，有一个穿洋服的人站在我们的门前好久，直向我们的房子看。

“先生，不会有甚么事罢？”

“大概不会罢。”我仍然安慰她说，但心里却紧张地感到，在这虽然还没有正式失去的土地上，我却已住不下去了。

可是，一想到要向这老太婆退房子时，心里却非常的难过。我犹豫了好几次，当有一次见她经过我的门口时，我终于咬一咬牙凑上前去了。

“我今天要搬了！”我迟疑了一下说。

我立刻见她好象劈头挨了一棒似的，完全发昏了；黑红色的皱脸倏然变得惨白，瞪着一对网满红丝的眼珠呆呆的看着我，简

直象一个木偶似的。好一会，她才从颤颤的嘴里透出来一声。

“啊？”

她擎起两手来蒙着眼睛，好象受了伤的狼似的，一头就冲进她的房间里去了。

我很后悔。我觉得我应该向她儿子说的。

当我把家具通通搬上车子的时候，只见她头发蓬乱，牛屎似的发髻吊在背后，两眼泪水模糊地走出来，拍着两手哭喊：

“唉，你这东洋鬼子啦！你把我们怎么办啦！……”她的四个孙儿也围绕着她的膝前哭了。

她儿子跑出来一把拉着她的手肘喊着她：

“姆妈！你哭也没有用呀！”

“我就只是这条老命了！给！给！拿去吧！”

“姆妈！唉，你别急呀！我们总得想想办法呀！……”

“我把这条老命拚了就是了……”

当我走上煤屑路向两个斜着眼睛看着我的日本人的身边走过去时，还听得见那远远的篱笆里传出来一片小孩子的哭声。

一九三六年七月

——1936年8月1日《现实文学》第1卷第2期，收入《爱》

爱

“又是不会回来的了！又一定是陪那寡妇玩去的了！把娘一个人孤孤单单丢在屋子里……”

老太婆愤愤的喃喃着，一面拿着明晃晃的菜刀切着砧板上的肉。

“说是今天礼拜六，十二点钟下办公后还有事！有甚么鬼事？还不是去陪那寡妇？”

一大块血红的肉一片片地在她的刀旁躺了下来，她忽然注意到已经切去一大半了，觉得很可惜：“我应该留一半起来明天吃的！”她转身到碗柜去拿碗；那些碗却都满满地装着午饭时不曾动过的菜把她瞪着，她于是愤愤的把碗柜门砰的一声碰上了。她又拐着小脚儿跑进屋子里去拿出一个盘子来，盘子上满铺着一层灰，她又气愤愤的把它塞进水盆里。“这么忙碌着究竟为了甚么呢？有甚么趣味呢？”她这么感伤地想着，立刻就觉得全身都疲倦起来了，手就在水里停住，眼泪水珠子似的在她那多皱的两颧边弯弯曲曲的滚了下来，滴落在水盆里。

“唉，我已经这么大的年纪了！连一个媳妇来替手也没有！”她扁着嘴伤心的喃喃着。“给他说搞一个老婆吧，搞一个老婆吧，他总是那样：要恋爱！——恋鬼！一个青头男人恋一个青头姑娘也不管它，偏是一个寡妇！恋了大半年，也搞不进来！不知道这是一个甚么鬼世界！我们从前，娘老子说一声给你讨一个

媳妇吧！做儿女的哪敢做一声！可是娘给他说了几个姑娘，他都嫌乡气啦，又是甚么没有智识啦，没有思想啦；可是那寡妇是甚么东西？不过是给别的男人已经挤过油水，摸过，弄过，生过儿子的破铜烂铁罢了！哼，这就是思想！……”

她这么狠狠的咒骂了一通之后，才觉得痛快一些了。擦干了盘子，把那块切剩的肉装在里边。她把肉块和那些肉片对比地看了看，觉得今天一下子就吃了那样一大半的肉太可惜，就又拈了十几片起来添盖在那块肉上。她刚要捧着盘子走开，立刻又觉得迟疑起来了，好象一个重大的问题似的对了盘子踌躇着。

“是的，我应该多给些肉给他吃，”她一面说，一面又把那些肉片拈回砧板上。她看着那些切得很巧妙而匀整的肉片，不禁伸出食指指着，自豪地说起来了：“我要向他说‘你在家里，哪点不好！甚么都给你弄得规规矩矩，样样都合口味，你到那寡妇家里难道有甚么给你吃的？思想新，她弄得出甚么来？从前我们在她家里住半个月，她弄了些甚么鬼菜呵！’娘总是疼儿子的！……”她同时想：“是的，我要弄得他满意点，把他的心收复回来的！”

忽然听见外面有声音，她赶快把肉放进碗柜里，又开了厨房门伸出头去。那荒凉的村落在她眼前立刻展了开来：附近是一畦一畦种着白菜的地，中间疏疏落落点缀着二十几家白墙壁的瓦屋，炊烟狗尾巴似的在那些屋顶的小烟囱上腾了起来，把那些透过树梢的金黄色斜阳光线搅得一团忙碌。远处在零乱地响着女人唤猪和唤鸡的声音，前面的一家屋子前有几个女人在逗着一个孩子欢笑，一群乱鸦黑点子似的从树梢腾了起来，掠过天空飞了开去。……

“是吃晚饭的时候了！”她抱怨地说，眼睛紧紧盯住前面蜿蜒

在一行一行绿色菜畦间的大路，大路那头的树林间，憧憧的行人忙碌着，却不见她那穿着很整齐灰色西装的儿子。

“一定又是不回来的了！一定又是陪那女人玩去的了！那是多么淫荡的寡妇呵！”

她又非常痛恨起来，咬着牙，想：“我的儿子从来都是好儿子！往常一发了薪水，他总是提一纸包东西回来笑嘻嘻说：‘妈妈，我在大马路给你买点心回来了！’就是自从遇着那寡妇，把我们快乐的家庭都破坏！——你这不要脸的娼妇呵！”

她砰的一声碰上门，就愤愤的走进房来。她坐着，心里非常不舒服。不服气地拉开抽屉，拿出几张照片来：一张是在自己家乡王贡爷的女儿，一个银盆似的脸，穿着许多点子花色的旗袍。站在摆了一瓶牡丹花的茶几旁，一手还搭在茶几上；一张则是那瓜子脸穿着青旗袍的寡妇，右手搀着她的孩子萍儿，连一瓶花也没有，背后就只是一张黑幔子。两手拿着这两张照片对比地看了看，她的嘴唇便恶狠狠的撅了起来，喷着唾沫星子说道：

“你看，人家王贡爷这女儿哪点不配！人又漂亮标致，又是青头姑娘，又是门当户对，又是亲上加亲！可是这寡妇算甚么？我早就看出她不是一个好女人！她男人生前做甚么工作还给巡捕房抓去过！这样的女人都可以要得吗？而且是一张瓜子脸！我从来就讨厌的是瓜子脸！”

最后她翻出一张她妹妹的“全家福”照片来了，她的眼睛立刻被有力地吸住。脸上打皱，扁下巴的妹妹坐在当中，旁边站住她两个圆圆白脸的儿子和两个媳妇，膝前围绕着四个睁大着可爱的黑眼睛的孙儿，她忽然记起来了：当在家乡大家都出嫁了以后，她同妹妹走在村镇上，自己总是走在妹妹的前面，街两旁的人站起来打招呼，总是先叫她。她有时指着面前站的人说：

“阿发，听说你家媳妇病了，我那里有些痧药水，你来我给你点吧！”

人们都立刻尊敬的望着她，阿发则垂手躬身的说：

“谢谢大姑娘！”

“不过，”她又说。“我看你也闲得够了，明天来帮我种一天地！”

“是。大姑娘的事情我们总是尽力的！”

她一转身，就立刻听见人们在背后轰起一阵赞扬的语声：

“那大姑娘比起二姑娘来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脚色呵！”

可是现在妹妹却是儿孙满堂的——虽然生活也困难了起来，但她究竟是儿孙满堂！而自己反倒跟着儿子来到这上海不相干的村落！到此刻还连一个媳妇也没有！“要不是那死鬼又嫖又赌一脚头把家产踢光了，我就敢强迫我的儿子说：‘章！我要给你讨一个媳妇！’他敢不依？但是呵……”

她又怀念起她的家乡来了，那高大的黑漆龙门，矗立在棋盘形的田亩当中和蓊郁树林的环抱里，早晨的温暖阳光透过树林直铺在她的庭院，……能够回去多好呵！她于是觉得非常难受，非常孤独起来。她望望自己的周围，床，书桌，书架。……但这些物事都也静静的望着她。

“即使有一个孙儿也好，”她想。“儿子不回来不要紧，我就抱着他，逗他，玩他，亲他的嘴，他也就会对我说，笑，……”

“宝宝要睡觉~~~”突然前面那女人唱歌似的声音悠扬地透进她耳里来了，她不由得怔了一下：“是的，人家都有小孩……”

“我的狗儿要睡觉哟，~~~”

她的眼眶热起来了，泪水珠子直滚了下来。她叹了一口气，觉得一切都没有趣味。“就因为自己没有钱，”她想。“古语说

的，只要有钱，和尚无儿孝子多！”她立刻愤激了起来，觉得儿子最近实在太不把娘放在心上了，往常一发薪水总是把一大半的钱放在她手上，最近却少起来了！

“哼，我存了钱，难道就带到棺材里去？还不是给你存的？可是把那些钱用到那寡妇身上可不行！是的，我要逼他的钱的，看他对娘怎么说！要是他们老是这么弄下去，娘恐怕只有去讨饭了！我要把他的钱逼下来的！……”

她下了决心，把贴胸衣袋里的一卷钞票热热的拿了出来，仔细数了数之后藏在箱底，关好门就走出来了。

她走到前面一家农民的瓦屋前，在那儿，四个穿破旧衣服，头发上盖满灰尘的女人，见她走来，都立刻站了起来。那怀抱孩子的一个笑嘻嘻的道：

“老太太，夜饭吃过哦？”

“还没有呀！”她见众人都尊敬她，立刻装着微笑说。“我家少爷在公司里还没有回来呀！”她把“公司”两个字说得特别重，面前的几个女人都更加肃然起来了。

“你老人家真是好福气呵！有这样一个好少爷！”一个女人微笑的说。

“在公司里做生意是拿大钱的！”另一个也接着说。

老太婆立刻高兴起来了。她望着众人，很明确地感到自己在这周围所处的是怎样高的地位。

忽然一个女人伸手向前一指，说：

“呵，那大概是你家少爷回来了！”

“还有一个女人！”

老太婆没有听到后一句，已手搭凉篷似的搁在额前，高兴地望着远远的前面。果然，那前面反映着霞彩的树林夹道中，那穿

着灰色西装的儿子直条条地在那儿出现了，但同时却也出现了那穿黑旗袍的寡妇，中间搀着的则是那穿着红线衣的萍儿。她心里立刻又不舒服起来。

焕章和玉怀搀着萍儿很慢地很慢地在树林夹道中走着。大家都很清楚地可以听见脚尖踏倒草茎柔软的声音。前面，在那些疏疏落落缭绕着炊烟的村屋背后，在一丛丛枝叶茂密的树林背后，天边鱼鳞似的白云，给沉下地平线的太阳燃烧成通红的霞彩，光明灿烂地，直喷射到天中。一群归林的乱鸦好象谁撒的一把胡麻似的，在那霞彩之下掠了过去。青蛙们则在咯咯地唱着晚歌。一个金虫展开翅子呜呜地飞过来了，转了两个圈子，蓬的一声碰着焕章的鼻尖就落下地去了。焕章立刻皱起眉头，赶快拿手巾擦着鼻子。萍儿却大声笑起来了，同时还快活地跳了一跳。

"小金虫！"他蹲下去，笑着，指着那挣扎在草上的金虫说。

焕章正要伸起皮鞋尖去踏它，玉怀立刻把他拦住笑道：

"这样一条小生命，你又何必弄死它？"

"谁叫它要碰我的鼻头呢？很脏！"他见玉怀躬下腰，伸手去拈那金虫，立刻发觉了自己说的这话不妙，他于是赶快转过话头道：

"呵，是一条多么可爱的小生命！"

萍儿从他妈妈手上接了那金虫，快活的笑了起来。焕章拍拍他的肩头说：

"你还要吗？我再帮你弄一个。"

这时，天边的红霞已幻成紫色，好象铺满了片片的牵牛花，背后衬着明澈的光亮，俨然是一幅梦幻似的彩画。周围的空气更加变得清新了，树林的叶片散发出浸了酒精似的浓烈气味。

玉怀忽然觉得一份热烈的情感燃烧起来了，微笑地向天边一指：

“呵，这多么伟大的自然呵！”

她挽着萍儿离开路边就向着那可以遮弃别人视线的几株大树背后走过去。焕章紧跟在她的背后。几只青蛙划然地停止了歌唱，扑通扑通的跳进一塘水里，水面荡出无数圆圈，搅乱了反映在上面平静的霞彩。

“我就喜欢这样的大自然！”玉怀的胸脯鼓动着，呆望了一会儿，自言自语的说。“从前明在的时候，他的工作一完毕，我们就常常跑到乡下来看这样的霞彩。他常常靠着我的肩头指点着天边说：‘哪，你看那是多么美妙而光明的图画呵！在那儿含蓄着人生的理想……’”她有些黯然了，两个眼圈都顿时发红，起着潮润。

焕章知道她又在想着她的明了，心里有点不安起来。“她总是喜欢想她的明！”他想。“但想了有甚么用？”

他默默的把手巾递给她！她才恍然地睁大眼睛望了他一望，把他的手推开笑道：

“哈，你以为我哭了么？不会的。我是给这伟大的自然感动了。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应该同大自然融合，我喜欢去听那自然母亲的声音……我一定明天就搬到这个地方来……”

“呵，我也喜欢……”焕章也微笑着说。他看见玉怀那仰对天际的瓜子脸，那明亮的眼珠，那明亮的分披的黑发，反映着霞彩的光，越加显得美丽，俨然是在彩画里边飘然的人影。他立刻记起在写字间里，同事们带着神秘似的眼光对他说话的神气：

“你那爱人最近写东西了吗？”

“吓，是一个思想很前进的女人呵！”另一个接着说，并且向

他伸出大拇指。

有时玉怀来会了他，他送着她出去的时候，立刻感到同事们都诧异的望着他们两个跨出房门的背影，在他们的眼里自己也都显得崇高而且神秘。

周围的青蛙和各种草虫更大声地交响着唱起晚歌来了，把他从幻想里拉了回来。他看着玉怀的侧脸，心就剧烈的跳动起来。他伸手去捏着她那裸出的白手臂。玉怀并没有动；她正仰了脸沉醉在大自然的气息里。焕章全身的血都涌了起来，当玉怀那明亮的眼珠向他一看的时候，他兴奋得两颊都烧红了。

"这大概就是恋爱了吧？这大概就是恋爱了吧？"他这么想着，一面又胆怯地向背后望望："该不会有人看见的吧？"

他望着她又想："是的，她多么可爱！她的思想，她的灵魂，都明白地展布在我的眼前，而且她也很了解我，如果我们结婚……"

玉怀掉过脸来望着他，看见他那小孩子似的痴呆的脸嘴，在这时候看来，完全象一个非常平静的小弟弟，她忍不住笑了起来。

"她的嘴笑得多么好看，"焕章想。"我好不好拥抱她？"

忽然萍儿惊喊起来了：

"妈妈，蚊子！"

两个才好象从梦境里惊醒转来。焕章见一群黑麻了的蚊子在萍儿的脸前搅成一团飞叫，萍儿一面向后躲，一面用手赶打着。他立刻挥着手帮他赶了一下，可是恰恰碰在萍儿的小手上，萍儿就哭叫起来了：

"我的金虫打跑了！我的金虫打跑了！"

同时跑上来用脚踢他，用拳打他，要他立刻赔。焕章皱起眉

头，愤愤的说道：

“你别叫呀！给你找就是！”

他躬着腰弄得额头出了汗，才把金虫找着送还他的手里，萍儿才不哭了。他用手巾揩着自己的西装裤脚的时候，心里又不舒服的想道：“糟糕的就是这一点！如果一结婚，那就会成天到晚给孩子麻烦透了！……”

“好，这里的蚊子多，我们走吧！”玉怀牵着萍儿的手说，大家又慢慢的走了起来。

“这是很明显的，”焕章一面走一面继续的想。“她是曾经沧海，而我还是初恋，为了孩子，就破坏了我同居生活的甜蜜，那太不合算了！”但他一看见玉怀那美丽的身影，回味着刚才的愉快，立刻又痛恨自己被这样商人似的龌龊思想苦恼着，他要竭力忘掉它，于是扯了一把树叶到手里揉搓着，微笑的说：

“怀，你那天在公园里说，你的恋爱观就是人类爱，广大的，这自然是很对的。不过，你主张不结婚，我……”

“你，甚么？”玉怀皱起眉头掉过脸来看着他。

“我，我始终想不通！……”

玉怀笑了笑：

“这有甚么想不通的？就因为我曾经是过来人呀！我们女子一结婚，就甚么都被束缚住……”

“有甚么束缚住？譬如……”

“譬如甚么？”

“譬如那男的也是主张自由思想的人……”

玉怀仰面哈哈笑了起来；焕章立刻窘着了。

“你不是女子，而且也没有结过婚，这是你一点也不会知道的……”她见焕章的脸红了起来，觉得自己太放肆了，而且也觉

得他那红了的脸很可爱，为了免得使他太难堪，她便握他的手笑道：

"老弟，你不要生气。不过呢，我们女子的事情你的确是想象不到的。"

焕章立刻非常感动，也紧握着她那柔和的手，心里想："你这玩笑可开的多么毒呵！"但他微笑着说：

"哈哈，你把我当作甚么人？我怎么会动不动就生气？你难道还不了解我么？"

"我了解你。"她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了，随即撒了开来。"是的，他是可爱的，年青，热烈，"她想。"可是他那母亲太厉害了！如果一结婚，那简直要变成他母亲的'媳妇'了！"

"章，"她嘲笑地说。"你母亲又向你哭了么？"

"是的，我已经向你说过了。我早晨走过她床前，她又在淌眼泪。"

玉怀更加笑起来了：

"她既然要你'搞'一个老婆，你就给她'搞'一个老婆好了！"

焕章忽然感到伤了他的自尊心似的，抱怨地飞了她一眼：

"你看，你又同我开起这样的玩笑来了！"

"哈，你说你不生气，不是又生气起来了么？"玉怀说到这里，忽然严肃了起来。"我告诉你，象她那种侮辱人的话我是极端反对的。不过，说真话，你确是该结婚的时候了！不知怎么，你在别的女子面前总是那样胆怯。"

焕章脸红了一下：

"就因为我不懂她们呀！我总觉得爱，不是那么一回事！"

"不要紧，你拿出勇气来，你和别人结了婚，我们的友谊，我敢相信倒更可以永远。我虽然主张人类爱，那也有限度，你知

道，我当然决不会爱那些饱食终日吸人血的混蛋！”

焕章见她说得那么认真的样子，暗暗吃了一惊。他想刺她一下说：“你之所谓不结婚，人类爱，不过是一种作为逃避的旗帜罢了！就因为我的母亲！”但他没有说；只是也认真的说道：

“是的，你的这些精神我是佩服的。不过，请你相信我，虽然一两年来在公司作事，我却并没有失去我在学校时一颗青年的心……”

“这我晓得，你何必声明？”

“不，我不是要声明，我不过……”

玉怀感到自己所说的话已给他搅混了，扯远了，一时找不出头绪来，她慌乱的截断他的话说道：

“不，你把我的要点误会了！我的意思不过是说，我是恨那些安坐而食的人，我自己也很愿意做一个职业生活者的。”

焕章立刻感到自己岔话的方法奏了功效，而且高兴着把她的话扯到更有利的这面来了：“对了，”他想。“我们公司里刚有一个位置出来了，如果想法子介绍她进去，我们就可以朝夕与共，而且是我给她介绍了职业的，那么……”他兴奋的拍拍额头道：

“哈，你看我这人真是容易忘事，我们公司里有一个位置出来了！”

他们很吃惊了，只见老太婆拐着小脚儿踉踉跄跄划着两手冲了上来，红着脸，呼吸急促地喊道：

“呵呀呵呀！你看你们这些年青人一路上总是‘张花理石’的！我们老人家给你们辛辛苦苦准备好了饭，饿着肚皮等你们！我站在那边喊了你们半天，你们简直象聋子似的！”

玉怀怔了一下，随即笑道：

"呵，伯母，我们要搬……"

老太婆不听她说完，就把脸掉向焕章说：

"你说你下办公后有事，我早就晓得你要到玉怀那儿去了！"

"是的，妈妈！"焕章见母亲那种愤怒的样子，自己便立刻带着抱歉似的脸相，微笑的说。"我去带他们来了！他们也想住在我们附近呢！妈妈，他们来做我们的邻居，你也不再寂寞了！一看好房子，他们明天就搬来！"

老太婆吓了一跳："哦嗬，他们居然还要搬来呢！"但自己又没有权力拦阻人家；不过她因此倒反而有所得了："好，搬来也好，"她想。"搬到我的眼前来，我就好监视他们！倒比他们离得远远的干了些甚么事情我都不晓得！"她于是立刻装着一脸的笑向玉怀说：

"好，搬来很好，我免得一个人！就好天天到你们家来玩了！五十号有一间房子，我去帮你说一声就是了！他们都是很相信我的。"

萍儿喊她一声"阿婆"，就伸手跑上前来。她心里不高兴的想："又不是真正自己的孙儿，抱他干吗？讨厌！"但她为了顾全大家的面子，终于把萍儿抱了起来。

他们走进房间的时候，老太婆就向萍儿问了起来：

"你们今天在哪里吃午饭？"

焕章赶快抢着说：

"我在公司里和几个同事……"

可是萍儿已笑嘻嘻的说出来了：

"在馆子里。"

焕章脸红了起来，见母亲看了他一眼，心里感到欺骗了她的难受。玉怀笑了笑，也看了他一眼，意思说："你何必遮掩？"随即

泰然地走了开去。老太婆又问起来了：

"你们几个人吃？"

"妈妈，叔叔，我。"

"你们吃多少菜？"

"吃很多很多菜，我们还吃咖啡呢！"

"哦，你们还吃咖啡，你们吃鱼翅没有？"

"吃的。妈妈吃的，叔叔吃的，我也吃的。"

玉怀有点气愤起来了，觉得她这样拷问一个天真的孩子，简直是非常的卑劣，可恶！她瞪着眼睛恨不得把萍儿夺了下来。可是老太婆还在继续着：

"哪个给的钱？"

"叔叔给的钱。"

"哼！"老太婆愤愤了，想。"有钱不给娘，倒去养寡妇！"她忽然自暴自弃地决定着："好，寡妇用得，我也用得！要阔气我们就大家阔气！回头我就去把那块留下的肉也一齐把它弄出来，吃吃吃！吃光完事！反正留下来也落不到好处，倒不如饱饱吃它一顿死了倒好些！"她抬起脸来先和缓了一下呼吸，然后说：

"章，我这两天不晓得怎么样，心口又痛起来了！我前回吃的补药早就吃完了，现在要赶快买才行！还有米也要买了，油也要买了！可是一个钱也没有。"

焕章皱一皱眉头道：

"我那天不是才交给你十块钱了么？"

"可是用完了呀！你哪里晓得，你成天不回家来看我一眼，丢得我一个人在这冷清清的屋子里多寂寞！我想，好，我也去散散闷，看看戏吧！我就请了隔壁刘老太婆陪我一道去看了！"

焕章笑了起来：

“我晓得你是不看戏的。”

老太婆脸红了一红，抢着说：

“看了的！我也同你们一样还请她上了馆子的。”她觉得这么巧妙地就刺了他们一下，心里非常的舒服，同时还看了玉怀一眼。玉怀却只是冷笑地看着窗外。焕章也知道她那说话的意思，但他还想和往常似的搅起家庭的快活空气来，故意和她玩笑似的说下去：

“我就知道你没有上过馆子。”

“上了的！我们在十马路上了的！”

“上海就从来没有‘十马路’甚么的！”焕章说；但他已看出母亲那隐在假笑下的愤怒。他想：“母亲也可怜，近来她就常常哭，从我现在和玉怀的情形想来，只要给她钱！她就甚么都会好的。”他赶快从袋子里摸出一张五元的钞票来，显出很明白的意思说。

“好，妈妈，我就再给你这张钞票吧。”

老太婆接到手上来看了看，说：

“这就算是给我买补药的吧。但是还有买米买油的呢？你看我的袜子也破了，我也买几双。”

“我只有几块零钱了呀！”焕章苦笑地说。

“可是没有了米呀！没有……”

焕章生怕她再说下去，给隔壁人家听见了，那简直笑话。赶快又拿出两张一元的钞票来放到她手上。老太婆还要要，焕章急得拍衣袋，她才感到得了胜利般，放下泙儿捏紧钞票跑下厨房去了。

玉怀马上抱起萍儿说：

“我们走！”

“为甚么？”焕章吃惊的拦住她，“你不是说今天晚上在这儿

过夜，看好房子明天就搬来么?”

“我不想搬来了。”

“为甚么？你不是说上海的房子没有萍儿玩的地方而且很贵么？并且你那房子今天已经满期了！”

玉怀迟疑起来了：

“可是你母亲会对我们怎样想?”

“不管她。”焕章生怕失了这个好机会，鼓动地说。“你不是从来说你是轻蔑环境反抗环境的吗？任她怎么想，只要我们是纯洁的。难道这一点小小环境你就怕了么?”他觉得这些话实在说得很妥当而且漂亮，说到收尾的时候，他还兴奋地把手在空中劈了一下。

“笑话，我怕甚么?”玉怀又把萍儿放下来了。“我不过看她那样子讨厌我们罢了。”

“算了吧，我们是我们，她是她。这是你也说过的：‘这是各自不同的人生，也是各自不同的两个时代。’好，我们不必管她吧！而且她不高兴一下，把那时间一过就会算了。”

玉怀觉得他处处经典似的引用自己说过的话，觉得非常的高兴，并且也觉得他的可爱。两个的眼光碰住了，互相就默默地兴奋的对看一眼。

焕章跑下厨房去了一转，高兴的跑了回来笑道：

“哈，你看，我刚才说过‘她把那个时候一过就会算了的！’果然她现在已经没有甚么了。我刚才见她正从碗柜里拿出一大块肉来添上去，那不是要特别招待你们一下吗?”他立刻显出主人的样子，开了电灯，挽好袖口就拉开桌子，摆起碗筷来。

玉怀笑了笑：

“不见得吧?”

“你不信你看就是！”焕章肯定的说。

老太婆把菜搬进来了，焕章和玉怀也去帮她搬。可是桌子上除了一碗青菜，一碗粉丝，一碗豆腐干，一碗炒蛋，和一碗用很少的肉片炒笋子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菜了。焕章着急的问道：

“妈妈，怎么只有这点肉？”

“没有钱买呀！只有这点肉。”

“我刚才不是看见你拿出一大块肉添在那肉片里吗？”

“留下了呀！明天吃的。一下子吃穷了怎么办？”

玉怀听完她后一句话，知道她的眼光又要刺似的射来了，先就把自己的脸掉开去，看了焕章一眼，在那眼光里闪出这样的话语：“如何？”焕章搭讪地笑一笑，端起碗来就扒饭。老太婆已看在眼里了，立刻把眼睛瞪了一下。

吃过饭后，她决定了等玉怀他们走了之后，要切切实实给焕章告诫一番。问他：“究竟是要娘还是要寡妇？为了那寡妇就简直把娘不放在眼里了！要他明白的说。这样尽拖下去是不行的！娘已经几十岁了，没有媳妇是不行的！没有孙儿也不行的！可是那萍儿不是我家‘李氏门中’的血脉，娘是怎么也不给她抚养的！叫她不要打这种主意！……”

但玉怀却在给萍儿缠住，问答着许多无穷无尽的话，看来并没有走的意思。焕章也在旁边逗着萍儿。老太婆只得不高兴的忍耐住，看着他们。她觉得儿子那样子是很漂亮的，光光的头发，光光的圆脸，即使配天仙都配得上；可是总又觉得有些不舒服，好象用服手的针线一下子闹起别扭来了，儿子那身体也较之往常似乎总感到一些生疏，越想法子互相接近而结果反而越加离开了似的。至于玉怀和萍儿的身体以至脸庞在电灯光下更是讨厌，难看，一脸的下贱相。

其时，萍儿正仰了脸，睁大一对幻想似的眼睛，伸手指着窗外的一轮清亮的圆月问着：

“这月亮为甚么会亮？”

玉怀也向外一指看着他的脸说：

“那是太阳的光照在月球上反射出来的光。”

“为甚么太阳有光？”

“因为太阳是一团火。”

“为甚么太阳是一团火？”

“哼，这就真是贱种！”老太婆冷笑了，在肚子里暗暗咒骂着。“我们也是做了娘来的，哪象这样子！儿子的话都可以让他尽那样傻问得？而且月亮是月光娘娘，太阳是太阳菩萨。他要再问，就给他一个嘴巴！——这真是一个贱种！”可是她看见焕章也蹲了下去在和萍儿面对面地解释太阳为甚么是一团火。她赶快把自己刚才在肚子里咒骂的话象切肉似的划分开来，儿子应该除外。

到了听见桌上的座钟铛——铛——铛地响了九下，还不见他们要走的意思，老太婆着急起来了。她说：

“啊，九点钟了！我们要睡了！”

“好，我把帆布床撑开来！”焕章站起来说。“我睡帆布床，玉怀同萍儿就睡在我的床上。”

老太婆大吃一惊，顿时象被铁锤重重一击，立刻发昏了。“这怎么行呢？”她想。但她记起从前也曾在她家睡过半个月，照礼数上说来，他们在这儿睡一夜，似乎不好赶人家的。但她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强笑地问道：

“他们要在这里睡么？”

“是的，”焕章说。“她明天早点看好房子，就搬来。我就劝

他们今夜在这里过一夜好了。”

老太婆有点愤怒了，她想：“你劝他们！你不问我肯不肯？你虽然是主人，可是我才是一家之主！”但她随即又觉得这样对他愤怒是不好的，“他究竟是我的靠托。就是那娼妇坏！一定是那娼妇想出来的心思！”她于是毒毒的点一点头想：“好，你们往常避开我，干些甚么事情，一点也拿不住！今晚上只要你们睡到一间床上，我就正好拿住你们！那时怕你们不依我！”

她躺到后房的床上，看见前房熄了电灯的时候，忽然全身汗毛都倒竖起来了，因为一句古老话针似的直刺她的心窝：“寡妇进房，家败人亡！”她立刻觉得那黑暗中的天花板都在摇起来了，地也动起来了，她忍不住了，一翻坐了起来，想跑去叫他们还是回去。但她坐着，想了一想之后又迟疑了，觉得与其现在赶她，莫如刚才就赶她，这样把人家从床上拖了起来，倒弄得大家没面子，从此结下深仇大恨是不好的。而且儿子会对我怎样呢？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躺下了。竭力把头靠拢板壁去，耳朵听着外面，眼睛睁得大大的。

前房里，静悄悄地。玉怀想着今天的情形，心里很不舒服。

“自然，焕章是在热爱我的。”玉怀想。“但到他家里来一看，那爱对于我却成了很大危害了！这样弄下去是不行的！我和这样的老太婆是弄不来的！我应该提醒他！”但她一想到自己已经堕入了焕章的爱情里面了，立刻觉得非常的痛苦，象蛇似的啃着她，她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办好。忍不住轻微地叹一口气。

焕章却在帆布床上很敏感地伸出头问她：

“怀，你叹甚么气？”

“没有甚么？”她说。“我不过想，我们这社会，黑暗的力真是深得很。譬如我们女子吧，不但是男子对女子是轻蔑，就是女子

对女子也一样的轻蔑。”

“不，”焕章赶快说。“我就不那样。”

玉怀笑了笑，觉得他那种追女人的心理真有些傻气。

“自然那是很好。”她柔和的说。“不过从一般上说来，你也不能够那样说。这种根深蒂固旧社会的习惯在每个人的意识里是埋得很深的。到时候他就会露出狐狸尾巴来……”

焕章不服气的说：

“譬如？”

其时，月光清水似的斜泻进来，浸在玉怀的脸上。可以看见她的鼻子眼睛。

“好，我就给你打个譬如吧。你觉得明怎样？”

“糟，她总是喜欢想起她的明！”焕章不安地想；随即说：

“我知道我不如他。他是一个很进步的人物。个性很强的。作起事来很严肃。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很佩服他。”他觉得这把他说得太好了，于自己太不利，于是赶快加添道：“不过他也有些缺点，在没有事的时候，他总喜欢谈女人！”

玉怀听出了他那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心里不禁冷笑了一下。

“好，”她说。“你知道他是这样的人物。男子喜欢谈女人恐怕也是普遍的吧？我想你也不见得不谈的。”

焕章的脸立刻燃烧起来，好在月光照不着，他也就不讲话。玉怀停一停又说起来了：

“我们在同居的过程中，我所觉得，就是他是一个很强的人。他的一切言语行动都很严格。譬如他和人家约会是两点钟吧，他不会到了两点一分才到；答应做的事情，无论孩子在他旁边怎样叫，他总是埋着头把它做好。这的确给我一个不能磨灭的深

刻印象。可是他有时候对我总不免带着那种男子的自尊的样子，这确是我时常感到难受的地方……”

焕章立刻高兴地好象看见了别人的弱点发现了自己的优点似的，赶快说：

“我就不那样。我不知怎么，常常在女子的面前总是胆怯的。”他一说出了“胆怯”两个字，心里就象压一块石头似的，但随即却又觉得这话倒也是很好的进攻她的利器。

玉怀又笑了：

“不，凭我的经验看来，一个人‘对恋爱’常常是胆怯的，但‘对女人’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我主张不结婚！”

焕章怔了一下，有点气愤了。“原来她弯了这么一大套只为了这句话！”他想：“不管你结不结婚，我为你已经化了这样多的精力和金钱，要我放手是不行的！”他知道和她再讲下去是只有越说越支离的。他于是沉默着。月光不见了，屋子只是一片浓黑。在浓黑中，听见她叹了一口气翻过身去，铁床都被压得簌簌鸣叫，大概碰着萍儿了吧，萍儿沉闷地哼了一声，立刻就听见她把身体大大移了一下，就不动了。可是稍为停了一会儿，却听见有脚步声很轻的在地板上响了起来，他怀疑地赶快问：

“哪个！”

还来不及叫第二声，电灯忽然冲破黑暗亮起来了。在电灯的“开关”旁边，就现出那皮色青得很难看的皱脸的母亲，她身上只穿一套白汗衣裤，两只三角眼闪着老鼠似的眼光匆忙地向床上扫射一下。玉怀气愤愤的就把脸蒙在被窝里去。

“妈妈，你找甚么？”焕章不高兴的问。

“哦哦，”老太婆冷得发抖说。“不知怎么，今天那菜弄得太咸了，口渴得要命。我起来喝口茶。”她立刻抓起桌上的热水瓶，

倒出一杯开水喝了起来。

“你衣服也不穿，”焕章又翘起头望着她说。“要冻出病来的。”

老太婆看见她儿子一脸不高兴，赶快笑着说：

“好，好，我去睡就是。”

她立刻关了电灯，跑进后房来了。心里很抱怨：“怎么没有睡在一床呢？奇怪！不是床已经在响了么？”

她躺上床去，仍然竭力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听着外面。外面甚么响动也没有，就只窗外微风扫着树叶发出吵吵的声音。接着远远的传来了小孩子的哭声，狗的吠声。这些声音被一阵微风飘了过去了之后，接着就好象一个无穷大的静的声音落了下来似的，一着了地，就凝固起来，不摇，不动，静得象死水一般，无间断的继续着。不知道多少时候了，她听得耳朵渐渐疲倦了起来，眼皮发胀得渐渐要垂下来。但她忽然很吃惊了：“假使就这样睡着了怎么办？”她想着于是故意哼了起来。

“妈妈，你怎么样？”焕章在外边床上问。

“可见他们还没有睡着，一定在等我睡着了他们才干好事！”她想着，索性大哼起来。

“妈妈，你究竟怎么样呀！”

“嗯……我的肚子痛！”

“唉，一定是刚才起来冻着了！真是，冻出病来了有甚么好处？”这显然儿子责备起来了。

“嗯嗯……痛呵！”她仍然用哼来掩了过去。

焕章只好不高兴的爬起来，开了灯，给她倒了一杯开水，拿了红灵丹进来。他伸手去摸老太婆的额角；老太婆却赶快躲开了，赶快说：

“这不要紧的。我的额头不怎么热。好，好，你去睡吧。看你也冻着不好。我自己会晓得吃的。”

她又关了电灯躺了下去。一直都睁着眼睛，竖起耳朵。听见四野许多鸡鸣的声音，听见许多工厂此起彼落的回声，看见窗上发了白渐渐转成金黄色，屋子里光亮了起来，是太阳出来的时候了。等到焕章和玉怀他们都起了床，她才放心，立刻觉得非常疲倦起来了，全身的骨节都感到酸痛。她心里又恨起寡妇来。但同时想起昨晚上儿子的那种不高兴的样子，又觉得有些害怕。“唉，他该不会从此恨我吧？可是我是为你的好呀！娘总是疼儿子的！”她这么宽解着。

焕章走到她床前说：

“妈妈，你还没有起来么？我们要出去看房子去了。”他随又加添道：“哦哦，你的肚子痛得好些了么？”

老太婆的脸红了起来，为了挽回儿子对自己的好感，她赶快一翻坐起来说：

“好了好了，我也起来去帮你们看房子，我一去他们的价钱都不敢多要的。”她观察着儿子的脸色，看他是否因自己的话起了感动；儿子却只是说一声“好，”就走到前面去了。

老太婆怔了一下，但她忍耐住。立刻就穿衣服。当她陪着他们去看好房子，见他们去搬东西去了的时候，她又不高兴起来了，一路愤愤的喃喃着走了回来：“儿子就只想着寡妇，简直不把娘放在眼里！我一夜不曾睡，辛辛苦苦这样早就起来为了谁？”刚刚走进房门，就见窗口上立刻挤着几张女人的脸，她正在奇怪，讨厌，房门却被推开来，那满脸不高兴的房东女人在她眼前出现了。她更加非常吃惊起来。

房东女人是一个蜡黄的尖脸，尖鼻子大嘴巴，她一面跨门

槛，一面就哗啦哗啦喷着唾沫星子说道：

"咦，老太太！你们怎么把那寡妇留在我们房子里睡觉？昨晚上一夜都闹得我们不安！古话说得好：'寡妇进房，家败人亡！'他们又没有拜过天地，又不是夫妻，怎么就在我的房子里睡起来了？"

老太婆着急地摊开两手说：

"我也没有法子呀！可是一床睡是没有的！我一直到天亮都是听见的！"

"你老太太怎么晓得呵！"房东女人戟起食指指着老太婆的鼻尖说；老太婆觉得她今天这样的没礼貌，简直是很大的侮辱，但想到究竟是自己家里人的错，于是只得忍耐住听她说下去。

"你老太太怎么晓得呵！今早上人家简直讲死了！全村子都闹得乌烟瘴气！还说二喜子在窗洞上亲眼看见的，看见他们人重人的！你想一个男的同一个女的睡在一间屋子里会不干那些事的么？她们都听见的！"房东女人愤愤的说，理直气壮地把手一伸指着窗口上的那几张脸；那些脸都动了一动。

"这简直是造谣！"老太婆愤愤的想。"这简直是眼红我的儿子是上等人，故意攻击他的！"但她随又怀疑起来了，眼圈顿时发红，泪水湿润的涌了起来，她抱怨着自己："怎么自己听了一夜会没有听见？完了！这回又被他们骗去了！一定是那寡妇狐狸精似的弄得好手脚使我听不见！"她横了心，觉得要闹出甚么乱子，就由那寡妇自己当灾去；但她随又想起自己在这村中所处的地位，和自己儿子的社会地位，如果一闹起来简直是没面子的！她又只得镇静下来，指着门外说：

"就只是那娼妇一个人的不好！那淫荡的狐狸精！我们'李氏门中'从来就是著名好家风的！我的少爷从小就在我的跟前

受的'家教'，从来都是规规矩矩的！你房东太太就晓得，看我们在你这屋子里住了一年多是不是规矩人家？昨晚上是的的确确甚么也没有的！"

"自然你们是规矩人家。"房东停了停，又举起手来戟着指头说："不过不管你们有没有过，我家从来是规规矩矩人家，房子也从来是大吉大利干干净净的！现在一个寡妇到我们房子里来，唵，总之，一个男子同一个女子关在一间房里是很难说的！现在我只要你们给我们打扫打扫晦气，要你家少爷亲自给我们家神插烛燃香！"

老太婆为难了，呆呆地望着房东女人那鼓起的蜡黄脸。

"你晓得，我家少爷是从来不烧香的！"

"不管他从来烧不烧！这是我们这里几千年传下来的规矩！那是一定要烧的！女的烧还不可以，一定要男的亲自来！要不，我们全家的人丁财产，你保得住？并且也会闹得四邻六畜不安！"她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把脸掉向窗口的几个脸，那几个脸也异口同声的说：

"是呀！真要四邻都闹得六畜不安的！"

老太婆无话可答了，恨不得抓了那寡妇来打她几耳光。房东女人给了她最后的警告出去了，窗口的几个脸也不见了的时候，她气得脸全发了青，一翻身就倒上床去哭起来了，她痛恨那寡妇，想到惟有坐在马桶上咒人才会毒的，特地又爬起来拉出马桶坐在上面毒毒的咒骂她要千刀万剐！骂了一通之后，又才躺上床去，接着就骂起"死鬼"来了：假使不是他又嫖又赌一脚把家产踢光，这房东甚么的还敢在她面前戟着指头发脾气？而且也根本不会有这样的事！"我有钱我就给他搞一个老婆就是！他还敢去姘那寡妇？"她觉得孤独，无力，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力……两

行热泪在她眼角边晶亮的滚了下来。

当她疲倦地睡了一觉醒来的时候，听见窗外有人在叽哩咕噜的说：那寡妇已经搬来了！

“真是不要脸的娼妇呵！”她轻蔑的咒骂一声，向地上吐了一口，就关好房门走出来了。沿途看见那些乡下人都在用诧异的眼光看她，她昂着头就走过去了。她想：“你们这些人算甚么东西！”她在太阳黄光下穿过树林，越过一个水塘，沿着石子路快到五十号门口的时候，那瓦房右侧面的篱笆外拥着一堆人在那儿向那寡妇屋里看，在大门外的大树边则有几个女人在围着一堆交头接耳的谈讲着，并且发出哈哈声。忽然五十号的房东老太婆从那几个女人中走出，向她迎过来了，满脸不高兴，嘴角带着苦笑向她挥着手说：

“呵，老太太，你来啦！你看，我就是看在你老太太的面子上答应了一间房子租给你们的朋友。谁知她已经搬来了，我才听见她们跑来向我说，她是一个寡妇！还听说昨天晚上她和你家少爷在你家里不规不矩的！我说了你不要多心。我真愁死了！这样一个寡妇在我们家里，他们这样子，我怎么办？老太太，请你替我想想？”

老太婆怔了一下：“想不到这事情全村都已传遍了！唉，这简直多么丢人呵！”

那几个女人一下子拥过来了，围着，睁大了眼睛看着她。站在后面的还特别伸长脖子把脚尖点了起来。

“老太太，”房东老太婆又用露骨多节的食指点着左掌说：“我想这事情对你老人家也不大好呵！象这样的寡妇到你老太太家里来是不吉利的，到我家里来，也是不吉利的。我就奇怪今天早晨的老鸦为甚么那样很厉害的在我屋上叫……”

旁边的几个女人也闪着同情的眼光说了起来：

“是呀，这种事情是……”

“说是三——三甚么，是三麻子吧，说是那三麻子在你家窗洞亲眼看见的，那才说得古怪呢！”

“他们还说，连我们四邻都会闹得六畜不安！”

老太婆望望众人，又望望房东老太婆，感到非常的难受。但同时也感到一种力量：人们都这样说！可见自己对儿子的道理是天经地义的了！她觉得自己正在找寻力量，却就在这些人们的嘴上找着了。“是的，要那寡妇住在这里才好，有这样多人的眼睛帮我监视她！”她想着，镇静了一下，嘴角强笑着，向房东老太婆摇摇手说：

“他们不敢的。不要紧的。我的儿子是很规矩的。请你放心，出了事情有我就是！”

这时，玉怀正在整理床铺。焕章在帮她整理书架。萍儿则在屋子当中骑着一匹木马一摇一摇地撅起小嘴唱：

“唷……嗬……嗨……嗬～～～

唷……嗬……嗨……嗬～～～

大……家……一……齐……用……力……呎……拉……”

声音在屋中飘荡着。

玉怀铺好卧单，摆上一个新枕头的时候，也不知不觉的跟萍儿唱起来了；焕章掉过头来笑嘻嘻的看着她，他想：“她那样子多么可爱！”

“唷……嗬……嗨……嗬～～～

唷……嗬……嗨……嗬～～～

牵……绳……拉……得……肩……背……麻～～～

背着背着儿时方才罢……”

萍儿哈哈笑起来了，说：

“妈妈不会唱：‘背着背着背着’……”

就在同一个时候，窗外的篱笆边却也哄出一阵笑声来了：

“嗨嗨，那寡妇唱起来了！”

玉怀立刻怔了一下，跑向窗口去，只见窗外的竹编篱笆那面拥挤着一堆人，许多脸贴在篱笆上，眼光直射进来。当她在众人跟前出现的时候，有谁忽然喊了一声：

“哈，那不是寡妇？”

焕章吃惊的问道：

“甚么事？”也向窗口走来。

篱笆边立刻又哄起一阵笑声。只见有一个人拉着一个女人贴到篱笆上来说：

“哪，婶婶，那男的也在呢！”

玉怀立刻咬紧牙齿，脸变成青色，愤愤的望着众人。她想这一定是那老太婆玩的把戏。最后骂了一声“妈的！”就退回来了。

“章！”她掉过头来说。“我现在是搬来了，据你看来，你母亲会对我们怎样？”

焕章转过身来笑了笑道；但他还没有说出，见玉怀的脸色那样严重，自己也就赶快收敛了笑容严肃起来。

“随她怎样。”他说。“我刚才不是已经向你说过了么：昨天晚上她那种情形确使我非常不舒服，我们已没有甚么母子之爱，现在不过大家都要生活，形式上维持着罢了。我的责任，就只是给她钱，养活她；我的事情是不要她管的。随她怎样，我们反正不理她就是了！”

“不，这不是理不理的问题，这是她会怎样来的问题。”

“哦哦，请你原谅我，我对这问题还没有想过。”焕章说着，见玉怀那尖锐的眼光直逼他，他赶快避开去，用手弹着灰色西装裤缝上的一点灰尘，遮去了自己的局促。

玉怀楞了一下，觉得对他一提到这问题他总是很圆滑的逃避，怕掘根似的问下去，譬如怕问到“假使闹到破裂了他会怎样呀”这些问题。她愤愤的看了他一会，随即又觉得自己多傻，“我根本不和他结婚，问他这些事情干吗？”她于是立刻感到轻松起来，嘲笑似的说：

“你对你母亲确是很孝的！”

焕章顿时红了脸，跳了起来：

“哈，你又讽刺我啦！怎么说！该怎么处罚？”随即他又叹一口气说：“怀！你难道这一点都不能原谅我么？我已经向她解释过很多话了呀！”

玉怀立刻又激动起来了：

“那么，我问你，假使她对我们用出她的手段来，你究竟怎么样？”

“糟糕！她又问到这上面来了！”他想；同时觉得自己有许多苦衷都攒集在心上。不过为使这场面不要弄得太难堪，他立刻举起一只手来做一个激动的姿式一挥，慷慨的说：

“那当然我站在真理的一边！”

“那么，只要你这样说就好！”

老太婆推开门拐着小脚儿进来了。她装着一脸的笑说道：

“呵，你们已经搬来了！我真是疲倦得很，章！给我一把椅子。”同时就用眼光在屋子里的家具上扫射着。忽然发现床上那个新枕头，她便跑去拿了起来看看，是一个雪白布的枕头，上面还绣着一行黑色的小字。

"呵，章！"她望着枕头说。"我前天不是听见说你要买一个新枕头吗？你这是哪里买的？"

玉怀嘟起嘴瞪了他一眼。她看见焕章只是站在旁边笑，不说话，心里非常不高兴起来。她说：

"怎么在我家里的东西却是他买的？"

老太婆怔了一下，放下枕头。焕章觉得是自己的不对，但也同时觉得自己被夹在这中间究竟很难对付呀！他就抱歉似的望了玉怀一眼；玉怀却把脸掉开了。老太婆又跑到书架边拿起一本书来。焕章想，这回应该说话才好，免得玉怀又生气，因为那都是她心爱的书。他赶快凑拢去微笑的说：

"妈妈，请你坐在椅子上吧。这书还没有理好。"

老太婆愤怒了起来：

"难道我碍着谁了吗？"

"可是人家要理书呀！"焕章搭讪地微笑说，赶快走开，之后，就做一个严重的脸色，大有深意的看了玉怀一眼，意思说："你看，我已经这样做了。"

玉怀也觉得这老太婆碰了一个钉子，心里很畅快。她想着着实实气她一下，偏做出亲密的样子推了推焕章的肩头说：

"我前面的房间还没有收拾好，我们出去弄弄好吧？"

焕章见母亲就要一个人被剩在房间里，感到非常的不安，他抱歉的看了母亲一眼。就同玉怀一道走出来了。老太婆也慌慌忙忙拐着小脚儿跟了出来。

把房间收拾好了之后，大家都坐下来，不说话，默默的坐着，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老太婆一直坐守到天色暗了下来。玉怀偏不去弄饭，老坐着翻看一本书。萍儿跑到她面前牵着她的衣角说：

“妈妈，萍萍饿了！”

她只是看了他一眼，仍然不说话。

焕章无聊赖地把两手抱着膝头，望望天色，又望望玉怀。他见母亲老是不想回去吃饭的意思，自己有许多话想向玉怀说也没有机会说。最后他终于耐不住了，举起两手打了一个呵欠，脸向着母亲说：

“喔，吃晚饭的时候了！”

老太婆惨笑了一下：

“唉，我今天不晓得怎么这样疲倦，甚么都不想动。我不是看见你买了很多菜来了吗？我想在这边吃也是一样的！反正免得多化了你一道钱！”

玉怀感到非常的侮辱，真想抓起杯子向她劈脸打去。但她觉得这会使焕章太难堪的。可是她无法忍耐住，嘈的一声，就气愤愤的把书抛到桌上，随口骂了一句：

“妈的！”

焕章也立刻愤怒了，觉得在自己理想中的女人的她，竟至对自己的母亲如此泼辣！他立刻很凶的站了起来，同时母亲也正愤怒的站起来，他一把抓住母亲的手说：

“妈妈，好，我们回去！”他自己也很奇怪自己的声音都变了似的。

玉怀非常吃惊了：“喝！原来焕章竟是这样的人物！”她一翻身就跑进后房去了。

“她骂我！”老太婆指着她消失了的背影愤愤的说。

“好，我们回去吃饭吧。”焕章看见玉怀那股劲儿，又有点觉得不安起来了。

“我为甚么不能在这里吃？”老太婆故意顿了一脚，大声说。

“这不是你的外家？你不是已经用了钱的？”

焕章吓得皱起眉头，见她越讲越不象话，赶快搀着她就走出来了。在煤屑路上走着的时候，他想“玉怀一定生气了，而且刚才自己不应该向母亲说那句话，她也许从此不理我了！……”他非常着急起来，想趁这时候去向她解释还来得及。他于是向母亲说：

“妈妈，你先走着，我就来！”

老太婆来不及拉住他，他已向五十号跑来了。走到玉怀的床前，见她用被窝连头带脚包在里面，萍儿则在床边哭喊着“妈妈。”他轻轻揭开她的被角很痛苦的说道：

“怀，刚才我的母亲说的那些话是太不象话了，我真怕她越说下去越不象，所以我才说了回去那句话。……”

玉怀不动，脸仍然向着里面，头发在枕上也躺得静静的。

“怀，”他停了一会，咬一咬嘴唇又说。“我知道这是我的不好，我刚才的确有些昏乱了！……”

玉怀仍然不动，脸向着里面。

“不过，你总能原谅我，我处的地位确是非常困难呀！”他摇了摇她的肩头说。

玉怀一翻坐起来了，脸冰冷得象一块铁，两眼喷射着刺人的光，说：

“你处的地位困难，难道我不困难吗？”

“不过你处的地位要比我好得多。”

“哼，好得多！我难道该受人的侮辱么？你不想想那老太婆说的甚么话么？你没有听见村人们在轻蔑的喊着‘寡妇寡妇’么？我处的是甚么地位？哼，你们男子都应该是有地位的！”

焕章苦笑了一下，努力找寻着能够妥协之点，于是竭力柔和

地说道：

“是的，这是我说错了，请你原谅。”

玉怀冷笑了一下：

“你叫我原谅你，我去找谁原谅我？”

老太婆又在篱笆外边喊起来了：

“章！儿呀！快点走了呀！你要娘等死在外边么？”

焕章立刻非常愤激了，这边还没有调和好，那边又叫起来。他觉得母亲那喊声简直非常讨厌。

“章儿呀！你要娘等死在外边么？”老太婆又喊了。房东老太婆忽然把头伸进门来，光着眼睛说：

“李家少爷！你家老太太在外边喊你呢！”

他气得真想给这伸进来的头脸一耳光。但房东老太婆又讲起来了，他无可奈何的望了玉怀一眼，叹了一口气说：

“好，我现在只好去一去。我现在也不知从何说起，我的心你终会看见的。”说着，他就转身，但玉怀却向他背后抛来一句：

“你的心我已看见了！”

他咬着牙，不说甚么话，就走出来了。他见母亲愤愤的看着他，他更加非常气愤。他想：“这简直给你弄得糟透了！我本来弄得好好的，一方面是恋爱，同时一方面是我的事业，我有了她的帮助，我的事业就会更加高了起来。谁都对我羡慕！但你不替我想想，成天光闹着给你搞一个老婆，搞一个老婆！你就只晓得要老婆，要孙儿！你把我放到哪里去了？唉，你呀！……”他的牙齿咬得更紧了。

老太婆不说话，她不愿在路上说话，假使吵了起来，给别人看见了是没面子的。她想：“好，你现在真的去姘了那淫得不能再淫的寡妇，把娘都不要了！娘把你养了这么大，你今天自己能

做事了就可以把娘抛开了？你在外边轧姘头，不要紧，男儿汉大丈夫，三妻四妾是应当的，娘不是不答应，娘并不是那样的糊涂娘！可是你正妻是要的！哪晓得你给她迷昏了，老婆也不讨，娘也不要，这成甚么话！……”一进了自己的房门，她才哭起来了，房东女人一见他们回来就躲在门边偷听着。

“你给我气受！”老太婆一面哭，一面数说着。“你不想想娘为你受了多少气！连那烂货也欺负我！这就是你轧的好姘头！”

焕章气愤愤在床边一坐，说道：

“在闹甚么？这样闹起来给人家听见了好吗？”

“好，娘说就说不得！”老太婆在桌上轻轻拍了一下说。“哼，怕人家听见！你们昨晚上的事情怎么不怕人家听见？‘寡妇进房，家败人亡！’今天全村子都闹遍了！房东跑来还要叫给他打扫晦气！叫你给他插烛烧香！你看你给我弄的这样丢人的事！我去替你受气！”

焕章惊讶的跳了起来：

“甚么？要我给他打扫晦气？还要烧香？这简直放他的狗臭屁！”

老太婆吓得赶快伸手去遮他的嘴，但房东女人已一冲的走进来了，愤愤的挥着手说：

“李少爷！你是读书人，嘴要放干净些！我们这村子几千年传下来的规矩，尽你说上天去也要烧香的！”

焕章气得全身发抖，愤愤的拉开门，老太婆吃惊的赶快伸手去抓他，可是他已一飞的跑出来了。他在村路上乱走着，树林在他身边退过去，坟堆在他脚边退过去，白墙的瓦屋退过去，臭水的小浜退过去，皮鞋吃满烂泥，西装上挂着茅草，他都不知道。只觉得头发昏，全身都要爆炸。房东女人的丑脸和母亲的哭脸

不断的在他眼前出现。随后，他在一块大青石上坐下了 抱着头。他想："这简直可恶！打扫晦气甚么的给滚他妈的蛋！哼，烧香！这简直是拿人来侮辱！"他想："这种侮辱难道玉怀晓得吗？她总是不原谅我！我处的地位多么困难呀！我的母亲自然不好，无知，愚昧，但也可怜，孤独！我假使因为这事破裂起来，她会在公司方面闹我的！那么我的职业就完了蛋！难道这些苦衷你玉怀都不知道吗？你虽然说过，'这样的职业不干就是，另外去辟生路！'可是说是这样说！"他想到这里，觉得这样想有些不大妥当。"玉怀的做人，作事，自然是对的，另辟生路，独力发展，自然也是对的。可是也难呀！这么的时世？"他想起玉怀刚才那样的对他，心里就象压了一块石头似的，他想："这不知要怎么办好！"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一群黑点子的乱鸦在头上哇哇哇地匆忙掠了过去，四野的虫声蛙声也凄厉的叫起来了。忽然他想起刚才跑出门时的情形来了。他想："母亲会怎样呢？也许吓得发抖了吧？也许吓得昏倒了吧？"他的眼前立刻就闪出母亲那惨白色的皱脸，他不禁深长的叹一口气。"唉，这叫我怎么办呢？一方是母亲，一方是爱人！……"他痛苦着，两颊的肌肉起着痉挛，两拳紧紧的抓住。最后他忽然非常吃惊了，因为他想起自己这样一跑，母亲会去和玉怀大闹的，他吓得赶快站了起来，周围已是一片黑，但他向村路跑去了。

老太婆见焕章跑了出去，吓得踉踉跄跄追出门来时，已不见了影子。她大哭起来了，一把抓住房东女人。房东女人非常的害怕，她想：假使闹出人命来，那不糟糕？她于是自告奋勇的说：帮她找去。一时间全村都哄动了，无数的男男女女都围到老太婆的面前来。等了一阵，房东女人和别的一些人跑回来说：

“到处都找遍了！池塘里，小浜里，甚么地方都没有！不知道跑到那里去了！”

老太婆更加双脚跳着哭了起来。她觉得天翻地覆了！世界上只剩她孤零零一个人了！她也将没法再活了！她喊着：

“我的儿呀！我的肉呀！你叫我去靠谁呀！”

最后她顿了一脚，一手指着天煽动的说：

“都是那寡妇！都是那卖淫的寡妇！都是那烂×的寡妇！弄得我们一家这样母离子散！闹得四邻都六畜不安！都是她！都是她呀！”

她背后站着的一个刘老太婆眼圈都红了。人堆中忽然有一个人说：

“这种女人真是该死！”

大家都显出这话很不错的眼光。老太婆于是厉声喊道：

“我要问她要人去！”

人们立刻让出一条巷子，她就踉踉跄跄走了起来，一大群人拥在她的背后，浩浩荡荡直向五十号门口奔来。她跑进玉怀的房门，玉怀看也不看她，但却非常奇怪门口拥来那许多人。但她已直向后房奔了进去，玉怀只得跟在她的后面。老太婆抓起床上的被窝来看看，被窝里是空的，又提起垂下的卧单来看看，床下也是空的。她于是跑了出来直向玉怀闯去，厉声喊道：

“把我家焕章交出来！”

玉怀大吃一惊，心里慌乱的想：“难道他出了甚么事了吗？”但她见老太婆来势汹汹，于是也气愤的说道：

“你家焕章是有脚的！你来问我干吗？”

老太婆愤愤的冲前两步，左手叉腰，右手伸出食指指着她喊道：

“你！狐媚子！娼妇！你配来和我说！你把我家焕章藏到那里去，你说！你今天如果不交出来，叫你认得我老太太！”

玉怀的嘴唇白得象纸一般，一把抓住她的衣袖喊道：

“出去！你给我出去！”

老太婆立刻在她身上打了一下，同时狂喊起来：

“呵呀！打死人呀！街坊呀！打死人呀！”

围在门口的人们立刻哄动了，有一个人说：

“喝，这寡妇打人了！快去喊警察去！”

玉怀气得直发战，咬着牙，看着老太婆，握两个拳头护着自己的胸部，萍儿则抓住她的衣襟号哭。

房东老太婆吓得赶忙挤进来，搀扶着哭喊着的老太婆。突然人堆后面骚动了。

“呵，她家少爷进来了！”有几个人同时说。

人们立刻拥挤着分开，让出一条巷子，满脸发青的焕章就在房门口出现了。他惊愕地站在门槛边一看，老太婆已一把将他的手抓住，大哭起来：

“呵呀！你也回来了！你看娘要给这娼妇打死了！”

“唉，妈妈！”焕章愤愤的说。“这样子闹起来成甚么样子呀！”

“好，打死我就是了！我也活够了！”

焕章觉得自己进来了，还没有和玉怀招呼，未免形势弄得太僵了。而玉怀那冰似的样子，简直和自己非常生疏，陌生人似的。他心里感到非常的难过。他鼓了鼓勇气，向玉怀道：

“怀！这是怎么一回事？”

“出去！”玉怀冷冷的把两手向前一送。

“怀！请你原谅我！我还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出去！你们通通给我出去！”

焕章完全僵了，看看玉怀，看看母亲，“一边是爱人，一边是母亲，唉，这叫我怎么办呢！”他心里非常痛苦地想。但门口的人们却喊起来了：

“把你家老太太先搀回去呀！她恐怕已经受伤了！”

老太婆在众人的喊声中感到一种新的胜利，她竭力摇撼着焕章的手哭喊着：

“呵呀呵呀！她打得我好！把我打伤了呀！”

焕章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只得把母亲搀出来了，跨门槛的时候，他依恋地掉过头去，抱歉地注视了玉怀一眼，意思说：“你看，我这真是不得已呀！你该原谅我么？”

玉怀只是一脸的冰，回答他的只是一痕轻蔑的冷笑。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日

——选自《爱》

我的一段故事

一九三八年，我刚从中学毕业出来，就考上了市政府的书记。

在市政府里，我是在兵役科工作。这兵役科，是抗战以后才成立的。能够分派到这科来工作，我实在很高兴：既维持了生活，又可以为抗战做事，真是一举两得。

兵役科做抄写工作的，就只我一个。一会儿，科长喊：

"史建华！来把这壮丁花名清册拿去抄！"

一会儿，科员又喊：

"史建华！来把这优待抗敌军人家属条例拿去抄！"

你看，我就是这样的忙！天天都是，一上办公室，就弓着脊梁，伏在屋角里的一张桌子上抄，抄，抄，但是我并不觉得苦。我是在为抗战尽力。

可是日子久了，我渐渐觉得奇怪：怎么这一科里仿佛只是我一个人在工作？你看，科长科员们，每天在办公时间，仅仅办一两件公事，就光是吹牛，一间屋子里，时常发出震耳的哈哈声，全不管别人的抄写是需要清静的，弄得我常常要写错字。但是我不敢讲一句话，因为一看见他们的脸色，我总是心跳。有一回，我在用钢板抄市长的告民众书，忽然听见那两个科员又大声争论起来——

"日本！那算甚么呢？他一国也不过七千万人！可是我们

中国，单是四川就是七千万！单是四川一省人，就可以和他拚一拚！我敢说，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另一个立刻抢着道：

“我是说征兵问题呀！你弄清楚了没有？人家日本是征兵制的国家，我们现在才开始征兵制，推行起来不容易！”

“笑话！”那个又抢着。“四川七千万人，一征就可以征二千万！二千万，懂不懂？你不信，你就问问看！”

他两个争得脸红筋胀，整个办公室的人都把他们望着。不知怎么，我忽然插嘴了：

“征兵！”我说。“照市长这个告民众书实行起来，一定是很容易的！”我热心地双手把那张底稿捧出去，加添道：“你看，市长说：只要当兵，连过去的债务都可以免，就是犯过大案的都不追究，而且还有优待！”

好象我做了什么大错似的，周围的眼睛都诧异地望着我，至于那两位科员则是冷冷地斜了我一眼，就把头掉过去了。我立刻觉得我的脸庞发烧，脊梁一股一股的发冷。真的，我从来没有受过人家的这种气。但我忍耐着，呆望着面前的玻璃窗，我才渐渐了解了我目前所处的地位：是在别人的冷眼之下！

在这样地受了委屈之后，一下办公，我就躲进我的家，把头蒙在棉被里，躺在床上。

是的，我也有一个“家”，那是在一所肮脏的公寓里。当街的门口挂着一张破竹帘，门里边是一张板板床，一张油污了的方桌，方桌上堆的就只是一些破书。过去同学们还来玩玩，可是自从我进了市政府，不能和他们经常一道去打球，或者做救亡工作，他们就不大来了。我真是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孤独。

有一天，我刚点上灯，正在寂寞无聊的时候，忽然听见有人

在拍门，在喊：

“史先生在这里么？”

我立刻感到很高兴，赶忙把门拉开，一个高大的汉子，就出现在我的面前。这汉子是宽的肩膀，阔的脸孔，头上包着青布帕子，显得他的脸孔更阔更大，两道浓黑的眉毛，和密黑的络腮胡子，几乎要占完了他的面部，他面皮上的皱纹非常多，每条纹路都满含着风尘气。我认得这是我的表兄王鸿顺。他手上拿着雨伞和包裹，一定是才从家乡来的，这使我如见了家里的亲人一般。

“呵，老表！”我高兴的说。

但他并不回答，在浓眉下闪着两道慌张的眼光，很迅速的掉回头去向他背后看了看，才踏进门来，说道：

“老表，你好！”

我觉得很奇怪：怎么他会找到我这地方？我注意他的动作和眼神：他好象着了魔似的，眼光是惊诧的，老是不断的向门外望，有点坐不安的样子。我帮他把雨伞和包裹放在床上，他总是用手去摸着，时而又站起来，时而又坐下去。我问他：

“你是昨天从家乡动身的么？”

“今天！”他短促地回答。

“真好本事！你一天就跑了一百几十里？”

“唉！”他脸上的皱纹立刻松弛下来，现出非常疲乏的神气。随后他叹一口气道：

“我逃出来了！”

“甚么？”这使我吃了一惊。我记得，当我们在小学同学的时候，他是我们中最大的一个。我们常常和他开玩笑，剪了一个乌龟走到他的背后，他的个子高大，我们矮小，我们轻手轻脚地给

他贴上去，他都不知道，等到大家哈哈大笑起来，他才发觉，他涨红一张阔脸，捏起拳头向这个向那个吼道：

"你们这些小鬼！捏死你们！"

我们就在周围跑，拍着手逗他，他一点也把我们没有办法。后来他就学铁匠去了。我读中学的时候，每次放假回家去都看见他，他在一家锅铺里做事，成天埋头用手磨他的锅，见着我时，便嘻开络腮胡子的嘴笑一笑，没有甚么话说。只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已经"进步"了，就是入了哥老会，当了袍哥了。这老实人，虽然当了袍哥，仍然是安分守己地做他的铁匠。怎么忽然闹到逃出来了？

他伸出粗大的黑手，在桌面上磨擦着，眼珠慌乱地望着门口，一面告诉我：

"刘保长给人家砍了，你晓得不？"

"怎么样？"

"我就是因为他才逃走的呀！你晓得他抽壮丁不公平吗？"

我没有回答，只望着他，希望他说下去。

"你晓得，如今是打国战，不比打内战，谁个敢不当兵？可是那刘保长抽壮丁，专抽我们干人！"他气愤愤地在胸口上拍了一掌，随即加添道："他就只晓得舐那些有钱人的肥屁眼，对我们干人就只晓得刮钱，还叫军队用绳子绑！"

接着，他告诉我，因为刘保长把干人振凶了，有一天晚上就死在街沿上，颈项上陷着一把菜刀，凶手是跑掉了，可是县政府却把李老二抓了去。

"李老二，你晓得么？喏，就是我们公口上的承行大五哥嘛！他实在冤枉得很。他是骂过刘保长，骂他欺软怕恶，不公平，可是刘保长死的那晚上，他在我们铺子上打牌，我是做得见证的！"

他说到这里，浓眉一扬，眼珠凸出得明亮亮的。

“县政府把他交保，”他又继续说，“我当然该去保他。可是他一出来，就逃跑了，县政府就差人来拿我，我也就不得不逃出来了！老表，你看！”他把脸凑拢我的脸说：“人命案哪，关天关地哪！我怎么不跑？你看，我在外乡又没个熟人，只有找你，我才从姑妈那里打听了你住在这里，我好容易才找到！”他说完了嘴唇张开，望着我，好象在等待我的回答。

我于是把他留下，叫他等事情平息了再回去。

那天晚上，同睡在一张床上。我半夜醒来小便的时候，把烛点燃，见他还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我问他：

“你还没有睡熟么？”

停了一会儿，他才说：

“唉，我担心得很！今天我在路上一家么店子息脚的时候，看见一个差人从门口走过，我担心他是追我的！”

我安慰了他一阵。告诉他，省城有这样大，哪里就会找着。但是整个下半夜他翻了好儿回身，天亮了，我起来的时候，他还睁着眼睛的。

这天是星期，我陪他在家里谈天。我告诉他，我在市政府的兵役科做事。兵役科就是专门办理抽壮丁的事情的。为了说明这工作的意义，我就把优待抗敌军人家属条例，和市长告民众书的要点说给他听。

“这省上终归是省上，当兵还有这许多好处！”他很感兴趣地望着我，把一支大手掌在桌面上磨着。“我们县里可不是这样，他们把壮丁一串一串的拴！”

我告诉他，那是不对的！现在当兵是光荣的事，是人人尊敬的，当了兵还要给他挂红放火炮，学生和民众团体还要排起队伍

欢送。他听得眼睛都发闪起来，他说：

"当这样的兵倒也值得！是嘛，我们那里谁不说，现在打国战是荣耀的？"

随即他问我：

"老表，你在市政府当的是甚么官？"

我的脸红了一红。我告诉他，我并没有做甚么官，是做写字的，公差叫我是师爷罢了。

"不过，"我高兴的吹了起来，"我这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是为了国战工作。凡是抽壮丁，优待壮丁家属，宣传征兵意义，这些公文都要经过我写过的！"

"你搞了好事！你搞了好事了！"他这么咏叹地称赞我，眼睛里闪着对我不胜羡慕的光彩。他从此很安心，神色平静多了，仿佛觉得在我这里是十分保险的。

可是到了下午，却就出了事。他出去买东西，回来的时候，脸色苍白，跌跌撞撞的跨进门槛，几乎甩了一跤，他的两个眼珠，是异常的慌乱，在眼睛里不停的转动。他一下子就把门关上，用背抵住。我问他什么事，他向外指一指。我于是从门缝望出去，就见街上的人在来来往往，只有一个人在街对面站住。他告诉我，那就是昨天在路上么店子看见的人。他把脸离开门缝望着我的时候，就看见他黑眼瞳周围的眼白充满了血丝，呆呆地把我盯住，现出异常的恐怖。他用手摸着自己的络腮胡子，嘴唇乌白地张了开来。

等一会儿，我再向门缝张一张，已不见了那人。我告诉他，恐怕误会了。他坐在床边，两手捧着头，一声也不响。晚上有人来推门，他啊的惊叫一声，一翻的站了起来，脸苍白的非常可怕。到了门推开，是包饭的送饭进来，他才颓然地坐了下去。我叫他

吃饭，他只是木偶似的端着碗，一点也吃不下去。我只得劝他早早睡下。到半夜就听见他大声的磨牙齿，大声的说梦话：

“你……你……我和你一无冤，二无仇……你不能捆我！你不能捆我！”

我的脚挨了他一拳头，立刻就觉得他推开了被条，一翻身坐了起来。

我知道他是太受刺激了。叫他绝对不要再出去。可是我在办公室里真替他担心得很。一下办公，我就赶快跑回去。他忽然问我：

“你们这里还要不要抽壮丁？”

我很奇怪地望着他：

“怎么样？”

他立刻眉心打结，凑拢我的脸问：

“你那天不是说，当了兵，犯大案都不追？”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

“难道你想当兵么？”

他迟疑着了，眼睛一闪一闪地。他把两手搓一搓，说：

“我想，去打国战，总比吃官司好些……。”

我觉得这是我昨天的话发生了效力，心头感到非常的愉快。我拍着他的肩膀说道：

“老表！你真的愿意去当兵，那是再好没有了！我们只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我们中国就会太平了！好，你是我们中国的战士，我们的同学都要来欢送你的……”

我越说下去，我自己就越是感动，眼睛和鼻尖都热刺刺的。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这么感动过。我答应明天到市政府去给他想办法：

“你放心，老表！一切都包在我的身上！”

第二天，我到办公室里，觉得有点异样，黄科长老是在我背后走来走去，有时又站在我的旁边，把头俯下来看我抄公文，一会儿又把我盯住，仿佛要向我说话似的，但是又并没有说。可是一会儿他又来了，又站在我的旁边。恰好我刚抄完一件公文，他便拿起来看了看，忽然称赞起来了，说我写得一笔好字。这种意外的光宠，把我弄得又惊惶，又高兴。他随即问我，在此地有没有家？住在什么地方？家里有多少人？我站在他面前一一都回答了，但我把表兄隐瞒着。他说：

“就只你一个人住么？”

他又问了些别的事，最后又说：

“真的就只你一个人住么？”

老实说，他对我忽然如此关切，我完全感动了。我便趁这机会问他关于当兵的手续，是不是征兵一定非本地人不可？他已经背着两手在散步了，见我问他，便一下子站住，偏着头，紧紧地把我盯住，笑道：

“当然，我们征兵，随便哪里人都欢迎！有人要来当兵么？唔？”

“是的，我有一个亲戚……”我嗫嚅地说。

“唔唔，那行那行！真的你有一个亲戚吗？唔？”他忽然向我逼近一步。

“是的。”

“唔，那好极了！那好极了！这样的人应该要大大奖励，表扬表扬的！你叫他来吧。是甚么名字？唔？”他这下子就简直死盯住我不放，我的眼睛被逼不过，只得顺了下去。

“他叫王鸿顺。”

"呵呵，叫王鸿顺?"他高声的叫了起来，随即把眼睛向上一翻，在思索什么似的。"唔唔，王鸿顺!"他喃喃着。最后，他告诉我，在兵役科办事的人，用不着什么手续。

"公事吗，是活的嘛，就叫他明天来吧，把军服给他穿上，就由市政府挂红放火炮欢送他入营就是。简单得很！好，你明天一定带他来!"他最后结束了他的话，等我回答了之后，他又笑道：

"好，你真是很好！你给我们兵役科真正作了事!"他赞扬地把头点了一点。

我心里高兴极了，觉得我今天替王鸿顺做了一件好事，也就是为抗战做了一件好事。一跑回家我刚进门就把这好消息一五一十的告诉了王鸿顺。他也立刻高兴了，脸上的愁容一扫而光，湿漉漉的嘴唇都露着包藏不住的微笑。他说：

"我想，明天一穿上军服就可以不怕了!"

我又告诉他，科长说还要特别奖励，表扬表扬呢，还要由市政府派人欢送呢。他就更加眉开眼笑地，道谢我对他的帮忙。我又以老朋友的资格鼓励了他一番，希望他去努力抗战，成为我们的民族英雄，他拍着胸膛说：

"老表！你放心！薛仁贵也是人做的！我死了也忘记不了你的。"

第二天上办公的时候，他把雨伞和包裹拿上，我就带他进了市政府。

黄科长笑嘻嘻地走出办公室来问道：

"你带来了么?"他背着两手，楞着眼睛逼到王鸿顺的面前问：

"你就是王鸿顺么?"

王鸿顺的两眼慌乱了，向后退了一步。黄科长大声的喊公差，我忽然觉得那声音里有些异样，顿时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刚刚一转身，王鸿顺向外撒腿便跑，黄科长立刻警觉，跟着追了出去，向门警喝道：

"抓住他！抓住他！"

门警马上将手枪指着王鸿顺的背影，大吼一声：

"站住！不站住就开枪啦！"

另一个门警抢前几步，一把就抓着王鸿顺的衣领，拖猪一般把他拖回来了。我看见王鸿顺的脸色惨白，象一张死人的面孔，眼睛失了神，连眉毛胡子都仿佛变成了土色。这一瞬间，事情变得如此突然，我完全发昏了。但我竭力镇静着，向黄科长质问道：

"科长，你不是叫他来当兵的？为什么要抓他？"

黄科长的脸色象铁一般，冷笑一下，便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电报纸，向我的手上抛来。我立刻看出这电报是县里给市长打来的，指明王鸿顺在我家里，要市府协缉归案。纸角上还有市长亲笔批的字是："交黄科长密查办理"。黄科长把电报抓了回去，就直昂昂地向里面走去了。

我一切都明白了：我今天完全是受了欺骗。我以为送来了一个民族的战士，谁知仍然还是被当作囚犯，而我则成了出卖朋友的人！使我深深地陷入肮脏的黑洞里！难道王鸿顺会知道这是别人陷害我的么？一个纯洁的我，从此染上卖友的污点，我还能有脸见人么？我苦恼着。

黄科长又出来了，我想还是向他要求要求吧。我说：

"科长，市长告民众书上不是说过，只要当兵，就是犯了大案都不追究么？"

黄科长冷冰冰的看了我一眼，厉声的说。“市长说的，公事公办！哼，不追究！岂有此理！市长已经打了电话，叫那边县里来提人，别再做你的梦了！”

呵，好一个“公事公办”！眼见这事是完全绝望，他们已不准他去当兵，已使我成了不折不扣卖友的混蛋！我现在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去向王鸿顺说个明白。我便跑到传达室来，门边一个门警在那里守着的。王鸿顺则在里边，靠着墙壁坐在一张凳子上，头象一个过重的南瓜深深地垂到胸口，只能看见他一部分黑鬖鬖的络腮胡子。这眼前的景象，锋利地刺着我的心，我的眼眶湿润起来。

“老表！”我痛苦地喊了他一声。

可是他的头仍然那么垂着，一点也不动。我的心里完全慌乱了。又再喊他一声。他才把头慢慢抬起来，那浓眉下的眼光是那么冷峻的，愤怒地把我望了望，又垂下去了。

他简直不理我了！我在他的眼里已经肯定地成为卖朋友的人了！我明白，以我现在所处地位无论向他怎么说，都是枉然。我的眼睛模糊了，晶莹的泪水流了出来。我想，只有采取一条最勇敢的办法了，趁门警眼不见的时候就把他放出去，由我来承当这案子，才能洗清我的污点。但是门警却一点也不动，老是望着我。我只得走进办公室去。等到午饭的时候，同事们正在门口混乱地走出去，门警在不断地敬礼，我便走进传达室，拉着王鸿顺就走。可是刚跨出门槛，我和王鸿顺都立刻被捉住了。门警一掌，就把王鸿顺打进门去。另一个门警却去把黄科长请来了。我老远就看见黄科长那青得可怕的脸，一到面前，他鼓起两眼就向我咆哮起来：

“你混蛋！你敢于释放他？没有办你的窝藏凶手就是好的！

你还敢胡闹！门警，一齐给我看起来！等市长来发落！”

我于是被监在传达室，和王鸿顺一起。我的心里反而非常平静了。有了这样的机会。我总算使王鸿顺了解了我。

第二天，县里的差人来把他押走的时候，我得到一张市长的手谕，上面写着：“着即革职”！好得很，反正这样的兵役科，我是不愿干下去的了！当天我就离开了市政府。

一九四〇年五月五日

在白森镇

刘县长刚刚一醒，睁开眼睛，知道太阳已经出来好久了。那温和的黄色光辉把天井边脱光了叶子的树枝影子推到大玻璃窗上，在窥看他那搁在枕头上闪亮着油光的圆胖脸。光线直逼他的眼睛，他立刻又闭住了。马上又记起昨夜把头在枕上转来转去想了一夜的心事。

"陈分县长这东西好可恶！……你要同我捣蛋么？哼！……"耳朵边还好象隐隐地响起这他曾经不断自语过的声音；而脑子里也同时电影似的闪出了那可恶的陈分县长的脸相。他看来，那是一张寡情的苍白色的猴子脸相，尤其是那两片狡猾的薄嘴唇，和一条阴险的有点弯曲的尖鼻子，以及那一双狡诈多端的黑白灵动的小眼睛，更显得可恶！

"那一件案子，"他愤愤的想。"那是该我的。而且我已从黄村长手里得过人家的钱的，但是他把人犯通通弄去了！还说是在他管辖区内的！……他是甚么东西？不过是分县长！——有人还说他和土匪头子冯二王来往呢！——照道理说，分县长不过管管'违警'之类案件的，但是那样的案子他又弄去了！而这回糟糕的是我已经得了人家的钱的！假使他知道了这秘密，那就……"

他心里一急，脊梁便象有许多针尖猛力一刺，马上沁出汗水。于是他渐渐不平起来了：

"别的县份都只是一个独立自由的县长，而我这一县偏有这么一个令人掣肘的分县长！而且偏是这么一个可恶的陈分县长！……"

他把那寡情的猴子脸用最黑的句子诅咒了一番，而且竭力把他想象成一种"勾绞星"，一种恶作剧的小鬼；但心里还是不舒服，因为总觉得那小鬼在身边妨碍他，破坏他，在他脚边掘下了黑汪汪的无底陷阱！他于是恨恨的咬紧牙齿，在被窝里握起拳头来了，毒毒地把头一点：

"好，我今天一定要同他坚决地把我们各自的职权作一个彻底解决！决不能再象往常似的优容下去了！"

但他的拳头随即又无力地松开了，手掌心还湿了一片汗水——他迟疑起来了，因为他忽然又记起陈分县长之所以竟敢这么公然和自己对抗，是为了军部里的参谋长是他的亲戚的缘故。

"这确是有点棘手！"他想。但他又觉得自己不也是王师长的心腹秘书吗？而且他陈分县长还通匪呢！他于是坚决的在床上一拍，一翻身爬起来了，把皮袍和马褂一拖就在身上穿了起来。

一个通身穿着灰军服的听差两手捧着一盆蒸腾起白气的洗脸水进来的时候，他把手指停在胖颈子边的衣领上，威严地嘬起嘴唇重重的呼一声响痰，使得屋子四角都哗啦的起了回应。听差吓得赶快把脚步放得更轻，几乎是用脚尖点走着，因为经验告诉他，凡是县长一发出这声音，就多半是要发脾气的时候。

"听着！"果然，刘县长挺着胖颈喊起来了，听差赶快就转身在他面前端正的捧着脸水。

"今天陈分县长他们来的时候，你马上就上来向我报告！听

清楚了吗？唔？”

“还有！你慌甚么！”他见听差放好洗脸盆在架子上就要出门去的时候，又把他吼住，说。“你去保卫队给张大队长说，叫他不准团丁们到处跑，准备着，我随时好叫他！听清楚了吗？唔？”他心里同时决定着：“好，我一定要借着打匪，亲自下乡去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他把脸洗完之后，就在办公桌边温和的阳光下站好桩子做每天早上照例要做的“八段锦”，但他刚刚举起两手，心里却象许多蚂蚁在爬似的，感到非常的焦躁。他想，重要的是应该先平下心来，养养“浩然之气”。于是在挂了一张白衣观音像前坐了下来，在桌上香炉边翻开一本《华严经》，竭力恢复着自己平日的庄严稳重的态度。他一面念着，但耳朵边却象有一个恶作剧的孩子在向他学嘴似的：

“陈分县长这东西好可恶！……你要同我捣蛋么？哼！……”

他念不下去了，焦躁地皱起两眉向背后望望，心里同时感到对观音菩萨非常抱歉似的，就又赶快转回脸来恭敬地向观音像郑重望一眼。于是合了书，就向窗下的办公桌边踏着很稳重的脚步走来了。

“陈分县长那算甚么东西？连走路都是轻飘飘的！”他这么一想，就觉得自己是高出他多多了的，于是一种必然战胜的预感在他心里波动起来。

他把胖脸对了玻璃窗外的时候，立刻又皱起眉头了，因为在对面的天井边，那一个在前几天刚由军部派来的施服务员，全身穿着蓝灰色的军服，腰间拴束着白铜方扣的斜皮带，铜扣在肚前闪光，正在挺出胸脯，把两手举上举下的做着柔软体操，年青青的光洁圆脸都涨得红红的。

“又是他妈的一个！”刘县长不高兴地，把往常模糊感到的一种思想忽然明确地想起来了。“这些政治军事学校的毕业生，军长派他们来干甚么？他们能干甚么？而且还和我是‘平行的’的呢！我这身边安了他这许多掣肘的东西，我这县长还干得出甚么鸟来！……而他那样年青和我的儿子差不多……”

那施服务员走进对面的房间门去了。他恨恨的竭力把他注视着，见他隐没在门枋里边了，随又出现在窗框里，现着圆圆的脸，在挽着袖子，接着就上身和头一动一动地，好象在磨墨。

“这家伙不晓得又要写甚么了！”他不放心地想。“前天收发师爷告诉我说他偷偷看见他给军部发了一封信。唉，他们这些人分派来各县署服务，该不是同时给军长作侦探的吧？因为他们是军长的学生！……”

他用手指拈弄着右边的八字胡须尖想了一想，就下了决心直向天井对面走去了。

“我一定要看看他写些甚么东西！”他想。

他刚刚走到门边，施服务员好象慌乱了一下，弯着左手把铺在桌上的信纸遮了一遮。他更疑心了，但竭力摆着镇静的脸孔，踏着稳重的脚步，慢条斯理地笑道：

“施委员，你早呀！”

施服务员赶快站起来，用了很客气的对前辈的态度笑着说：

“呵呵，监督①！你请坐！”

“呵，你有事，”他谦虚地把右手一伸，说。“你不必客气，做你的事吧！”

在门槛外边站着，做着好象并不想进去似的，眼睛却向着信

---

① 监督，即县长的旧称呼。

纸上瞟，他一面想：

“应该要使他看出我不过是在天井边随便散散步！”但他这么想着的时候，却已一脚踏进门槛来了。接着他也就坚决地想：

“‘说破的鬼不害人’，我倒莫如当面揭穿他的秘密，看看他究竟怎么样……”

于是耸起胖胖的两腮玩笑似的说起来了：

“你又是在给军长写信吧？”

施服务员弄得有点失措似的，但同时觉得很高兴：“他居然这么看重我，说我‘给军长’写信。”他于是兴奋地把信纸向桌角一推：

“不是不是。我不过随便写写。”

刘县长坐在桌子旁边，随手就把信纸抓了过来，一行大小不匀整的黑字就跳进他的眼里——

“处长大人钧鉴学生到差以来此间情形”

他看到这里，心里别的跳了一下：“哦！他居然又在报告‘此间情形’呢！”但他竭力镇静着，立刻哈哈笑了起来：

“你的字写得真漂亮，一手好王字。”他用着赞美而认真的眼光盯住施服务员；施服务员的嘴边立刻闪出了忸怩的微笑，脸都红了；他于是更加出声的笑了：

“哈哈，看不出，看不出！”他一面说；一面想：“这年青人真受不住给他灌米汤，轻易就露出一种女人似的羞态，也许我可以想法使他为我所用吧？”

“施委员，我哪天一定请你帮我写一堂屏，我把它裱来挂在中堂上的。你看好吗？”

施服务员窘得有点难为情起来了：

“哪里哪里，我的字是乱七八糟的，我们在学校里就从来不

讲究写字这些。”

“哈哈，你太谦虚，你太谦虚。你乱七八糟写，都写得这样好，如果不乱七八糟写，不是写得更好吗？啊？”他张着嘴巴望着他，见他只是忸怩地把脸微微摆动一下，他于是又赶快把话转过来了：

“不错不错，新脑筋的人是不大讲究写字的。我也不大讲究。施委员，你从前大概没有到这边荒地方来过吧？唉唉，这地方人的脑筋都旧得很！”他一面把信纸放在桌子上，一面说；同时用食指向施服务员的头一指，又向自己的头一指，不自然地加上一点鼻音道：“这地方就只你是新脑筋，我自己也……。军长把你派到我这县来，我真高兴，我们两把手真可以给地方上做一番事业。而且你又是学政治的。哦哦，我想请问你一句：你那天说的那《民约论》是一个姓卢的写的，他叫卢甚么？”

施服务员见问到他的“本行”的话，立刻从不会应酬的窘况中解放出来了，微笑答道：

“是卢梭。”而且对于这自称新脑筋的人好笑得很，于是又伸出食指在桌上写着向他解释：“这卢梭的‘卢’不是姓，这两个字应该连着读，是名字，是译出来的。他是法国人。”

刘县长不在乎似的把头一仰道：

“哦！……那么这人还在吗？”

施服务员又笑了，又向他解说：

“已经死了多年了，是一千七百——”他忽然也一下子记不起究竟是一千七百多少年来，于是红了脸一面拉过一本政治学来，一面皱起眉头说：

“唉唉，是一千多少年呢？我也一时记不起来了！”

“哦！”刘县长又不在乎似的把头一仰。“好吧好吧，不必翻

吧。——那么我请问你，那天你说《人权宣言》，既然人人都有权，一个县长会怎么办？我觉得孔子有句话说得好：'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啊？"

"不，不，人权是人权，政府权是政府权。"施服务员立刻分辩的说。"至于孔子的那种说法，是一种愚民政策，许多学者都曾经竭力反对过了！"他于是马上给他举出几个学者的姓名来。

"不错不错。"刘县长竭力不要和他争理论，因为和这种"血气方刚"的年青人争是犯不上的。他于是微笑地从事实上来说。"可是这边荒地方，人民都是这么愚蠢的。他们从来就不懂得甚么权不权。而且他们也觉得要维持地方治安，老虎凳这些是很需要的。象这样的情形，假使你来当县长，会怎么办？"

施服务员立刻提出他的见解来反驳了：

"不，不，人民不会要老虎凳的，人民要的是平安。人性的根柢是善的。是能够相互扶助而平安生活的。俄国有一个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就说得好，"他为要证明他的意见，马上又伸手拉一本书过来。

刘县长觉得这人有些书呆子气，笑着拦住他道：

"好，好，不必翻书吧。我们来谈事实。譬如假使你来办，你会怎么样？啊？"

施服务员立刻兴奋了。他觉得应该使他看重自己，这就正是发挥自己的抱负的时候，他把右手一挥，两眼都发出梦幻似的光辉来了，说："如果我来么？我就要从根本做起。首先把一县划成许多单位，每一个单位抽出一部分人出来训练训练，受一定的公民教育。再又叫他们去训练所有各个单位的人民。使他们懂得自己是人，是公民，应该互助地来发展地方上的各种事业。谁是喜欢穿得破破烂烂，不愿穿绸穿缎呢？"他觉得这比喻得很

巧妙，脸都兴奋得发红了，于是用食指在桌上一划接着说下去。“好，初步告了一个段落，第二步我们就来啦。问他们，你们愿不愿过好的生活？过一种现代的生活？他们这时都有智识了，当然都说愿意。好，那么我们就把这肮脏的城市来改造过吧。于是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大家都把马路修筑起来，工厂建立起来，商店弄得堂皇起来，街上跑着汽车。至于乡村，多培植森林，改良种籽，改良肥料，改良耕具，使它变成一种非常优美的田园生活。”他说到这里的时候，忍不住向窗外投了一眼；其时天井里金黄的阳光都在欢快地发笑，天空也梦幻似的闪着晶亮的蔚蓝。他的眼睛更加发出梦幻似的光辉来了。好象看见了在那蔚蓝得象天鹅绒般的天幕下，热闹地躺着改造后的街道纵横的城市，商旗们在屋檐口随风飘翻，汽车们在马路上飞驶，工厂的笔立烟囱在忙碌地吐出牡丹花似的黑烟。包围着城市的乡村，都是一片无涯的浓绿，许多黑点子在绿色的田中点缀着蠕动，那是正在耕种的农夫们，在森林里发出欢愉的各种雀鸟的歌声，在庄园里发出平安的鸡犬的鸣声，……他的嘴角闪出微笑来了，接着说下去：“好，这一下生活都好起来了，谁还有争夺？哪里还有盗匪发生？那么这时候的老虎凳还用得着吗？”他停止了，兴奋的红了脸望着刘县长的胖脸。

刘县长几乎要忍不住哄笑出来了，他越看越觉得这“孩子”很好玩的。但他竭力不让这笑露出在脸上，做着很认真的样子，睁大一对眼睛称赞似的把头一摇，说：

“这是远大的计划，远大的计划。是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我很赞成你。好，我们有机会就来做吧。不错，军长确有远大的眼光，训练出你们这么一批人材。”

施服务员见他完全接受了自己的意见，而且这么亲热和坦

白，心里非常高兴。他忍不住好奇地偏了脸问：

“你怎么以为我在给军长写信？”

“哈哈，你不多心！”刘县长觉得趁这时正好下手了，于是轻轻一拍他的肩头玩笑似的说。“我是并没有想到的。只是那天陈分县长向我说：军长把施委员派到我们这县来，不是来同时给军长侦探我们的吧？我说，哪里哪里，施委员是一个顶纯洁的青年……”他用着不太高，也不太低的声音说到这里就停止了，用手指拈弄着八字胡须尖，射出很锐敏的眼光把他看着，看这句话会使他起着怎样的反应。

施服务员吃惊的怔了一怔，想不到他们居然怀疑自己是“侦探”！但“纯洁的青年”这几个字却是很中了他的意的，他于是赶快微笑地解释道：

“我看这对我是太——不，不，是有点误解了，我是来服务的，我不是来干那样的事的！”

“哈哈，我也是这么说。”刘县长把胡须扭了一扭，随即把声音放低下来认真地说。“陈分县长这人讲话是有些‘那个’的——人家都说他喜欢造谣，有些人还说他通匪，其实照我看来他有些地方太不检点了——至于那个话，我不过无意间听见他那么说，今天就这样失口说出来了，咹，我真该……该……想来你不会多心吧？我希望你也不必向他提起……”

“不会不会。”

刘县长为要显得自己说的都是很随便的，便伸手到桌上翻了翻堆得很整齐的几本政治学和军事学的书，随口又称赞一番，最后他掉过脸来说：

“我看你们这些受过训练的人办事精神都很好，”但他觉得自己还没有见他办过甚么事，这称赞未免有点过火，于是又赶快

加添道："我看你每天都起得很早。"

施服务员兴奋地微笑着从座位上站起来了。

"这算甚么，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还要早！"一说到学校他就更加感到有话讲了，于是挺起胸脯，左手插在裤袋里，右手很自然地在胸前一挥，忘我地一直说下去。"当我们刚开学的时候是冷天。天还是一片墨黑，那黑呵，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在那样的时候，起床号就把我们吹起来了，我们只消三分钟就把军服穿好，裹腿绑好，床铺理好，被条还要折得四棱四角的，真是只要三分点。一出了寝室，天上，"他张着梦幻似的眼睛，戟起食指兴奋地向头上的楼板一指；刘县长为要使他满意，也跟着他的手指两眼闪着含笑的光把胖脸向楼板仰了一下，口里喊出：

"哦？"

其时，施服务员正在不断的说：

"天上的星星还是非常透明的。我们在操场上操着操着，脚都冷得冰透，到了天亮，我们才看见满地是一片白霜。"他说到这里，又把食指向地板一指，刘县长又用含笑的眼光跟着看了地板一下，随即大声笑了起来：

"哈哈哈，了不得，了不得。难怪你的身体这么壮。"他说到这里，突然忍不住滑出了下面的话："我那大的一个小儿明年就要在高中毕业了，身体就是很弱，我也想把他送到你们那样的学校去受一下训练。"他立刻又觉得这话说得不妥，但既已说出来了，又觉得说了也好，因为可以使他明白自己是他的前辈。

施服务员稍稍怔了一下，但因为太兴奋，仍然高兴地把左手的袖口抹上去，露出圆滚滚的半节晒得黑红和半节雪白的手臂，用右手的食指点着笑道：

"不错，你看我的这手。"

刘县长摸着嘴边的胡须，称赞似的点一点头，同时心里想：“这‘孩子’确是一个喜欢充神气的，我倒很可以利用他一下。”

他走了出来的时候，心里更加确定了：

“是的，我要做点事情给他看，使他暗暗的给军长报告去，那么陈分县长无论怎样在参谋长那儿捣鬼我也不怕他了！”接着这思想好象一根线似的一直发展下去了：“是的，我决定来一套打匪，同时也可以用一种方法来把陈分县长的通匪坐实。”

他的胖腮和嘴角不禁闪出微笑来了。

回进自己的房间的时候，桌上已堆起一叠公文，他知道那是司法官送来请他批阅的。在一张垫了虎皮的椅上坐了下来，拉了一件到面前来翻看，但他又想起陈分县长的事来了，接连几次焦躁地拈扯着胡须向窗外看。

终于那听差走来了，他便响着宏亮的声音喊住他，问：

“陈分县长来了？”

听差赶快垂下两手说：

“还没有，监督！不过那黄村长来了，他要会监督。”

刘县长见他对黄村长的来，说得那么随随便便，没有象自己感得这么重要似的，立刻很生气了：

“他来了！你怎么不早进来报告？唔？”

听差吓得一怔，赶快说明道：

“我就是来报告监督的。他刚刚从黄村来。”

“哼，就是来报告的！你去跟他说：请！”

他见听差跑了出去，立刻就紧张的等着，但不一会却只见听差一个人走了进来，他于是大怒的问了：

“黄村长呢?!”

“我把他请到会客室了，监督！”

“哼，昏蛋！”刘县长在地板上顿了一脚。“我是叫你请他到我这房里来呀！哼！”

黄村长是一个不胖不瘦的长个子，一张满布烟容的山羊脸，两撇黑色的小胡子，一双多疑的东看西看的三角眼睛。他一走进门帘来，就赶快揭下那顶戴了八年的发黄而又卷了边的黑呢博士帽，露出他新剃过的发青的光头。刘县长用嘴唇一指，向他说“你坐”，他就用左手先摸着背后的椅子边沿用半边屁股小心地坐上去，立刻慌张地恭敬的说道：

“监督，昨天晚上又有人来向我说了，说是陈监督昨天把吴老娃吊起来了，还用籐条打了一阵了，吴老娃竟把我从他那里拿送来的两百块钱的事都说出来了！”他说着，生怕有谁在背后听见似的，赶快掉过脸去看了一下。

刘县长立刻着急地跳起来了，胖脸变得很难看。黄村长的心里也立刻跳了起来，看情形，他想刘县长一定知道了那回吴老娃拿出的钱不是两百块而是三百块，而那一百块他一拿到手就五分利放出去了。他小心地吊着半个屁股坐得更直，只得准备硬着头皮挨他一顿骂。只见刘县长责备似的用手指敲着桌沿说：

“唉，你们真是这么不小心！他去捉他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把他夺回来？”

黄村长见他说完之后用手在胖脸上一抹坐回虎皮椅子去，他才放心地透出一口气来，动着眼珠两边看一看，赶快皱起眉头解释说：

“监督，我们知道的时候，已经迟了呀！吴老娃是住在黄村口的，离我家有二十里路。那天恰好我叫我家长富到林家去收我的租，恰恰去就碰见，但已经迟了一杆烟的时候了！那天他去收租，我曾叫两个团丁背枪跟他去的。哪晓得他知道的时候，叫

团丁去追了一程也没有追着。他回来一跨进门就喊：'爸爸呃！吴老娃给他们捉去了！'那天我家长富早去一步就好了！"

刘县长从鼻孔冷笑了一下，用手指摸着嘴边的胡须，威严地看了黄村长一眼。"自己这么着急，而他却说些不关痛痒的，真是有些讨厌！"他这么厌烦地想；于是觉得他那种土头土脑的样子，简直是一个十足的痞棍。但这痞棍他又觉得不能得罪他，因为他们这些人在地方上确是很有势力的。他感到刚才自己那样的跳了起来不能不是没有涵养。他于是调和一下呼吸，把两手筒在袖子里抱在胸前，偏着脸说道：

"好，那些已过去了。我们来说现在的吧。"

"监督，"黄村长非常恭敬的说。"我看这事完全是白森镇李村长和我捣蛋！"

"为甚么是他和你捣蛋？"刘县长不耐烦地皱着眉头说。

"就因为去年那件事呀！去年我买他侄儿十亩地，他狠狠的造了我一阵谣，骂我用赌账骗了他侄儿！其实那不能怪我，那是他侄儿不肯卖给他……"

刘县长把眉头更皱起来了，想："你去你的田地！你妈的田地关我甚么事？讨厌，总是这么不结不完的说他自己的一大套！"但他有静听别人说话的涵养的，仍然紧紧把他看着，想从他话里看出那症结来。

"监督，你晓得。从来各种民刑案子我都是叫他们一直到县里来的。但是自从陈监督到白森镇上任以后，李村长就在他面前鬼鬼祟祟的说了不少的坏话，攻击了我一通，并且把黄七的村长挤掉，自己当了村长。于是从那时起，许多应该到城里来的案子他都给他拉了去，有时还拉到我的黄村来！所以我说这回吴老娃的案子又一定是他捣的蛋！"他气愤愤的说到这里就停止

了，怕有人听见似的瞬动着两眼又向背后看看，接着又恭敬的看着刘县长。在他看来，这胖胖的正县长应该是可以压得住分县长的，心里着急地想："但愿那一百元的事情不发作才好！"

"你还听见别的甚么消息吗？"刘县长靠在椅背顶的头不动地问。

"没有甚么消息，监督！"黄村长想再激他一下，于是说："就只听见说，他把他吊起来了！他把那两百块钱的事说出来了！"

刘县长觉得这事情究竟太糟了。是非想个办法来对付陈分县长一下不可了。他的头仍然不动地问道：

"那边的土匪没有甚么消息么？"

黄村长莫明其妙的望了他一望，直着腰机械地答道：

"没有，监督！那还是前两个月说是要来抢黄村，现在好久都没有听见了。"

"但是，据我最近几天所得的消息，"刘县长镇静的一面说，一面无意识的拉过一件公文来。黄村长以为那就是甚么"消息"了，慌忙凑过上身来。刘县长赶快向他摇摇手：

"不是不是。这不是。我最近听见说，就在你们附近又有土匪出现……"

黄村长吃惊的张开嘴巴望了刘县长一眼，赶快说：

"没有没有，监督。这两天到了冬防期间，我们随时都在派人放哨的。监督那回发卖给林大户李三财他们那些人家的枪，我都叫他们晚上拿出来守夜的。"

"那么我问你，你们在甚么地方放哨？"

"就在我们镇上附近。"

"这就对了，你看我所得的密报是在黄村附近。"

"我们在黄村附近也放了的，监督。"

“那么我问你，吴老娃被陈分县长他们捉去了，你们怎么不知道？可见你们黄村附近没有放哨。”

黄村长怔了一下，又赶快说：

“监督，放了的！那天我就派了两个。”

刘县长冷笑了一下：

“那不是派去放哨的，那是派去陪你家长富去帮你收租的呀！你刚才不是说过吗？”

黄村长脸红了，一时答不出话来，呆呆地张开嘴巴望着刘县长。可是刘县长那看透一切的眼光直逼他，他就把自己的眼睛顺下来了。但他总觉得不服气；黄村附近虽然没有放哨，土匪可是没有的。看刘县长那口气，好象对自己已经不信任了似的，心里感到一阵慌乱。但他想了一会，却又想不出甚么更巧妙的话来。终于还是抬起眼来说：

“监督，真的，我们那里，真是好久都没有出现过土匪了。”

刘县长笑了一下，把手向他一指：

“好，你别管他，你今天回去就给我准备准备吧。我只要这一两天一得着确实消息，我就要来亲自清一下乡。”随即他严重地把声音放低下来。“可是你要注意：这消息我只向你一个人说，你可不能对第二个人说呀！”

黄村长这才又放心地吐出一口气来了，而且忽然觉到高兴：“监督只向我一个人说！可见他还是信任我了！”他这么兴奋地想着，赶快恭敬的答道：

“是，监督。”

随即他就好象明白了一大半似的：

“是的，快过年了！”他想。“监督一定要亲自下一回乡，那么年礼是重要的了。我要赶快去通知镇上的人们准备送鸡送腊

肉。说不定他还要带两支枪去叫他们给他买……”他于是显出非常懂得的样子，加添道：

“监督，我去照办就是了！”

刘县长忽然大吃一惊，因为他看见陈分县长居然没有经过通报就在天井边出现了！今天陈分县长穿的是一件黑呢的长大衣，非常熨贴，很灵活的走来，苍白的猴子脸上闪动着一双狡猾的小眼睛。刘县长就忿忿的站起来，黄村长以为他在下逐客令了，也大吃一惊的跟着站起来，拿着帽子说：

“我走了，监督。”

刘县长叫他在那里等一等就迎出去了。黄村长倒弄得莫明其妙，直到转过身看见天井边的陈分县长，他才明白过来。但一想起那一百块钱的事，立刻又慌得遍脊梁都沁出汗水，但也只得紧张地在门帘后等着。

刘县长走出门，才看见那听差跟在陈分县长的后边在三堂后的门口跑来，他于是暴怒的一声断喝：

“你到哪里干什么去来！”

听差吓得赶快站着，结结巴巴的说：

“监督……叫我：说陈监督来……就……”

“昏蛋！”

陈分县长一怔，脸色变了一下，他想这是骂给他看的。但他拿得非常稳，仍然闪着狡猾的眼光，凑上前来笑嘻嘻的说：

“监督，我来啦！”

他这口气，看来好象嘲讽似的说：你的什么事情我都知道啦！刘县长只得赶快放下笑脸来，很庄严地掉过来向他笑道：

“呵，请坐请坐，你好几天没有进城来了吧。”立刻又掉过脸去喝道：

"你还看着干什么？给陈分县长倒茶来呀！"

陈分县长趁势把脸掉过一边暗暗笑了一下。

于是两个就走进寝室外边的一间房里来了，在靠住寝室的板壁下一张茶几旁椅子上对坐下来。陈分县长立刻很灵活的转侧过身子来向刘县长诉苦似的说道：

"监督，我们这两天真是忙得要命。我简直忙得头都昏了！这是冬防期间，我们白森镇上通共就只有十条枪，"他说话，喜欢做手势，于是把两手的指头全都伸出来举了一举，眼睛眉毛都随着一动。"晚上要叫他们放步哨，我一点也不放松他们，"他把手向前一指，"一直放到山脚。晚上可是冷得很呀，北风直吹得呼呀呼地直吼，"他把两手向前一推一推地作风吹的姿势，"白天呢，有时候还叫他们操练操练，跑点圈圈，"他又把手指在空中划了一划圈圈。接着他就把眼睛紧紧望着刘县长的胖脸，叹一口气，"唉，我每月的收入就只这一百四十元，而收发啦，文牍啦，庶务啦，听差啦，都在这一百四里开销，现在这冬防期间，有时还要奖励奖励团丁们一下，又不得不掏腰包，"他真的就伸手到腰包里掏了一下，最后他又叹口气说下去："监督，你晓得，在我所管辖的区域内，人民都是穷得要命的，他们来打官司，你还得贴他们的牢饭，而案子还不多。但我这两天都忙着冬防的事务，简直一刻也离不得。可是监督昨晚的信一到，我今早就赶来了！"他把手在胸前一挥就说完了，端起听差刚送来的一杯热茶搁在薄薄的嘴唇边，动着眉毛咕哝咕哝全吞了下去，又闪着一双狡猾的眼光泰然地盯住刘县长。

刘县长在肚里冷笑一下："你又来给我玩什么鬼把戏！哼，还说什么你'管辖的区域内'呢！"但他竭力摆着不在乎的样子，稳重地也端起茶杯搁在嘴边一面抿了抿，一面眼看着杯子，计划

着要谈判的话。之后，就用手指拈扯一下胡须说起来了：

"听说吴老娃——"他还没有说完一句，立刻一怔地把嘴缩住了，因为他看见陈分县长忽然记起什么来似的，狡猾地把眉毛一扬，一面躬腰曲背地把右手伸到大衣下面的皮袍里面去，一面说：

"呵呵，我还有件事忘了。参谋长昨天来了信，他附了一笔问候监督。"

刘县长立刻明白他这话不过是向自己示威的意思，但也紧张地等着。陈分县长把信从袋子里拖了出来，很巧妙地动着手指把它理直，倒捧着送到他面前来。刘县长刚刚一见那第一行写着陈分县长的名字，而且用的是"老弟鉴"这个款式，立刻好象感到头痛起来。他草草看完送还他的手里，勉强出声的笑道：

"呵呵，他近来很好吗？请你回信的时候帮我附一笔问候他。"

"他近来很好。"陈分县长把眉毛一扬，说。"他这人的确很好。他成天忙到晚为那些大事情罗，计划罗，应酬罗，忙得不得开交，倒难得他还时常把我们这些人记挂着，"他把拿着折迭好的信向刘县长和自己指了一下。"他每回来信总说：'使老弟屈处边荒，心实不安，但乔迁之望徐图之于异日耳'……"他特别把那一行字凸显出来，用指头点着，摇着头重复道：

"徐图之于异日耳！"

他把眉毛一扬，又盯住刘县长说下去：

"参谋长在军部里的确是一支好手笔，文武全才，军长是离他不得的。他对下属……"

刘县长见他越说越得意的样子，心里非常不舒服起来，他忿忿地想："参谋长不过是你的远亲！他岂是你一个人的吗？什么

东西！你有参谋长，我也有王师长的！”但他保持着微笑的态度打断他的话道：

“我想同你具体……”

“他对下属是很严厉的，”陈分县长当作没有听见，一定要趁势把想好要说的话说完。“自然这是参谋长的精明处。但有时候为了体贴下属，觉得可以马虎的地方也就马虎过去了。”他把手在空中一划停止了，这才扬起眉毛盯着刘县长的嘴唇。那意思好象说：你也马虎点吧！

但刘县长还是说起来了：

“我想关于吴老娃那案子，是属于刑事，我想请你把他送到城里来……”

陈分县长狡猾地闪着眼光笑起来了：

“哦哦哦，是是是，”他把右手指抓着下巴尖想了一想。“是是，是有这个案子。说是已经到城里来过的，不过我听他说他已花过四百块钱……”

背后的板壁抖了一下，两个都把脸掉过去一看，什么也没有，只见寝室门口的门帘微微动了一下，刘县长知道那是黄村长在那儿偷听，一方面心里感到一阵慌乱，一方面又知道了那黄村长过手的不是二百，另外竟还有二百的秘密。他见陈分县长闪着奸险的眼光紧紧盯住他，但他竭力镇静着，不把自己的眼光避开，也悍然地和他对盯住。

“这是为什么？”他装着吃惊的脸相说。“大概是他造谣吧？”

“不，决不是造谣。是他亲口说的。嘻嘻！”

“不过我听说你们把他吊起，用籐条打他，我想他大概是受刑不过乱说的吧？”

陈分县长怔了一下，但很快他就哈哈笑了：

“这倒恐怕是谁乱说的!”

“自然，我要查一查再说。”刘县长撇下这问题，立刻把话转开去：

“不过我今天约你来的意思，在信上已约略说过，你大概已明白。现在我想同你谈谈一般的问题。因为过去政委会也有过明令，凡分县署只管关于‘违警’的案件，此外属于法律事件方面都应解送县府办理。前回我已同你谈过，我想请你考虑一下。好在我们彼此都不是外人，大家总好商量商量的，你以为对吧?”他用手摸弄着茶杯，眼光含笑直盯住他。“其实呢，我倒是无所谓的，不过我恐怕将来政委会查问起来，大家都不大方便……”

陈分县长用手指头摸着下巴尖，故意微笑着点点头，见他说完，就立刻把手指移到茶几上点了一点：

“是是是，不过我记得照《六法全书》上的规定，下面有两个字：‘但书’，我想事情大概不是那么简单吧?”他想不同他谈什么一般的问题，还是给他拉到具体的问题去：

“至于吴老娃这案件，的确使我感到一些奇怪。怎么那样一个土老儿的样子，居然花过了四百块钱，而这四百块钱据说是由黄村长过手的!”

刘县长弄得忿怒也不是，不忿怒也不是。这简直把自己的尊严都给打毁了！他的嘴唇顿时乌白起来，彼此僵了似的对望着。

“自然，这事情我要彻查的!”刘县长只能这样说了一句，耸一耸肩头。

“这很好。”陈分县长狡猾地眉毛一扬眼光一闪，说。

两个都再说不下去了。

好象谁抛了两块小石头进来，他两个都掉过脸去看，是两只

麻雀发着很响的嘈嘈声飞了进来，还没有停下地板，立刻又嘈嘈的飞出去了。马上又回复了沉寂。随即就在这沉寂中很清楚的听见吃吃吃不断的响——是陈分县长的手表声。彼此又呆板地对望了一下。

刘县长觉得这样僵下去不是话，他想再努一回力，仍然把这“一般”的问题弄一个头绪。但刚要开口，却见斜皮带的白铜扣一亮，施服务员在门口出现了。

施服务员向他们点一点头就走了进来。陈分县长发着奸笑，刘县长发着苦笑也向他点点头。施服务员一走到面前，忽然觉得难为情起来了，要走开不是，不走开也不是。他的圆脸马上红了起来，搭赸搭赸地笑道：

“你们在谈什么呀？”同时准备马上就转身出去。但一见陈分县长把眉毛一扬向他说出话来，他就又决定站住了。

“我们在谈政治问题，”陈分县长笑着说。“在谈一件关于刑事的政治。”

施服务员一听见这自己的“本行”的话，立刻感到兴奋起来了。他站成“稍息”的姿势，两手插在裤袋里，偏了脸问：

“是一件怎样的政治问题？”

刘县长立刻皱起眉头，很着急的望着陈分县长，生怕他就说出来，赶快说：

“你还有事么？”

但陈分县长竭力不看他，已向施服务员说起来了，同时还把右手在脸前一起一落地动着：

“是这样的，是一件图财害命肆行贿赂的事件。施委员，你是懂政治的，你的意见怎样？”

刘县长愤愤的把陈分县长的后脑盯一眼，立刻又紧张地把

施服务员的脸盯住。

“关于这样的事情，我还没有经验，”施服务员谦虚地微弯了一下腰说。“不过，我可以从根本上说。”他说到这里，把右手从裤袋抽了出来在空间很郑重地从上指到地下，眼睛就闪着思索的幻惑的光。“我看这地方的人民是太落后了，说不上智识，这都是几千年来愚民政治的结果。他们愚蠢地犯了罪，但法律又不能不给他们以相当的制裁。但关于怎样制裁，我那天看见刘监督审过一堂，用了老虎凳下来之后，我还同他辩论过一下。”他转过脸去很郑重的望了刘县长一眼，而刘县长则厌烦地大皱其眉头；但他并没有看见，仍然不断的说下去。“那天我是这么主张着，人民愚蠢地犯了罪，自然不好；但‘不教而杀’，也一样不好，”他觉得“不好”这两个字用得有点过火，赶快又经过一道修辞，改口说：“不，不，也一样的不妥。那天刘监督的意见和我稍稍不同。他说对于这样愚蠢的人民只有用重刑才能减少他们的犯罪。自然，这也许是他的经验。不过，我们从理论上说来——”

“吓，从理论上说来！”陈分县长感到滑稽地笑了，但恐怕他看出，自己就赶快做出赞扬的样子特别把头摇了几摇。

施服务员更加兴奋了，把手指着地下说道：

“从理论上说来，在这二十世纪，象我们这样民治国家，应该要实行民治精神才好。而重要的是要使他们懂得自己是公民，那才能根本减少犯罪，……而实际上，内地的人民都觉醒了……”

“那么怎么呢？”陈分县长又把眉毛一扬，玩笑似的说。

刘县长直沉着脸，心里非常的着急和讨厌，而肚子也饿了。他就想大概该要吃饭了吧？惟愿听差来一请，就可以把这讨厌的场面结束。他于是焦躁地看着门口等待着。

"我以为重要的是实行普及教育。"施服务员兴奋的说。"多设平民学校，叫所有人民都要进学校。"他张着幻梦似的眼睛好象看见了他想象中的乡村和城市都设着许多学校，无千无万的人民都规规矩矩成行成列的坐在讲堂上，只看见黑压压的头，而他自己则挺胸高站在讲台上庄严地挥着手向他们讲话。"我相信只有这样才是根本办法。……"

听差拿着茶壶到茶几来倒茶，施服务员稍稍让开一点。仍然望着陈分县长说下去：

"人民的智识开了，自然就减少犯罪的行为……"

刘县长向听差递一个眼色，用可以使三个人都听见的声音说道：

"饭成了么？"

施服务员发怔的望了他一眼，立刻兴奋地把两手一摆，说：

"当然再没有'犯罪'的事了呀！到那个时候，土匪也没有了！……"

刘县长陈分县长和听差三个人倒都一怔地望着他，立刻都忍不住哈哈笑了，听差竭力忍住，只是在肚子里笑得发抖，把茶倒在杯子外边了。

"你们笑什么？"施服务员惊愕的望着他们，立刻红了脸奇怪的问。"我觉得这理论没有什么可笑的。那么你们的意见怎样？"

大家都就不笑了，局面立刻僵了起来。

听差于是赶快说：

"监督，吃饭了！"

陈分县长趁势就起身告辞。刘县长也不留，起身送他。施服务员心里有点不舒服。但恐怕人家认为自己浅薄，立刻赶上一

步大声说：

“好，我想有机会，我还想和你们讨论一下。”

陈分县长笑着向他点点头，刘县长也嘲笑地向他点点头，就把陈分县长送到大堂外。回了进来的时候，刘县长一路喃喃地骂着这可恶的陈分县长。他忿忿的顿了一脚道：

“哼，你这狗东西，硬要和我捣蛋！好嘛，我就要给你看看！”

他跨进三堂后的门槛的时候，见施服务员还站在天井边，两手插在裤袋里，张着梦幻似的眼睛望望蔚蓝的天空，又望望铺满阳光的天井。

“这‘孩子’倒是很容易利用的！”刘县长想。“放着这一个现成宝贝我都不用一下，更待何时？”

“施委员！”他走到他面前拍拍他的肩头说。“刚才这陈分县长太‘那个’了！你正讲得起劲的时候，他竟这么狂妄的笑起来！这种人，你何必同他多谈。对牛弹琴，他懂得什么东西！”

“是呀，那简直太不成话了！”施服务员忿忿的说。

“施委员，我要请问你一句，你能作战吗？”

“作战？”施服务员见他问得那么认真，就又兴奋起来了。“那自然是可以的。不过我要问一问，是怎样的战？”

“是打土匪。因为在这冬防期间，我们随时都要准备的。”

“我们在学校里边，因为偏重在政治，所以我们的军事是没有学全的。我们学的是平原战，山战还没有学过。”他说到这里，立刻又觉得自己的这话太天真了，会使得面前的这人减少对自己的重视的，于是举起右手来补充说：“不过，军事学里边的种类，照我看来其实是差别不大的。只要肯干，我想都容易。我在学校里的打靶是第三。你看见过打靶么，监督？”他偏着脸认真地向他一望，随即又闪着梦幻似的眼光说起来了，同时用手向前

面一指："我们那次的打靶场比那天井边有好几十个远，相距二百米达。我们用了几种姿势：立射，跪射，卧射。我两枪都中在对面靶子的圆心，只有第三枪打了一个偏差，但也偏不多。要是那一枪也射进圆心就好了！"

刘县长越看越觉得这"孩子"太有趣，不由得笑起来了。

"好，好，很好。"他又拍拍他的肩头说。"我一定借重你。"

立刻就转身走去了。

施服务员觉得自己的话还没有说完，立刻在他后面赶了一步喊道：

"我想能够练习练习一下更好。"

"唔唔。"刘县长没有停步，只是向他掉过半面脸来微笑着点点头就一直走去了。

拉开门帘，刘县长一脚踏进房间的时候，黄村长非常侷促地拿着卷边博士帽站起来，脸色现着忸怩和慌张，斜侧着身子站在旁边，等候着一定会来的严厉的申斥。刘县长向他横一眼，就在桌上轻轻一拍，不高兴的说道：

"咹，你们简直把事情给我弄得糟透了！"一屁股就坐下虎皮椅子去。

黄村长不敢用眼睛正视他，只垂着头，在旁边站着，手捏弄着博士帽的卷边。

刘县长忿忿的看他一会，看见他手指上戴着两个很耀眼的黄澄澄的金指环，他立刻又提醒自己，这样对他太严厉有点不大好，因为他们这些人在地方上是有相当势力的，而且现在又正要用他的时候。

"你坐下吧！"他和缓一下呼吸之后，用嘴唇一指，说。

黄村长就又先用左手摸着背后的椅子吊着半边屁股坐下

去，赶快用两眼左右看看，说：

“监督同陈监督谈了之后怎样？”

刘县长耸一耸肩头。停了一会儿，才说：

“我想你在门帘后已都听见了——可是你们弄得太糟了！据他说那吴老娃出的是四百块钱！”

“监督，这恐怕是打胡乱说的！”黄村长把已经准备好的话脱口就说出。“吴老娃这人本来就是疯里疯气的。”他立刻给他举出证明：“譬如那次我叫我家长富去向他要三十个蛋。因为那次我们那里过军队，那连长派一个勤务兵来向我说，马上要一百个鸡蛋。那时候，恰恰我们家里的鸡蛋吃完了，逼得我挨家挨户去寻，弄得真是气都透不过来！恰好那天正遇着吴老娃他们几个人来镇上卖蛋，但他说只有这三十个了，其中有二十个是已经答应了人家先用了钱的。我家长富用好言向他说，这是公事，就通通把它拿来。后来他却说那是六十个！弄得我和他吵了，讲了好半天，他才明白过来。他就是那么疯里疯气的！”他随即觉得这话的力量太轻了，刘县长会反过一句很巧妙的话来把自己问住的。他于是坐得更直一点，索性再举出一件和刘县长有过直接利害关系的事来：

“譬如那一次监督交一支毛瑟枪给我，叫我发卖给他，监督的硃单上是批明的着缴一百元。他总是叫苦说买不起。我那回又向他讲了很多话，说地方上要防土匪，你们有钱人不买，谁买？而且监督的命令是不能违抗的，这是地方上的事。后来他又说这不是新式枪，是毛瑟枪，顶多值二十块。我又和他费了不少唇舌，他才交出一百块来。后来他却逢人便说我欺了他，卖了他二百块钱！你看，监督？”他于是立刻叹一口气，诉起苦来了：“真是，我们这些在地方上当公事，真是很难的！吃了力还一点也不讨

好，弄得天怒人怨的！……”

“好了好了，”刘县长怕他再说下去，厌恶地打断他的话。“现在不必再说这个吧！我问你，前天你说白森镇有人要告陈分县长，怎么他们还没有把状纸递来？”

“是这样的，监督。”他怀疑地闪着眼光看了刘县长一眼才放了心，说。“听说陈监督知道那回事了，把他们传了去恐吓了他们一阵，说是如果敢这样，就把他们打烂关在班房里！他们就都吓怕了！不敢了！”

“哼！”刘县长立刻把眼睛横了起来冷笑了一声。“好吧，我告诉你，你可不必向别人说！我这两天要到黄村来一下，叫他们把呈文亲自送到我手上来。我要替他们伸冤！哼，这简直越来越不象话了！你给他们说，叫他们不要怕，有本县长给他们作主！你今天一回去就赶快准备！”

黄村长巴不得他说出这样的话，赶快高兴地躬腰答道：

“是。”拿起帽子就微笑地出去了。

刘县长从玻璃窗望见他走过天井边，仍然是那样土头土脑的步法，左肩微耸，右肩微吊，身子和脑袋向上一冲一冲的走出三堂的门去。

天黑的时候，刘县长感到一些愁闷，因为天上堆满乌黑的云，密密层层的，在预示着快要下雪的景象，这样上路是不舒服的。待到半夜，一天的黑云忽然被一口风吹散得精光，一轮月儿露出它明澈的白脸在青空上悠闲地窥看人间，洒下来一天井如水的清辉，房间里点的煤油灯光都顿时减色。刘县长俯在窗前渐渐高兴起来了。一看天井对过施服务员的房间，只见房门关住，纸窗下方微微透露出一小团微弱的黄光，想是扭低了煤油灯芯，睡了。他于是立刻叫听差马上去把保卫队张大队长叫来。

张大队长是一个高长的大汉子，头上包着大布包头，两眼还好象没有睡醒，迷迷糊糊的。他一走进来就端正的把两脚跟一碰行了个敬礼。

刘县长就向他说明，刚刚得到一个密报，说是从白森镇边境，向黄村来了一股土匪。要他马上去把一队团丁通通叫起来，准备好全武装。他最后把右手伸出来一指，下命令道：

"叫他们通通到衙门前集合，由本县长亲自带去。同时赶快先派一名团丁跑去通知黄村长一声。"

张大队长又行了一个敬礼，就走出去了。顿时全个县府里里外外都闹哄起来。

刘县长又把听差叫来嘱咐几句，叫他赶先到前面路上去布置去了，之后，就走出天井来，是一地的好月亮，金亮的星星满天。经过三堂门后边的时候，只见外面，听差们，团丁们，轿夫们，正在跑来跑去忙着一团，几盏被提着的风雨灯的黄光在那微暗中穿花似的亮来亮去，步枪们发出磕撞的声音。忽然一条光带一闪，是光着头的收发师爷提着一盏风雨灯在二堂出现了，就站在那儿指手划脚的在大声指挥。同时还听见远远的地方传来马蹄蹂打着石板的声音。顿时形成一片紧张的空气。他忍不住笑了一笑，兴奋地感到自己的权力：只要自己一句话，人们都就忙起来了。

他走过去用手重重拍着施服务员的门，用着带点慌张的声音喊着他。

施服务员一下子惊醒来了，好象远处失了火似的，只听见一片嚷声和狗吠声。他吃惊的跳出被窝，一面揉着眼睛赶快拉开门，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袭击着他，同时感到寒冷得皮肤都长起鸡皮疙瘩。刚刚一看见刘县长慌张似的走进来，向他说：

“匪来了!”

他顿时全身都战栗起来了。

“你抖么?”

“不,不,冷得很!”他赶快镇静的说。立刻把煤油灯扭亮起来,一面扣着军服,拴束斜皮带,一面着急地问:

“匪到哪里来啦!”

“说是到黄村了!”刘县长紧张的说;随即亲热地拍拍他的肩头道:

“老弟,今天是你用你本领的时候了!你去帮我的忙吧!”

“好,我就走!”施服务员非常感动了,想不到他今天突然称他“老弟”,立刻挺起精神来说。“可是我还没有枪。”

刘县长见他那么认真,忍不住哈哈笑起来了:

“老弟,你以为我真的让你上火线么?我要借重你更大的事呢,请你帮我计划和指挥。你只要带我的一支手枪就是。至于马,我已叫人给你预备了!”

施服务员全身都紧张了,马上伸手在灯光旁边拿了两本作参考的军事学书装在一个皮包里。有一本《野外勤务令》他拿起来看看也装进去了。刘县长陪他一道出去的时候,只见一大队提着枪的团丁在街心排成一条长长的列子,有些在咳嗽,吐痰,有些在发抖。十几盏在月光下显得不很亮的风雨灯从排头分配到排尾。一乘绿纱大轿摆在阶下,四个轿夫等候着。一匹黄马四脚站着,在左右地甩摆着尾巴,喷着鼻气。已经静了下去关门闭户的两旁人家,都从半开的门缝伸出头来恐怖地把这街心望着。这街上立刻形成一片森严的气象。刘县长竭力忍住笑坐进绿纱轿里去,四个轿夫一下子就抬起来。队伍也就“向左转”成双行,在前面开道走起来了。施服务员一脚踏上左边的马镫,马

却提起后脚跳起来了，把他甩了开去。前面的队伍和轿子都走了。他慌得赶快跑到马的右边来，还没有挨拢身边，马又提起后脚跳起来了。队伍已走远了。他急得满头是汗，在旁边跟着马转圈圈。他想这太笑话了！正在没有法，一个看门的跑出来帮他拉着马嚼子，扶了他一把，他才爬上马背，赶上前去了。他想：幸好刘县长没有看见呢！他赶上了队伍，跟在轿后，一出了城门的时候，只见满田野都洒遍明月的光辉，好象淡烟似的笼罩了远远近近的一切：左前边是一带疏疏落落散缀着的白点，那是些村庄的白壁，一丛一丛黑蓊的树林杂立在那些村屋之间，一带渐起渐高以至渐远的山丛，骆驼背脊似的从左边直绕到前面远处似乎又折转回来包到右边，右边的山下则闪亮着一条长长的光带，那是河流，月光在河流里破成碎点。远远地，犬声吠起来了，与河流声应和着。村屋，树林，山丛，……都好象神秘地在窥看这大路上点缀着点点黄光的队伍。施服务员在这样美丽的梦幻似的光景中，好象读到了一篇古代英雄立马山巅的故事。他于是在马上挺起胸脯来了。他预想着在一张点了两支洋蜡烛的桌上，自己将怎样伏在一张地图上一面翻看着备作参考的军事学书，计划着怎样排兵布将，指挥着那些团丁们向那月光下黑黝黝的山峰去作战。而事过之后，军长会怎样来电嘉奖。于是觉得肚前的方白铜扣都特别光辉起来。

忽然在前面路的转角上，队伍的排头刚刚一到，一个喊声突然冲破了沉寂叫了起来，队伍都起了一点骚乱。施服务员非常吃惊了，美丽的月光都好象顿时失色，恐怖包围了他，本能地赶快摸着腰间挂的手枪。刚才的幻梦都逃得无影无踪了，只有一个尖锐的现实的令人脑子发胀的念头在脑子里响着："呵呀，要干了！"

前面的轿子停了下来，他也慌忙下马，一种不曾经验过的恐怖，使得他捏着手枪的手都发抖了。只听见刘县长在轿子里大声的然而镇静的喊道：

“什么事！”

那声音使他惭愧：“他都那么镇静，而自己竟就发抖了么？笑话！以后还要见人呢！”他想着，走到轿前，把头向刘县长伸去慌忙说道：

“就要干了么？我就叫他们散开？”

刘县长镇静的把手一摇：

“不忙。让我看清一下情势！”

其时，已见两个背枪的团丁提着风雨灯和一个听差押了一个遍身穿得非常褴褛好象叫化子似的人走来了。施服务员非常兴奋，以为这大概就是捉着的匪了，而捉这样的匪竟是这么容易！却见那匪扑的一声就在轿前跪下来了，干哭似的喊道：

“大老爷伸冤！我们家给匪抢了！”

“哦，原来他竟是被匪抢的！”施服务员想。

刘县长赶快走出轿来，皱着眉头问道：

“你是哪里人？”

“给大老爷回，我们是城里人。”

“什么？”刘县长着了急，威吓地说。

“我……我……我……”

刘县长赶快望听差一眼，听差就赶快在那叫化子似的人背上一掌，生气的说：

“你发昏了吗？你刚才不是说你是黄村山边上的人？”

那人发慌了似的，赶快自己打了一个嘴巴：

“是是，大老爷，小人是黄村山边上的人。我遭抢了！我真

是气得发昏了！”

“那么有多少匪？”

“很多。有几十。”

“你晓得那些匪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白森镇来的。说是里面还有陈监督呢！”

刘县长勃然大怒了：

“什么？有陈监督？你别胡说！”

那人吓得直发抖，以为自己说错了，赶快说：

“不是不是。大老爷！不是陈监督。”

“哼，你在混说些什么？”

听差见刘县长吼了起来，又赶快推了那人一掌，威吓着：

“你在混说些什么呀！”随即把脸抬起来望着刘县长道：“监督，他刚才说那群土匪是和陈监督打了招呼的……”

刘县长立刻打断他的话，喝道：

“你不准恐吓他！让他自己说！”

那人又赶快说起来了：

“给大老爷回，是的，那群匪是和陈监督打了招呼的……”

刘县长用了诧异的眼光望了施服务员一眼，意思好象说：哈，你看！随即他又掉过头去喝道：

“这家伙打胡乱说，我不相信！”

他问明了匪的方向和情况之后，马上叫带下去，同时补说道：

“他们这些遭了抢的人很可怜，好好把他带着，不要为难了他。”又伸出手指向他一指安慰他：

“你不要伤心。本县长现在就是给你们去打匪的！”

施服务员奇怪的看了半天，见刘县长掉过胖脸来的时候，便

闪着怀疑的眼光问道：

“这才奇怪！怎么那些匪会和陈分县长打招呼？”

“是呀，我也不相信！”刘县长摇摇头说。“不过陈分县长平常对于老百姓太‘那个’了！他们怀恨在心，也许这回遭了抢就栽诬他也是可能的。自然遭抢的人也很痛苦……”

施服务员觉得他轻轻就把这事情抹开，似乎不免有官官相卫之嫌。他用了他推理的脑子想了一想，觉得在这样的时机应该提出自己聪明的意见来，以显示自己的并不浅薄。于是赶快用手把刘县长一拦，响着很明确的声音说：

“不过‘无风不起浪’，据我看这事情是很可怀疑的！”

“自然自然，”刘县长马上点点头。“我也很赞成你的意见。”他愉快地暗笑着就进轿子里去。

于是队伍又向前走起来了。

月儿在一簇乌云里穿了过去之后，更加明亮起来，清辉泻在山，林，村庄，河流，以及大路上走着的人马身上。风雨灯里火舌的光都显得更加淡黄了。施服务员坐骑在马上一路想着刚才刘县长尊重了自己的意见感到了非常兴奋，于是对陈分县长的可疑之点更加明确起来，就象手上紧抓住辔头一样的明确。他觉得非常忿恨。预想着这一战恐怕要一直打到白森镇去。

东山顶黑暗的天边涌现出一片鱼肚白，好象山那面谁提了一盏灯在照着似的，这时候，黄村的市镇好象一大簇黑色的森林似的在眼前的坡下出现了。队伍就直下坡去。一朵黄色的火光和一团黑影从那镇口向队伍一摇一摆的移来。到了近前才看出是一个人提着风雨灯，一个人在灯后，身子和脑袋向上一冲一冲的走着，后面还跟了两个背枪的。一看就认出是来接他们的黄村长。

施服务员同刘县长并着肩一进了黄村长的八字粉墙的屋里，马上就要了地图铺在桌上借着洋蜡烛的火光看了起来。刘县长立刻出去了，把他一个人留在屋子里。他高兴着把书翻了出来，一面伸出食指在地图上的网似的线条上指点着，象一条蚕在那上面爬来爬去似的，细心的计划着。最后他觉得很有把握了，只等刘县长进来，就向他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仔细的再看一遍，烛光照亮他的军帽顶和遮阳。忽然听见脚步走来了，进了门槛了，他马上高兴的看着自己手指指着地图上的山脉线条说：

"监督，我已经计划好了，我们的队伍就抄着这条羊肠沟上去包围……"

他一面说着，一面高兴的抬起脸来，他立刻怔住了，原来进来的人在举起两手张开杯口大的口打呵欠：

"呵呵呵……"

一看，原来是刘县长的听差。他立刻脸红起来，不好意思地走到门外边向外一看，只见天已渐渐明亮，但却显得昏黄色而沉闷，他知道这是一夜不睡眼睛疲倦了的缘故。一群黑点子的乌鸦哇哇地叫着打天井上的天空飞了过去；麻雀子叽叽地在乱飞着唱早歌；天井边的一株桔树下的鸡笼内一只黄毛雄鸡扑扑的拍拍翅膀，又伸长颈子叫了起来，四邻的鸡声也跟着唱和；远处犬声也吠起来了。一口晨风吹来，脱光叶子的桔树桠枝扫着墙脊摇摆。他打了一个冷噤，赶快退回桌边来了，烛光已显得淡了，给从门口和纸窗渐渐袭进来的晨光占领了房间当中的方桌，两边靠壁的椅子和壁上挂的屏对都已耀眼地现得分明。那听差已坐在一张椅子上垂着头打盹。他又只得再去埋头看地图，地图上也已给晨光把烛光驱逐开去。他吹熄了烛。他想他们干什么去了？但觉得又不便去寻他们，只得焦躁地等着，看着。渐渐

地图上的白光转成黄色，抬头一看，原来太阳的金黄光线已射上窗外的西墙。他又皱着眉头跑到门边看，天井里仍然只是一片讨厌的麻雀声。他掉头来看那听差，只见听差的头仍然垂着，渐渐向下点，一下子点了下去，马上吃惊的醒来，睁开迷糊的眼睛。他忍不住着急地问起来了：

"监督呢？"

"说是出去打去了，"听差模模糊糊的说。

"怎么？"他不舒服地自己对自己似的说。"怎么我的计划都还没有给他，就打去了？"

天已大亮，屋子里的桌椅屏对都耀眼地现得分明，刘县长才高兴的走了回来，熬了一夜显得有些灰暗的胖脸闪着微笑，把手向他一挥，说道：

"喝，已经打退了！"

"怎么呢？"施服务员感到一点失望，赶前一步奇怪的问。"怎么我连枪声都没有听见呢？"

刘县长哈哈笑了起来：

"这些土匪不是大军呀！见我们一来他们就吓跑了！不过，"他一说到这里，脸色就严重了起来。"那些匪向着白森镇跑去了！唉，这陈分县长平常不晓得他在干什么的！"

"是呀！"黄村长跟着进来，垂手站在旁边插嘴说。"全村的人都在说陈监督通匪呢！"

"这怎么行？"施服务员忿激地跳了起来。"我们应该追打到白森镇上的。我已经在这儿弄了半天计划了的！"他看着那桌上的地图，心里非常不舒服。

"呵呵，"刘县长赶快向他摇摇手说。"这事情我觉得有点为难，我曾经考虑了一下：我们今天的打匪是突如其来的，事前没

有通知过他。假使我们赶过去，陈分县长会慌了起来，他会反过来把我们当作土匪打也说不定的，那我们就糟糕！因为那白森镇是在山上，居高临下，很讨厌的！”

“虽然很讨厌，可是这种事我们不能马虎呀！”

刘县长的胖脸立刻现得很严重，把嘴唇凑到他耳边去，悄声说：

“我觉得这事情很难处，老弟！假使我们进到白森镇上，一定会使陈分县长很难堪。因为人家说他通匪，不管有没有这回事都倒给坐实了。自然我不应该顾虑到这些，但我觉得应该顾虑到军长的面子，因为我们都是军长委下来的人呀！而且他还是参谋长的亲戚！”

施服务员很诧异的看着他，心里想：“啊！原来一般人所谓的世故深，顾虑多的庸碌官吏就是这样的人物呀！这种人作起事来真是误国误民！”他不服气的把两手一拍，和他的悄声相反大声的叫了起来：

“即使他的亲戚是军长算什么呢？难道参谋长能包庇他这样吗？”

“嗳嗳。”刘县长故意怔了一下，现着迟疑似的脸嘴，用右手抚摸着腮巴子闪着眼睛。

“不过……”他又迟疑的说。

“有什么不过不不过呢？”施服务员见他那样多“世故”的顾虑，更加忿激起来了。他觉得军长派他来服务，而且自己也抱着理想来服务，现在就正是“建树”的时候了，在这儿应该争取自己意见的胜利。但为了避免引起面前这人对自己反感，他就把声音放低下来带着要求似的口吻说：

“好，你觉得为难，那么你让我带着团丁追去吧！你以为怎

样？”

刘县长这才真的感到为难了：“假使这‘孩子’真的蹦出去，那事情反而讨厌了！”他摸着胡须尖迟疑地慢吞吞的说：

“可是你……”同时心里想只有“那件事”来解救了，于是焦急地望了门外一眼。

“那有什么？你既不便去，又不让我去，我觉得……”

刘县长恐怕他在众人的面前说出不方便的话，于是赶快做出高兴的样子在他肩上一拍道：

“好！这也很好！那么我就借重了！”

施服务员心里又好笑了。从刘县长那变化无穷的态度中，他觉得完全看穿他的把戏了。“他怕死！”他想。“这才是重要的！什么军长的面子不面子都是鬼话！好，我去就是！”

他忽然大吃一惊了，只听见一片嚷声在大门外边腾了起来。几个人都立刻紧张着眼睛掉头去望着门外。但看不见什么，只听见一片乱嚷的声音：

“大老爷伸冤嗒……”

“大老爷伸冤嗒……”

男人和女人的声音在中间混杂着，哭号着。接着是团丁和听差们大声的吆喝：

“不准叫！”

“不准闯进来！”

“你进来，我就要打了呀！有什么事情！说！”

“大老爷伸冤呀！我要亲自见大老爷呀！”

刘县长立刻感到轻松了，站开来大声喊道：

“什么事？”

一个听差跑来说他们是来喊冤的。

“放他们进来就是！”

马上就见十来个农民苦皱着被太阳风雨变得黑红的脸，有的头上包着一片破布，有的光着头现出顶上盘的辫子，把门口堵得黑压压的一拥的进来了，连声喊着“大老爷伸冤”，都陆陆续续跪下地去。两个有着络腮胡子瘦得脸骨棱凸的农民跪在最前面，双手捧着写好了的状纸顶在头上。刘县长用嘴唇一指，黄村长就立刻接过那两份状纸来送到他手上。他对着鼻尖翻了开来，皱着眉头郑重地一行一行看了下去，渐渐忿怒起来了，鼻孔不断的发出声音。施服务员惊异的张开嘴巴把他望着。最后他很生气的把两件状纸向施服务员的手上塞去，忿忿的说道：

“哼，这简直……你看，这这这……真是！”

施服务员着急地等了半天，以为他大概要很凶的叫出什么关于那状纸里的意义来了，但一听完，却等于没有听。他一接着状纸，就赶快贪馋地看了起来，才知道两件都是控告陈分县长的状纸：一件是白森镇的二十个村民的联名，一件是黄村的三十个村民的联名。文体和罪状都差不多，罪状列举十大条：通匪，敲诈，非刑逼供，诬良为盗，纵差苛索，勒逼捐款，收受贿赂，强卖枪支，强买民马，助强抑弱。他觉得这“助强抑弱”和“敲诈”两条其实都可以包括上面好几条的，但为了凑够十条，也许才这样的吧？

“这真太不成话了！”他看完的时候忿忿的说。“真是该死！”

地下的农民们立刻又一片声喊了起来：

“大老爷伸冤呀！”

刘县长大大的叹一口气，摇一摇头，道：“唉，你看这种事真难办！我从前就向他告诫过几次。这种事情，你看，我要不向军长报呢，当然不对；但要向军长报呢，人家又说我正县长排挤他！你看，难不难？”

“这有什么为难？应该要给军长报去就给军长报去！”施服务员看见他当着在诉苦的人民面前还在那样什么“为难”不“为难”的，于是更觉得这“世故”的胖脸庸碌而讨厌了，那脸上还有着一层油汗。

“不过……”刘县长还在迟疑着的样子，眼光直看着他。

施服务员于是忿忿的说了：

“好，你既然为难，那么我帮你给军长转去就是了！我倒不怕他什么亲戚不亲戚！正义应该做，我们就做！”

“对了！”刘县长立刻心里高兴的想。还用手摸着胡须，故意闪着眼睛迟疑了一会，随即笑道：

“你转去也好，不过……”

“怎么不过？”

黄村长指着地下的农民们说：

“你们听见吗？监督接了你们的状纸了。这位委员也给你们伸冤！”

于是十几个头马上就在地上磕点起来。

施服务员全身都紧张了，感到自己就是正义的化身，高兴着今天能够为人民作点有益的事业。他叫他们起来，不要磕头了，而且很兴奋的挺起胸脯把手向他们一挥。

“好了，你们去吧！你们的状纸我要给你们转到军部去的！”

他立刻拿笔尖蘸了墨写一封信，连状纸一同装进信封里，交黄村长马上交邮挂号加快寄去。

刘县长见人散尽了的时候，轻轻拍着他的肩头笑道：

“你们青年办事的精神的确很不错，说做，马上就做，我很佩服。自然，这件事太严重了，而我的处境确是有点困难。你转去当然比我转去要好得多。不过这回假使没有你在这儿，我也要

给军长转去的！”

施服务员只是高傲地笑一笑；心里想：“别说那许多风凉话好吧！你们这些世故深的人办得了什么事！”

他们回进城里的时候，刘县长完全在胜利的愉快中沉醉而且兴奋了，象喝了无数瓶甜美的葡萄酒似的。整天胖脸上油光光地。施服务员在自己的房间里老远就听见他和司法官庶务们随时在玻璃窗里发出高声的谈笑。司法官们都走开了的时候，施服务员出现在天井边，刘县长还一点也不疲倦地，又忍不住请他到自己的房间里来，隔着办公桌对坐着，喝着浓浓的香茶，讲着陈分县长的事情。讲到紧张的时候，他立刻禁不住偏了脸故意问施服务员道：

“据你看来，军长对这事情会怎么办？”

“当然撤职查办！”

“那么我这衙门里又要添一个犯人了！”刘县长把两手一拍，忘我地哈哈笑了起来，“不，不，是犯官！”他立刻修正道。同时觉得自己从来是讲涵养的，这样放肆的露骨的谈笑不大好；但心里太痛快，就象煮沸了的滚油似的，总是向上波动，向上跳舞，实在忍不住，仍然说下去。“犯官自然不好把他关到监牢里的罗！我已经想过了几回，怎么办呢？假使有一天军长的密电忽然来说：‘仰该县长，即将该分县长逮捕拘押，听候另令法办，’那么怎样办呢？”他故意张大眼睛望着施服务员，但不等他回答，他已伸出食指指向玻璃窗外斜对面的一间房间；施服务员顺着那指尖望过去，就正是自己房间的隔壁。

“你看吧。”刘县长笑着说。“我看只好把那房间叫人给他打扫出来了！门口给他派两个背枪看守的团丁。自然，我想脚镣是不好给他上的，你以为怎样？”

施服务员同意的点一点头。

“可是不上脚镣又有点不放心呀！”刘县长又哈哈笑起来了。“而他的吃饭自然不好同牢里一样的，那当然该我掏腰包的罗！哎呀，我想着想着有点难过起来了！我们从前常常都见面的熟人，现在忽然要叫我把他关起来了！如果他在对面的窗口伸出头来说：‘喂，刘监督！你早呀！’唔，这情景太残酷了！”他马上拿两手就把眼睛蒙了一下，好象真的就看见那难堪的情景似的，心里真的难过了一下，但他生怕这愉快给暗淡下来，立刻把这抛开，又哈哈笑起来了。

“好，我要请问你，”刘县长又说。“据你看来，军长会委什么人来接替？”他说到这里，就把两手伏在办公桌沿，胖脸凑前一点，两眼含笑地紧盯住施服务员。从那眼色看来，好象说：你有希望吗？

施服务员的心里立刻咚的跳一下，好象被一把铁锤在后脑一击，是重重的一击，有些发昏了。这实在是从来不曾想到过的，这简直是第一次，一种那样奇怪的念头居然象草似的在心里生长了起来：“也许是该我的吧？因为这回是我报告去的！”他不由自主地想。

“不知道，”惭愧地红了脸，他说；他实在忍不住了，倒反过去问他。“不过，你看呢？”

“据我看来，你大概很有希望吧？”刘县长玩笑似地；但心里忽然也希望能够这样，一方面这样的人容易对付；另一方面自己的身边又少了一个掣肘的人物。为要加强这个想念，他于是更加确定的说道：

“我看一定是这样的！”

施服务员完全紧张了，心里别别别的好象有个皮球似的在

那里乱跳。脑子里忽然又接着来了一个念头："想不到我在毕业之后不久，居然要在所有的同学之上了！"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躺上床去，头落在枕上，全身都好象感到泡在温水里似的发热，那一个思想固执地紧紧抓住他。他拿两手弯在枕上紧紧抱着头，渐渐地开始计划起来了：一到了任，首先第一步就着手调查户口的工作，把白森镇管区内的人口先有个确实的统计；第二步就把他们平均的划分出来，分成若干个单位，每个单位抽调出若干人来训练；第三步就派他们回去办平民学校，训练所有的人民；第四步……第五步……

他越想越兴奋起来了，居然想到军长传令嘉奖，说他是最好的模范，而且提升他为管理全县的县长了。于是父亲母亲都接到任上来。

刘县长每回和他在天井边遇见，两个老远就发出会心的微笑。

"军长的回电该快来了吧？"刘县长掩不住自己的高兴地大声说。

"我看是该快来了！"施服务员也掩不住自己的高兴地大声说。

"那么我们这里又要多一个犯人了！"

"那自然罗！"

终于军部里的电报来了，刘县长一从端正站着的听差手上接过来的时候，高兴得手指都发抖了。马上站在办公桌边，在玻璃窗射进来的光线中拆了开来，只见那电报纸上由左至右横行地译好了几行字——

"刘县长鉴陈分县长着即撤职遗缺本部遴选干员接充剋日首途来县至该员未到任前仰由该县长暂行兼代军

长×印”

他看到“撤职”这两个字，非常的高兴，嘴嘻开几乎要笑起来了。但仔细一看，却怎么也找不出“逮捕”“查办”这些字，他的笑立刻收敛了。他想这一定是参谋长帮他的忙了，心里感到了一阵慌乱。即到看见“暂行兼代”几个字，他完全软了，两手垂下来了。他全身无力地坐到虎皮椅子上。他想：“这简直糟透了！大事去了！放虎归山了！现在不能办他，他倒可以从从容容弄些证据到军部去捣我的蛋了！而且更糟的是还要我去‘暂行兼代’呢！”他不由得忿怒地在桌上一拍，喃喃的说起来了：

“哼，‘兼代！’这简直是拿大蜡烛给我坐①！要是给我长久兼代下去，那未尝不好，但这顶多不过一个月！交代还没有接清，马上又要交待出去！陈分县长是要去的人，他在交待上玩我一点花头我就吃不消！而且他一定要干的！那么撤职查办的倒不是他，倒是该我来了！这算什么？这是什么办事？这简直明明叫人坐蜡烛！”他对于军长渐渐不平起来了，在桌上又是一拍，简直说：

“这种军人政治简直是太‘那个’了！他们就从来不体念我们官吏的苦衷！”

他知道命令是不能违抗的，感到了非常痛苦。正在皱紧眉头的时候，眼前忽然来了一道光，立刻发现一个可以免除这灾难的办法了，因为他看见施服务员正在天井边兴奋地笑着向他走

---

① 坐蜡，为难、受罪的意思。旧社会四川人结婚时，堂前的神龛上点一对大蜡烛。夫妻拜堂后，“童子秉烛，入洞房。”一对新人坐在床边，拜堂的大蜡烛摆在床前的桌上。此时，新郎为新娘揭盖头，互相喝交杯酒。在蜡烛燃完以前，新娘不能抬头，不能看人，不能笑，更不能去大小便；无论闹新房的人如何逗笑、打闹，如何说淫秽的话、作猥亵的动作，新娘都不能有任何表示，否则就叫无教养，就是放荡不贞。——编者

来，老远就大声的喊：

“监督，电来了么?”

“来了来了!”他赶快变得高兴的说，胖脸腮都笑得耸了起来。立刻请他坐在旁边，很坦然地把电报送到他手上。施服务员拿着一看，顿时不笑了，嫉妒地看了刘县长一眼，讪笑地说道：

“给你道喜！这真是又骑马又坐轿的喜事!”

“呃呃，不敢当，不敢当!”刘县长谦虚地点一点头说。“唉，军长对我是太厚爱了，我真是不知道要怎么说才好。”他微笑着，把头仰靠在椅背顶上，安静地看着施服务员的脸，注意着它的变化。

“那么你什么时候去接事?”

刘县长立刻皱起眉头了，两眉之间那片肉皮都挤成川字，摇一摇头说：

“唉，我正愁着。现在正是冬防期间，事情特别多。我这里的公事已经堆得办不清，还到白森镇去接事，那简直要透不过气来了！虽然每个月可以多收入一百四十元，”他为要加重这语气，特别对着施服务员的眼睛全伸出两手的指头来扬一下之后，又单把右手伸着四个指头来扬一下。“可是一个人究竟只有这许多精神呀！不过，我有点奇怪，军长怎么没有委你去?”

施服务员的圆脸立刻通红，连耳根头都红透，不说话，只是轻微地叹一口气。

刘县长看出他的意思来了，索性再逼进一句，很认真的睁大眼睛：

“据我看，如果军长委任你去兼代，是最适当不过的。照我看来，你的才能，比陈分县长高超得多了，不说去任分县长，就是任县长都是绰绰有余的!”

施服务员非常感动了，眼睛不转地望着他，好象说：是呀！他于是对这社会感到不平起来：象陈分县长以至眼面前的刘县长这些人和自己比较起来算得什么呢？但他们竟是县长或分县长，而自己竟是每月三十元的服务员！但他只是叹一口气，苦笑的说道：

“我们才毕业不久呀！而且照年龄说起来……”

“年龄算什么呀！”刘县长非常认真的说。“甘罗十二还要为丞相呢！何况一个分县长！你去干是再适当不过的！”

施服务员见他这么一层一层的逼进，好象知道他的什么意思，但一看他那泰然的圆胖脸只是闪着两只平静的眼光，又见得并不象。他有点惶惑起来了，脸更红了起来，心里好象这么说着：“你这玩笑开得多么残酷呀！”

刘县长看准他的眼色，停了一会，又把胖脸一偏，带着很认真的咨问的口气说道：

“我们还是来谈这件事吧。你帮我想想，老弟，你看我怎么才好呢？事自然要去接的，可是我忙不过来呀！”

“你有什么忙不过来呢？”施服务员苦笑地说。“去接了就是了呀！”

“但我这里哪能放得手呢？”

“这里你交给司法官帮你弄弄不是一样么？”施服务员见他说得那么诚恳，觉得刚才自己的那种思想太可笑了，而且有点无聊，于是也认真地给他出主意了。

“但我想请一个人帮我去接就行了，我想司法官……”刘县长一面说，一面锐利的探视他的眼光，见他怔了一下，而且有点惶惑，他于是抓紧机会说下去了：

“不过呢，司法官也很忙呀！你看我简直离不了他。收发师

爷也不行，庶务师爷更走不得！唉唉，老弟，”他突然把声音放低下来。“我想同你商量一下，打算请你……”

施服务员全身都紧张了，两眼顿时发光了。

“我想请你帮我一下忙，薪水每月一百四，我们两个对分。你看怎样？”为要使他答应得爽利，索性再扯一句谎道：“军长虽是委了人，不见得很快就来的，这一去大概可以干好几个月呢！”

施服务员开头非常高兴，但听到后来，突然迟疑起来了。心里觉得他这么坐着不动，平白地就享受那一半，未免又太不对了！他答应了去帮他接事，但同时提出来考虑：在第一月刚刚接事，预想一定很忙，开销也一定大，他希望在第二个月来平分。刘县长马上拍拍他的肩头，慷慨地笑了起来：

“好，好，就这样吧！你老弟肯帮我的忙，那我还连这点小事都不答应吗？好，我马上就给你写一封去陈分县长那儿接事的信。我想他也一定得了电报，准备好交代的了。顶好你明天就上路吧。不过，”他马上非常事务地脸色严重起来。“我有件事要先向你说明：分县署应办的事情，只是属于‘违警’方面，凡关于法律诉讼的案件都应送到我这里来，以明职权。虽然你去是帮我的忙，你在那儿办事也就是帮我办事，但这种职权还是应该分清，以免人家说闲话。你以为怎样？”

“那当然是这样。”

施服务员兴奋得很，第二天，他穿着蓝灰色的军服，挂着斜皮带，披着一件黑呢外套，骑一匹黄马，马屁股后跟着一个他在家乡带来的听差，在白森镇外的乱石路的斜坡上出现了。马跑了半天，已经很疲倦，鼻孔喘喷着白气，它那打着闪闪的四脚不愿意再走似的慢慢移着。

施服务员的胸脯鼓动着，张着鼻翼饱饱的吸了一口新鲜空

气。他觉得从前那次来的时候，只感到这地方的偏僻，穷苦，腐败和荒凉，但此刻竖直在这马背上一望，奇怪得很，眼前的景物都好象变得亲切了起来似的。只见这矗立在一个突出来的山边并不宽大的平地上的白森镇，瓦屋连绵不绝似地互相拥挤着，延伸着，白的墙壁，灰的瓦楞，都非常耀眼。镇的周围给一圈白桦树林包围着，虽然已都脱尽叶子，向着灰暗的天空舒服地伸着无数枒枝，但都觉得很自然而且可爱。在镇的左方，是洼下去几十丈深的土黄色的盆地，中间一条弯曲的小沟蛇似的爬行着；沟两旁疏疏落落散着二三十家草屋，屋顶上在冒出模糊的炊烟，好象玩具似的；羊群在那些人家旁边散着无数的白点和黑点，一口风送上来一阵咩咩的声音。镇的右方渐推出去是一些更高的山峦，一峰连一峰高了上去而且渐渐远去，现出淡色的弧线，在灰暗的天幕下闪亮着一点雪光。这一切看来都觉得别有一种风味，庄严而且雄壮。同时也就感到自己就要是这地方的主管人物了。

"是的，我要把这个地方建设起来的，"他在马上一面看，一面想。"主要的，要使得人民全都有智识，丰衣足食。那山下水沟两旁的人家，要使他们懂得在沟边多植些柳树和桃树，春天一来，夹岸都是桃红柳绿。草房子自然好看，但要使他们的生活提高，应该改换成瓦屋，中间建一间平民学校。农民们从田里做了庄稼回来，放下锄头，就抱着书本到学校去……"他忽然吓得一跳了，几乎一个倒栽葱栽下马来，因为其时马的前蹄在那乱石头路上的石缝里陷住了，前两脚就自然而然跪了下去。他脸色发白，赶快两手抓紧马鬃，这才没有栽下去。听差赶快跑上前来抓着马嘴的笼头，把马头向上拉，但马只是把嘴筒翘起，从鼻孔很响的喷着白色的水蒸气。"这路是太不行了，"施服务员两手紧

紧抓住马鬃爬在马颈上想。"将来得改造过，修成很平坦的马路，可以在上面跑汽车。"

"起来！"听差提着马嘴，涨得脸红地喊。马仍然无力地望着听差，喷着白气。

有两个人从镇口出来了，一到了马的旁边就站着，张开嘴巴呆看。施服务员立刻亲切地望着这两个人，是两个晒得黑红的做庄稼似的汉子，右边的一个年青一点，两眼很灵活，脸上的皮肤只有些微的折皱；左边的一个就简直满脸都是折皱，象一个风干的香橙，两眼显得呆滞。都在头上包了一圈黑布，身上穿着才及膝头的蓝土布的长衣。"这就将要是自己所管辖下的人民了！"他想。

那年青的一个关心地皱着眉头，伸手指着听差说：

"请这位先生下马来呀，马才好起来的。"

"不错，这些人民也很聪明，教育起来也很容易的。"他一面想，一面说：

"好，我下来吧！"

那满脸折皱的一个却说：

"来，我们帮他拉！"

马见他两个向头前走来，吓得向上一挣，施服务员正在一面准备下马，一面想："我一定要把教育普及起来，这才是根本——"他还没有"根本"完，马已一跳起来，连人带思想把他甩下鞍去，他这才叫了一声从幻想里惊醒来了，吓得脸色刷白，幸而还两手紧紧抓住马鬃，算是没甩躺到地上，但他赶快蹲下身去，抱着了在那将要改造成马路的乱石上跌痛了的脚尖。

那两个人在旁边出声的笑了。

施服务员好象感到伤了他的尊严，脸红起来，心里非常不舒

服。于是站起来，挺起胸脯，跳上马背。马好象生了气似的，窜着头就乱七八糟的向镇口跑去。

镇口有一个木栅子，已经朽了，只剩了一个架子，两扇栅门已经生满苔藓破败地倒放在两边的墙根。架子上面的横梁上有一条横木有一端已脱了钉子，斜斜地吊了下来，和上面的横梁成一个折角三角形。那横木的方楞已经破碎，显得乌黑地吊着。他想：

“在这样的冬防期间，这样的栅子是不行的，将来得把它改造过。而且那吊下来的横木容易打着头……”

他这样想着的时候，马已跑到栅子，呵呀！横木已逼到额头。他赶快伏下身子，那横木这才打他顶上滑过，他就跑进栅子去了。转一个弯，街道就在眼前呈现出来。

街道很狭窄而且很短，一转弯过来就可以一直看到镇尾，看来只有四五百人家，两边屋檐对着屋檐不过一丈多宽，暗灰的天空用很微弱的光线照着街路，街上在刮着冷风，没有一个人，就只有些草节，鸡毛，和纸片在贴近地上的破石板飞跑跟着扬起来的尘土。街道两旁的人家都紧紧的关门闭户。就只一家的门前竖着给死人做法事的旛竿，阶沿上烧着钱纸，门里面在响着和尚念唱的声音和铙钹铜锣的声音。

“这市镇太不象了，做买卖的也没有！”他想；马在乱跑着。“我应该怎样把它兴旺起来，象一个样……”

忽然几个和尚敲着铙钹铜锣走出街来了，咚咚喤喤的，接着是一阵爆仗被抛出街心砰砰訇訇的爆炸起来。马吃惊的一跳，倒转头就跑。他慌得赶快抓紧辔头，好容易才勒住。他想：

“这太不成了！几乎又把我甩下马去！这里人的迷信还是这样深！将来我一定要破除他们的迷信……”

在一家旅馆前下了马来的时候，他决定地想道：

“是的，我一定要好好的来它一下！”

旅馆主人是一个年青小伙子和一个老婆婆。那老婆婆，满脸折皱，拐着小脚儿跟着他儿子在门口把他迎接着，问他是做什么的。他毫不迟疑的说：“来分县署接事的！”他一面想：“这里女人还都是小脚，这都是没有知识的缘故，将来也要改造她们的脚。”但他还没有想完，那老太婆已拐着小脚儿马上带着消息跑到隔壁几家邻舍讲去了，很快地挨家挨户都传开了，而且很快就传进分县署里去了。

陈分县长正在忙做一团，在准备办移交。他坐在办公桌边，打纸窗透进来的灰白光辉照着他昨夜失了睡眠今天又忙了大半天的灰白猴子脸。皱着眉头，两眼贪婪地在看手上翻着的清册。

在墨盒下压着一个纸条，上面有一行字道是：

“此仇不报非丈夫！”还有“刘”字和“施”字，已被点上两点重重的红点，这算是判了死刑的记号。

他忿忿的看那纸条一眼，又心慌地翻起清册来。一面咬牙切齿地咕噜着：

“好！你两个狗东西干得我好！只要我在这里走得脱，回了军部的时候，就要叫你两个认得我老子！……”

背后的一间庶务室，在不断地响着算盘声，的的打打地，总是那么焦躁地厌烦地响着。前面的一间文牍室，不时听见文牍在转动身子，压得竹椅察察发响，或者嘴里咕噜着翻响着卷宗柜。收发师爷在外边大声地讲话，有时忿怒地骂着差人：

“不行不行！你们一定要赶快去！限今天办好来！我们就要交待了！”

这些声音都讨厌地刺着他的耳朵，使他感到焦躁和忿怒，忍

不住又向那纸条瞪一眼。并且拿起红笔来再又重重的向那“刘”字和“施”字点了两点，算是又处了一次死刑。随即他又焦躁地拉一本收支账簿来翻看着。他一边看，又一边心慌的想着在交待时必然要遇到的可怕的挑剔和为难，因为那刘县长是一个办这种事情最辣的熟手！他想到了那可怕的监狱，心里就更加慌乱了。

“唉唉，偏是这狗东西来接我的交待！”

他刚刚一看见自己的听差慌慌张张跑进来向他说：

“监督，接事的已经到镇上了！”

他立刻慌得苍白的猴子脸更加苍白，眉毛不再扬起，而是紧逗着，发怔的看了听差一会。他不愿再讲话来浪费时间，马上就慌慌张张的抓起一本簿子跑进庶务的房间去了。

庶务是一个长脸，也慌张的斜侧着身子把他望着。他把账簿摆在庶务的面前，两眼闪呀闪的一下又看着账簿，一下又看着庶务的脸，着急地用食指重重地在簿子上点动着：

“你看，这一项庙款你还没有弥补好，那老家伙一眼就会看出漏缝来的！这一笔罚款你也要把它改写过才好！我看这事情不能再迟了！快些！”

他立刻又慌慌张张的跑出去了。在天井边看见那戴圆毡帽的收发师爷正在和两个差人说话，他赶快向他招招手道：

“来来来！”

收发师爷一到面前，他就皱起眉头问他：

“那梁大贵的枪钱缴来没有？”

“还没有呀！监督！”

“快快快！老哥，我看只好你亲自去跑一趟了！要不然，这钱我们就没有希望拿了！去！快些！”

他把他的肩膀一推，又慌慌张张的转身。厨子把一张揩布在肩上一搭，赶快抢前一步说：

“监督，开饭来啦？”

“忙什么！”他不停步地怒声向厨子一吼，就慌慌张张向文牍的房间跑去了，在门口忽然碰一个满怀，胸口撞得砰一声。一看，正是光着头的文牍手上捧着一卷宗的公文，麻脸吓得青白，在小心地按着他自己也撞痛了的胸口。但大家都没有功夫说痛的话，只是皱皱眉，就向里面走去了。

一会儿，他走出文牍的房间来，就烦恼地猛抓了一阵头皮，一面嘴里喃喃地埋怨着：

“唉，简直糟透！这许多案件他平常不晓得在干什么的！临时才来问我！乱七八糟！”

一面脚步不停地又向庶务的房间跑去了。他就这样忙着，穿花似的跑着，心里着急着，到了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的时候，他已满额头都沁出了汗水珠。纸窗上灰白的光辉照着他那很难看的脸。他疲倦了，坐下来了，那张纸条的字又映入他的眼帘：

“此仇不报非丈夫！刘，施，”

他气忿忿的一把就抓来撕得粉碎，抛了开去，立刻又全神贯注地埋头查看着清册。他已没有别的思想，就只是一个尖锐的念头，象一个钟里面的锤子似的单纯地响着：

“要快！要没有漏洞，拚命地干完了这些再说别的！”

听差送进施服务员的一张名片和一封刘县长的信来了。他一把接过手来，一看，非常吃惊了：

“这家伙来干什么呢？难道他告倒了我，还要到白森镇来监视我，再打我一个‘下马威’吗？”

他这么一想，脊梁上立刻掠过一个寒噤。他又想到了那可

怕的监狱。只是奇怪的是刘县长怎么没有亲自进衙门来，倒是送一封信来？他立刻拆开信来了。紧张地，两眼贪婪地看着信纸。一会儿，他的嘴角闪出微笑来了。到了看完的时候，他几乎要快活得跳起来了。

“他是几个人来？”他兴奋地转过脸去问。

听差赶快端正地说：

“只有他一个人，监督。”

“不，我是问你，他是几个人到镇上来？”

“是呀，只有他一个人，监督。”

陈分县长终于忍不住跳起来了，一跳就跳进文牍的房间，他把两手一拍，眉毛一扬，高兴的喊道：

“王师爷！是那娃儿来接事了！好了好了，这下子放心了，可以马马虎虎了！”

文牍师爷立刻紧张地向他面前迎来。庶务师爷在那边听见也跑来了，收发师爷也跑来了。都紧紧的围着，抢着把鼻尖伸到信纸上。不一会儿，几张脸都快活起来了。

“好，”陈分县长把手在空中一挥，说。“我们来吃饭好了！妈的瞎忙了大半天，肚子都叫起来了！”他马上就叫听差去把饭摆起来。

“监督，那施委员在会客室等你呢！”

“忙什么呀！”陈分县长向他喝道。“难道他没有屁股吗？让他多坐一会再说！”他立刻掉过脸去，眉毛一扬，拍了王师爷的肩头一下笑了起来：

“这娃儿太来得好了！你看我要老老实实耍他一下！——去赶快把饭摆来呀！”他又掉过脸去催那刚走出门的听差说。

他实在太快活，几乎想唱起歌来了。

"来来来，大家到我房间去吧！"

他走在前面，三个跟在后面，一同到了他的房间。好象变把戏似的，不知怎么一下，三个都忽然看见他的手里已拿着一个酒瓶了。

"现在好啦！"他笑着，拍了王师爷的肩头一下，因为他们是在中学时的同学。旁边两个都嫉妒地看了王师爷的肩头一眼。陈分县长在这时的两只小眼睛都又灵活起来了，狡猾地转动着，眉毛自然而然地扬了起来，那有点弯曲的尖鼻子都发了光，薄嘴唇俏皮地不断开合着：

"好啦！现在可以轻轻松松的滚蛋啦！明天我们大家都又是老百姓啦！人生几何，快乐无多！还不来快快活活一下，干吗？来，你，王师爷，你是会喝酒的！你喝一杯！"他拔了瓶塞，倒在一个杯子里，酒花在杯口浮荡起来。"你，沈师爷，你也是喝酒的！我知道今天你的收发处忙得一塌糊涂，辛苦了你！"他望着收发师爷倒了一杯，另外又倒一杯递给庶务师爷。"你，老表弟，你虽然不会喝酒，也来这一杯吧！"接着他又给自己倒一杯，高高的举了起来，兴奋地演说似的说起来了：

"朋友们！这一回你们同我从家乡老远来帮我的忙，都辛苦了你们啦！我姓陈的总算还问心无愧，大家都算并不空囊而归。不幸的就只是我这回受了这个打击！可是我，"他立刻用左手的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尖，加重着语气。"我说过，我姓陈的也是并不好惹的！看着吧，我总有一天要叫他们认得我！来，大家来干一杯！"

三个都立刻把杯子端起来，同时举到嘴边喝了下去，伸缩了一下喉核，又照一照空了的杯子。

"好！痛快痛快！真是半个月来没有这样痛快过了！成天

就为那要来的事情担心着。现在也终于来了！好了！这算什么，我们去干新的！”

他看见面前的三个——这从昨天一得到军长的电报起，就被自己催促着抱怨着的三个，在几分钟以前大家都惶恐地摆着一个难看的面孔，而现在一下子都开心了，快活了，一切愁眉苦脸的神色都变把戏似的顿时不见了，嘴边都闪出了微笑，他不禁哈哈笑起来了。

听差又跑进来说：

“监督，那施委员又在催了！”

他立刻大怒的掉过脸去喝道：

“忙什么！你叫他等等就是！”

听差嘟着嘴又跑到会客室来了。

施服务员坐在一排茶几椅子的第一张椅子上，皱着眉头见那听差跑了进来说，还请他再等一等，他心里立刻非常不舒服起来。忿忿的想：

“哼，这些人总喜欢摆官架子！一种很封建的臭味！”接着他又想起来了：“如果我来呢，我决不，有人一来会，我马上就出来。这会客室一定要重新布置过，象这样面对面靠壁摆一堂茶几椅子太旧式，应该在这屋子当中摆一张小餐桌，铺一张白布，白布当中摆一瓶花，这四把椅子都摆在餐桌周围。这窗子外面还栽点花，使会客的时候，可以闻着一种芳香，……”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向外一望，窗外的一个长方的大天井乱七八糟的，遍地是灰尘，有些石板已经破成两块或三块，有一角还不见了石板，成了一个洼，积着一滩死水，反映着灰暗的天光，很难看的。

“这天井一定要把它新修过，叫人经常打扫干净，周围摆些

花盆……”

他一望天井对面，是一连三个房间，中间的一间设着公堂，当中一张方桌，方桌靠前一面挂有一张红桌围，上面还摆着笔架和签筒；左边的一间有一排纸窗，柱上贴着一张条子：“收发处”；右边的一间也有一排纸窗，柱上也贴着一张条子：“庶务处”。几个头上缠布包头的差人在那当中的一间公堂穿花似的跑进跑出。有一个差人牵着一条铁链的一端，另一端是拴在一个穿短衣的人的颈子上的。他拉着那人到了对面房间的时候，戴着毡帽的收发师爷就在那里出现了，在指手划脚地向他们大声吆喝地说着什么，好象吵闹似的。

他心里又忽然痒徐徐地想起来了：

“这都将要是自己管辖下的人们了！可是一个办公的地方应该严肃，不能要他们象那样吵闹似的。我将来一定要给他们规定起一个新的规则来，连收发师爷都在内……至于铁链之类是应该废除的……”

刚才看见的那个听差又在对面门口外出现了，两手捧了一碗汤进去。

“哦，原来他们在吃饭！”他想，心里就更加不舒服，而且觉得自己也实在等得太久了。他又赶快喊着那听差，但那听差没有听他就走进去了。他想：

“这混蛋！这前任太把他们惯得太放肆了！好，我接事以后一定要好好的约束他们……”

又隔了好一会儿，这才看见陈分县长老远就扬起眉毛笑嘻嘻的走来了。一进门来，就把两手一伸请他坐下，爽朗地笑了起来：

“哈哈，好极啦！好极啦！你来接事！我真是非常的欢迎！

你老哥是学政治的，正好到这儿来施展施展！”他说得非常起劲，到了末尾，就把两手在空中播动了一下。

施服务员立刻高兴起来了，谦虚地微笑的说：

“哪里哪里，我自己是很浅学的。还望你这有了经验的前任不客气的指教指教，因为这接事的手续我是一点也不懂的。”

“哈哈，彼此彼此。自然有些你不知道的我要向你说。”陈分县长立刻认真的皱起眉头把脸伸向他问：

“你的红告贴出来了吗？”

“什么红告？”施服务员莫明其妙的把他望着，赶快问。

陈分县长心里笑了一下：“这傻瓜连什么是红告都不晓得！好，这简直是给我送到手上来的玩意！”他于是更加把眉毛一扬，非常诚恳的说起来了：

“哦！是这样的。凡是新任一到，就要马上把到任的红告贴出来。是用大红纸写的，贴在衙门的外边。”他转过头伸手向门外一指；施服务员跟着他的手指看了一下；他又接着解释说：

“这东西是重要的。要这样，老百姓才知道：哦！新监督来了！而旧任也才好交印。”

“不过，”施服务员迟疑了一下。“可是我不是正式委任，不过是来帮刘监督的。”

陈分县长故意怔了一下，用右手在薄嘴唇上拍了一拍，好象在要点头的说：“哦！”但他并没有点头，忽然非常不平地跳起来了，两手很响的一拍：

“怎么的？怎么刘监督不是正式委任你？”他认真地把睁大的眼睛逼着他，见他也很吃惊，于是就叹了一口气。“唉，这刘县长太对不住你了！那么他对你是怎么看法的？”他仰起胸口来，把两手向两边一摊。

“其实他是该正正式式委任你的！”他又把上身弯向前比着手势说起来了。“他一个人只有一个身子，不能兼做两个县长呀！哈，这真想得好！你来给他卖力，他负名义而且拿钱，这是怎么讲法的？而且，你，我，他，”他把手向施服务员一指，又向自己一指，再就指了开去。“都是军长下面的人，怎么他却把你当作他的人使用？咹，这真是太看不起人了！”

施服务员见他那么诚恳而认真地替自己不平，说出那一番道理来：“是的，我来卖气力，而他负名义，还要分一半钱，他是有些太那个了！”他惶惑起来了，有点后悔：当答应他的时候，没有详细和他谈判过。他忍不住轻微地叹一口气。

“我觉得这事情在刘监督是轻而易举的！”陈分县长又逼进一步说。“他只消给你一件委任令，一面呈请军长加委，简直是一举手的事情！”

施服务员想了一想，觉得这完全不错，简直是刘县长太看轻自己了！但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说：

“不过军部已委人来了！据刘监督说几个月后就可以到。”

陈分县长马上摇摇手，斩钉截铁地：

“那是没有的事！那来电上虽是这么说，不过是例行公事的话罢了！你想想看，既然军部已委人来，不过十来天光景的路，马上就叫那新任来接任好了，又何必多费这一道周折？何况这是冬防期间，你想想看，一交一接，一接一交，就要白费很多时间，劳民伤财，而地方上的什么事情都就停顿了，你想想看，这不是不近情理吗？军长的那通电报也不过是敷衍敷衍的官样文章罢了！但你想想看，你现在只是来给他帮忙，没有负名义，将来照你的办法把地方治好起来，向军长报去的时候，算你的？还是算他的？”

这一番话，好象劈面泼来一桶冷水似的，施服务员的一切美丽的梦想都破碎了，消失了，忽然开朗地清楚起来了！觉得自己受骗了！他立刻气忿忿地站了起来，道：

"好，我回去！他这样太不行了！"

陈分县长见第一步已经奏了功效，立刻很有把握地就来进行第二步。他马上爽朗地哈哈哈笑了起来。施服务员脸红了，见他不说话，只是笑，而且还用两手拍着。施服务员弄得难为情起来，问他：

"你笑什么？"

但他还好象忍不住似的竭力大笑着。施服务员有点懊恼起来了，但又觉得那笑里面藏有什么奥妙似的又赶快问他：

"你究竟在笑些什么呀！"

陈分县长突然不笑了，很诚恳的微笑着拍拍他的肩头道：

"呵呵，对不住，对不住！老哥，请你不要多心。我首先要请你原谅我，我才说……"

"好，你说吧，没有关系。"

陈分县长好象带着很神秘的样子，扬起眉毛看了他一眼，这才说起来了：

"老哥，我虽然蠢长你几岁，但我觉得你刚才的话究竟太天真了！"

"为什么？"施服务员皱起眉头。

"你老哥是学政治的，怎么这点都不明白？"陈分县长表示尊重他似的加重自己的语气望着他。"这是公事呀！他委托了你，你接了他的信，这就算是你接受了他的委托，互相在法律上承认了。你现在已把信给了我，我已接受了你的信，互相在法律上又承认了。如果你这么突然说走就走了，嗨嗨，老哥，这法律上的

责任恐怕你负不起吧？"

施服务员完全呆了。这实在事前不曾想到的。但生怕面前的这人笑话自己不懂公事，于是也故意笑了起来道：

"不，不，我不过说笑话的。我既然答应他了，当然也只好帮他接下来再说了。"

"自然自然，你也只好这样。"陈分县长连连的说，心里好笑着自己已经抓紧了笼头。

大家于是又坐下来。归到交待的问题来。

"不过你还是要把红告贴出去，我才好交印。"陈分县长又事务似的偏了脸说。"因为这是规矩。要不然，老百姓会莫明其妙我们在干些什么的！"

"自然自然。可是我来帮忙的，好不好贴红告？"

"当然可以呀！"陈分县长又把眉毛一扬笑起来了。"你是学政治的人，当然比我清楚的罗！这一个问题，虽是一方面对上的，但主要是对下的呀！只要人民承认了你，对上的问题就好办了呀！何况你又是来全权代理的？你在红告上可以这么写，"他立刻戟起右手的食指来在左掌心写着，一面说。"'代理分县长施。'就这样！这是正正堂堂的事，一点也用不着考虑的。"

这把"分县长"的头衔和自己的姓连起来，还是第一次突然地听见，施服务员全身都震了一下。他的脑子里完全被这逼来的念头塞满了，好象塞满了海绵似的，没有一点缝隙再思索别的什么事。就象喝醉了酒般地笑了起来道：

"好，就这样吧。"

第二天一早起来，他就准备去接事。叫听差跟着走出旅馆门口，只见街两旁的人家虽仍然照常关门闭户，但街上已有十几个人来来往往，最多的是向着衙门口走去。有一个二十岁光景

的年青人，头上包一大圈布，身上穿着蓝布棉袍，一脸的笑，伸手拉着另一个也是穿着棉袍的人大声说：

"麻哥！喝，施监督的红告都贴出来了，走，我们看去！"

施服务员的心里又震动一下，非常兴奋起来，用着热烈的眼光看他们两个拉拉扯扯的走去。他走到衙门外边，只见在一个墙壁下黑压压地拥挤着二十来个人，都仰起脑袋，在看着壁上贴着的一张大红纸写的告示。有的人还在一个字一个字的念着。

"哦，他们都认识字呢！"施服务员高兴的想。

忽然人丛中谁喊了一声：

"新监督来了！"众人都旋风似的掉过头转身来，诧异而严肃的把他望着。

他立刻自然而然地挺起胸脯来了，昂了头，目不斜视，直冲冲就走了进去。大门里左边的一间房里坐着几个差人和一个门房，都向他恭敬地垂着手站立起来，他看了他们一眼，非常高兴的进去了。

陈分县长扬起眉毛笑嘻嘻的在天井边把他迎着：

"哈哈，好极啦，好极啦！果然你已来啦！"

立刻把手一摆，请他到自己的房里去。马上交代的手续开始了。他刚坐在办公桌边，收发师爷把几份交代清册和几大本收发簿子双手捧着给他摆在面前。他觉得从今天起这收发师爷就是自己的人了。亲切地看了他一眼，是一个戴了一顶毡帽的圆盘脸，看来还并不讨厌，他就翻开清册和簿子看了起来。他刚刚注意看清册上列的项目，陈分县长就向收发师爷递一个眼色，转过脸去，又向庶务师爷望一眼。收发师爷马上把簿子在施服务员正看着的清册上一放，向他说起来了：

"这收发簿是……"

施服务员立刻又看收发簿，刚刚看了一行，庶务师爷又把几大本收支账簿在他面前摆起来了。一会儿，文牍师爷也把卷宗清册送来了。面前立刻堆起一大堆，一张办公桌都挤满了。他已来不及细看这两个人的面貌，陈分县长就请他到天井去接收枪支。他于是站起来，同着陈分县长并肩走出去，只见一个人上前来，恭敬地躬身说道：

“给施监督道喜！”

施服务员一怔地站着，细看这人，是一个方脸，小鼻子，小眼睛，是一张不好看的面孔。身上穿着一件青布面的皮袍，垂在腿边的手上拿着一顶瓜皮小帽。

陈分县长向这人一指说：

“这是李村长。他把团丁带来了。”

施服务员想，原来这也是自己直接管理下的人。顿时觉得那方脸也并不难看了。

李村长立刻退让在旁边，跟在后面走去。

一看见天井当中站了一排十个团丁，施服务员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味儿，不知是高兴呢，还是不舒服。原来那十个团丁都没有戴军帽，穿军服，头上都包着一大圈黑布或灰布，有的穿一件长袍，有的穿一件短褂，有的简直穿得很褴褛，象叫化子似的。而他们各人手上拿着的枪倒是乌亮的。

“这太不象样了！”他想。“将来一定要给他们把军服弄整齐点，以壮观瞻。而且我要亲自训练他们的军事……”

团丁们里面有一个喊了一声：

“敬礼！”所有团丁都赶快立正。

他又兴奋起来了，很有精神地向他们在帽檐一举手，还了礼。看完了枪支之后，就很庄严的昂了头向着他们演说起来，最

后他说：

“以后大家要把服装弄整齐点。我们来重新整顿整顿。”

“这很好，这很好，”陈分县长在旁边等他演说完，忍不住笑了一笑，向他说：

“老哥，你不要看轻这几个人呢！他们都很会打枪呢！从前这里都只是私枪。这几枝枪还是我来才置起来的呢。好，你老哥来整顿整顿一下。”

两个又回进房间来了，忽然吓了施服务员一跳，原来才一会儿的功夫，想不到房间里已被各种东西堆挤得满满的了，几张条桌和方桌，两张柜子，好几把椅子和凳子，一个又高又大的卷宗柜，柜面约莫一丈见方，里面密密层层塞满卷宗，柜旁边还有几盏宫灯，一大叠彩帐和旗子……就好象搬家似的，重重叠叠的堆满一屋，而那立体的卷宗柜却矗立在两张歪斜的条桌上面，一摇一摇的，看来要扑下地来的样子，非常危险。另外好几起账簿清册，把一张办公桌也占据得满满的。

“好，现在我们就来正式交待了！”陈分县长竭力忍住笑，拍拍他的肩头说。“这衙门里的东西已经通通在这儿了！”

立刻，文牍，庶务，收发几个人都在手上拿着清册，这个请他到这一角来，一面指着清册的条项，一面指着堆的桌椅，一件件地查对给他看：这是几张桌子，这是几把椅子，这是……还没有弄得清楚，那个又请他到那一角去，他又跟着去，看他在那摇呀摇的卷宗柜里捡出无数的卷宗来，一卷一卷的点给他看：有些卷宗撕破了，有些卷宗是新的，有些卷宗扑满厚厚的灰尘……立刻，别一个又把他请到又一角去了，他又昏头昏脑跟着走去。他好象只看见满屋子都是挤得水泄不通的东西，还加上翻腾起来的灰尘在纸窗透进来的灰白光中飞舞。他弄得发昏起来，只是

紧张地看着别人伸出的一根白手指头在他发热的眼前指点着，旁边讲说着的话声都好象隔了一道墙似的，时远时近的响着。他一面想：

“这接交待竟是这么麻烦的！”

弄了大半天，这才把清册通通都对看完，他才轻松的透出一口气来。

“好了，”陈分县长把眉毛一扬说；随即拉他过来指着卷宗柜。“现在我们来看看别的吧。说句天理良心话，这卷宗柜以前是没有的。不要紧，不要紧，你不要动它，不会倒下来的！说句天理良心话，这还是我来了之后自己掏腰包做的。我现在也把它搬不走，现在送给你了！”他把腰包一拍，马上睁大了眼睛望着他。施服务员觉得自己现在已是主人，应该对他特别表示一点好感，于是赶快说道：

“谢谢。”

陈分县长又把他引到公堂上去了。公堂上仍然摆着一张大方桌，挂着红桌围，上面摆的笔架，签筒，硃匣，这回才看清楚都是锡做的。方桌后面还摆着一张特别高的椅子，地上则是打屁股的大板子，小板子，以及打嘴巴的皮板子，和拴颈项的铁链子。

“这也是从前没有的！”陈分县长指着那签筒笔架说，“这也是我来以后，自己掏腰包做的。连铁链这些也是我来做的。我拿去也没有用，也只好送给你了。”

“谢谢。”

“我还要给你看看我在这里的建设呢。”

施服务员又跟着去看他的建设。

在一间修补过的破庙门边的门枋上，挂着一块刷了白粉的长木牌子，上面一行黑字道是：

"白森镇平民学校。"

"这也是我掏腰包做的。"他又指着牌子说。

进了庙里,刚走到一间大殿旁边的时候,施服务员忽然吃了一惊,因为那里面忽然嗡的一下好几个声音突地叫了起来,是些念书的声音,在这些声音里,同时响着一片板子拍拍拍的敲打桌子的声音,接着是一个粗蛮的声音吼了起来:

"赶快读!"

他们一走近门边,就看见一位花白胡子的老先生坐在一张大方桌旁边拿着板子在说话,在他背后壁上则挂着一张破旧的黑板。地上横横的摆着四列条桌和条凳,有六个光脚片的小孩挤在一角坐着,埋了头,一面偷眼看外面,一面读着:

"子曰哑学而哑时习之哑……"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人之初哑性本善哑"

"…………"

一片声音非常嘈杂。一个癞头小孩在伸手扯另一个小孩的袖子。那老先生马上气冲冲的走去了。照着癞头拍拍的打了几板子,癞头立刻流出脓血。之后,那老先生就赶快向门边严肃地迎了过来。

"这也是我掏腰包做的。"陈分县长指着那些桌凳说。"老哥,你不要看这点点家具,也费了很大的力呢!这地方从来就没有过学校,还是我来了才兴起来的。这也都送给你了,你将来好来普及教育。"接着他就玩笑似的在他肩上一拍,笑着说:

"走,进去,我也把这位教员交代给你。"

施服务员正在出神地看着那些肮脏的六个小学生,想着:"这太不象样了!而且这教育也太旧!这么野蛮地打人也不行

的。我第一步大概就要先从这里整理起来，首先要设置许多很整齐的桌凳，要满堂都是大点的学生……”忽然觉得肩膀上一拍，这才惊醒了，只见陈分县长把眉毛一扬，笑嘻嘻的喊道：

“周老先生，你们的新监督来了！”

那老先生已恭敬地窜着头迎了上来，双手捏做一个拳头拱了一拱。

“这是你们的施监督！”陈分县长指着施服务员很正经地给他介绍说。施服务员立刻全身都震了一下。

“哦，监督！”周老先生非常恭敬地动着花白胡子当中的嘴唇说，又拱了一拱，随即就垂下两手斜侧着身子站在旁边，接着又念书似的说下去：

“监督到这里来恭喜了，教员还没有亲来叩贺，不胜抱歉。”

“周老先生是地方上很有名望的。”陈分县长马上笑嘻嘻的替他介绍履历道：“这是地方上惟一的名儒，能看风水，兼习医术，并且还能够扶乩，也熟悉公事，前年此地打仗的时候，前任分县长跑了，后任还没有来，他曾经保管衙门代理了两个月。”

“哪里哪里。”周老先生立刻非常高兴，但又竭力谦虚地拱了一拱，说。

施服务员完全兴奋了，圆脸都发出微红的光，这一切对于自己都是新的，人们都对自己一式的低头，他这才更加清楚的感到：自己真的是这地方唯一在上的分县长了。

回到分县署，进了房间的时候，他简直兴奋得把右手一举说起来了：

“据我观察起来，这地方的人民都很良善，我想将来建设起来，大概总很容易的。”

“不错不错，”陈分县长认真的拍拍他的肩头说。“你老哥来，

还有什么说的呢?”他马上简直称起他为“政治家”来了。“政治家的眼光究竟不同凡俗的,一眼就能看出了政治的症结。好,我预祝你这大政治家的成功。”他见施服务员完全感动了,立刻趁势问他:

“这一切都已清楚了么?”

施服务员高兴地点一点头说:

“都清楚了!”

陈分县长马上就拿出一张“接收无讹”的“切结”来摆到他面前,请他盖章,以了手续。施服务员这才忽然清醒了,原来他问的“清楚了么?”竟是交代这回事。这迟疑地想了一想,似乎清楚了,似乎又不大清楚。但怎样不清楚呢?又想不起来。他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反正这些都是三个师爷经手的,他们当然清楚,将来随时问他们就是。“马马虎虎!”他想。于是在“切结”上盖了章。

“好,现在我们已‘公事毕,然后私事,’”陈分县长收了“切结”,抱出几十本书来,放在办公桌上,指着道:“这《六法全书》也是我买的,但我带去也没有用。”

“那么也送给我么?”施服务员知道他又要这样说了,玩笑地抢着说。

“不,不,”陈分县长急得脸红起来。“这个不好送。老哥,因为我已两袖清风了,”他为要遮去自己的着急,特别加重了手势,把两袖甩了一甩。“老哥,说给你不要笑话,我这回真的连盘川钱都不够了。我想卖给你。”

施服务员迟疑地把他望了一望,就翻起书来。

“这东西是很重要的呵!”陈分县长认真的凑近脸去,指着书说。“没有这法宝你就审不来案子。你买吧。我买新的时候是

二十块，现在彼此都是好朋友，让价点，十块钱卖给你。”

施服务员怀疑地抓了一通头皮，笑道：

“不是说分县长不能管关于法律诉讼的案子么？”

“谁这么说的？”

“刘监督说的。”

“这简直放他的狗屁！”他一提到这个就忍不住忿怒起来了。

“你想想看，一个分县长每个月一百四十元，除了收发，庶务，文牍，听差，厨子，这些开销下来，还剩几个？不问点案子，难道去喝风吗？我只晓得从来的分县长都是这样的！法律上都规定了的！”他说得太兴奋，简直滑口说道：“说给你老哥听，刘监督就是为这件事和我闹别扭的！但在法律上他把我没办法，才用出卑劣手段来打倒我的！老哥，你也是被他利用了呵！”

施服务员大吃一惊，脸象火砖似的通红起来。想起那一封在黄村长家里转给军长的信来，心里立刻恐慌了。“莫非他也知道了么？”他着急地想。觉得有点很难受，有点对不住面前的这个可怜的“倒了台”的人，他一时说不出话，只昏乱的把他盯住，怕他再把那事说下去。

陈分县长却非常诚恳的说起来了：

“老哥，我说句真心话，这事情刘监督太对不住你了！他请你来帮他代理，连诉讼都不管，那还成什么分县长？他才多么舒服呀！你帮他卖力，而他名利双收，这的确是聪明的办法！哈哈！哈哈哈！”他仰起头大声笑起来了。“你想想看，既然只管‘违警’案件，那就索性叫做警察所好了，又何必要叫做分县长？”

施服务员觉得完全不错，同意了。马上拿出十块钱把《六法全书》买定下来。

陈分县长一个一个的把银元在桌上敲打一通，有一个的声

音有点哑，他又把它用拇指尖和食指尖夹着，提在嘴上一吹马上就提到耳边听一听。他说：

“银元是好银元，可是请你调一调。因为是好朋友，我已经让你一半的价钱了。”

“好了，”他一手捏着调过的银元，一手伸了出来握着他的手说。“老哥，我真是轻松了！真是‘无官一身轻’了！后天就要走了！祝你的前途无量。好，我们再见吧！”心里却在高兴的说：

“这一下我才慢慢的叫你前途无量呢！”

施服务员望着他诧异的说道：

“你到哪里去？”

“怎么，你已搬进来，我已搬出去了呀！”

施服务员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早上看见的这房间里的床铺已不见了，他于是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外。觉得自己已经是这里的主人，很庄严地点了头之后，还客气地说：

“没有事请到我这里来坐坐。”

他一转身，看见这自己住下来的衙门非常愉快。想象着：一进了自己的房间，坐上办公桌边，师爷们都就要来围着他这主人请示此后的办事机宜和施政方针。但他跨进大门的时候，发见门房里看门的不见了，几个先前在那里面坐着的差人也不见了。非常清静。就只门房斜对面靠进去一点一间雀笼子似的木条栏成的拘留所里面关着两个叫化子似的人犯，在冷得缩做一团发抖。他生气起来：“这些差人一点规矩都没有！这成什么样子？假使这些犯人越狱跑了呢！”他这么想着，决定去叫收发师爷把他们叫来，向他们训一次话。他一路很庄严地高声喊着：“沈师爷！”但只有空洞的天井嗡的回应了他。他奇怪，怎么他也不见了？他走到收发处一看，里面桌椅板凳都没有了！空了！就只

有一架孤零零的床架子在一个屋角四脚骨立着；壁上粘着一些破烂的纸条给风吹飘着。他忽然诧异起来了："这是怎么呢？难道收发师爷也走了？"他于是跑到庶务室去，里面也只是一架空床架子，满地撒得是铺过床的稻草。他又跑到文牍室去，里面的地上就全是稻草。只听见瓦楞上呼啸着风声，呼呀呼地一阵响过去，外面的树枝也发出摇摆声。这简直是一个打击，一个闷棍的打击。他立刻呆了，完全头昏了。忽然凄凉地觉到：偌大一个衙门，和早上的热闹对照起来，现在简直寂然了，真是如入古庙，寂静好象张开了空洞的大口，要吞噬了人。他呆呆的站了一会，单只听见自己办公的房间里有着悉悉索索的声音，那是自己的听差在那儿收拾东西。

"这还成个什么衙门呀！"他想。

他气忿得两耳嗡的鸣叫起来，脊梁上掠过一道寒流，一下子暴怒的跳了出来，大声喝道：

"他们几个师爷哪去了？"

听差正在那儿伸着两手用劲的搬移着那在两张歪斜的条桌之上高高地摆得很险的高大卷宗柜。卷宗柜在发抖，他的两手也在发抖。柜子已斜向他压来了，他急得脸都涨红，闭紧嘴巴竭力撑持着，想把它移拢去。

"你没有耳朵了么！我在和你说话？"施服务员简直忿怒得想跳过去捶他一下。

听差竭力忍受住上面压下来的重量，慢慢吃力的转过涨红的脸来，从牙缝里透出两个字：

"他们——"

哗啦一声，听差立刻不见了。卷宗柜象排山倒海似的扑下地去；无数的卷宗跳舞起来；好象腾起一道黑烟似的灰尘冲了起

来，立刻扩张了势力，占据了全个房间。全个房间就都笼罩在浓雾中了。

施服务员又气又急，只是在地上乱跳。

"委员，请你拉我一下！"在看不见的地方发出了这一个微弱的声音。

施服务员这才跑过去了，首先把那个大的卷宗柜搬立起来。这才看见一个灰人从卷宗堆里钻了出来，这就是听差。他忿忿的指着听差的鼻子大骂一顿。他知道这卷宗是顶重要的，赶快蹲下地去收拾。他一面掉过头吼道：

"弄出了祸事来，你还老爷似的站在那里看什么？收拾呀！你这家伙！"

听差不敢说什么，竭力忍住腰，背，肩，各处的疼痛，蹲下地去收拾。好一会儿施服务员站起来的时候，也变成了一个灰人。他看见那些满桌满地的灰，以及那些给灰尘封了的重重叠叠堆得乱七八糟的桌椅台凳等等，简直气得他想要打人或打东西。他马上问着听差：

"那些师爷呢？唔？"

"委员，他们交卸了，都搬走了！"

"什么？唔？"

"我刚才听见他们的听差说的，说是他们后天就要跟陈监督回乡去了。他们是陈监督带来的。委员！"

施服务员完全软下来了，明白了。原来这些人全要自己带的！那么怎么办呢？他感到了孤独，感到好象受了欺侮似的，一股气忿在肚子里直涌。他又忽然问起来了（虽然自己也知道这话是不必要的）：

"怎么他们走了我都不知道？"

“委员，我看见他们搬走的，是委员同陈监督到学校去的时候。”

他忽然好象发现听差的错处似的大吼了起来：

“你在干什么的？怎么我回来你都不向我报告？简直不是东西！”

他在桌上咚咚咚捶了几拳，但还是觉得很气忿。他把两肘撑着桌沿，两掌捧着下巴，呆呆的望着桌上盖满灰尘的东西：清册，账簿，文件，许多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他想起早上的交代情形来了，他们究竟交了些什么，自己都象胡里胡涂的。假使这里面有什么不清，有什么错误，那自己不是要负很大的责任么？而自己已经是在“接收无讹”的“切结”上盖了章的，那不是已担了干系，要代人受过么？他想起了拴颈子的铁链，想起了刘县长指给他看过的自己隔壁的那间准备叫人打扫出来关陈分县长的房间。那么现在自己倒该被关在那里面了！他立刻恐怖起来，赶快抓过一本收发处的簿子来清查，翻看，只见上面一项一项的写着：收，什么文件一件，发，什么文件一件，有些项下还注些莫明其妙的小字。他越看越麻烦起来，丢了开去。又抓了一本庶务处的收支账簿翻了开来，这就更不懂了，什么：收，什么人的罚款多少，收，什么庙缴来款项多少，……看了半天，不知这些钱究竟用到哪里去了？翻到后面，才看见支。支些什么，该不该那样支，收支相抵不相抵……越看越觉得走入雾中，不知方向。他于是又翻公物清册，这才忽然给他发现不对来了。上面有一项明明载明办公条桌五张，但实际只有三张；有一项载明椅子三套，但实际只有两套半。他于是觉得可怕起来了，转过身来，忿忿的问道：

“他们交来的条桌是几张？”

“三张，”听差赶快放下手上搬的凳子说。“委员。”

“怎么他这册子上是五张？唔？”

“不晓得，委员。”

施服务员在桌上猛击一拳，吼道：

“怎么你刚才在接收，都不晓得？”随即他又觉得这错不在他，骂他是不对的，停了一会儿，又才说：

“哼！你去吧。去把他们的收发师爷给我请来！”

听差嘟起嘴就出去了。剩了他一个人在屋子里，只有灰白的纸窗看着他这孤独的影子。他厌烦地把面前的清册呀账簿呀的推在一边，忿忿的想了起来。他觉得刘县长太把自己不当人了！请自己来帮他代理，不但不帮自己布置好一些同来的人：收发，庶务，文牍，……之类，而且他送他走的时候都绝口不提！安心把他陷到这样可怜状态的绝境里面！

“这些东西岂是一个人办得了的吗？”他喃喃地埋怨起来了。“而且这还成什么分县长？简直叫我来帮他当用人，一个人来给他保管公物，看守衙门！哼，我难道是看门的狗么？而且每月的薪水他还要平分呢！”

他忿忿的在桌上一拳，把刚才陈分县长的话全都想了起来：“是的，这刘县长太混蛋了！他是可以委任我，一面请军长加委的：如果那样，我自己就可以弄一个场面来！自己找些收发这些人来！但他只是叫我来帮他卖力，看守衙门，而他名利双收！天下还有这样混蛋的人吗？难怪他还不叫我管法律诉讼！……好的，这牢什子我不干就是了！”

他又觉得自己可怜自己起来，深深的叹一口气，觉得自己带着一番伟大的抱负来——怎样改造，怎样建设，怎样把地方变成模范区域，而自己假使弄起来，一定是很容易的，但现在这一切

伟大的理想都受了阻碍了！受了这样一个昏庸官吏的愚弄了！他忿忿的睁大眼睛，就好象看见了那个可恨的昏庸的圆胖脸。他觉得非常的不平起来。

他喃喃的说着，舌头都好象转动不过来，他知道今天的话说得太多了，口渴得太厉害了。他忍不住喊道：

"听差！拿茶来！"

只有屋子嗡嗡的回响他一声，立刻又归沉寂。他才记起听差出去了。他于是站起来，到屋角的一桌上堆满东西的缝隙间抽出自己带来的热水瓶，摇一摇，没有听见水声的荡动，拔开塞子一看，水瓶肚子对着他的眼睛不断的发出嗡声，里面是空空洞洞的。他于是跑到厨房去了，一个马蹄形的土灶上嵌的铁锅也不见了，土灶破得一塌胡涂，泥土散满一地，这显然是锅也被他们取去了。一个立方的石水缸在破灶旁边张着空洞的大口望着他。"哼！连水都没得喝，连饭都没得吃！"他这么一想，才觉得今天从早起接收交代忙了半天，还不曾吃过一口东西，肚子已饿起来了，好象肠胃在里面打架似的发出咕噜噜的声音。

"哼，当一个分县长，连饭都没得吃呢！"他发呆地站了一会，不断地这么咕噜着。

他恨恨的咬一咬牙又走回来了，刚刚要到门边，他忽然惊得一跳了，只见一个穿得很褴褛的人从里面跑出门来向着外面飞奔出去，简直来不及看清那人是什么面孔，他立刻开了快步赶了出去，那人慌得把抱着的一个包袱丢在地下就跑掉了。他把包袱拾起来一看，正是自己的衣裳包袱！他更加气忿了，再追了出去，已不见了人影。他又只得走了回来。那拘留所里面关住的两个犯人在向他吃吃笑了。他气得暴跳起来，吼道：

"笑什么！"横着眼睛看了他们一眼，就气冲冲的走进房间

来了。

"哼，笑话！分县长还要亲自去赶贼！他妈的！"

只见听差一个人回进来，他就大怒的问他：

"那收发师爷干什么不来？"

"委员他说他要吃饭了！"

"放屁！……你问过他那办公桌没有？"

"问了，委员。他说是五张，不错的。有三张是好的；有两张已经破成一块块的木头了。哪，他说就堆在那屋角里的就是。"

施服务员顺着听差的手指看过去，果然那儿有一大堆奇奇怪怪的破木块。

"干吗已经变成了破木块还要算两张办公桌？"

"委员，他说那还是前几任移交下来的呢！因为这是公物，就是烂成灰，都还要一任一任的移交下来，无论什么衙门都是这样的。他说那清册上是注明了的。"

施服务员赶快去翻清册，果然注了一行小字道："两张破烂，前任移交，"他想那半套椅子大概也是这样了，看清册，也果然注了一行小字。但他更加不舒服起来了：

"哼，我来做分县长，不但没有饭吃，而且去赶贼，而且还要来保管这些破木头呢！"

他已决定不要干了。

就在这时候，陈分县长高高兴兴走来了，刚一到门口，就把眉毛一扬，笑嘻嘻的喊道：

"施监督，你吃过饭哇？刚才很对不住，令价到敝寓去的时候，我们正在吃饭。我真是好久没有这么舒舒服服的吃饭了，今天才痛痛快快的吃它一顿。……我想还是我自己来吧，你有什么疑问，请你问我好啦！"

“你去你的吃饭！你吃饭干我什么事？”施服务员心里不舒服地想，立刻一跳的迎了上来喊道：

“陈监督，你来得正好！我想要走了。好在你的交代我还没有接清，我想我回城去，还是叫刘监督来同你直接办理吧！”

陈分县长故意怔了一下，扬起眉毛看着他：

“为什么？难道我的交代不清吗？”同时大有心事地向门外边暗暗飞了一个眼色。

“不是不是，”施服务员赶快分辩说，“你看吧，就只我一个人，没有收发，没有庶务，没有文牍，这样麻烦的交代，我一个人怎么办？而且我一个人还象一个什么衙门吗？”

“这简直太不成话了！”陈分县长在桌上一拳，吼道；施服务员大吃一惊的望着他，以为他在发自己的脾气了，但一看，又不是；而陈分县长则在不断的说下去。“老哥，我真是替你太气忿了！天地间还有这种心肠狠毒的人吗？简直不是人！是狗！”他毒毒地向着县城那方指了一指。他见施服务员快意似的看着他，他于是更加强调地说下去：

“老哥，你我都是军部出来的人，都是青年，都是有血气的！我实在看不惯这些老奸巨猾！当你接完交代，送我出去的时候，我就替你很吃一惊，想：‘怎么呢？怎么只有他一个人接事？他一个人接下来怎么办？’所以我赶快把饭吃了就赶来看你了。老哥，这刘监督不但利用你了！而且把你害了！”他一面说着，不断的用手势加强语气，一面注意的看着施服务员脸色的变化，他的声音渐渐提高，施服务员脸上的忿怒也渐渐增强起来了。

“真的，他只叫你一个人来，简直是叫你帮他看守衙门的！这种人还有心肝吗？现在我要请问你：他请你一个人来，一个月是多少薪水？”

“他说，”施服务员忿怒的把手一扬。“第一个月是一百四，第二个月对分。”

“这简直狗屁！”陈分县长又在桌上一拳。“我告诉你，这儿分县长用的收发，庶务，文牍以及听差都是没有另外规定的。你想，把这一百四十元提一大半出来开销，自己还落得几个？不吃饭吗？不穿衣吗？不应酬吗？他请了你来给他卖力，还竟至有脸和你说对分！吓！”

“我决计不干了！”施服务员坚决的说；见他对自己这么同情，索性要求他。“好，请你帮忙我，让我回城去，他自己来吧！”

陈分县长笑了一笑，他想是时机了，就一面向外边暗飞一个眼色，但一面仍然说：

“老哥，我很同情你。可是我实在爱莫能助。因为那样在法律上是不容许的！总之，你应该赶快把场面想法撑起来，因为这是冬防期间呀！”

一个人在门外边出现了，慌慌忙忙的，上气不接下气的说道：

“施监督，土匪来了！”

施服务员大吃一惊，全身都在恐怖里紧张了，赶快问：

“什么？在哪里来了？”

陈分县长也做着慌张的样子抢着问。那人慌忙的说：

“正在大山脚下抢过路商人！说是离镇上只有六七里路！”

“哪，哪，怎么办？”陈分县长紧张的把施服务员望着。那意思好象说：“你是此地的监督呵！这要该你负责任的呵！”

施服务员急得只抓头皮，但觉得既然在此刻是自己的责任，也只得去走一趟了。

“好，我去一去吧！”他硬着头皮，竭力显出自己曾经受过训

练的态度来；但心里却在发抖。他马上叫听差去叫李村长派那十个团丁带好枪弹在衙门前集合，并给自己把马牵来。

十个穿便衣背枪的团丁在街心散乱的站成行列，街上的人们都立刻慌张起来了，互相拥挤着，推送着，黑压压地站在街两旁围着看。施服务员的心里非常忿恨和慌乱，但见众人都在吃惊的看他，他又竭力昂起头来，挺着胸，很庄严地站在行列前点了名。便在一个团丁手上拿一枝枪来，自己背上，又拴好子弹带，很神气的两手抓鞍，一脚踏上马镫，但马却跳起来了，把他甩到旁边，几乎跌下地去。他顿时羞得满脸通红。一个团丁跑来抓住马笼头，一个来扶他，他说：不要，自己爬了上去。于是队伍在前面走了起来，他勒着马紧紧跟着，在众人眼前昂起头雄赳赳的走去。一出了镇口，望着树林夹道的大路走去的时候，他才有点后悔起来了：

"唉唉，人家负名义拿钱，而我冒险干吗呢？况且匪人有多少？我们这十一个人去够不够？假使他们人多呢？假使一个子弹飞到我的头上来呢？怎么办？岂不是冤枉？……"

眼前大块大块的山，一峰连一峰的高了上去，显出各种各样的峭壁，峭壁上好象伸出许多手臂来似的脱光叶子的枯树狰狞地骨出着。看来简直一切都显得非常凶险，恶狠狠的把他望着。路两旁枯枝的树林，给风摇摆着，在窃窃私语，其中隐藏着可怕的恶兆。如果有一个人从那树林里跳了出来，一枪打来，他连取下肩上的枪都来不及，就一定会滚鞍下马，而这又是乱跑的劣马，一定会被它拖着脚镫上挂了脚的血尸在乱石路上乱跑，……他就好象看见了自己的脑袋倒栽着碰着乱石飞拖过去……而这死尸说起来仅是刘县长用的人！他于是越加恐怖起来了，全身的热血都集中到脑里来，使他发昏，而肚子更饿了，几乎连手捏

辔索的力气都没有。他于是坚决的决定，这次回镇去决定不干了。他见路边一家草屋，有几个人站在门口紧张的望他，他下意识地觉得要保持尊严，又振作精神昂起头来，但立刻他大吃一惊了，脸上狠狠的挨了一下。他勒着马定睛一看，只见一支横伸出来的树枝在鼻前抖动，他才明白，刚才就是这东西打自己的。他低下头穿过树枝去，只见那十个团丁已跑得较远了，一路还在叽哩咕噜的讲着话。他就鞭马追了上去。刚刚转了一个大弯过去的时候，只见远远的树林边忽然出现一大群人，肩上都横着一根东西在缓缓的走来，但突然一下子停下了。他慌得全身都发起抖来，脸上好象被泼下一桶石灰水似的顿时惨白，两眼都充了血。他想这一下可完了！慌忙滚鞍下马，迸出非人似的喊声：

“散开！”

立刻恐怖地感到：这就要开火了！树林桠枝上面的灰暗天空顿时都变成恐怖的惨象。他用发抖的手从肩上拿下枪来。

“监督，那不是！”有一个团丁忽然说。

施服务员兽似的张着充血的眼睛打断他的话：

“什么不是！我叫你们散开！”他着急着这些没有受过训练的家伙真讨厌。

“真的，监督！那好象是些过路客商。”另一个团丁也说。

施服务员这才慌张的从一株树干边走出来了：

“什么？那，那，那不是？”

他定睛一看，果然是一群挑担子的客商，在树林旁挤成一堆，一字儿放下箱子行李在地上。他又跳上马鞍，同着团丁们赶上前去的时候，那些客商也吓一大跳，脸都变成土色。有的人发抖的拱着手哀求道：

“先……先生呀！东西你们拿……拿去就是了！我们都是

做小生意的……”

团丁们都笑了起来，向他们说：

“我们是来打土匪的！”

客商们才透出一口气来，但还怀疑的紧张着眼睛望着他们。

施服务员跑上来的时候，忿忿的骂道：

“你们这些人走路都不好好的走！鬼鬼祟祟的！哼！”

他忽然记起《水浒传》上那些强人常常假扮客商，心里更加怀疑起来。他试着去抓着一口篾箱的绳子一提，那箱子面前的一个客人马上就跪下去了，手却拉着箱底。他吃惊一跳，奇怪的想：“这家伙要干什么呢？在摸军器吗？”他于是叫了一声：

“搜！”

这个命令一出，团丁们都兴奋起来了，马上乱纷纷的跳过去摸他们的身上。顿时所有的客商都发起抖来了。站得稍远靠着树林后的一个客商，见一个团丁向他跑来，他想身上带的一笔钱可完了，赶快摸出一块银元来塞到那团丁手上，但站在树林外边在搜着另一个客商的另一个团丁已一眼瞥见了，丢下那原是空袋子的客商，马上跑了过来，向那个客商做一个鬼脸。那客商吓得发抖，赶快又摸出一块银元来悄悄塞在他手上。他于是随便在他身上摸一下，掉过脸去说：

“搜过了！”

而那边的团丁们正忙着解所有挑子上的绳子，箱子都揭开来了。那几个客商担心地一面紧紧捏着钱袋子，一面哭丧着脸看他们翻着箱子里的货物。

施服务员见确是客商，这才放心的嘘出一口气来。但看见他们那种惶恐可怜的样子，心里感到非常的不安，惶愧，觉得非常怜悯他们。当另一个扑的一声跪下地去打拱作揖的哀求道：

“先生先生，你们拿东西就是了！饶了我们一条命吧！”

他更感到非常难堪，觉得这太残酷了，叫团丁们立刻住手。他一面痛苦着；但一面又竭力为这痛苦找着一条适当的安慰：“我是在尽职。”

于是问他们在大山脚一带可有匪？他们马上七嘴八舌的战战兢兢回答：他们刚从大山上下来，后面也还有一群客商，都没有遇着匪。

团丁们都又兴奋的把施服务员紧张的望着，说：

“监督，我们再前去看看？”

“算了，不必去了！”施服务员赶快说。

团丁们都现出失望的样子，懒懒的排起行列来。施服务员又爬上马背。押着队伍回头走去。他很奇怪：“怎么的？难道刚才来报的人是看错的？还是造谣的？”他竭力想记起那个人的面貌，但怎么也记不起来。他想：“假使是别人使的坏，造谣，那就可怕了！想不到这地方竟如此险恶！”但他又想：谁来造谣？又想不起这根源来。一想起刚才自己的那种恐怖的情形，他觉得有点害羞，脸都热了。但他又想：“假使刚才真的遇着的是匪人怎么办？而此地周围出匪是著名的，有着冯二王这样的人物。现在刚刚才接手，就闹这样一个虚惊，将来不知还要闹多少？而自己又只是一个人！”他觉得自己带来美丽的幻梦在这现实的钉子上一碰完全粉碎了。他马上恨起刘县长来。坚决的说道：

“我一定不干了！”

队伍刚刚一到了镇口，只见有几个小孩子在栅子边探头探脑，突然向镇里面跑去，一面喊：

“施监督打匪回来了！”

街上的人们都立刻高兴过来，退让到两旁的阶沿，在交头接

耳的谈论着，指手划脚的讲着。一见队伍进了街，都拿紧张而严肃的眼光望着他们，有些人还恭敬的垂着手。施服务员还仿佛看见一个包布包头的人在向那花白胡子的周先生说：

"我们这里真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监督，亲自去打匪！"

周老先生认真地点一点头。

他又非常兴奋起来了。立刻双手捏紧缰索，昂起头来，肚子前的斜皮带白铜扣都特别光辉起来。他又觉得虽然受了一场虚惊跑了一趟。倒想不到反而得到满镇人民对自己起了这样大的敬意。他的心里又活动起来了：

"这倒好，我在人民中可以建立起威信来了！如果干下去，那不是可以做得出很好的成绩？"他这么犹豫着，已到了分县署前。下了马来，站在团丁们的行列面前，使两旁老百姓都可以看清和听清的样子挥起右手，大声地向团丁们训了一阵话，同时嘉奖了几句。

"敬礼！"一个团丁喊。所有团丁都赶快立正。

他的肚子里正在哗啦啦响了下去，但他竭力忍住，挺着胸脯，郑重地向行列点一点头，又昂起头向两旁老百姓们扫一眼，这才挺起胸脯走进去了。

但他一面走，一面又渐渐颓唐下来了，望望门房，门房仍然空空洞洞的，没有一个人。还是只有拘留所里面两个犯人在缩着一团发抖。进到里面的天井，仍然是空空洞洞的，就只有自己的皮鞋后跟象对自己嘲笑似的在石板上发出无力的空洞的响声，孤零零地。他实在疲倦起来了，目前重要的是希望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舒舒气再说。他两步抢到当作大堂的门口，只见房门却紧紧关住，他用力一推，只听见喀啦的一声，一看，门扣上原来挂了一把大铁锁。他立刻暴怒的跳起来了，大声的喊道：

"听差！"

回答他的只是院子里寒冷而空洞的"嗡"的回声。

"听差听差！"

回答他的仍然是院子里寒冷而空洞的"嗡"的回声。

他气得暴跳起来，在整个大院子里乱跑，乱喊，乱转，但回答他的仍然是院子里面寒冷而空洞的"嗡"的回声。他又饿，又冷，又急，又气闷，又疲倦，气忿忿地两手叉腰站着，好象要操体操的姿式，两腮鼓起着。——他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

"唉，难道仅仅一个自己身边的听差都也跑了吗？我的命就这样尽吗？这样一个分县长还干得出什么吗？……"

他伤心地在阶沿边坐下了，两手捧着头，绝望地望着那灰色的天空。天空阴沉沉的，板着一个愁眉不展的面孔，一朵云层压住一朵云层，死板板地，好象要哭出雨泪来的惨象。他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灰暗。那曾经寄与过他以美丽的幻梦的青空呵！那带着欢喜的蔚蓝的青空呵！现在也给这浓厚的灰色云层包裹着了！他不禁深长的叹了一口气。

他颓然的垂下头来，对面会客室空洞的窗口瞪着他，满天井的破石板和臭水洼瞪着他。他觉得这衙门对自己已一点也不感觉兴趣，而且讨厌，成了自己非常可怕的重负，但他又不能丢了就走开，一种法律的责任就象一条绳子似的拴着他的颈子死死把他缚牢在这么大而空虚的衙门里。他觉得忿慨而且滑稽。

"这算什么？简直连一条狗都不如了！"他忿忿的想。

好一会儿，才看见听差嘴里嚼着什么跑了回来，他立刻向他跳起来大骂道：

"你这东西！哪里去来！"

他在他身上就打了几下。听差吓得不敢动，慌忙的说，刚才

在李村长那儿弄了点东西吃来，因为肚子实在太饿了！听了听差的话，他又觉得这听差也实在可怜，“跟着我这‘分县长’来，竟还要饿肚子，这太笑话了！”但他又觉得这听差也笨得可恨，“连我的饭都不去帮想办法，倒先把他的弄来吃了！”

他于是再向自己坚决的说一遍：

“这回是真的下个决心不干了！”

他等听差开了房门，马上坐在办公桌边就气忿忿的写一封信。他把信交到听差手里严厉的说道：

“把这信马上去给李村长，叫他马上派一个人飞速送给刘县长去！叫刘县长马上赶到白森镇来自己接交代！叫他明天马上来！妈的，我马上不干了！”

听差跑进李村长的房门，见李村长正坐在一个屋角里通红的火炉边烤火，那方脸映得通红，连小眼睛小鼻子都看得很清楚。他把信递到李村长的手里，把施服务员的话重说一遍的时候，李村长大吃一惊了。

“怎么？他要刘县长自己来？那可糟了！刘县长如果自己来接事，那我可完了！”他想起黄村长时常造他的谣的事情来，全身都战栗了。“不行不行，他不能走！陈监督叫我暂时躲起来不见他，现在可不能不出面了！”他发呆地望着自己手上拿的信，想；信都给火映得通红。他见听差又在催促他，他仰起脸来说：

“好，你请回去吧！我马上就派人去！”

他拿起信就走，一面想：

“管他妈的，陈监督已经是要走了的人了，我还听他的话干什么？只害了自己。去找他商量也无益而且也不好，我莫如叫地方上人出面来挽留他，在陈监督面前我只装着没有我。那么我只好找周老先生去了！”

他跑到周老先生家的门口，只听见从靠街的一个窗孔洞传出周老先生念书似的在和谁谈话的声音：

“……的确，有施监督在这里，我们可以放心的安居乐业了，他今天出去御驾亲征，真是非常难得……”

他慌慌忙忙跑进门口，忽然看见坐在周老先生对面烤着火的就是自己从前在陈分县长那儿暗暗挤掉了的黄七。那回事情就飞快的在他脑里闪了一下：那时黄七做了村长还想把柳长生管山爷庙谷的执事夺过去，他就和柳长生暗中联合起来，黄七于是倒掉了。见黄七掉过麻脸来看他，他不由的在门槛边怔了一下。但他随即又觉得事情太严重，已顾不得许多了。立刻慌慌张张的喊了起来：

“老先生，老先生，这新监督不干了！要走了！”

“什么？”周老先生吃惊的站起来望着他。黄七也吃惊的望着他，但仍然不动的烤着火。

“那怎么可以？那怎么可以？”周老先生颤动着花白胡子着急地说；一面心里着急地想：“如果他一去了，地方上就会不安，那么那几个学生明天就不会来了！而于是自己该领得的庙谷也跟着完了！”

“那怎么可以？”他举起烟签子指着李村长的鼻尖，喷溅着唾沫星子不断的说：“我们这白森镇的天下安危，都系于他一人之身上，那怎么可以？”

“是呀是呀！我也是这么说！”李村长获得了有力的赞同，高兴的说。“所以我想只有找你老人家想办法了！我想还是只有你老人家出来代表全镇老百姓去挽留他了！”

“好，我去挽留他！”周老先生慌忙放下烟签子说走就走。刚刚走到门槛边，他又掉转身来，兴奋的举起右手来说：

“前年那回打仗的时候，朱监督要跑，也是我代表去挽留他的！我，我去挽留就是了！”

立刻他就转身走去了。李村长也跟着跑去了。

黄七张开嘴巴看了一会，心里想：“嘻，奇怪得很！也许这回又可以有什么掉在自己的身上来了吧？”他也跟着他们的后面就尾到衙门口去了。

周老先生走进分县长室，呆板地站在施服务员的面前，恭敬地捏起拳头拱一拱手。施服务员请他坐下。他小心地又拱一拱手，吊着半边屁股坐在椅子上，斜侧着身子念书似的说了起来：

“听说监督要挂冠而去，这实在使全镇居民不胜之大惊。以监督之英明，今天出去御驾亲征，是全镇居民尽皆知晓的。今白森镇天下之安危，均系于监督一人之身。今监督忽然要去，居民均惶恐万分。现在就由教员代表来挽留监督，请监督还是住下……”他一面说，一面听见自己说出来的文雅的句子都非常得体，心里感到一种高兴。

施服务员听他说完，非常感动，想不到自己真的得了人民的拥护。但他看看自己这乱七八糟的屋子，觉得自己还是住不下去，于是忿然的把两手向两边一分，说：

“周老先生，你看我怎么住得下去？你看，刘监督太对不起我了！他请我来接事，就只我一个人，收发也没有，庶务也没有，文牍也没有，你叫我一个人怎么办！这许多接收下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看吧……”他伸出右手向着房间里的周围一指。

周老先生看了那重重叠叠拥挤着的桌椅台凳，卷宗账簿，宫灯彩帐，堆得挤满房间。他一时说不出话来。最后他想了一想，又恭敬的说：

“教员代表全镇居民来挽留监督，监督还是不要走的

好……”

“这是你们好意。可是我没有人呀！你看这还象一个什么衙门？……除非有人；不，不，可是我是走定了！”

周老先生摇摇花白胡子无可奈何的退了出来。施服务员只送他到房门口，抱歉的说：

“对不住，我不能送你到大门口了。因为我一个人也没有，听差出去帮我买吃的去了，你看，我当分县长还要看守房间呢！”他感到滑稽地苦笑了一下。

周老先生走出天井，李村长就把他迎着，紧张的问他：

“怎样？”

周老先生只是颓然地摇一摇花白胡子。

李村长着急了，再问他：

“可还有办法没有？”

“没有呀！”周老先生又摇一摇花白胡子。“他说他一个师爷也没有，住不下去。他说‘除非有人’，你看怎么办？”

李村长忽然觉得从周老先生身上想出办法来了，立刻靠近他的身边，悄悄的说：

“他没有人，我们不是也可以照前年那样，把全镇人都叫来给他推几个人出来？前年打仗的时候，朱监督下面的人都跑了，不是大家把你推出来管过两个月的事？我们也来他一下？”

周老先生顿时高兴地好象从梦里醒起来了。他猛然记起了那一次的事：从那次起，所有镇上的亲戚朋友老远看见他走来就恭敬地站在旁边，让他摸着花白胡子走了过去。他立刻说：

“好！那么你赶快去打锣吧！”

黄七见周老先生走出衙门来，赶快跑到他身边，向他打听了消息，他立刻心里跳了一下，慌慌忙忙跑回去了，马上提了一小

块腊肉跑进周老先生房里来。见没有别人，就把腊肉塞在周老先生的手上，把嘴巴凑在他耳边悄声说：

“这是我给你老人家送来的。”

周老先生连忙接着，会意地笑了笑：

“好了好了，我晓得就是！你赶快叫人们都到平民学校去吧！”

铜锣当当当地从镇口敲到镇尾，人们都顿时在街上出现了，互相问着，议论着，陆陆续续的向平民学校走去。有些人莫明其妙是什么一回事，见别人走去，就也看热闹地跟着别人走去。

“喝，去呵去呵！”黄七站在街头向人们叫着。立刻，他跳进一家人家屋子里去拉出一个人来：

“张二伯，去呀！去看看究竟是什么事呀！”

于是街上一片嚷声，人们都走去了。

陈分县长在屋子里大吃一惊，“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正在这么想着的时候，只见李村长向他走来了。李村长站在他面前，竭力隐瞒了自己和周老先生出的主意，只说人们听见说施监督要走，大家都要挽留他了。陈分县长吃惊的跳了起来，他这才觉得糟糕透了！刚才对施服务员不过开了一个小玩笑，想不到竟相反地使他得到这样的一个好处！他冷笑了一下，想：

“好的，我就要使你同刘县长两个打破头，弄得你们两个都有下不了台的时候！”

他立刻同李村长向平民学校走去。只见大殿上黑压压的挤满了乱七八糟的两三百人，几排条凳通通坐满，有些人就坐在条桌上，没有坐的就在旁边和后面乱挤着。大家都在窃窃私语，交头接耳，有的在大声的咳嗽，吐痰，有的在擦鼻涕，有的在笑，有的说把他遮住了，看不见，乱烘烘的形成一片嘈杂的声音。黄七

站在旁边，叫别人不要说话。周老先生见有几个人被后面的人们挤出前来，就怒声的喊道：

"你们在挤什么！又不是看社戏！这是什么地方！大家好好的退后去！"说着，就跑上前去，伸出两手把那几个人推到后面去。有一个十几岁的大孩子又被挤出来了，他立刻一把抓住，向人缝中就塞了进去。那几个人就忿忿的向他睁大眼睛。那边人堆里面，不知是谁打了谁的一个嘴巴了，拍的一声，一个孩子哭了起来。周老先生立刻怒喊道：

"唉，这是什么地方！哭些什么！"

陈分县长见施服务员已在那里，挺起胸脯，昂着头，圆脸上表现着满足似的微笑，坐在黑板下面方桌边的一把椅子上。他忿忿的想："哼，这家伙居然会收买民心呢！"他就坐到他旁边的椅子上。施服务员掉过头来悄声地向他说：

"我要走了！不知怎么听说他们要挽留我。"

"是是是，好极啦，好极啦！"陈分县长故意把眉毛一扬，哈哈笑了起来。

周老先生在人们面前指手动脚的弄了一阵，人们这才静下来了。象完了一件大事似的，拍拍两手，退后两步，这才呆板地垂着双手，向众人动着花白胡子发出念书似的声音说道：

"今天叫大家来，不为别的原故。只因陈监督'高升'了，而施监督'恭喜'才半天，说是也要走了！然而我们白森镇的天下安危，皆系于施监督一人之身上。在此匪风四起之时，施监督是断乎走不得的！因为我们白森镇从来就难得遇到过这样能够御驾亲征的好官。所以请大家都来挽留挽留……"

人丛中立刻七嘴八舌的哄起一阵嘈杂的声音冲断了他的话：

“我们挽留……”

“挽留……”

有的人就只喊了一声：

“施监督！”

周老先生停了一下，呆板地望着众人，等到人声渐渐平静下去了，刚要接着说下去，谁又在人丛中发出一声：

“挽留！”

“啧啧！不要吵！”周老先生厌烦地瞪了那人一眼，这才真的平静下去，又开始动着花白胡子说起来了：

“此刻现在，目下眼前，旧监督同新监督都在这里了，我们就请两位监督教训教训。”马上他拿起两只手掌到胸前，又严肃的说道：

“现在请大家鼓掌。”

下面有一半人拍起来了；有些人不满意他，不高兴拍；有些人不好意思拍，旁边人用肘拐推了他们一推，于是也都跟着拍起来了，倒也觉得今天竟敢于在两个监督面前拍手倒也好玩。

陈分县长站起来了，举起右手来就要说话，但下面还在拍拍拍地尽拍。他又只得把手放下来。以为要拍完了，又把手举起来，下面还在拍。周老先生于是把两手垂了下去喊道：

“请大家止拍。”

拍掌的声音这才渐渐少了下去。周老先生就恭敬地用倒退的步法坐在旁边。陈分县长开始说话的时候，下面还有几个小孩子顽皮地拍了几声，他终于瞪了他们一眼，这才真的清静下去了。

“各位，”他举起右手来说。“我到这里来，已半年了！我自己想来，对地方还总算问心无愧，（下面人丛中的黄七和另外几

个受过罚的人却不服地暗暗扁一扁嘴）今天我是交卸了！不过，你们知道我交卸的原因吗？”他把眉毛一扬，望了众人一下。随即用手向外一指。“我在这里办了团防，”又用手指着背后的黑板，“我在这里办了学校……”

“他讲得多漂亮！”施服务员坐在旁边望着众人想着的时候，陈分县长那声音渐渐好象离他耳朵远去了。“是的，我来就会弄得更好！……面前这些民众将来能够象这么一堂地训练起来……”

“……别的事情我还办了许多许多！这是大家晓得的！但我现在忍了就是了，我到军部去才慢慢的和他算账！”陈分县长说到这里，就从衣袋里掏出几张状纸来，高举在众人眼前；施服务员这才从幻梦里惊醒了，吃惊地把他望着。

“看吧，”陈分县长指着那状纸说。“这就是我的凭据，人民告他贪赃枉法，通匪害民的证据。不过，我要说，他不但害我，他还害了施监督，”他望了众人指了施服务员一下。“他请施监督来代理，不但不派人来帮助他，反而要和他对分他的薪水，天地间还有这样混蛋的人吗？”他忿激地把手在空中打了一下，同时望了施服务员一眼；施服务员见他这样帮助他，立刻很兴奋了；而陈分县长又接着说下去：

“有一件事情请大家想想，从来白森镇就是不安宁的，假使让施监督走了，地方上闹出乱子来谁负责？我想你们为一劳永逸起见，应该呈请刘县长正式加委他的分县长！这就是我临别时贡献给你们的意见。”

施服务员更兴奋了，见他下来的时候，非常感激地看了他一眼，就站起来，挺起胸脯，左手插在裤袋里，右手举了起来，自己觉得这个姿式很好看，于是说：

“是的，陈监督的确是很冤枉的！我到这里来都清楚的看见了！这刘县长是太狠毒了！”他一面觉得背后的陈分县长一定很高兴；但又觉得他们既然还要刘县长给自己加委，假使这亦给刘县长知道了，那岂不糟糕！但他也只得说下去了：

“总之，我现在是不能不走！请大家想想看：我来当一个分县长，收发也没有，庶务也没有，文牍也没有，就是我一个，孤家，寡人……”

一阵大笑声立刻在下面哄了起来。

周老先生站起来，脸色苍白地动着花白胡子说：

“我们一定不让施监督走！施监督没有人，我们地方上给监督举几个人出来办事就是了！我们来尽义务……”

黄七在人丛中站起来说：

“我看就请周老先生出来帮监督办事。”

立刻冬瓜脸的柳长生也在稍远的人丛中站起来说：

“我看李村长也算一个。”

周老先生停了一下，笑道：

“这也使得。我就来尽这个义务，既然大家公举了我。”他见黄七在着急地张大嘴巴看他，他于是又说。“不过我们两个人也不够，我看黄七也来一个。”

柳长生非常不高兴，立刻推了推他旁边的一个人叫他站起来反对，叫他推自己。那人笑了一笑，害羞地摇一摇头。他于是只得自己站起来了。

“够了够了，”周老先生马上向他摆摆手说。“现在还请施监督颁示。”

柳长生又只得坐下了。

施服务员在这一个突然变化的形势中非常惊喜了，莫明其

妙的向众人望着，心里却非常高兴："好，现在场面是可以撑起来了！而且还是尽义务的呢！那么我每月可以净得一百四十元了！而人民都很好，懂得运用人民的权利……"他一面很兴奋，但一面还有什么不满足似的说：

"你们看，我今天从接事到此刻天都快黑了，我还连饭都没有吃呢！锅灶也没有，厨子也没有，说一句笑话，我还连米也没有呢！你们看，象我今天这样子，怎么住得下去？"

周老先生抢着说：

"有有有，监督一定走不得！厨子有办法，我去把我家周老么喊来帮监督的忙就是了！"

"米也有办法！山爷庙有的是谷子，叫柳长生拿点出来就是了！"

大家回过头去望这说话的人，又是黄七。稍后的人堆里忽然也喊出一个激烈的声音来了：

"山爷庙的谷子！山爷庙的谷子！你总忘不了山爷庙的谷子！你看你连梦里都想着这谷子！"

大家一看，正是冬瓜脸的柳长生。

李村长也站起来了，说：

"那谷子是……"

周老先生马上向他们举起双手拦住他们两个的话头，慌忙说道：

"今天我们是在讲国家大事！不许闹小闲话！你，柳长生，你记得不，你上半年算给我的学谷还少一升呢！"

众人也都快意的掉过头去向柳长生喊道：

"算了吧！算了吧！这是什么地方！"

柳长生就忿忿的涨红着一张冬瓜脸坐下去了。

最后，周老先生向众人说道：

“好，陈监督的话说得好，我们要一劳永逸，立刻我们大家就给刘监督上一个呈文去，请他加委。”

众人都异口同声的说：

“由你做就是了！”

施服务员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愉快，出乎意料地一切都有了！而且还要请加委，而且是人民的公意呢！

当天就在分县署里的办公桌上看见周老先生写好呈文，由李村长拿去挨家挨户画押，派人送进城去了。并且看门的也来了。差人们也来了。周老先生，李村长，黄七都在几个房间开始布置起来。

施服务员愉快而疲倦地躺在床上，到了半夜的时候，周老先生恭敬地垂着两手来请了，他跟着出去，只听见差人们一声喊：“下来啦！”立刻人们都斩齐地立正，他就庄严地坐在大堂的公案上，两旁排着差人，下面跪着一个人犯。他叫犯人站起来，不要跪，说明跪是奴隶性。接着又向他作了一篇演说，说明犯罪是如何如何不好。犯人立刻感动了，说以后再不做了。他一下子非常高兴的笑了醒来，一睁开眼睛，原来自己还躺在床上，竟是一个梦。只见面前的纸窗已发白，办公桌上的文件簿册都已看得非常清楚，原来是第二天的早晨了。他一点不迟疑的就爬起床来。

下午周老先生们都办完公回去的时候，听差送进一封信来了，双手递到施服务员手上，说是刘监督派一个听差骑一匹快马飞送来的，马已拴到后门给喂草料，并给听差吃饭。

“好，你去叫他吃饭吧！马也给他喂喂！”施服务员高兴的说。

他兴奋得很，心都别别别的直冲喉头跳起来了，好象喝了烧

酒似的感到微醺。

“哈，加委这样快就来了！”他微笑地想着，一面用发抖的手指拆开信封，抽出信来，一看，他的眼睛好象伸出无数的手爪来似的要把每个字不遗漏的抓住。但立刻他的两眼发直了，呆住了，发昏了，尤其是那几行特别严重的话象一把锋利的尖刀似的直刺到他的心上——

“……仆尝以足下为纯洁之青年故敢以兹事相托然所托仅系襄助性质非代理也今足下竟置法令于不顾自称代理大张红告仆诚不知足下之用心何为也并据可靠方面传来消息足下与撤职旧任互相结托煽动民众当众诋毁仆之名誉并要挟其公呈请求加委更不胜惊讶绝倒矣又据日昨客商过此谓足下率大队团丁拦路搜查形同抢劫此间传说纷纭城市嚣然似此情形仆实难代人过受只得听候军长裁处耳顷仆已另托司法官前来接替希即交出……”

他看到这里，脸色顿时惨白，额角渗出点点的汗水。他仔细一看，那“听候军长裁处”的几个字还是一点也不含糊。他完全堕在恐怖里面了。好一会儿，才忿忿地在桌上捶了一拳骂道：

“哼，这狗东西！”

耳朵嗡的鸣响起来，一朵黑云似的东西照着眼睛扑来，他就伏在桌上了。

“完了！我这下可完了！”他心里在这么不断的绝叫着。“唉唉，好险恶呀！这混蛋……”

忽然哗啦啦铁链响了一声，他立刻吓得发抖了，他以为是来捉他的。抬起惨白的脸来一望，什么也没有，但随即他就听见了是一个差人在外边那间当作公堂的屋子里收拾公案，在把铁链丢在地上。那铁链的声音尖锐地威吓着他。听见那差人走出去

了。他就又把头埋在桌上的手里。但那铁链子的形状就紧紧扣在他的脑里，固执地在他眼前晃动，他看见了一间黑暗的监狱，没有一线光，黑洞洞地，四方上下都没有一条缝，但看得见黑暗在颤动，在冷笑，在包围着他，在向他压下来，好象一座无比大的黑山；他觉得身体在往下沉，往下沉，……

他绝望地害怕起来。

"不行，不行，总得想个办法，总得想个出路！"但什么出路？自然一走就拉倒！可是城里能不能去？他会不会马上就把自己扣押起来，关在那他曾经打算关陈分县长的那间天井边的屋子里而且派两支枪看守？他一想到陈分县长，忽然把他的思想紧紧抓住了。他记起昨天陈分县长当众拿出来的几件人民控告刘县长的状纸，而陈分县长是就要回去的，参谋长又是他的亲戚！他的脑子里好象忽然开了一条笔直的路似的，那思想一直就顺着滑了前去。一种报仇的想念在他心里怒发出来。他想只有这么来一下了。他现在才觉得陈分县长才是真正诚恳的，坦白的，……

"找他该不成问题吧？"他想。

门帘一响，他又发抖了。赶快抬起头来一看，陈分县长居然在门口出现了。他高兴的赶快站起来；仿佛今天才觉得那苍白的猴子脸非常顺眼，特别有着一种亲切的感觉。

"呵呵呵，你办公吗？"陈分县长把眉毛一扬，照例笑嘻嘻的说，身体很灵动地一飘的就进房来了。

施服务员脸红了一下，但觉得自己应该保持自重，不能太轻率，便笑道：

"是的，正在办公。"同时主人底地把两手一摆：

"请坐！"

陈分县长却不坐下去，向背后门帘那儿飞了一个眼色，随即说道：

“我不坐了，我是来向你辞行的！”

施服务员吃惊的望着他：

“你就要走么？”他想他不坐怎么办：“你请坐一坐呀！忙什么呢？”

“不，我不坐，”陈分县长又向背后飞了一眼。

施服务员几乎想伸手去拉他一下，但他立刻大吃一惊了，门帘边忽地赫然的出现一条梢长大汉，头上包着一大圈青纱的大包头，身穿一件青缎面的皮袍，手上提着一支套筒马枪，口里喊道一声“监督。”他慌张一看，这人是一张油黑的长马脸，一个鹰钩鼻子，两边漆黑浓眉，一双细小的眼睛。他不由地怔了一下。

“好，你有客，不必送了！”陈分县长说着，在门帘边一溜就不见了。

施服务员着急地把这大汉望着，身上的汗毛都倒竖起来，他知道那几个来帮忙办事的都早已回家休息去了，连听差也不晓得到哪里去了。就只自己一个人！竟突然来这么一条大汉，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胆怯地问：

“我不认识你，你是？”

“我就是冯二王。”那大汉说。

这好象一个震天响出的惊雷似的，施服务员立刻呆了，膝盖有点微抖起来。竟不料这家伙居然在自己面前出现了！原来这就是刘县长所说的和陈分县长通的冯二王！他记起陈分县长刚才时时向背后看的情形来，忽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但是他来干什么？难道是来抢劫吗？他怀着一团疑惑和恐惧，呆呆地张开嘴巴望着他，说不出一句话。

“我有点事来找监督的!”冯二王把提着的马枪从左手移到右手。

施服务员恐怖地赶快看着他的枪，见他仍然是提着，并没有端起来，稍稍放了点心。他想到了逃走，从眼梢看一看那扇门，“能够一下子把门砰的一声关上，从后门跑出去就好了!”他想。可是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也许自己还刚刚跑两步，他已经开枪了，他竭力镇压着心的慌乱，胆怯地问：

“你找我什么事，你?”

“我们坐下来谈吧!”冯二王说，因为他要比手势，就象拿棍子似的拿着枪指了他房间一下。

施服务员更吃惊了，“这房间怎么可以让他坐?而且他要在房间里干什么?”但见他拿枪是那么轻便，又把他奈何不得。他只得做出很大慨的样子来伸手一让说：

“好，请吧!”他竭力不让自己先转身，等他先走进来。冯二王轻轻地把枪一提，大踏步就走进来，直直地好象一通石碑似的就在椅子上坐下。施服务员的脑子里还闪了一瞥跳出房门就逃的念头，但他看见冯二王在不放松的看他，知道是逃不了的，索性大方地但小心地跟着转身，不敢看他的脸，只看着他的枪，在他对面椅子上坐下。心里非常着急：

“假使别人知道了怎么办?”

“监督，”冯二王把左腿架到右腿上，把马枪夹在胯当中，用两手抱着枪筒，开始说起来了，油黑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监督来恭喜了，我今天才来给监督道喜!”

施服务员赶快做一个笑脸，但是太勉强，变成了一个惨笑，说：

“不敢当，不敢当!”

冯二王的嘴角笑了一下，两眼防备似的向门帘那儿看了一下。施服务员却又大吃一惊了，疑心着那门外还有什么人，也跟着他望了门帘一下。但门帘是静静地垂着的。

“我知道监督是很精悍的人，”冯二王又定定地看着他冷冷地说。“知道昨天监督还带了十根‘糖’① 出去一趟。”

这就好象劈头一棒直打在他脑门上，施服务员发昏了，心里非常慌乱。“难道他今天是来报复的吗？他们这些家伙是不认人的，动不动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那我可完了！”他说不出什么，只望着他的嘴动；但这家伙的说话也简单明了，几句就说出他的意思来了，这之间还不断地用手抚摸着那乌黑的枪口：

“因为知道监督是很精悍的，我们也不想在这地方再‘起坎’②打扰监督，想把‘棚子’③ 搬到别的地方去。不过弟兄们少盘川，想找监督帮忙帮忙，就只这一回。现在我们就请监督帮把这支枪卖卖，弄几个钱，我们就好‘高升’④ 。”他一面说，一面就把枪提了起来。

施服务员惊得呆了，见他把黑洞洞的枪口直挺挺的对他胸口抵过来，以为他就干了！这一下可真的完了，立刻就预防地准备要提起两手来。但见他只是把枪在桌上摆下了，这才放下心来。他皱一皱眉头，苍白着脸子，嗫嚅地：

“我怎么可以帮你卖？”

“你当然有办法的！”冯二王说，把右手在桌上一点。“譬如你写一个硃单，指定一家富户，派一个差人送去叫他买买，就说在

---

① “糖”是枪的切口。

② “起坎”是发财的切口。

③ “棚子”是土匪窝子的意思。

④ “高升”这里是“走掉”的吉庆语。

此冬防吃紧时期，该富户应备枪一支，以防万一。”

这办法好象比他还熟悉似的，施服务员觉得这太笑话了，赶快说：

“没有这办法。别人怎会买？”

“有这个办法！”冯二王把两眼斜瞬着他，坚决的说。“刘监督常常用这办法。别人是不敢不买的！”

施服务员想到自己明天就要滚蛋了，还来管你这什么麻烦事情！他只得小心地把脸伸前一点，说明道：

“我并不是此地的正式分县长，明天是就要走了，另外有一个新的人要来的！我怎么可以帮你卖？”

“监督不是才‘恭喜’吗？”冯二王仍然坚定地脸不动的说。“怎么就会‘高升’。我不能相信的。监督，我告诉你，这是轻而易举的，只不过请你写一张硃单，派一个差人，又不是你出钱！我们都是江湖上跑的人，说一句是一句，决不为难监督的！”

施服务员想，即使自己是正式分县长也不能办，何况明天自己就要滚蛋的人！他于是又小心地向他解释：

“真的，我明天就要走了！即使能够帮你卖，时间也来不及。”

“来得及的！只要你马上写好硃单，叫一个差人去，今晚上，就可拿得钱来，明天我们就好上路！”

“糟糕！”施服务员愁得眉头打结地想。“自己越说越笼到自己头上来了！”他坚决地但又和声地向他说：

“的确，这个我实在没有经验，不晓得怎么做法。”

“这有什么难？写一张硃单，派一个差人就是。”

“可是这种办法是没有的。”

“有的，刘监督他们常常都是这样做的。”

“况且，我也不知道谁是富户。”

冯二王却向他扳着指头数了起来：

“柳长生，王福官，张家老爷子，……”

施服务员急得抓了一通头皮，自己简直糟透了，越说越笼到自己的头上来了！他又只好小心地说：

“真的，我是明天就要交出的人，实在负不起这样的——”但他大吃一惊了，还没有说完的话都吞了回去，抓着头皮的手就在后脑上停住，张开了嘴巴，因为其时冯二王微怒似的横了他一眼，说：

“监督不肯帮忙？那，好！”手就动一下。

施服务员以为他也许要干了，慌得赶快说：

“不，不，不是不肯帮忙！”

冯二王笑了一下：

“那么就请你写硃单吧！”

“可是我实在没有这个职权呀！”施服务员要想竭力矜持着，但却又显出一点哀求似的声音说了。

“那也好。监督既不肯帮忙，我们也‘高升’不成了！弟兄们如果在地方上有点不规矩的地方，那也请监督原谅！”

施服务员以为他就要走了！心里高兴了一下，但见他说完之后却并不动，连枪都不摸一摸。仍然石碑似的坐在那里，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最后又见他说道：

“监督，你还是帮卖了吧！”

他不愿意再说话，于是大家都就沉默了。只有那乌黑的枪杆在桌上闪光。窗上的纸也渐渐暗下来了，屋角已变成了黑暗，就只办公桌一带还有点微弱的光线。看这家伙不答应他是不会去的样子。但他只觉得不知怎样好。

冯二王拿起桌上的空杯子来看了看。施服务员赶快讨好似的说道：

“你要茶么?”

“呃，想喝点茶。”

但糟糕的是热水瓶却在施服务员背后隔一丈远的一张桌子上！他只是掉过头去看看，不敢走过去。“假使我一转过背，他就给我一枪呢?”他想。

“好，我自己来吧！”冯二王站起来了，就象自己家里人似地泰然的走过去，拿了热水瓶。施服务员趁势摸了一下枪，冯二王却掉过脸来随便地说：

“别摸，里面有子弹的呵！”

施服务员又赶快缩回手来。而且也知道了那里面居然有子弹，心里更加怕起来了。

“咹，这里面没有水，不喝了吧！”冯二王又坐回椅子上。门外的地板忽然响，他马上就把枪抓住了，眼睛看着门帘做着防御的姿势。

当这一刹那，施服务员心里更慌了，假使是另外的匪徒呢？假使把门帘一拉开，也是几个拿枪的在门口出现呢？那——呵呀！简直想也不敢想。假使是别人呢？假使给人家看出来自己把一个匪头子请到屋里来？哪……传了开去，那自己就从此完了！糟糕呵！他的心别别别的直跳，捏着一把汗，用着恐怖的心情紧张地等候着。那脚步渐渐响近来了，冯二王把手放在枪机上了，施服务员全身都要爆炸了。

呵呀！门帘布在动了，拉开了，出现的却是听差，他这才放下心来。但恐怕他看破，赶快生气的喊道：

“你跑到哪里去啦！有客来都不晓得倒茶！”

冯二王趁这时候掉过平静的脸来说：

"喂，监督，这枪究竟怎么样！"

施服务员急得满头是汗，生怕听差注意到，赶快说：

"好，好，请等一等。"

听差拿起水瓶出去的时候，冯二王又说：

"好，那么就请监督马上写硃单。"

"呃，呃……这……这……"

冯二王见他迟疑着，索性把办公桌上的红笔给他放在面前，揭开红匣，铺一张白纸，一面说：

"监督，不能再耽搁了！我还要赶快去通知一下弟兄们！如果这样拖下去，别人来看见，你也不好，而我呢，倒也不在乎！"

施服务员逼得没办法了，索性横了心，明天反正就要滚蛋的，这地方又不是自己的！索性做他妈一个顺水人情吧，免得下不了台，脱不了危险！他于是拿起笔来，同时心里很痛苦地感到：自己已经全身堕在非常浓黑的黑暗里面了！感到了一种绝望了的悲哀。写到数目的时候，他问：

"多少？"

"一百元！"

他也只得写上了。"妈的，反正明天滚蛋完事！"他心里一个声音这么绝叫着。

"谁？"他提起红笔问。

"柳长生！"

他写好了的时候，冯二王等着他叫听差拿去，派一个差人送出去了，才向他约定明朝来取，就昂昂地站起来，走出去了。

施服务员气得直顿脚，在办公桌上狠狠的打了几拳，鼓起两眼瞪着门帘好一会，就倒上床去了。他忿忿的痛骂着逼他这样

做的混蛋！他骂着陈分县长，他骂着刘县长。他痛苦得很。但他为了要原谅自己，要为自己的罪恶找一条出路，他竭力不想起自己的无能和没有果断，没有坚决的勇气，只是深深的叹一口气："唉，这是多么残酷的社会呵！一个如我似的青年，竟使我作出这样的事情来！唉，天呀！"

听差跑进来了，慌忙地喊他：

"委员委员，刚才外边有几个差人在向刘监督那里来的听差说，刚刚来过的，就是冯二王！"

"什么？"施服务员吓昏了地跳起来。眼前已看不见人，只看见一片浓黑。他定一定神，这才看见听差的脸。但他觉得如果承认了是不好的，怔了一下，赶快分辩的说：

"不是，那不是！那哪里是冯二王？他们干什么要这么乱造谣？"立刻他又问他："那听差还在这里吗？"

"委员，在的。他刚才还在后门边喂马呢！"

他两只手爪互相抓紧了，指甲陷进皮肉里。他咬紧牙齿站着，竭力要使自己不昏倒才好。但他终于挣不住，又慌乱地倒上床去了。

周老先生跌跌撞撞的颤动着花白胡子跑来了，一窜的进了门，就慌慌张张的喊道：

"监督监督！监督在哪里？"

施服务员又赶快从床上爬起来了，还没有等周老先生说出来，他全身都战栗了。已经清楚地觉到：大祸临头了！

"监督，糟糕了！街上的人个个都在讲监督通匪！说是陈监督说的，说他在你这里碰见的！说是就是那冯二王！许多人都跑到我家里去闹，门槛都要踢穿了！那柳长生简直在我家里骂起来了！说是监督卖匪枪给他！监督，这是怎么一回事？"

施服务员用两只手爪竭力抓扯着头发，恨不得两把就全都把头发扯下来。他说不出话，两眼直怔起来。

忽然从街上传来一片铜锣声，喤喤喤地响亮起来，越来越响亮了，接着是一片人们的喊声。

施服务员的思想都飞跑了。锣声不断的直逼进他耳鼓，喤喤喤喤，……他只感到一阵紧一阵的心的刺痛，直僵僵地站在那里。

李村长也跑来了，在门口就喊：

“监督，不好了！柳长生他们把黄七也打了！头都打出血来了！领着一大群人跑来了！”

一阵骚乱的人声越逼越近衙门来了。沸反盈天的叫嚷，好象天崩地塌一般。天呀！这是怎样的祸事呀！施服务员只是在房里乱跳了。听差跑进来，到他耳边慌忙地悄声说：

“委员！快跑！后门！马！快！快！”

只听见乱嚷的一片人声已进衙门，周老先生和李村长慌忙跑到门边看，施服务员已经没有再思考的时间，马上趁势转身就穿过文牍室向后门跑去了。人声震耳地沸腾起来了。后门边拴着一匹竖直两耳的黑马，他开了后门，就跳上马背，两脚刚刚蹬紧脚镫，他就使力用拳头打马的屁股，马却只是横着左边跳两步，右边跳两步，马头的嘴筒就老是向着柱头的方向碰来碰去，后脚左左右右的乱跳。人声越加逼近了。他又使力捶了马屁股几下，马还是不掉头向后门去，仍然老是把嘴筒向着柱头左左右右的乱捣，四脚只是左左右右地横着乱跳乱跑，人声向后门逼来了！他又吓又急，全身都弄出大汗。仔细一看，才知道忘了解下柱头上的韁绳。马已弄疲倦了，嘴不断的喷着气。他赶快跳下来，慌忙解了韁绳，跳上马背，就向后门跑了出去。他全身恐怖

地紧张着，脑子里已没有思想，就只是一个意识：快走！快逃出这镇子！马转了一个弯，到了街尾，是回向城去的路，在昏暗下来的天色中，已看见了那破栅子的横梁，他已没有想应该向哪方跑，只是紧张的伸直头望着前面，随马自己跑走。一飞跑出栅子，忽然砰！他的头额上重重挨了一下，两眼火星子乱迸，几乎滚鞍落马，他慌乱了。但他竭力咬牙忍着痛，抓紧辔头，准备来应付当前的什么敌人，但张眼一看，什么人也没有，在面前只是快黑暗下来的一片乱石路的斜坡。奇怪，这是什么打的？但随即他就记起了：那是前天曾经想过要改造的栅子横梁上吊下来的横木。

他这才清醒了，紧紧的勒住了马，不跑了。开始想了起来：

“哪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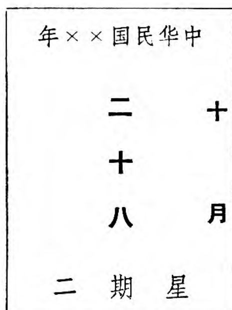
他伤心起来了，他觉得没有路走了！此地既不能住，县里也不能去了！而这回败坏了之后，前途是怎样的呀！

天上乌黑层层的死云，被黑暗从天周包围了，还有些发灰的云层也给染上了黑色，成了一片乌烟瘴气。下面几十丈深的山洼，黑雾沉沉的，已把那条蛇似的小沟和沟边的人家完全吞没了！

他感到了两颊冰湿，才知了已经滚出泪水来了。他不由地仰望着那渐渐黑暗下来的天空，深长地叹了一口气。

1936 年 11 月 2 日

在军需室里



白胖的有着两撇八字胡的赵军需官伸出手指很凶的揭开这一张日历，愤愤的扯它下来，便掉过胖脸来粗声喊道：

"赵得贵！天天叫你记得撕日历！撕日历！你看你今天又忘了！哼，一天到晚就只晓得去同别的勤务兵叉麻将！……"

他这宏亮的喊声，震得屋角都起着回响；在他坐的台子旁边，他那围着白纱帐的眠床上，横躺着就睡熟了的陈监印官也都一惊的睁开眼睛皮，从两条眼缝里凸出那模糊的网满红丝的眼珠，莫明其妙的看一看，立刻又闭着眼皮，张开死鲈鱼似的嘴，现出两颗黄澄澄的金牙齿尖，"呼——哈""呼——哈"的又打起鼾来。

穿着灰布军装的赵得贵正蹲在床的斜对面，在那靠壁堆了一排银元箱和一排煤油箱之间。地上密麻的排着十几盏红色圆灯座的美孚灯，他正在一盏一盏地灌进煤油去。忽然听见军需官

的喊声，吓得拿着油壶的手一抖，一股煤油一偏就泼在地板上。

“你傻啦！”赵军需官愤愤的用手掌在面前的账簿上一拍，就站起来。“你看你又把洋油泼满一地，这么不小心！虽是公家的东西，也要晓得爱惜！喂，过来，我问你！”

赵得贵嘟着喇叭管似的嘴站在他面前，两手的指头扭弄着胸前灰军服的铜钮扣。

“喂，还有一桶洋油哪里去了？”

赵得贵一惊，但立刻掉过脸去伸一根手指指着前面那排煤油箱说：

“那不是？十箱，通通在这里。”

“不，我不是问你这十箱。我是问你从前那十箱。”

“军需官，你不是看见那十箱是一箱一箱用完的？天爷在上，真是！”

“不，我不是问你那十箱。我是问你从那十箱里一点一点匀出来的那一桶。”赵军需官说到这里，嘴唇恶狠狠的张开，两只眼睛却笑着，偏着头，在审察着赵得贵的脸色。

“没有。”赵得贵斩截地答道。“真的没有。”

“哼，说谎！”赵军需官立刻怒睁一对眼珠了。“在我的面前，你还玩什么花头？把手放下来，别弄着钮扣，你来这样久还一点规矩都没有！别人看见了，成什么体统！说话的时候要好好立正。你在我的面前什么都不要紧，但撒谎可不行的！那桶洋油；——我是说你送到恒丰祥去的那一桶洋油！”

赵得贵的脸通红了，红得就象一块火砖，他的两手直直垂着好象没有地方搁似的，于是一面扭弄着军裤的裤缝，一面答道：

“哪里，没有。”

“你还嘴硬！你卖给恒丰洋是多少钱我都知道了。就是叫

你到恒丰祥去叫送洋油来的那天下午！那天下午你碰见王升没有？”赵军需官的两眼又含着笑了，眼光阴锐的紧盯住他。

赵得贵的脸更红了，避开赵军需官的眼光，颓丧地垂下头。

“我说给你听。那天下午恒丰祥请老太太吃饭，王升跟随去的，他就在柜房碰见你！”赵军需官说到这里，立刻拿起一支白金龙香烟来，含在嘴上，用大指捏开打火机，一点纯青的火就跳起来，他燃了香烟之后，使劲的吸一口，把一团白色的浓烟吹在赵得贵的脸上。他闲适地鉴赏着他脸色的变化。

赵得贵忽然抬起脸来，脸由红转青。

“哦，军需官，我那天回来的时候有一件事忘了报告了。就是那天军需官叫我去叫的洋油是十二箱，当时老太太说拿两箱送到公馆里去——”

赵军需官的心立刻咚的一跳，赶快瞪他一眼，打断他的话。接着就射出眼光向前面门口一扫；幸而门口那儿是空荡荡的，透着一片光。眼光收回来的时候，看见陈监印官仍在床上横躺着，一点也没有动，从死鲈鱼似的嘴里“呼——哈”“呼——哈”地在大声的打鼾。他才放心的吐出一口气来。“哼，这家伙居然要这么报复我一下！”他便圆睁两眼愤怒了，想拿起手掌来铁铁实实的打他几耳光，但他立刻记起那两箱洋油的事情和这家伙曾经知道的这两箱洋油以外的许多事情，他又才勉强把鼻孔里粗大的呼吸和缓下来，但仍然两眼不瞬地瞪着他的脸。他这么感慨地觉得：“以为说用自己人作心腹，谁知自己人竟是他妈的心腹之患！是的，我早迟一定要撤掉他的！”

“哈！我也当了禁烟委员了！”忽然旁边这么喊了一声。

两个吓一大跳，都赶快严重地把脸旋风似的掉过去，一看，门口那儿空荡荡的，并没有别人进来，就只陈监印官仍然横躺在

床上，两眼闭着，咂咂嘴，又大声地打起鼾来。但随即鼾声又停止了，咂咂嘴：

“哈哈！不敢当！不敢当！……”

赵军需官和赵得贵都皱着眉忍不住笑一笑，互相看一眼。

“自然自然！”陈监印官又动着他那死鲈鱼似的嘴唇模模糊糊的说起来了。“呃。……呃。……这虽然可以弄他几万，但也……不……过……呼——哈……呼——哈……哪里哪里……”

赵军需官这才哈哈笑了起来。

“哈哈！”赵得贵也笑了起来。

赵军需官立刻皱眉，鼓起两眼瞪着赵得贵。

赵得贵赶快把嘴闭住了，但还是忍不住：

“嘻嘻！”

“有什么好笑！”赵军需官立刻把脸沉下来。

门口忽然黑了一团，随即就出现一个头在那儿探一下。

“哪个！”赵军需官大声喊道。

陈监印官忽然停止鼾声，吓得睁开了眼睛。

门口那一个头也进来了，是一个小勤务兵，端正地站在门口：

“报告军需官！监印官在这儿没有？有公事请他盖印。”

陈监印官睁大两眼楞了一下，随即把两手在卧单上一按，坐了起来，看了那小勤务兵一会。

“呵呵！”他忽然恍然地说。伸起手指揉了揉眼睛，站起来就走。但走不两步，他却又一楞的站住了。向那勤务兵说道：

“你去，我就来。”随即他就转身到赵军需官面前来了。“喂，表哥！”他说。“我跑来等你就等睡着了。请你借五十块钱给我。”

赵军需官立刻皱紧眉头：

“你下月份的薪水不是已经支去一半了么?”

“监印官!”那小勤务兵又喊道。“那公事等着盖印的。”

“晓得了！就来!”他愤愤的掉过脸去瞪他一眼，随即又掉过脸来嘴角含笑地望着赵军需官。“喏喏，我这算作是私人向你借的，好吗?”

赵军需官苦笑了一下：

“我自己哪里有钱？你晓得。”

“那么你把我下个月那一半支给我，好吗?”

“此刻没有现钱呀!”

“那么票子。”

“票子也没有呀!”

“啧啧，唉，你这人！真是!”陈监印官急得脸红筋胀的跳起来了。

“好了好了，”赵军需官赶快陪着笑拍拍他的肩头。“你去把公事办了来再说，好吧？你看你那勤务兵还在那里等你呢!”

陈监印官无可奈何地望着他，叹一口气就转身跟那勤务兵出去了。

“嘻嘻!”赵得贵望着他出去的背影笑了一下。

“有什么好笑!”赵军需官立刻又瞪了赵得贵一眼。

“哼，一点规矩都没有！好了，去把洋灯通通上好了来再给你说!”

赵得贵嘟着喇叭管似的嘴向满地美孚灯那儿走过去，但立刻他又站住，迟疑了一下，就转身走过来了。他站在赵军需官的背后，又迟疑了一下，嘴唇先动了两动，两手的指头扭弄着胸前的铜钮扣，然后说道：

“军需官！我今天遇着我家大伯伯，他是听见军需官要放禁烟委员的差事跑来了！”

赵军需官对着面前摊开的一本流水簿子坐着，只微微偏过半面脸来，挺着颈根，楞着两眼听下去。

“他说，给军需官道喜！他送了四块腊肉，两支鸡来，我都交给老太太了。大伯伯说，他们这些年因为年成不好，租谷不好收，去年江防军打来的时候，他又很吃了点亏，并且去年他的佃户和别的佃户还闹了一次抗租的风潮，今年有些敷不下去了。他说，一笔也写不出几个‘赵’字，少不得是自己人，来求求军需官，将来赏他一个小委员……”

“晓得了！”赵军需官粗声的说，心里却不高兴地想道：“哼，你家大伯伯！他大概忘记了去年我们打败仗退走的时候，送几口箱子到他那里去寄放都不肯！哼，他现在也记起了军需官……”他一想到这里，却也觉得很高兴，“他究竟也来找我来了，但他家二伯伯还不敢来找我呢！那一个有着浅浅的八字胡的二伯伯，记得母亲守寡的那年，他们在祖坟山办清明酒的时候，他是怎样一手指着天，一手拍着屁股，诅咒地说要怎样的看见我们‘披襟襟，挂柳柳’呵！好，我将来就要坐着绿纱的拱竿轿，轿后跟着两个挂盒子炮的勤务兵打我们门口闯过去给他看看！……”

他兴奋了起来，立刻把颈根一挺。他把香烟插在嘴角半闭着一支眼睛挺舒服的吸了一口，让两条白色烟龙打鼻孔从容不迫地直爬出来，轻轻飘散。

他于是又想起将来到差以后的计划来了：“不错，将来在我手下至少也要派他四小委员。老婆的弟弟，自然是一个。前天恒丰祥老板曾经向我讲起他少爷，恰恰是由他经手帮旅长买一

份水田的那天讲起来的，那自然是不好推脱的罗！还有……”他越想下去，好象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坐在旅部的军需室，而是禁烟事务所的委员室了。

他抬头一看，在他坐的办公桌前那明亮的玻璃窗外，天井里的黄色阳光自然更加明亮起来，亮得好象在发笑。窗边的五株黄了叶尖的芭蕉看来都好象特别光亮。他于是快活地摸着自己浅浅的八字胡喊道：

“赵得贵！去给我喊一个理发匠来！”他掉头来时见赵得贵正在给美孚灯们上煤油，他又才恍然地阻止他道。“哦哦，现在不忙吧！”

忽然，陈监印官两眼慌张地，在门槛上把脚尖跌了一下，他身子一撞，青毛织贡呢马褂的袖口就挂在门边的一颗铁钉上，撕了很大一条口。他皱着眉头看看、骂一声“妈的”就进来了。他伸手拍拍赵军需官的肩头，很严重地把嘴凑到他耳边，悄悄说道：

“喂，表哥！表哥！我刚才印公文的时候，又听见李参谋在隔壁——”

赵军需官立刻给他递一个眼色，打断他的话，掉转头来喊道：

“赵得贵！去给我泡一壶茶来！哪，就拿那天王营长送来的那普耳茶，泡浓点！”

他看见赵得贵拿壶出去了，才望着陈监印官让他说下去。

陈监印官好象忽然机警了起来似的，跟着赵得贵追到门口，见赵得贵去远了，还向外边的一间房间看一看，没有什么人，他又才转身走来。

“嗨，这家伙又在那儿发牢骚了！”他的脸色很严重地说着，

两只好象肿不醒的网满红丝的眼珠竭力睁大着。“我听见他好象是在向着余参谋说。他说，今年的禁烟委员，参谋处竟一个人也没有得到！他说他们这几年是怎样跟随旅长转战了几多地方，每次他们都在前线，上半年赶走江防军那次战事他还几乎带伤！呵唷，丑死了，他带什么伤！我从壁缝里一看，周团长也在那儿。他向周团长说，吴参谋长今天就要到了。你知道吴参谋长和周团长是拜把的兄弟……”

赵军需官越听越皱起眉头，着急地看着他，他说了这一大堆，还摸不清他要说的要点是什么。于是打断他的话，抢着笑道：

“喂喂，你究竟要说什么？”

陈监印官被他这一问，忽然说不出来了，好象他的思路被塞着了似的，苍白的脸急得胀红起来。

“我……我的意思是，如果参谋长——”

但他的话又被打断了。因为从门口忽然闪进一个旅长的马弁吴刚来。这是一个圆圆的小白脸，两腮红喷喷地，象一个苹果，拦腰围的黄皮子弹带和挂的盒子炮都在闪光。他一跨进门槛，老远就伸出手指指陈监印官喊道：他故意不喊他监印官。

“哈，舅老爷！我哪处没有找你去来，太太叫我来叫你吃晚饭的时候到公馆去一下。”

陈监印官着急地红着脸问：

“太太叫我什么事？”

“我怎么知道？”吴刚回答着，却挤一下眼睛。之后，他就伸出一支手掌到赵军需官的面前：

“军需官！支五块钱给我好吗？妈的，昨天晚上又输他妈的了！”他一面说着，看见桌上有一架长方镜子，他便顺手拿起来照着自己擦了雪花膏的脸，他偏着脸这边看看，又偏着脸那边看

看。见鼻尖与鼻翼之间的凹陷处还有一粒雪花膏没有搓匀，他便伸一根手指擦它一下。之后，就对着镜子撇一下嘴唇。

赵军需官忽然从吴刚的军服下面的裤带上拉出一个绣着一朵粉红色牡丹花的香囊来，笑道：

"哈，你这哪里来的？你的钱不是输的吗？"

陈监印官的脸色顿时严重起来。

"哈，这不是秋香的吗？我有回看见她在太太房里做的！"他喊着，同时皱着鼻子向吴刚晃一晃。

吴刚顿时脸通红了，把香囊扯了回来，转身就跑，一面说：

"呵呵，旅长要走了呢！"

赵军需官举起一支手来喊道：

"喂，吴刚！你今天下午去不去接'你家的'参谋长？你帮我问候他，啊？你就说我有事不能来！"

"晓得晓得。"吴刚不停的跑着，一面掉转头来连连回答。"我去不去还不一定——"

他的胸口忽然被什么东西撞一下，吓得倒退一步，一看，是刚跨进门的一个马弁伍长发。

伍长发是一个油黑脸的大块头，他那围在腰间的黄皮子弹带和盒子炮更显得他的蛮气。他铁桩似的站在门口边，一手摸着胸口被撞痛的地方，圆圆凸出一对眼珠直瞪着吴刚，嘴唇恶狠狠的颤动着，好象要咆哮出来。

吴刚也圆睁一对眼睛瞪着他，侧着身子，一溜的跑出去了。

"哼，妈的兔子！"伍长发见他走远了，才咆哮的吼了出来。他走进来，愤愤的一屁股坐在床上，床的木架子都被震得嚓的一声。

他伸手在赵军需官的烟筒子里拿出一支烟来。赵军需官立

刻皱一皱眉头。他一面吸着烟，一面向赵军需官说道：

"你晓得吧，这家伙是什么东西，擦雪花膏，在旅长的面前献媚！妈的，所以旅长什么都叫：'吴刚！拿烟来！'或者，'吴刚！拿尿壶来！'你以为他能上火线么？——屁！"他那拿着香烟的右手伸出中指就愤愤的在左掌上戳了一下。"就因为他长得漂亮，旅长才向吴参谋长把他要来的，妈的，狗东西就狂了！监印官！你晓得，前天太太还骂他呢！叫他不准妖精妖怪的！——哦哦，监印官，太太请你今天晚饭的时候去。"

"我晓得了。"

伍长发站了起来，头转动着把房间看了一遍，使劲的抽一口烟就走出去了。

"唉唉，真要命！"赵军需官皱了皱眉头说，赶快把烟筒关了起来。

"你刚才的话不是还没有完吗？"

"呵呵，"陈监印官立刻又紧张起来，严重的睁着两眼说下去。"我是说，我刚才看见那李参谋同周团长到王秘书的房间去了，旅长正在那房间。我很担心在我们这委任状还没有下来的时候，他们会在旅长面前说什么呢！"他说到这里停下了，嘴巴张开，现出两颗黄澄澄的金牙齿，他就这么呆呆地望着赵军需官的脸，好象说，你看怎么办？

赵军需官也怔住了，呆呆地看了他好一会，不说话。他伸手到台上去拿香烟，但一见陈监印官拿出一盒茄力克香烟来了，他便把手从台上缩回，在陈监印官那盒子里拈出一支香烟来，点燃，含在嘴上，然后说道：

"我想，很难吧。那天太太不是说过，我们这防区内三县，旅长已向司令官说定，决定你，张副官长和我，我们三个？大

概——”

“不，很难讲！”陈监印官把烟从嘴上拿下来，斩然地说。“旅长的脾气你晓得，比如上半年打到这里来的时候，他原说把烟酒公卖局给我的，但后来他又让给周团长兼差去了！他就是二心不定，怕人家说闲话！”

赵军需官的心这回可着着实实的跳了一下，后脑上象被谁击了一下似的，有些发昏了。他立刻感到这危险首先就袭在自己的身上。陈监印官和旅长是直接的亲戚关系，张副官长和旅长是从小就一块长大的，就只有自己是……他想到这里，全身都发烧起来了。他站了起来，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站起来，立刻就坐下去，他心里感到非常的慌乱。

“你借五十块给我好吗？”陈监印官忽然说。

赵军需官的心里忽地恍然明亮了一下，“哦哦，原来为的这个！”他才宽慰地吐出一口气来。但他一想起李参谋这家伙确也活动得最厉害，天天跑到周团长家去打牌，他又觉得陈监印官的话不无原因的了。他看着陈监印官的脸，犹豫一下。

“真的，今天没有钱，明天好吧？”

“可是我今天真是等着钱用。请你帮我设设法吧？”

“妈的，这东西硬要要挟我！”赵军需官心里愤愤的想；但嘴角却强笑着说道：“好吧，晚上怎么样？”

“好，就晚上吧。”

“喂喂，”赵军需官忽然把声音放低，笑一笑，说，“你晚饭见着太太的时候试问一问那委任，如何？”

“报告！”一个宏亮的大声很忽然在门口那儿喊了起来，两个都吓了一跳。

赵军需官赶快挺起颈根来，很神气的应道：

“可以。”但见一走进来的是一个高个儿，大脑壳，满脸放光，一嘴胡子，笑嘻嘻的张副官长，赵军需官便不安的跳了起来说道：

“呵呵，是你吓！别开玩笑，别开玩笑，你进来就是，怎么喊起‘报告’来了？请坐！请坐！”

他说着，连连点着头，让开自已坐的椅子，伸开两手来陪着笑。

“哈哈哈！”张副官长宏亮的笑道，同时把穿着灰哔叽军服袖子的手提起来，手掌在脸前动两动。“我走到门口的时候，看见就只你们两个，悄悄的，在耳朵逗耳朵。哈，我想，他们一定有什么好事情。什么好事情？一定是陈监印官的事情，是吧？”他说着，就对陈监印官挤挤眼睛，随即就把衔着大葱味的嘴凑到陈监印官的面前，很严重地悄悄说：

“是吧？昨晚上白玫瑰那儿好啊？”

陈监印官的脸通红起来，连耳根都红透。

“哈哈！对啦！一定是白玫瑰了！刚才吴刚跑来向我说，今天早上他在白玫瑰家门口碰见你红着一对眼睛出来。哈哈，对吧？”他把脸离开陈监印官的脸了，但随即又凑拢去悄悄说道：“那货儿是小脚，是吧？”接着他就哈哈大笑起来。

陈监印官带笑的瞪他一眼，拿出烟盒来，自己拿起一支烟，就把烟盒送到张副官长的面前笑道：

“好了吧，副官长，请抽一支烟！”

“哈哈！”赵军需官也跟着笑起来。“原来你已经上了手了吗？唉，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酒？”他看见张副官长拿起一支烟来，他便捏开打火机凑到张副官长的烟上去，张副官长便点点头说：“磕头磕头。”把烟抽燃起来。

赵军需官见赵得贵把泡好的一壶浓茶拿了进来，他便赶快倒一杯，放到张副官长的面前。

“副官长！你尝尝这茶看好吗？这是王营长这次保送一批鸦片烟到省城去，回来的时候带来的，你看还不错吧？”

“磕头磕头。”张副官长又对着他放下的杯子点点头说，赶快把嘴唇凑到杯子边去，但他浑身一抖，赶快把嘴唇离开杯子了，吹了一下，咂咂嘴，点头说道：

“唉，还不错。军需官，刚才旅长交一个电报给我，”他一面说着，一面从灰哔叽军服袋子掏出一张电报纸来。“哪，你看。旅长这次新买的五百支步枪，大概后天就要运到了。只是划拨的这一笔款旅长问你准备好了没有？”

“准是准备好了。”赵军需官说着，忽然皱着眉头，掉过脸来给赵得贵做一个脸色叫他出去之后才说。“只是周团长的烟酒公卖局还有三千块钱没有缴来，有人说他扯去买手枪去了呢。”他把“买手枪”的三个字说得特别重，故意严重地看着张副官长的脸，觉得这就给周团长报复一下。

张副官长立刻跳了起来。

“那怎么行？那怎么行？”他也严重地圆睁两眼紧紧盯着赵军需官。一会儿他又伸起一支手掌搁在生满一圈胡子的嘴边，悄声对着赵军需官的耳朵说：

“我早知道他有野心的！我早就向你说过，是吧？我们看吧。”他立刻愤愤的坐了下来，手在桌上一拍。“哼，其实从前他那团长的位置还该我的！他是什么？他不过是从敌人部队里拖了一营人来的营长！”他把手掌又向前一举，兴奋的说道：“说起来，这又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从前我和旅长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副官长！”陈监印官忽然插嘴道。“这回的五百支枪运来的时候，旅长不是又要成立一个补充团了么？我想大概是该你的了。”

张副官长郑重的看了他一眼，随即叹一口气：

“很难说！吴参谋长不是今天要到了吗？这就不知道旅长和他商量后会怎么样！”随即他又把一只手掌搁在嘴边悄声说。“我们这里都不是外人。照我看来，旅长应该要赶快抓些实力在手上才是！不要光是顾面子，怕人家说闲话。什么私人不私人，实力抓在自己人的手上总是自己的！吴参谋长这人很难说，上半年的那次战争以后，旅长不是知道他同周团长在和江防军私通消息？虽是还没有证据，但终究靠不住的。对吧？”他一面道，一面伸出右手食指在空中点着。“而且这回吴参谋长请两个月的假回家去买了一座大洋房，还买了几百亩田，这些钱是哪里来的？而且他买的这些财产就在江防军的防区内呢！如何？”他说完，便兴奋的向前摊开两手，偏着头直看着赵军需官，他看见赵军需官也严重着脸色点了点头，他才放心的吐出一口气来，他想，这些话给赵军需官说了是再妥当不过的。

“其实呢，”他息一会又说。“旅长虽然很英明，但有许多事情总得我们大家替他想想才好。人家说，‘亲戚’，不错，亲戚！怎么样？难道亲戚不对么？其实现在的世事只有亲戚才靠得住！照我看，现在这拖队伍的风气是很不好的，有许多人在这个部队当连长，一拖过去就是营长，再拖到别的部队去是团长，再拖，旅长，再拖，师长，真是谁都想干！所以我敢说只有亲戚才靠得住！”他说完，觉得很痛快，于是射出明亮的眼光扫了面前的两个人一眼。

“呵呀！”他忽然诧异的叫了起来，伸一根手指指着陈监印官

撕破了毛织贡呢马褂的袖口。“您那是怎么弄的？”

陈监印官看着自己的袖口，脸红一下，但为了表示自己的慷慨，他便抓着那袖口“嚓”的一声索性把它撕了下来，丢了开去：

“这是刚才挂破的！反正我打算重新做它一件。”赵军需官见正经话要岔开了，赶快抢着说道：

“副官长！你听见李参谋在骂我们吗？他说今年这禁烟的事情……”

“什么？”张副官长忽然跳了起来。“这家伙如果再捣蛋，我说过，我的拳头是不认人的！说起来，我同旅长年青的时候，我们就一道拖辫子。我还怕他什么？”

“赵军需官！”忽然门口那儿送来这一声，张副官长立刻闭着嘴了，很严厉的望着门口。

赵军需官向门口抢前一步喊道：

“呵，余参谋么？”

门口一黑，余参谋就走了进来，这是一个瘦瘦的尖下巴的长条子，他一看见张副官长和陈监印官都坐在那儿，便迟疑地在门槛边站住了，带着一种很抱歉的脸相，伸手抓抓后脑勺说道：

“呵呵，你们有事，我回头再来。”他说着，就赶快转身。

赵军需官赶快抢着喊道：

“呵呵，我们没有什么事情。余参谋，你是不是来拿你支的钱？”

“是的是的。”余参谋就又停住脚步，转身过来。

“对不住得很，我这儿的零钱没有了，晚上你再来拿好吗？哦，余参谋，我请你在这儿谈两句话好吗？”他边说，就边向余参谋点着头向门外走。

就在这时，忽然听见隔壁那面的天井中，吴刚大声喊道：

“旅长下来啦!”

接着就听见许多很熟悉的马弁们的脚步声都向着天井那方跑,跑得轰隆轰隆价响, 在这些脚步声中,还夹着一群洋狗的叫声,“汪汪汪”地好象在争先恐后地向外一连串跑了出去,越跑越远,声音也越叫越小。

“呵,旅长走了,我去!”张副官长说着,慌忙站起来,抢在赵军需官之前就跨出门槛去了。

陈监印官一听见旅长走了,好象松了一口气,立刻就打起呵欠来了,眼眶滚出来两颗泪水。

“我也过瘾去!”他自言自语地说着,也跟着跑了出去。

赵军需官见房里空了, 就又打手一伸, 让余参谋回进房间来。

余参谋一面跨进门,一面不高兴地想到:“唉唉,真气派! 把人家这么随便带出带进的! 我难道是你的什么东西吗?”但他勉强使嘴角笑着,抬起脸来望着赵军需官。

赵军需官立刻从袋子里拿出一包银元来放到余参谋的手上。

“这里是三十块,”他的脸红了一红,说。“刚才我说没有零钱,是因为陈监印官在这里的缘故。请你先拿着这好吧,其余的今晚上再拿好吗?”他觉得自己的脸这一红虽然很讨厌,但也觉得这也很好,因为这使余参谋看来是一种真诚的表示。

余参谋好象很感激似的笑了起来,但他立刻不笑了,因为张副官长正一路喊着闯了进来。

“唉唉,我真糊涂,赵军需官! 我的那张电报呢? 快些,旅长在营门口等着我呢!”他慌慌张张的抢上前, 拿起那张电报又慌慌张张跑出去了。

赵军需官又估量了面前的余参谋一下，就大着胆子说道：

“余参谋，听说李参谋刚才又在骂我，是吗？”

余参谋吓了一跳，目瞪口呆地看了赵军需官好一会儿，才摇着手说道：

“呵呵，我不晓得，我不晓得。”

“不，我听见的，他不只骂我一个，他是在骂我们好几个人呢！”他把“我们”两个字着重说了出来，显然是把张副官长和陈监印官也包在里面了，他觉得这更显出自己说话的力量。

余参谋立刻觉得很为难起来了，“我自己究竟应该站在那一边才好呢？”他迟疑着，最后是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模糊地说道：

“我真的没有听见什么，不过，象李参谋那样一个草包，说话是很随便的，我想他难免有时伤着人的地方。他刚才只是向我说他今天要接参谋长去。”

赵军需官觉得从他口里得到的话已很够了，见他把话转开去，他也就顺着他转开去：

“哦哦，参谋长今天回来了？糟糕，我今天简直没有一点空，请你见着参谋长的时候，顺便帮我问候一下吧。对不住。我今晚上一定在这儿等你。”

他把余参谋送出门口，见李参谋穿着一套青哔叽的军服站在天井的阶沿，左手叉腰，右手拿着一根马鞭子在向着远远的一个马伕喊道：

“马还没有备好么？妈的，你在干些什么的！”

赵军需官于是故意拍拍余参谋的肩头，装作和余参谋很亲密的样子。余参谋便站住了。赵军需官的手就在他的肩上不放下来，用着使李参谋大致可以听见的声音说道：

"很好，你的话很好。礼拜天请到舍下去打牌好吧？我还想同你谈一谈。"

余参谋开始很感动，但一听他说下去，心里面立刻明白那是什么一回事，心里有些慌乱了。"妈的，可恶，这家伙在利用我。"他想着，从眼角看了李参谋一眼，见李参谋也在看他。他又觉得为难起来了，"妈的，干我屁事，就把我夹在中间！"但他不得不笑着向赵军需官点点头道：

"很好，好，很好。"

"李参谋！"赵军需官大声喊道。"你要去接参谋长去么？"

李参谋把拿鞭子的手背在背后，掉过脸来没有表情地答道：

"不，我不去。"

一个勤务兵跑到李参谋的面前立正，两手垂下，说道：

"报告参谋官！参谋长恐怕就要到了，马还没有备好！"

李参谋的脸红了起来，右手把鞭子举了起来喊道：

"胡说！"他把红了的脸掉开就腰骨笔挺的摇着鞭子跳出去了。

赵军需官望着他那消失了的背影挤了一下眼睛。

附记： 这是长篇《烟苗季》里的似乎可以独立发表的一段。因为编者几次要稿，而我自己又因为身体不好，很久不能提笔的缘故，就只得把这一段拿来塞责。

作者，一九三六年七月七日。

——1936年8月1日《文学丛报》第5期

第三生命

不晓得你们这儿的兵怎样，据我所看见的大都是面黄肌瘦，一层皮子包着突出来的骨头。至于我们那儿的也差不多，也是一层皮子包着突出来的骨头的，可是满脸却罩着的是一层惨白的烟灰色，——大家都抽鸦片烟。操场是很少上的，因为排长抽，连长抽，营长也抽，……除非是有甚么大员之类到来，营长们才把大家带到操场去正步一会，跑步一会，跑不了好久，大家自然流了汗；可是营长们也忍耐不住地张着乌白的嘴唇随着眼角的泪水珠打起呵欠来了。这一回回来，自然大家是饱抽一顿，所谓“饱抽”，那当然是属于营长之类，至于大家也不过是多翻一两次烟灰罢了。

我们那儿的烟很便宜，两角钱就可以买一两，现在恐怕更要便宜了。我们那儿一到二三月，就可以看见遍田红红白白的烟花，象荷花似的，在蔚蓝的天空下迎着风向你的周围点头。新烟一上市，饷就用烟来代替了。一个月一个人可以得到好几两。这是很好的管束的办法。烟并不多，只让你抽得倒踉破败，呵欠连天的样子，没有事的时候，尽你在大殿的灰暗角落里躺躺，或者抱着丧气的头在天井边晒晒太阳，就不怕你拐枪潜逃了。

所以我们那儿的兵一个人有两枝枪，一枝步枪，一枝烟枪。遇着开差，烟枪装在杂囊里，步枪就挂在肩膀上。所谓步枪是军人的第二生命，那末烟枪就该是第三生命了。缺了它，步枪就越

挂越要命，肩膀就象要断下来似的，更说不上打仗了。所以每一宿营，饭有没有不管，敌人在甚么地方不管，走进了破庙子的大殿，大家就放下步枪取出烟枪，躺下去，对着烟灯的豆大火光都就瞄准起来了。在烟雾沉沉中，你可以看见万盏明灯，象放荷灯似的，大家在“开火”了。

等到“开火”完毕，排着列子点名的时候，连长和兵们大家都神气十足，喊一声，应一声，如果你站在连长与兵们之间，你可以闻着双方袭来的苦臭烟气；至于连长与兵们呢，大家都不会觉得，谁都象不觉得谁抽过烟似的，都一样了。这一点，官长与兵们是“一气”的。

用烟发饷的时候，是三四月。因为价钱便宜也只是这个时候，烟越陈价钱就越贵了。所以除了这时期，大家希望着的就是打仗。希望打仗，倒并不是说大家没有烟抽了就想死，或者不怕死；这时期是又可以有鸦片收收的。大家所希望的就是攻城攻镇的那一刹那，或者败走，或者打胜，趁着那几点钟公开的秘密的混乱，败走的就在街那头攻进深闺，打胜的就在街这头攻进账房，都象预先通知过似的，都不再开枪，打柜子的打柜子，开箱子的开箱子，床下面，夹壁里，都很熟练地，把红绿的绸缎衣服穿在军服下面，把黄白的金银装在裤带里头，自然一大包一大包的黑东西更是欢迎不暇了。这时期是比三四月的发饷还愉快万分的。大家拿着这东西，又可以伸着懒腰蹬紧脚跟躺在那破庙子的大殿上抽个肠瘦脑满了。抽来抽去，一个个都抽得象庙子里的小鬼似的，皮子吸进去，骨头吸出来，如果脱下军服，让他们站在太阳光下，你可以看见一堆堆怕人的骷髅。

如果在三四月间打仗，对于他们那就更加好，上面既可以发饷，进城又可以发财，何况正当着烟浆将要割完，麦子也正是茂

盛的时候。一开火，大家可以“地形利用”地在几尺高黄黄的麦丛下面作掩护，一冲锋，好象神不知鬼不觉似的从麦田冲着许多衙堂就扑过去了。肚子饿了，可以把烟斗劈开，里面满是黄澄澄的罂粟，倒进口里面就可以充饥。至于瘾发了呢，那就更有办法。趁着这边的炮兵阵地正在轰隆轰隆一炮一炮地向敌人射击的时候，真是好象替大家掩护似的，让一部分人开着枪，其它一部分，就退到稍后方的几步，躺在麦田旁边，几个人换替挡着风，把灯燃好就抽了起来。抽好了，又上去掉其它一部分人来换班。至于官长们胆子比较小一点，则躺在更后更后的麦田去了。他们是用勤务兵拿着洋伞挡风的。这应该要说是两道火线：在前线，放下烟枪，拿起步枪；在后线，则是放下步枪，拿起烟枪。大家把瘾一过足，便在长官的命令之下，一声“杀！杀！杀！”随着“低低低”的冲锋号声，踏翻麦子，跌倒烟茎，便向着城或镇冲过去，大家于是又攻进深闺，攻进账房，打柜子，开箱子去了。

我们那儿也许和你们这儿不一样，我们那儿的兵和烟是常常连在一起的。比如要冲锋的时候，你们这儿大概是奖钱。眼看着一道桥攻不过去的时候，大概是喊：

“弟兄们！抢过这条桥呀！奖二千块呀！”

对面的敌人也就喊：

“弟兄们！死守着这条桥呀，奖四千块呀！”

这边二千过去，那边就四千反轰过来，于是乎两边都就冲。这，大家都用的是钱。自然我们那儿也是用钱；可是有着一回却用的是鸦片做奖品的。

“弟兄们！冲过去，奖五十两烟！”这边喊。

“弟兄们！冲过去，奖一百两烟！”那边也喊。

至于排着列子喊“稍息，立正”的时候，如果大家懒洋洋地把

脚步拖回去，你们这儿的官长大概是喊：

“没有吃饱么！”

可是我们那儿却有一点不同，是喊：

“瘾没过足么！”

每逢发了财的时候，大家一过足了瘾，没有事便赌。因为那许多鸦片，抽是抽不完，卖又一时卖不脱，大家于是便围着一大堆，拿出三个骰子来，起头是一钱二钱的赌，渐渐输得口麻，发起毛来，便高声喊起来了：

“二两！”

“四两！”

渐渐增加到十两二十两，大家都就汗流满面，脸红筋胀，互相都起着敌意来了。输完了，气不过，只要谁在人丛中大喊一声，马上就可以看见骰子与拳头齐飞，头破与血流开始。

“妈妈的！谁要刺刀！”

谁这么喊一声，就象提醒了大家似的，马上就可以听见洗流哗啦的抽取刺刀的混乱的声音。

这一下，上面就来开始一次整饬军风纪。该打屁股的打屁股，该开革的就开革，该怎么的就怎么。骰子没收，鸦片没收，天下于是乎又太平。

总之，我们那儿的兵和烟是连在一起的。你如果去问一个兵贩子，说：那儿的烟饷多，那儿烟的办法多，他会一点不迟疑地告诉你，那儿多，那儿好，多到怎样的程度，好到怎样的程度。一点也不会含糊的。

兵贩子们是懂得很多的。他们不得已来当兵，可是在“不得已”中创造了许多应付的办法。他们从这个部队跑到那个部队，又从那个部队跑到其它的一个部队。他们懂得见着长官端端的

立正举手，同时懂得欺负乡下才来的新兵或者乡下人。他能够怎样装病躲过上操，一遇着战争的时候，他就懂得悄悄地烧好几个红红的烟泡装在贴身的裤带里溜走了。机会不好的时候，自然是不拐枪，有几个烟泡子尽够了。如果溜不脱呢，自然是上火线，不知怎么地，眼睛一不看见，他们就已经踏过尸首，首先就攻进深闺或者账房去了。

他们总是常常活着回来的。

火线上常常有着这样的事情：在两边相持不下的一个桥头，大家是可以互相望着谈天的。互相间一把休息的交涉话办清，就都安心地抱着枪坐下来了。

“那边的弟兄！我们这边有白米饭呵，过来么！”这边这么说。

“我们这边有腊肉呢，你们过来好了！”那边又这么说。

“弟兄，讲好的呵！等老子们抽口烟呵！不要开玩笑呵！”

“好的，抽好了。”

大家于是躺着抽了起来。如果谁先抽足了，就把枪端好，瞄着桥那边的烟灯，吧……！就可以登时听见两方都乱嚷起来了。

“妈的！要打么！”

于是噼啪噼啪又开始。

这么地打一下，自然一方又打胜，一方又败走，自然又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的一场混乱。自然大家又抽得肠瘦脑满了。

自然，安全回来的大部分又是兵贩子。

现在我们那儿更是满地烟花了，不知“瘾没过足么！”的这句骂法还常听见否？

一九三四年六月。

——选自《多产集》

茶　包

川康的交界处，是一个绵延不绝起起伏伏的高山。离开那个古旧的城市，通过许多荒芜的田路和一些硬崖的狭谷，直到太阳当顶的时候，才可以走到这山脚。在那环山包围的古旧城中所看见的天，就已经很小；这山脚望见的就更小。站在插入天际的高峰脚下的石头前面，顺着自己的脚尖向前望去，就看见一地大大小小的乱石头，有些甚至于大得象一座屋子那样，蹲在那些乱石的上面。石缝中伸出着无数黄青的茅草，迎着风在那些高高矮矮的石头边点着那毛虫似的头。石头过去，是一溪潺潺流着的清泉，轻轻地缓缓地反映着黄色的阳光曲曲折折地流下去，荡出一种空谷的声音。溪上面就是突起的插入天空的高崖，和这边的高峰对峙。从峰腰到峰顶都是丛杂的笔立着的杉松，环绕着峰顶的杉松上面的天是一种死灰色，太阳到这儿，都只有碗口那么大，显得灰黄了。往西康，就要顺着这条小小的溪流，爬着一条半崖中的羊肠小路一重一重的翻过山去。说是爬，是因为山太高，好象壁立，走着那些一步高一步的石头路，鼻子就和前四步的石级距离并没有三尺远，所以就显得是爬行一样了。在这些崖弯处，太阳是很少晒到的，许多青苔绿藓就爬满那些石级的边沿，如果不当心滑一下，鼻子马上就碰了石头尖，准会擦脱一块皮，流血呢。望着下面的黑洞洞的深谷，这么小心地一步一步喘着气走上去，汗就从脸上流下来，疲倦地想着，以为走完

那插入天际的山顶就好了，但是刚刚走到山顶，转一个弯，却又是一个小小平坦的斜谷，斜谷的周围又是无穷的插入天际的高峰。再上去，自然又换出另外一种小小的斜谷，另一种插入天际的高峰也和先前的一样。这些地方自然也有人家，就住在那些斜谷的尽头，和高峰的山脚。五六间不大整齐的草房，顺着路边立着。房上的稻草被半年堆集的雪花压成了烧焦似的枯黑。山风吹过去，就可以听见那些稻草嘶嘶地象低泣的声音。房门口都照样地摆着一张长长的脏而旧的条桌和两条不整齐的长凳。一两个扎着围腰布的红线眼皮的女人就在那儿应酬着她们的顾客。听见斜谷转弯的那边有着拐子踩在石上清脆的声音，她们委缩地围在柴火旁边就知道她们又有顾客来了。这些顾客就是背茶包的脚夫。那茶包一块有八尺长，用篾篓装成，好象一条挺长的扁圆枕头。一条大约有十五斤。那些粗壮胳膊的汉子，一气是可以背十五六条之多的。他们把那茶包一条迭一条地扎好背在背上，就象背一个顶大的方桌面子似的，从腰起离头有三四尺高，那宽度在他背着的两旁还可以遮着两个人。然而走十来步却就要休息半天。十几个人结着伴，一串串地在半崖的羊肠小路上扫着上面垂下来的树叶一步一步的走着。他们休息，全凭一根拐子，这东西，恰有屁股那么高，是圆滚滚的一根木棒，接近屁股的一头有一个五寸来长的横木。大家在树叶下沙沙地走了一会儿，便把拐子在石边一立，让拐子下端的尖铁块插稳在石和石的中间，屁股就原地不动的，靠到横木上。然后用竹圈子括着脸上的汗珠，嘘出一口哨音，那哨音使对崖树梢的麻雀们也吃惊地乱飞起来，他们于是休息了。这茶包是专销给康藏土人的。他们拿这茶叶去熬酥油充饥，是他们食品中的重要部分。这些脚夫们就这么一年到头无休无歇地从古旧城里的商家背出来，

爬过山去，运到打箭炉，他们在脚店里把茶包一捆，茶商的伙计们跑来点收清楚，在轻蔑的眼光下接着够回家的脚钱，他们就又啃着玉蜀黍的大馍，跑回那个古旧的城市，在老板那儿又捆扎十几包起来，又到这悬崖的半腰一步挨一步的流汗前进。望着那一重又一重走不完的高山，望着那沉重云头的死灰色的天际，那天际呵，真遥远得很呢。太阳从崖这边爬到崖那边，灰黄色的光线在它们的瘦脸上仅仅是一会儿很快就掠过去了，不见了。他们张着那呆滞的网满红丝的眼睛，呆板地叹息地想着："啊，又是一天了！"当他们站在路上休息的时候，那永远伴着他们的那根拐子，拄在那石级上发出的清脆声音，就好象安慰他们一下似的。他们这里面，有很多自然是乡里种田的，然而有些却是无田可种挤到这山里斜谷来住家的汉子。他们把自己的红眼眶的女人留在家里卖点小菜之类，他们就这么一回一回往返地背茶包。有时剩得两个钱，就回来住几天，使老婆生一些孩子。他们所希望的是当他们硬跷跷地闭着眼睛躺在坟墓里的时候，也好有人来给他们在乱草前点三根香，烧几张纸，磕几个头。当他们那凸着肚的老婆生下一个孩子来，如果是男的，他们那成年沉默而且常常叹气的干枯嘴唇，就在那毛绒绒的胡子下露着焦黄的牙齿嘻开来了。如果同伴们拍着他们的肩膀给他们说着"恭喜呵恭喜，"他们就简直快活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三朝的一天，他们便要在红纸写的神位面前点着火光闪闪的烛，和白烟缭绕的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们觉得是很对得起先人了。磕了头起来，便把一根拐子拿到孩子嫩嫩的屁股跟前来，用横木在那屁股的下面搁一搁，口中就念念有词地说道："不愿你长大做官做府，只愿你将来背得起二百五！"二百五差不多是二十包茶的样子。能够把一迭八尺见方的茶包直直的背在背上，在他们认为就又

可以讨老婆，生孩子，传宗接代了。孩子到了十来岁红喷喷的一张脸的时候，便带着同去在老板的面前学着看脸色，开始背茶包。起头自然是两包三包，慢慢就加多起来。人越高，背上的东西也越高，而脸子也就渐渐地变成蜡黄，瘦削下去了。这时候，老一辈的胡子白起来，背脊驼下去，身上那粗得象一层麻布般的皮子包着突出的干枯骨头，背上的茶包也就减少下去，不到一半了，然而走起路来还有点打偏偏，在乱石的悬崖半腰，一步一步的摸着走去。狭谷旁边的那些鸡毛店的女人，见他们这些顾客走来，照例就站在门口，一面张着被柴火烟子薰得快瞎了的眼睛，一面张着那没有血色的苍白嘴唇喊"喂，客人，息店了！"他们这些背茶包的在半山里从天朦朦亮就起来走到现在，自己算算究竟是走了二十来里路了，快黄昏了，可以休息了。走进店子，在那成年潮湿的土墙边把茶包子一放，自己就在柴火旁边躺下去。如果还有点鸦片，就在那地下的草蒲团似的草垫子上把烟灯点起来，枯黑的烟灰拌和着一点点熟烟就在那烟灯上乌焦疤弓的烧，来医治那几十年来压伤了的遍体的疼痛。老板娘如果在旁边问着他们这回背了多少的话，他们就在那一跳跳的灯火前摇动着他们下巴下尖尖的杂白胡须，叹息地说道："我们不中用了！老了！该我们的孩子了！"那瘦脸在黄色的灯前就更显得蜡一般黄，额角和两颊的横横直直的无数皱纹深深地象刀子雕刻过似的，无神的眼珠子就象嵌上的两个白果，他们已经象木偶般的人了。当他们年青力壮的时候，在这些鸡毛店子经过，把茶包子一放，把自己带在身边的馍从贴胸汗臭的衣兜里面取出来吃过后就抱着手没有事，如果店老板娘是熟人，有时还去和她们说几句笑话开开心，或者约几个同伴围着来打打纸牌，来消磨他们这无聊的时刻。可是到了胡子蓬松，说话的精神已经没有，如

果不烧烟，倒下头便睡了。这山里是他们最熟悉的，然而最熟悉的也只是这山里。象这样背东西走路，顶好是晴天，晚上他们坐在柴火旁边，听着山头的风从草房的壁缝吹下来，把烟子吹出门，吹下山去，他们就高兴的说，“明天天又晴了。”顶怕的是雪天。然而这山到十月就开始落雪了，一直要落到二三月间。雪银漾漾的堆满山头，甚至一切阁落，路上也堆满了两尺深，粉似的，齐斩斩地可以吞完小腿。连松杉也是白的，树叶上都堆着一寸厚的雪花，低低的压下来扫着崖边，反映着灰黄的阳光，更加撩得人眼花缭乱，眼睛就会这么痛起来了。茶包子在那悬崖边走过扫着那压低下来的树叶，那雪花就象面粉团似的悉悉索索地溜下来，落进颈项上发臭的衣领里，顿时就觉着一股冷气从皮肤透进心窝，然而总得皱着脸上很深的皱纹，咬着牙慎重地再踏进一步去。在这雪天里走路真不是玩的，雾子从崖旁边的黑洞洞的深谷下面象刚揭开大饭桶时的白气直冲上来，往上升，连续不断地往上升，那浓浓的雾罩好象可以拈得着的轻纱似的。它劈头盖面的升上来，缭绕在脚间，缭绕在茶包子间，缭绕在堆满雪的松杉间，缭绕在峰顶和峰顶间，升不完，出不尽，好象那深谷下面谁在那儿成天烧着火煮着饭呢。雾是那么纱一样模糊的，在那些脚迹并不怎样明显的雪路上，真是可以迷失方向，不当心，一脚踏在冰块上，就会连人带茶包一起滑下深谷去，永远葬在迷雾中。这倒并不是稀奇事。所以他们每天起来，一拉开鸡毛店子的门，就要在雾罩中看看雪路上有没有豹子的脚迹，如果有，就放心的背着茶包走去。打山神庙前经过，心头惶恐地希望着神的保佑，口中便要说着“回来时再给你老人家烧纸。”然而那庙子站在那湿崖旁边，其实已经破了。最难走的，恐怕是最后的一个山顶了。空手人从城里来，两天就可以翻过山去，然而在他

们却要六七天才能爬上山顶。山顶的雪就是五六月都不会化完的。何况是落雪天气。山顶上不但雪更深，雾更大，并且风也更厉害。在山里走几天，还有一些人家可以看见，虽是也有风，然而那声音是低泣，是哭诉，如走在沙漠上，如经过万人的坟堆，如听见少女的悲痛。可是这一望无涯白漾漾的山顶，你瞧，雪花乱七八糟地漫天飞舞着，忽然一阵不知是那里来的一股力量，一下子把雪花在空中旋卷着狂飞起来，卷了几个回旋才落在雪地上。一些在崖边的枯树突然咔嚓一声断了下来，希哩哗啦地就奔下崖去，就是已经着地的雪花都滚了起来。这时间，就只听得“虎——虎——虎”的一种尖厉的怒吼，一种惨叫，在空中动荡着，天乌地白。第一个背茶包子上来的人不当心，马上就看见他把拐子抛在空中，仰翻着背上的茶包翻了一个又一个的觔斗就滚下深不见底的深谷迷雾底下去。老头子走到这上面，如果遭受不着，纵不致飞下崖，但马上你可以看见他眼珠子一怔，胡子下面的嘴唇就立刻乌白，一缩一缩地露着齿，象是笑嘻嘻，直直地就躺到雪地上了。暴风平静后，就有乌鸦们来啄去他的眼珠，豹子们来啃去他的心脏。然而，人们并不因此就停下去。后来的向着死尸瞪着伤感惯了的眼睛，呆板地摇摇头，警惕着自己，便又呆板地拄着拐子一声声清脆地向着那无穷尽的生活远极前进。他们依然照样地预祝着自己初生下来三天的小孩，希望他们来承继着他们的命运。不过，这究竟已经是多年以前的黄金时代了。就纵然一月背一次，究竟还有背的，可以啃一啃玉蜀黍的硬馍。可是自从藏民拿着英国运来的枪进占金沙江沿岸以后，英国制造的印度茶可以直接用喷着浓烟的火车运销康藏，而内地那些古旧城市中的茶商便多半倒闭的倒闭，关门的关门了。于是有些人想再冒着风霜雨雪在崖边上去拚命都不可能，而只

好躲在家饿得暴躁地烤着柴火了。现在如果再经过这些地方，你可以看见较低的一些斜谷里还有着一些零零落落的人家，在招待着很少的背茶包的顾客和一些别的客人。在这里，你可以随时听见男的粗暴的声音，用瘦筋筋的拳头捶着桌子；女人呢，则端一条凳子坐在门边眼泪鼻涕地数说着狂号。至于较高的一些斜谷，有许多地方的草房都空空洞洞，歪斜的歪斜，倒塌的倒塌，只剩一些崩坏的土灶在那歪柱旁边，红纸写的神位都不见了。至于有些简直等于从来就没有过房子似的，那些被雪花压黑的稻草已躺在嶒嶙的大石旁边腐烂，横躺在杉树面前的柱头，也被雪水剥蚀成柴块，生上许多薛苔了。

一九三四年九月

——选自《多产集》

三 等 车 上

戴着黑遮阳呢帽的电车夫，两手抓着车头的黄铜把手摇了一圈的时候，旁边忽然送来一声：

“喂，请开开门吓！”

他掉头一看，在许多店面开始向他后退的一闪中，立刻看见一个穿灰布长袍的三角脸，两手紧紧抓住门边的铁条，苍白着脸色在向他点头。

“后面还有车子！”在电车飞速地进行中，他厉声地说了，依然又把头掉回去望着前面，但他的脸一惊，立刻刷白了，嘴唇也乌了一下，看看前面一辆飞似的黑亮汽车离一丈远就要冲上车头来，他便把铜把手劈手一摇，啌呦一声，电车立刻一抖地停住，他才好象恢复活气一般伸出一根指头指着面前的汽车夫。

“猪猡！瞎了你的眼睛啦！”他吼道，头探出车外，挺着一对眼珠。

“猪猡！”那汽车夫也回骂一声，抓住车盘一扭，汽车一偏侧便滑过电车头不见了。

“喂，请开开吓！”铁门边的三角脸又说一声，同时伸一只手摇得铁门哗啦哗啦响。

电车夫乌白着嘴唇掉过头来咆哮了。但他手一扳，铁门便一折地开了。当三角脸进了车厢的时候，他的脸皮还是一片苍白，于是又抓着铜把手劈手一摇，愤愤地向前冲去。等到转了

弯，看见街心的男男女女们跌跌撞撞地向两边躲开的时候，他才深深地吐出一口气来，右脚尖点着铃杵，膝关节便向下一弯一弯地……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三角脸嘟哝着嘴唇踏进那长方盒子似的车厢，他那在门外边悬空地吊了一会儿的脚还在发抖，见车厢里只有一个穿着脱了两个钮扣的外套的卖票人，便跌跌撞撞地坐到靠门边的座头上，立刻掏出十四个铜板来放在卖票人伸出的掌里。但卖票人只向他微微地挤挤眼，却把两手交叉地抱在胸前在他的对面坐下了。等到过了两站，卖票人才给他一张票子，他一看是十二分，便记起刚才电车夫咆哮的脸色，他于是感到一种要报复似地。眨着眼睛就抬起脸来了。

“谢谢侬！”卖票人微笑地说一声，同时又向他挤挤眼。

他终于也会心地微笑了，立刻大胆了起来，把脊梁靠住那有着“三等”字样的玻璃窗，提起还在有点抖的右脚来，长长地摆在座位上，才舒服地挺出着颈项，嘴巴一耸：“吓——咳——呸！”一块浓绿的痰块便飞到地板上。

车子一停，七八个人，一挤地拥上来了。最先是一个穿学生装的长子，和一个戴呢帽的胖子拥到门边。长子抢着伸一只脚进来，胖子也抢着伸一只脚进来，于是两只——一皮鞋一绒鞋——脚都齐斩地摆在门槛边，两个肩膀挤肩膀地就在门当中被夹着了两个，——一胖一瘦——的脸都同时涨红起来。

“挤甚么！”胖子说。

“挤甚么！”长子说。

两个便互相鼻尖碰鼻尖地恨恨地看一眼。还是长子灵活，拐着手拐子在胖子凸出的肚皮上一点，他便肉弹子似地脱开门

框跳进来了，抢前一步，就跑到靠里的座头，当他把脊梁软瘫地靠着那挂着价目表的板壁的时候，涨红的脸皮才回复黄色。

胖子恨恨地看他一眼，也在他对面靠壁的座头软瘫地坐下了。他弯着臃肿的腰，伸手到棉袍里狠命地掏着铜板的时候，鼻孔里面还在呼哈呼哈地出着粗气。

第三个是在鼻尖上架着蛋圆眼镜的老头子，他的头向下一点一点地咳嗽着，踏进来，想坐到靠右边好看窗外的店面，他咳得头一点，却看见面前的座位上长长地横躺着一只脚，他便把眼珠从眼镜上缘外瞪起来了，终于鄙夷地向三角脸瞟一下，退过来在对面也是靠玻璃窗的座位上坐下了，立刻伸两根指头夹着红鼻尖，挤出一把清涕来，甩在地板上的口痰旁边，收回手来在门的边缘上一抹，那剩在指头上的一片清涕便亮晶晶地移到门边上。

随着进来的是两个在后脑上有着发髻的老太婆，中间夹着一个剪了头发的女人，那女人的耳朵下正摇摆着一对长长的绿色的东西，身上穿的是一件矮领的短旗袍。他们三个一看见座位上横躺着一只脚，也赶快拐着小脚儿逃开，一排地在老头子与长子之间坐下去。

最后是两个人一跳地抢进来了。跑在前面的是矮子，头发乱蓬蓬地，一进门，眼睛便闪闪烁烁地发光，好象飞似地一跳就坐在胖子与三角脸之间，屁股恰恰靠进三角脸的鞋底——鞋底是一片泥。他便眨着眼睛盯了三角脸一下，又盯一下鞋底，但鞋底并没有动的意思，他的鼻头便一张一张地气在粗起来了。其时跟着他抢进来的一个歪戴打鸟帽，穿着长袍式绿色雨衣的汉子，已走到矮子与胖子之间，转身就要把屁股塞下去，但他忽然眉头一扬，走到横躺着一只脚的座位面前了。

"脚放下来！"他伸着一根指头说，横着眼睛就盯了三角脸一下。

三角脸也盯了他一下，但终于把脚一弯移到地上了。戴打鸟帽的汉子便把雨衣后摆一提，坐下去。他的身体太阔，把三角脸好象挤瘪了似地挤到角落去。大家的眼光立刻雨点似地都盯着三角脸。三角脸就象遇着甚么可怕的东西似地，赶快把眼睛避开，顺下去，盯着对面的三对小脚；小脚好象也很害羞，立刻斩齐地移到座位的下面去。

大家把眼光移到汉子的脸上。汉子正昂起头来，把打鸟帽更拉歪到耳边，不慌不忙地擦燃一根洋火，伸到嘴角边含着的一根纸烟前面，当他横扫众人一眼的时候，从歪着的嘴缝边便吐出一团白色的浓烟来。洋火随手一丢，忽然落到对面一个老太婆的膝盖上；老太婆脚抖一下，恨恨地然而畏缩地看打鸟帽一眼，便立刻瘪一瘪嘴唇：

"呵呵，阿弥陀佛！"屁股就赶快向座位后面移进半寸。

电车一停，又上来三个人了。前面两个都穿着变黄了的黑呢外套，戴着铺满灰尘的博士帽。他两个站在胖子与矮子之间仅容一个屁股的铺位前，互相笑一笑。

"喂，你请！"一个伸出一只手掌说。

"喂，你请！"另一个也伸出一只手掌说。

大家看着他两个互相笑着的眼睛，这才看出左边的一个上唇上有着一撮小胡子，右边的一个脸是瘦瘦的，两颧都凸了出来。

后面追进来的一个穿黑缎马褂的小白脸，脸上白得好象擦了半瓶雪花膏，很香，腋下夹着一卷报纸。他站在那两个的背后，见那小胡子还在伸着一只手掌向着那瘦子道：

"你请吧。"

他便翘着屁股向中间一挤，坐在胖子与矮子之间了。那两个博士帽下面的脸立刻从脸颊就红到颈项，互相鼻尖对鼻尖失望地看一眼，便同时鼓着嘴巴恨恨地盯着小白脸。

众人都笑了，也立刻盯着小白脸。小白脸却把一张大报纸在两件变黄了的外套面前张开来了，两手向两边一撑，报纸的右角立刻撞着胖子嘴上的烟斗，烟灰便跌落一下来。胖子眼睛睁大了，横横地向小白脸瞧一下，鼻孔里面"哼"一声，便掉开去，依然从玻璃门透进去，望着头等车厢里面一个黄卷发的高鼻子的姑娘。

矮子张着苍白的嘴唇，颈子伸得长长地，眼睛紧盯着他右手边的报纸，亮晶晶的口水立刻从他嘴边吊了下来。小白脸忽然从眼角梢发觉了矮子的眼睛，他便掉头望他一望，立刻把左手捏着的报纸角卷进一些，脱开矮子的眼睛。矮子好象失望地，伸起一只手掌来揩掉嘴边的口水，把颈子缩回去。

又上来一个头发烫得卷卷的女人了。众人的眼光都立刻射过去，盯着她那粉白脸蛋儿上一双水蛇似的眼睛。他拐着高跟鞋走过来，看报纸的小白脸忽然站起，笑嘻嘻地紧盯着她的红嘴唇，便伸出一只手掌。红嘴唇的女人也笑一下，点点头坐下去了。大家的眼睛都一刻不离地盯着他的眼睛。她镇静着，尖着细细的白指头拈出八个铜板来，昂着雀巢似的头递给卖票人。但当她接着票子的时候，见十几双眼睛都还在盯住她，她立刻满脸通红了，避开众人的眼光，就望到窗外去。

橐橐橐的皮鞋声，一个醉醺醺地红着眼睛的高鼻子水兵进来了，他的嘴冲出一大股酒气，当他发着呕俯一下头的时候，他那后脑上的一片帽带子便飘一下。跟着进来的是一个高鼻子的

男人搂着一个高鼻子的女人。女人的蓝眼睛一扫见没有了坐位，两道弯弯的细长眉毛立刻蹙起来了。那男人便腰骨笔直地走到那穿学生装的长子面前，抓着他的肩膀：

“喂，侬，应该，让，女人，坐？”

长子眼珠一挺，脸上有些愤愤然，一看这高鼻子男人，虽然穿的是袖口有着油腻的外套，但那一只有着黄毛的白手掌却大得象一只皮手套，便好象感得肩膀有些痛，只得眨一下眼睛站起来了，当高鼻子女人笑一笑，翘着大屁股坐下去的时候，他看见对面坐着的胖子正在得意地微笑。

但大家的眼睛都在惘惘地盯着高鼻子男人。三角脸的盯着盯着，忽然喉管又痒起来了，立刻嘴巴一耸，“吓——咳——呸？”一块浓绿的痰块便飞在地板上。高鼻子男人忽然腰骨笔直地走过去了，指着地上闪光的痰块说道：

“擦干净！”

大家都又盯着三角脸。三角脸立刻通红了，红得就象血泡，他张着嘴巴迟疑着。高鼻子男人便抓着他的灰布长袍的下角拖到浓痰上一擦，地板上便只剩下一块湿的痕迹。

“猪猡！”他向着三角脸说着，走开了。

靠门边忽然发出“哇”的一声，大家的眼睛立刻离开那愤愤的三角脸又望着那水兵的嘴巴了。水兵正俯着头，从嘴巴吐出一大堆发散着酒臭气的黄色东西来，在刚揩掉的痰迹的地板上面好象堆着一堆屎。大家都皱着眉，立刻伸手蒙着鼻子了，同时都把眼睛望望那高鼻子女人面前站的高鼻子男人。那男人很快就把脸掉开，眼睛直看着街心。

忽然头等车厢在响，大家都立刻把眼睛透过玻璃门望过去，就看见在两排坐着的西装夹道中，一个卖票人正伸手搭在一个

穿着草鞋拿着一条扁担的乡下老人的肩头推着走，那老人两眼慌张地，走得跌跌撞撞。门一开，他便被推进三等车厢来了。大家看见他那抖动着络腮胡子的慌张样子，都笑了。老人的两眼左右乱射，两手紧紧地把扁担抱在胸前。高鼻子皱着眉头了，赶快躲开一下，伸一只手拂拂自己外套的袖子，便瞪着眼睛盯他一下，老人越慌了，赶快把眼睛避开，踉跄地走前两步，那戴博士帽的小胡子也皱起眉头了，也赶快躲开一下，伸一只手拂拂自己变黄了的外套袖子，也瞪着眼睛盯他一下，老人更慌了，赶快又避开他的眼睛，又一踉跄，躲开，慌慌张张地向前跑出月台，他觉得好象肩上还有一只手，背上还有许多眼睛。铁门正开着。便连忙跑出去，又走在街上了。他站在车站边，惊讶地张着嘴巴望着电车飞似地从他身边擦过，驶向前去，渐渐远，渐渐远，快转弯的时候，还怅惘地听得见铜铃的声音：

"当当当……当"

——载 1935 年 7 月 15 日《作家》
创刊号，收入《多产集》

鲁迅先生是并没有死的

鲁迅先生死了！这不屈不挠的伟大战士鲁迅先生死了！这爱护人类的伟大导师鲁迅先生死了！我心里的一个声音不断地这么呼喊着。

我泪眼模糊地站在他躺下的遗体面前，看见他那倔强的两道浓眉和倔强的一片胡须，仍然和往常并没有两样，倔强的两颧也还是那么锋棱地挺出；但是他的眼睛闭住了，嘴巴闭住了，不再呼吸，不再说话，不再用慈和的眼光看人，在他那冰冷了的瘦而黄的脸上只表现了一个"永远，"唉，这就是"永远"了么？这不屈不挠的伟大战士，这爱护人类的伟大导师，竟真的这么永远地离开了他哺育着的大众了么？……

记得他在《写在'坟'的后面》这么写道：

"……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到我自己厌倦了，要脱掉了的时候为止。"

自然，这所谓"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是对黑暗势力的一种反话；而在他所爱护的人民大众这一方面看来，却是辉煌的光耀，一个身上穿了几片铁甲，站着，手拿一把通红的火炬，领着"不自由，毋宁死"的民众与黑暗搏斗的战士！

倔强地战斗了几十年，难道他竟"厌倦"了么？他竟"脱掉"他那几片铁甲而躺下了么？不，决不！当他不知道自己就要死

的前两日，还不顾自己身体的衰弱，不听战友们的力劝，硬要拿起他那支“金不换”的笔来写他为人民大众呐喊的文章。他是一直到闭了他的眼睛仍然没有厌倦，一直到停了他的呼吸仍然没有脱掉他身上的铁甲的！

这作为伟大的领导人类前进的导师的他，到了这盖棺论定时固然已无遗憾；可是这无疑却是我们中华民族巨大的损失！也是全人类巨大的损失！十四个月前，在法国，我们失去了巴比塞；四个月前，在苏联，我们失去了高尔基；现在，我们又失去了第三个，这中华民族之花——鲁迅！他们都是不断的给人民把黑暗和光明划分出来，散布火种于人间，予黑暗势力以无情的打击！伟大的巴比塞死了！伟大的高尔基死了！这给予我们的悲痛已是无涯的。但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当一方面东方大盗正在加紧灭亡我们，汉奸卖国贼正在无耻地出卖我们，而另一方面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大众已经在抗战或正要抗战的现在，突然一个惊雷似的失去了这特别感到骨肉般亲切的伟大战士伟大导师的鲁迅先生，这损失，这悲痛，是无可比并的！

我泪眼模糊地站在他躺下了的遗体面前，禁不住忆起了那些不能磨灭的往事，是的，怎不忆起他呢——他的那些伟大的业绩以及他那慈和的影像？

我的第一次会见他，是在一九三三年夏天的一个创作座谈会上。按着很准确的时间，穿着灰色长衫，踏着胶底鞋子的他，在我们十几个年青人中间出现了。大家围着一个大圆桌坐了下来。他开头没有讲什么话，单是闪动着两道浓眉下含笑的眼光凝视着我们的红着脸的热烈辩论。在那时看来，他的稍为蓬乱的头发是黑的，浓眉是黑的，一片缎子似的胡须也是黑的；脸皮

上，眼光里，都含蓄着饱满的精神。我们这些围着一大圈的二十岁上下的年青人是多么兴奋呵——我们居然有着这样一个令人感动的“老当益壮”的导师在我们的辩论的纠纷中，大家都忽然一斩齐的掉过头去把他望着，都不约而同的等待着他的话语。都感到一种紧张，想：“是的，我们还是来看看他的意见罢！”他严肃地开始了。他的声音是那么低沉，但每个人都可以清晰地听见；他的态度是那么诚恳，使得十几双眼睛都为之发光；他的言语是那么透辟，精警，一声声都铭刻在我们的心壁上。记得那时大家都正烦闷于偏重农村工厂一类题材上，而且烦闷于正趋向公式主义的牛角尖的危机上；但是他的几句话，却把大家从那样的烦闷空气中振拔出来了。他说：农村工厂的题材自然重要，但当中国每个角落都陷于破产的现在，别的题材也还是很需要的。一方面，我们的作者们，大半都是从旧社会出来，情形熟悉，反戈一击，易制敌人的死命；另一方面，现在能看小说的大多数，究竟还是稍为能出得起钱买书的人，我们应该怎样地使那些觉得这世界一切都很完满的人们来看看他们所处的究竟是一个甚么样的世界。在这一点上，暴露的作品是还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在怎样的看法。譬如别的人写跳舞场罢，我们也未始不可以写。但我们的写法就和他们的不同，主要的是在写实。……他的这种主张从来就是一贯的；尤其是在那次的谈话，影响更为重大。从那时起，作者们的视野开始扩大了，拓展了无边的生活境界，并因此使写实主义的精神涨漫了一切文化领域。数年来蓬蓬勃勃的发生，发展，进步的现象那诱导的力量是值得深刻铭感的。

从那次以后，每次的约会，他仍然按时到场，仍然是那么稍为蓬乱的黑色头发，黑色浓眉，黑色胡须，脸皮上，眼光里，都含蓄着饱满的精神。仍然是低沉的声音，仍然是诚恳的态度，仍然

是透辟精警的言语。我们把写好了的原稿送给他看，他总是第二天就把看后的意见一同送回来；我们寄信给他，他总是马上就回信；……他总是这么认真，诚恳。我们这些二十岁上下的年青人是多么兴奋呵——我们居然有着这样一个令人感动的"老当益壮"的导师！

他曾经说，他吃的是草，挤的是牛奶血。是的，他把血液喂养了我们，喂养了全中国的大众。几十年来，中国还不致于全部灭亡，而且一天天从"亚细亚的麻木"状态中苏生起来，睁大了眼睛，敢于踏着他几十年战斗的脚迹一同挺身和黑暗魔王搏斗，这无比的伟绩，在大家的心壁上是永远不能磨灭的。我们常常这么私心的希望着，鲁迅先生应该永生！

可是今年二月的某一天，我的心上忽然投下来一个暗影，当时我正烦恼着属于创作方面的某一事件，借鲁迅先生的话说来，则是被"剥掉了大衫"的事件，而且因这事件的烦恼使我停笔了一些时间。我听见说，鲁迅先生为了"肠子爆了出来是否还可以打架"的问题问了一个日本军医，据日本军医的回答是：可能的。因为肚子对于受伤的感觉较为迟钝的原故。但这也并非他为了要在我的后面"煽动"才这样的去问，倒是证明他对每一个问题都关心，仔细，踏实。我因此写了一封信给他，他立刻找我谈话了。这时的他，头发有些变灰了，胡须也有些变灰了，脸色带着灰黄，眼角梢还显着深刻的鱼尾似的折皱。我心里不禁惊异的感到：鲁迅先生老了！但我知道鲁迅先生不愿想到自己老的，我也竭力想把这突然袭来的思想驱散。

可是当我们六个人（当中有两位是许广平先生和他们的爱子海婴）围着一张小圆桌坐下来喝酒的时间，我发现他把酒杯离开嘴就在轻微的咳嗽，咳嗽之后接着是喘气。

“周先生最近的身体怎样?”我忍不住开始问了。

“这不要紧的,”他微笑的说。“只是常常有些发热,但现在是好多了。”

接着他就不再谈自己身体上的事,倒谈了些他从日本军医那儿得来的一点关于肚破的知识。关于我那一次的纠纷,并不如别人攻击他的是在我的后面煽动,倒是劝勉了我很多关于创作上的话。他说:“创作,应该是艰苦的,不断的,坚韧做去的工作。譬如走路,一直向前走就是。在路上,自然难免苍蝇们飞来你面前扰扰嚷嚷;如果扰嚷得太厉害了,也只消一面赶着一面仍然向前走就行。但如果你为了赶苍蝇,竟停下脚步或竟转过身去用全力和它们扑打,那你已失败了,因为你至少在这时间已停滞了!你应该立刻拿起你的笔来。”

是的,我应该拿起我的笔来,我感动到战栗了呵!唉唉,他自己的身体到了这样,还老是忘掉了自己,只记挂着别人——记挂着别人的走路!

人家说他是爱战斗的。是的,我也是这样想。他的一生就是英勇战斗的结晶。但同时他更爱同伴,更爱着热爱他的人类的!

但是鲁迅先生一直和黑暗搏斗,终于用完了他最后的精力竟丢下了他所爱护的人类而躺下了!全世界又失去了一个巨人,全中国则失去了一个伟大的导师!这损失,固然是无可比并的,但在他的这死,却更加具体地更加明确地证明了他的伟大。当他的遗体停在殡仪馆那壁角周围闪着几十支阴沉的电炬的灵堂里的时候,苏联的,欧美的,日本的一些爱着真理的人们,都怅惘着各色的嘴脸,先先后后地献上花圈,在他的遗容前默默的站

着，垂了头，热泪从他们的眼眶滚了出来……中国的同胞们，团体或个人，男的，女的，老年的，中年的，少年的，穿得漂亮的和穿得破旧的，成千成万，都一个接一个的排成一长串，怅惘着各样的嘴脸，轮流着在灵堂献上花圈或对联，在他的遗容前默默的站着，垂下头，热泪从他们的眼眶滚了出来……还有许多一对对，或个别的人，从街上，从大门外就一直哭进灵堂来，红肿着眼眶，热泪横流满面，在他的遗容前默默的站着，垂下头来，放声的痛哭，肩头不断的抽搐，……有些人还留下他的吊词道："我死了母亲还不曾怎样悲痛过，可是在你的灵前我忍不住痛哭了！"……

送殡的那天，苏联的，欧美的，日本的一些爱着真理的人们，中国的同胞们，团体或个人，男的，女的，老年的，中年的，少年的，穿得漂亮的和穿得破旧的，成千成万的人群，波浪似的黑压压地万头攒动着，都带着一副沉痛的脸孔，含着泪，肃静地拥塞在那太阳晒着的殡仪馆的大门外和大门内，广大的草场上和阴沉的灵堂内，大家都觉得应该来帮助尽一点甚么力。拿挽联么，拿花圈么？在中国，那是从古以来都当作是没出息的"下流"事，照例用钱雇所谓小瘪三之流拿的，无论是什么样人的大出丧。可是人们要求了，要为了鲁迅先生一直伴送他到墓地。

于是人喊了：

"拿挽联呵！"

成百的人自告奋勇争先恐后地拥到草场边拿去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穿得漂亮的和穿得破旧的。最多的是工人店员和大中学生。

人又喊了：

"拿花圈呵！"

成百的人又自告奋勇争先恐后地拥上台阶拿去了，男的，女

的，老的，少的，穿得漂亮的和穿得破旧的。最多的是工人店员和大中学生。

一长列白色的挽联走在前面，接着是一长列的花圈，几十个人高举着一张大白布的鲁迅先生的伟大的画像，成千成万的人悲痛地排成几里长的行列簇拥着鲁迅先生遗体的灵车，沿路上不断的唱着悲壮的挽歌：

“哀悼鲁迅先生，

哀悼鲁迅先生，

…………”

那声音呵！河流似的呜咽在满街满巷。

万国公墓黑压压的挤满了人群，举行了伟大的空前的“民众葬”的仪式，在矗立着的礼堂面前，由民众的代表们以及救国团体的代表们在众人的呼喊中用一幅“民族魂”三个大黑字的白绫旗覆在棺上。

“鲁迅先生精神不死！”“承继鲁迅先生的遗志我们要抗战到底……”这是一片多么庞大的巨人似的喊声呵！那涨红着脸的太阳也都惨淡地躲下地去，苍茫的暮霭缭绕在杈枒的树枝间，一弯愁惨的月儿在那青苍的天边透过树梢也悲不可仰地偷偷露出她那苍白的脸。悲壮的喊声一次又一次的过去了，接着是一片抽噎的哭声，声音颤动着，响彻了整个墓场，颤抖了每枝树梢，一弯的月儿也皱起脸来哭了。大家在礼堂前围着一大圈把装着他遗体的棺材抬起来，这是最后了呵！成千成万的人都争着伸出手来，拥挤着，抬向墓穴去。是的，这是最后了呵！都想慢慢的走吧，即使是多留几秒钟。人们用悲壮而低沉的声音唱起“安息歌”来了，许多十字架向后退去了，许多墓碑向后退去了，……那无情的墓穴也终于出现了，覆着“民族魂”的棺材慢慢地慢慢地

离开了人们下到穴里去了，呵，这不能再见了的我们的鲁迅先生！人们痛哭了，号啕了，用着沉痛的噎不成声的颤音在苍茫月色下的暮霭中仍然不断的唱着：

“愿～～你～～安～～息～～

安～～息～～

愿～～你～～安～～息～～在～～土～～地～～里～～

…………”

歌声低沉地洒遍林间，梦幻似的暮霭却越加苍然了！

这一切，伟大的沉痛，伟大的悲壮，同时又是簇新的，空前的，人民大众为了鲁迅先生之死创造出来的前无古人的伟大仪式！我在这里看见了那些成千成万悲痛的脸孔上，那些滚滚的泪泉中，闪出的一道光。是的，那是真正的洁光，那是鲁迅先生“吃了草，挤了牛奶，血”用那些血哺育出来的洁光！我从那些洁光中看见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新生，从那些洁光中看见了扩大了的鲁迅先生！是的，肉体的鲁迅先生是永远地永远地安息在地母的怀抱里了，(你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的怀抱永安他的魂灵！)而精神的鲁迅先生却仍然穿着几片铁甲活在人们的精神中，扩大到全中国以至全世界的人类！我不哭了，我要大声的喊：

鲁迅先生是并没有死的！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1936年11月5日《中流》第1卷
第5期，收入《爱》

雨中送出征

——六月十日记实

早晨，天色非常阴暗，我很担心今天出川杀敌的健儿们在路上定要遇雨了。那乌云呵，破旧棉絮似的一团挤一团密布天空，在互相推挤，移动；有些已经吊着云脚，仿佛就要脱落下来，而天边一带缝隙透出的光亮，把它衬托得更加阴暗。这不是说，就要下雨了么？看看已经七点钟，我便向着前夜约定的少城公园跑去。一踏上公园门口的环洞石桥顶，那几堆热心救亡的青年男女就捉住我的视线了——他们都站在球场边，那高耸云际的“辛亥保路死事纪念碑”，那一行行浓绿的柳树，衬映着他们的长衫，西装，学生装，工服，非常的鲜明，他们有些在走着，跑着，跳着，从这堆跑到那堆，从那堆跑到这堆，而且发出嘈杂的讲话声，尖锐的喊人声。——当然，这是很容易一眼就看出是“他们”的。因为第一，离他们两丈远的一家茶馆，无数张桌子坐满的茶客们，那种把茶碗端起慢慢送到嘴边，或者在嘴角叼着一根烟杆轻轻地吹出烟云的姿态，是多么悠闲呵！就是在茶棚边的一带矮篱里，那几个国粹的男女射手们，你看他或她侧身站住的姿式，徐徐地搭上箭，徐徐地拉开弓，徐徐地向着前面靶子射去，也都是那么悠闲地。这就恰好和紧张而热烈的“他们”形成一个显明的对照。而第二，倚在纪念碑下的五六张横条布旗，上面都写着甚么“××歌咏团”，“××宣传团”，“××抗敌会”，以及“欢送出征

将士”这些字样，而且还有蟠龙似的绕在竹竿上的炮仗，有十几支挤在那些布旗边，这自然是属于“他们”的了。

我毫不迟疑就向他们堆中跑去。

“已经有好几队到青羊宫迎他们去了。”一位拿着三角旗的向我说。“我们就在这里等他们。”

这所谓的“他们”，自然是指的今天出发的××团了，我一听就懂得。

“我去！”

可是一位穿西装的抢在我面前笑道：

“你去！恐怕你才到城门口就碰着他们来了！”

但我还是跑出了公园，马上喊了一个强壮汉子拉的黄包车跳了上去。在这跑出和跳上的一段时间，我的心里都起着一种新鲜的感觉，直到坐上车子的这时间，我才慢慢的把这感觉分析起来了：

“是的，他们谁都不自觉地称呼着‘他们’是那么直率地，亲密地，想不到这一个字眼竟已经代替了‘丘八’或者‘军队’这些称呼了！”

我甜蜜地体味着，几乎也要不自觉地快活的喊出：“欢迎‘他们’去！”

快到新西门的城门洞，忽见尘头起处，一群被追逐的鸭子似的空车飞奔前来，有几个车夫边奔边喊：“在拉车！在拉车！”

拉我的车夫立刻停住了，要求我下来走，他怕出城去。我想向他解说，这是出川杀敌的将士，决不会有拉车这些事情的，但那些飞跑的空车子却又现实地给他证明着，我又觉得无话可说，只得付了车钱自己走了，然而心里却不禁起了一点暗影，总觉得这些事不应该有似的，我刚走出城门，就看见对面一家茶棚门

边，一个兵正在抬起箱子向着黄包车上放，一面涨红着脸说：

“你怕什么呀！我们又不会把你吃了的！你怕不给你钱的么？”

“吓吓，先生，你——”车夫胆怯地嘻着他的嘴。

“好罗嚇！跟你说，要给钱的，照规矩！妈的，你当我们还象从前那些烂军队么？”

经过一段城墙边，过了桥，向着青羊宫的街头走来。这乡场似的街头，今天忽然显得不寻常了，许多老百姓都站在街边，谈讲着××团出征的事。两旁的茶馆非常热闹，坐满许多灰色的士兵陪着伕子正在热气腾腾的端着碗吃饭；厨师们在大跳大喊，勺子敲着锅响。青羊宫门前的广场上，拥挤着许多人在赶米市，摩肩挤背的，我好容易才穿过那些人缝。这米市的人们，都只管进行着自己的买卖，又好象在这里没有甚么特别事情发生似的，我因此想到，在内战时代，凡是遇着军队要开拔，人们早已躲避一空了。然而今天是这么不同，我毫不迟疑就踏进庙门。

穿过一个大殿，一股热烈的情绪把我鼓舞起来了。只见很整齐而严肃的行列站满了一个大广场，列成方阵，全都穿着很整洁的灰军服，背上挂着背包，手上持着枪，都静静的仰头望着上面——上面是青羊宫的正殿，阶沿上站满了各色的民众：一队穿麻色制服的男女学生，一队穿黄色制服的小学生，一队穿道袍的青羊宫的道人，一队穿军服的保安队，而穿长袍，短褂，西装的，则杂凑成一队，都各各站立在自己的白布旗门下紧张着面孔。这么上下辉映着，形成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然而却非常调和的壮观。而在那阶沿上与阶沿下的行列之间，一个穿长衫的人物正立在方桌上向士兵演说。这我认识，是某周刊的编者C先生，有一只脚是跛了的。他每次说话，照例是血冲满脸。我绕到他的旁

边时，他正把手一挥，结束了他的话：

"——将士们！你们挺起胸口去吧！我们不久也要踏着你们的血来的！"

下面的行列立刻一斩齐的立正，所有的枪都收回去，形成嚓的一声。

C恭敬的向他们行了个六十度的鞠躬礼，便一跛的下了桌子，双手捧了个"杀敌光荣"的铜牌子送到团长的手上。团长是一个高个子，瘦长的脸，一脸黝黑，穿着一身呢黄的军服，挂着佩剑，他微弯了腰，双手接了铜牌，两个于是又相对鞠了一躬。立刻一个穿麻色制服的学生跳下阶沿，向团长举手到帽檐，便踏上方桌去了，又向方阵的行列举手行礼，行列斩齐的立正还礼，他便说起来了：

"英勇的将士们！我今天实在是太感动了！我从来没有这样感动过。从前内战的时候，我们民众从来对军队没有这样过，因为他不值得我们这样欢送！然而今天是不同的，这是万众一心，为了我们民族的生存——"

我趁他这演讲的时候，踏上阶沿，从容的看着我们这些就要踏上反抗法西斯侵略者的战场的健儿们，的确，他们都是相当健壮的，一个个挺起胸脯，昂着被太阳晒得黑红的脸，眼光炯炯的都集中在一个方向，毫不显得疲倦的神气。当那学生说到：

"你们放心的去吧！你们的家属我们一定要替你们好好照顾的。"

这时候，全体的脸都更绷紧了，眼睛睁得老大老大的，仿佛要把那些话全吞进去似的。有些眼睛里在闪起了泪光。我立刻感到非常的兴奋，掉过头来看看站在背后的所有民众们的脸，那

些脸，一个个都也紧张得石头似的，仿佛连呼吸都透不过来了。这实在是伟大的感应，伟大的结合，谢谢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它的无耻的屠杀，它的亡国灭种的兽行，使我们整个民族团结得象一个巨人了。军民们都忘了过去，忘了彼此的界限，每句话都表现了每个人共同的意志：

"你们去！我们跟着也要来的！在战场上会吧！"

那学生讲到这里就停住了。将士们的眼睛都起了潮润。全场严整到如深山里的岩石一般，只有头上的乌云在转动，来陪衬它庄严而伟大的气氛。是的，这些人们的欢送，这些从不会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演讲，对于他们都是新奇的，然而在这兴奋中，大概连"这是新奇的"都忘记了，的确，除了"伟大"，再也找不到一个字来形容。

那学生下来以后，团长一手扶着腰间的佩剑踏上去了。他举手向周围行了个敬礼，说明对于今天各界的欢送和训示的感谢，接着就面向士兵说道：

"我们军人！卫国杀敌是我们的天职——"

这时候，有几个人在我背后说，团长一训话完，马上就要出发了，我们应该先到街上去等着。于是阶沿上的队伍移动了，长蛇似的绕过方阵的背后走了出去。

在街上站好的时候，已是九点多钟了。那些男女学生们的手上忽然都有了一个大烧饼，大口小口的啃了起来。在我旁边一个比较瘦弱的女生，她也表示并不弱于任何人似的，两口就啃去饼子之半，而且嘻嘻哈哈的笑着，脸色红喷喷的。

"今天我们六点钟就赶来了，早饭都没有吃。"她向一个人说。"要不吃点，怎么送得起劲！"

"要下雨了！"我望着天。

C的脚一跛，就站在我面前，掀起他嘴角边的皱纹笑道：

“怕甚么！前几天我们送×师的时候，谁都淋得落汤鸡似的呢！”

“我不是怕，我不过说要下雨就是了！”我赶快辩解了一句。

军号声一响，队伍就出发了。炮仗立刻噼噼吧吧欢喜地乱蹦起来，火药的香味散布满街。原来是一个道人高撑着一根竹竿迎着队伍在燃放，向前跑来。鞋尖踏着他那拖在地上的道袍，颠了一下，但他不管，还是直往前跑。接着街旁一家店铺也跳出一个伙计提着一串炮仗燃放起来了。几个男女学生也拿起缠满炮仗的竹竿准备着。许多民众都拥到街边，黑压压的挤着无数的头。几个学生向他们说：

“队伍一来，都拍掌呵！”

“好！好！”都笑嘻嘻的点头，于是立刻拍起手来了，与炮仗声相应和。随即，满街都是掌声了。

“走呵！”前面领队的喊了一声，两个汉子举着大门旗的竿子就在前面走了起来。那旗布上面斗大一行黑字是：“欢送抗日将士出川杀敌”，非常的引人注目。各个民众团体都各执自己的旗子跟着前进。

“欢送出征将士！”

“优待出征将士家属！”

“…………”

由一个强壮的圆脸汉子领头，欢送的人们都跟着喊起口号来了，声音雄壮的轰动阴暗的天空。这街道顿时变了，一切都沸腾起来了，军号声，炮仗声，拍手声，口号声，完全混合成一种庞大的轰轰烈烈的音乐。口号喊过，歌声起来了：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已经走出街口好远了，我回头一望，那简直是一种奇观，在前面引导着的是一长行各界民众的队伍，紧接着就是军队．一条龙似的在烟雾中蜒蜿着，旗子翻飞着，看不见它的尾巴。一队穿黄制服的男女警察赶来了，也加进我们的队伍，更显出了若干亮色。但是到了城门口的时候，他们忽然停下来了，保安队，道人，小学生的队伍也都跟着停下，一字儿站在旁边。

“他们才送到这里就算了么？”从学生的行列中发出这么不满的声音。

军队到了他们面前也停了下来。他们都噼噼拍拍鼓起掌来，七嘴八舌的说道：

“我们因为公事在身，不能远送了。希望你们勇敢前去杀敌呵！”

团长直挺挺的站在他们面前，说了些话，两边对行了一个礼，军队又在口令声中走起来了。然而我们这前面的队伍忽然显得有些零落，就只有一些穿杂色衣服的民众和男女学生。但大家还是昂头前进。队伍一进到热闹的祠堂街，情形又陡然紧张了，街两旁密密的排得人山人海，都在高兴的说着笑着，象万马奔腾般，鼓掌声一阵一阵的从街这头就响到那头，炮仗声也增多了，每隔几家都有人从商店里用竹竿撑出来，只听见队伍前头在放，队伍后头在放，两旁都在放，构成了绵密的火网，真象在战场上似的。烟雾弥漫满街，对面都看不见人影。而民众的欢腾声，更把口号声和歌声都遮了去。

到了少城公园门口，只见长串的救亡团体的队伍一字儿肃立在街旁，每个团体的旗子，都鲜明地高举着。炮仗支在空中爆炸。我们先头队伍一过，他们就加进来了，于是力量立刻雄厚起

来，鼓舞了每一个人，都用出更大的声音喊口号，唱歌，有些立在街旁的无组织的民众也陆续参加进来了，也跟着喊了起来。于是声音汇合得更雄壮，大得无可比拟，虽然满街都是震天价响的炮仗声，然而人们的吼声比它更响亮，震撼了整个的天空和大地。

我站在街旁，仔细一看，只见烟雾与伟大的群体之外，没有旁的更新奇更伟美的东西。民众团体的吼声渐渐过去了，将士们的行列则在号音中踏着整齐的步伐沉默地前进。我看见一行行紧张的黑红的脸孔，一双双发亮的眼睛，如满天星斗，虽然沉默着，然而都兴奋着，踏着坚实的脚步。从青羊宫出发到现在，我仿佛觉得他们一直都是这样的。忽然，一个领队的，——不知道是排长还是连长，——一下子面向队伍，把手高高一举喊道：

"注意！喊口号！喊的时候举左手！"

行列里立刻抖擞精神，全都昂起头来。

"誓死抗日！"森林般的手举起来了。

"驱逐日寇出中国！"

那庞大的口号声呵！与前面民众团体的口号声起着力的应和。

街两旁的民众都顿时吃惊的拥挤起来，有些原来还站在店里看的这时都涌出阶沿。我旁边有一个工人模样的汉子，嘴角微笑着，眼角却闪着泪光。是的，这种庄严而怒吼的军队行列，在这成都市实在是新鲜的，没有看见过的。

不一会，C和几个人走来了，我才知道今天军队的喊口号是他们中的谁向团长建议，临时写的四个简单的句子。然而仅仅这简单的四句，仿佛把士兵们都立刻改变了。他们已不再沉默，在吼声中燃烧起他们勃发的怒火。好一会儿，队伍才过完，紧接

在他们后面的，又是大队穿短褂的队伍，一道门旗上大书着“工人抗敌宣传团”。也雄壮的高呼着口号；工人之后则是拖着一大群杂色的尾巴。

我已经从头看到尾，得赶到前头去了。但是进行得很慢，因为对面的车子拥塞不通的挤来。而特别难于通过的是，走几步就是一家商店用长竹竿把一长串炮仗伸到街心，浓密的烟雾直扑我的眼睛，飞溅的火星直向我身上乱跳。好容易这么一竹竿一竹竿的绕过去。因此我总是滞在军队的行列旁边。行列中又在喊口号了，我这回听得比较的真切，看得也更加分明，我肩旁的那位士兵，大约二十三岁光景，圆圆的脸，气鼓鼓的一张嘴，他喊口号，好象是用了好大的力气才吼出来的，汗水都把他那紧绷绷的军帽浸湿了。他肩旁的是一个麻脸汉子，一面吼，一面却在高兴的笑，笑得那么单纯，天真，以致满脸的麻子窝窝都在笑了。麻子的肩旁则是一个瘦脸尖嘴的汉子，他好象有点害羞似的，每喊一声，脸都涨得通红。就在这时候，对面走来了一列抬着戏院广告的铜喇叭队。他们本来是吹着《桃花江》调子的，忽然一下子改吹起《义勇军进行曲》来了，而且都把喇叭口向着队伍，也表示出他们的欢送。忽然——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是前头民众团体的雄壮歌声，原来他们已和着那喇叭队唱起来了。

人的海，声音的海，被压迫民族愤怒的海呵！

出了东门城洞，过了大桥，炮仗的声音渐渐稀疏起来。脸上感到一点一点的冷，我才知道已下雨了。路上有点滑，因此我还是不曾赶上最先头的队伍，只听见他们越来越高越来越大的歌声和口号声，我真是恨不得两下就冲上前去。

到了牛市口车站，我的两肩已完全打湿，雨点更密了，象竹

帘般。民众团体都停下来，一字儿列在道旁，鼓掌，唱欢送歌：

“……大家齐来欢送，大家齐来欢送，救中国，救中国！”

将士们的行列就在我们的面前连续不断走过去。队伍过了一半，团长出现了，他走出列子来和我们握手，脸上表现着说不出的兴奋，眼光坚定的把我们每个人望着，好容易才透过气说道：

“你们太辛苦了！送了这样远，请回去吧，下雨了。”

“这算甚么！你们此后还要更辛苦呢，要去为我们民族的生存杀敌，我们淋这点雨算甚么！”

我送了他一张名片。他微笑的接着。他看我是记者，就马上拿出一张名片来，我因此知道他姓名。他把两手搁在小腹前，带着抱歉的脸相说：

“我们这回实在感到很惭愧，因为队伍是在几天内新编成的，所以这两天在青羊洞驻扎，纪律方面很差。”接着他就叙述他这几天编制的经过。

“不过，”C说。“才编成的部队，以今天看来，这样整齐严肃就已经很难得了。”

旁边的人们于是一阵热烈的鼓掌。许多人都惊异着围了过来。忽然一个穿蓝布短衣的高大汉子挤到团长面前说道：

“团长，我愿意上前线去。”

众人都睁大眼睛把他望着，显得异常惊异和兴奋。

这个汉子是一个长脸，在一个端正的鼻子上摆着一双网满血丝的眼睛。雨水在他脸上流。

团长微皱眉头问他——我看，他也在觉得惊异：

“你为什么要来当兵？”

“我愿意上前线去。”汉子沉重的回答。

“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做养路工人的。”

“你作工人不是很好么？”

“我已经早开除了！”汉子耸起满额横纹，慢吞吞的说：“因为那次我带领了三十个工人去修路，在乡下的一些土豪劣绅因为一点事情同我过不去，在局长那里一告，我便失业了！我真不愿意在这后方住下去。”

“你当过兵么？”

“在前几年当过几个月。”他一直说话都是那么沉重，然而却非常清白。

“好，”团长闪着冷静的眼光。“团副今天下午考验你一下，就入伍吧。”

立刻旁边的许多人都高兴得跳起来了，在那工人的肩上乱拍：

“好呵！你也是我们的好弟兄！我们也一样的欢送你吧！”

于是就来一阵拍掌，那汉子在嘴角浮出笑来了。

有些人连连感叹道：“这实在是好现象！这实在是好现象！”

C的眼眶里涌起泪水了：

“是的，这实在使我发生很大的感动。我们平常做宣传，在出征将士家属门口放火炮，钉‘杀敌光荣’的铜牌子，就希望能够有自愿当兵的壮丁，今天果然亲眼看见了！”

“是的，这实在令人感动的。”团长说。“象你们今天这样辛苦的来欢送，实在谁都要感动。今天我们这些兵没有一个不高兴。好，雨要下大了，你们请回去吧。”

他这句话提醒了我们，我们才看见他的军服水湿了。

“好，”我说。“希望你在前线随时寄些胜利消息给我们吧！”

这时，队伍已经分成一连一连的在马路中心坐下来休息了，都把枪抱在肩上。从车站起一直伸出去，拉连了好长。男女宣传员们在每连的面前分配了一个，向他们指手顿脚激昂慷慨的讲演。我一处一处的走过去。有一处已经讲演完了，一个穿黑裙的女生在昂了头握起两拳到胸前唱《松花江上》。那凄婉的歌声，向着弟兄们的头上萦绕着，那些开始还带着嘻笑而顽皮的脸顿时都变得严肃起来，我看见排头的一个弟兄沉默着低下头了。她唱完了之后，弟兄们中忽然有一个也报以歌声：

"……当兵去……"

接着全连都跟着唱起来了，越唱声音越加宏亮。我们站在旁边的许多人都忍不住涌出了兴奋的泪水。

团长又叫人来催着走了。于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赶向前头去。跑到前头时，人们已夹道列成一条长长的人巷子，有的挥着帽子，有的摇着手，有的拍着掌，有的高呼着口号，有的唱着歌，望着渐渐走来的队伍。队伍一进了人巷口，人们都争着伸出手去握他们的手。但第一个号兵，右手捏着军号，眼睛望着前面，人们一抓住他的左手，使他吃了一惊，以至号音中断了一下，忍不住笑了。第二个是捧军旗的，两只手都抱住旗杆，人们只得握握他的旗杆。后面的士兵们右手都抗着枪，他们没法伸手，就把左手给握一下。他们全都笑了，快活的喊道：

"给你们捉几块鬼子回来！"

"要活的呵！"人们七嘴八舌的喊了。"要多抓几块回来呵！"

"好的呵！"又一个走上前来的大脸嘴的兵跳起来说："我给你们捉到公园来大家看！"

后来，因为好多次不容易握到手，大家无形间都一致的改变方法了，在接着走来的第二连，大家用的是拍肩膀。一个十八九

岁很年青的兵被一拍，他一下子害羞得埋着脸了，悄声说："要逮几块鬼子回来的！"

"几块不够呵！"

"十块！"那后面紧跟上来的一个大汉子说，还把左手举起来翻动给大家看。

忽然口号声起于第二连之后了：

"收复失地！"

"肃清汉奸！"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这实在使我们大家惊奇。刚才在街上时，一些人向团长提议的，在匆忙中仅仅写了四个简单的口号中，并没有这几句，然而现在他们居然出于内心的要求，自已加强地多喊出几个来了。他们一走进巷子里，我们两旁的全体都也特别整齐的喊起口号来，声音打成了一片，一直这么不断的喊，唱，鼓掌，拍肩膀，到了队伍的尾巴上的一个伙夫，十几只手掌都在他肩上拍：

"多捉几个鬼子回来呵！"

他弄得不好意思，只是把头左右扭转，随即连连点头道："好，好，好！"大家都立刻哄起一阵快活的笑。

队伍终于过完了，大家都向着一个方向凝视着，只见在那微雾的雨帘中动着他们那坚实而有力的行列。渐渐的远了，转弯了，我们这里欢送的歌声越唱越大，想尽量给他们送过去，然而他们的队伍终于只现了一个尾巴，在转弯处消失了。

我们这些送行的几百人忽然不约而同的站成一大圈，互相望望，彼此的衣服都已淋湿，然而仿佛都更加亲近似的，不管认得与不认得，于是兴奋的共同喊起了口号：

"打倒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雨，在我们面前都发抖了！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二日成都

——载 1938 年 10 月 1 日《文艺阵地》第 1 卷第 12 号

生 产 日 记

三月六日　　星期三　　晴

上午九点钟，开生产会。文协全体人员都集合在救亡室门外的太阳下。生产委员雷加报告："今天编定组后，马上就出发去生产。照今年的规定，十五岁以下的，和女同志，只参加轻劳动，其余的都参加重劳动。"

参加重劳动的，一共十八人。分为两组，我编在第一组。

三个女同志和两个小鬼，编为一个组，参加轻劳动。

雷加说："师田手身体不好，有病，也参加轻劳动。"靠着斜坡坐着的师田手立刻说："我不愿意参加轻劳动，还是参加重劳动。"小鬼新桂海也把身子儿扭了一扭说："我也不参加轻劳动！"就从人堆后一溜烟跑去拉着小鬼王明礼，羞答答地望着他，仿佛征求他的同意似的。丁玲拍着他的肩头说："就同我们一起参加轻劳动罢，抬抬水啦，帮帮忙啦。"

师田手决定参加第二组。雷加于是宣布，分组就这样确定，马上出动。但是工具太少，今天只是抬大粪，就决定由第二组先去。

三月七日　　星期四　　晴

早晨起来，一拉开门，就看见满山满野的白雪，太阳使它发

出水晶的闪光，银漾漾的刺的人的眼睛几乎睁不开。原来昨夜下过雪了。在这生产运动开始的时候，有了这样的雪，真是令人高兴的事。“不过，今天我们恐怕不能工作。”有一位同志这样说。

刚吃早饭，我们第一组的组长雷加大声喊道：“同志们！抬大粪去啦！”我赶快把最后的一口小米吞下，放下碗，就跑出窑洞，看见同志们都各各从高高低低的窑洞出来了。李又然才起床，也出了他的窑洞，走下坡来。伙伕同志老汉昨夜把手切坏了，又没有柴，恐怕不能弄午饭。总务科凌光说要管理员宋真海赶快去买柴。雷加说：“不行，大家要去抬粪。”凌光说：“他不买柴，今天就没有午饭吃呀！”雷加背向着他，固执地：“没有柴，你们昨天在干什么的！同志，现在是生产呵！”凌光楞了一楞，随即笑道：“好罢，就让宋真海先抬两担之后，就去买柴罢。”于是大家一同走下一段山坡，到了民众剧团救亡室门前的平地。这儿堆着一大堆正在化雪的马粪，在太阳光下蒸发出一股触鼻的臭气。九个人是到齐了。但是工具太少，只三个筐子，两根杠子，只能做一担，一挑。我们要种的地一眼就看得见的，就在山脚下，但是要把大粪运到地里，还得要走几个之字拐的高坡。另外还有一块菜地，则须走一里多路。雷加主张先运五筐到菜地，抓起铲子铲了两筐挑起走了。王匡说，要去看菜地，就跟在他的筐子后面。宋真海和凌光抬了一筐运到地里之后，凌光就叫宋真海买柴去。剩下我们六个人抢着抬。我抓着杠子和民众剧团的一位同志抬了起来。大家都笑了。我想，也许我还是第一次参加生产，这么一下子扛起粪担，在他们看来，以为甚么好笑吧。担子其实不很重，下坡路倒也好走，我们跳跳蹦蹦的就下去了，只是拐弯的时候麻烦一点，我是抬前面的，常常要挺到了路的尽头，才

能够拐弯，一不当心，就会跌下崖去。但是我也渐渐懂得了拐弯的技术，终于顺利的下坡来了。把粪倒在前一堆的旁边并排着，心里感到非常的舒服。上坡却就很累人，提起空筐子喘着气上到粪堆这里，已是满头大汗，别人就把筐子抓去了。当轮到我第二次的时候，到了坡下，忽然听见他们在顶上放出歌声："我们在太行山上……！"真想和着他们唱起来。

抬粪最便宜的是刘白羽，他的个子高，长脚长手的，抬着那担子，仿佛一点不在乎，下坡他总是抬前面，那担子就平得多了。最有趣的是李又然，孩子似的抢着抓铲子，抓杠子，头发蓬乱地，一头就把筐子抬起来，魏伯拦着他说："你没有吃早饭，少抬点，让我来抬罢。"

"不行！"他说，一手推开了他，就抬着跑了。

后来大家觉得这种抢法不对，于是分成三班（两个人一班），轮流抬。工具太少，这种抬法，时间究竟不经济，刘白羽主张拿一本书来，轮到谁休息的时候谁看。但是谁也没有动，因为要跑回去拿书，还得上个高坡。于是大家每逢自己休息的时候，就唱歌。望着山下正在化雪的广大平地，望着带子似的闪光的延河，望着环绕这广大平地的连绵不绝的土山，望着许多山头一队队卷入春耕浪潮的人影，望着那些山腰里无数万努力抗战事业的同志们居住的无数排窑洞，望着蔚蓝的天，望着红色的太阳，我们唱着歌，胸怀感到无边的广阔和浩荡。眼前的一切，都这么令人感到亲切。不知不觉地，地里已一排一排的摆了几十堆黑色的东西了。这是我们第一天工作的成绩。我想用充满宇宙的声音歌唱起来。

十二点钟收工了。还留下四筐子光景的粪，好，决定下次再抬吧？

午饭时，听见雷加报告，在生产期间，每天每人发一个鸡蛋。大家都非常高兴。丁玲主张她们的轻劳动，养它个二百只鸡，找人来开点养鸡的小窑洞。

三月九日　　星期六　　晴

上午八点钟，我们两组人同时出发了。肩上扛着锄头，大家说说笑笑的向着菜地前进。菜地在延河旁的小路边，河对面是那数不清的窑洞，房舍，以及人影都浴在阳光里，但是我们这边的菜地却在山阴下，土冻结着，硬得象石头。有两位同志向地上啄两锄，喊了起来："不行不行！太冻！"雷加说："管他！我们工作起来吧！"吴伯箫和小鬼欧明才拿起铁铲把前天运来的几堆粪撒开，一堆菜地都撒匀了，拿锄头的同志们便嗨呀嗨地挖起来，锄头是太少了，仅仅五把。其余的十个人只好站在旁边发急。

在边缘上的土，一堆一堆的被翻转来，但是到了中间一点，锄头却发出锵锵的声音，遭到冻土的强硬抵抗。站在旁边发急的我们，便纷纷跑去抢他们的锄头，欧明才抢着一把，干得很起劲，他一连向地上砍下好几锄，"欧明才要当劳动英雄！"王匡说。欧明才笑得咧起嘴巴，更加使劲的挥动锄头。刘白羽宽宽的张开两支穿着马裤的长腿，弯着腰，一锄挖下去，土块就在他锄尖上飞。李又然挖得满头是汗，长头发吊下来在他额上粘着，他甚至采取军人跪射的姿式挖地，土飞起来就打着他的脸，众人都笑了。庄栋的姿式最好，站着骑马式，一锄一锄都很规律，拿锄头我是第一次，我开头怀着恐怕挖不动会要被人耻笑的心情，用力把锄头举得高高挖下去，我的手被震了一下，但地上却也成了一个窟窿。我的心里很愉快。开头的怀疑打破了，倒觉得我也应该胜过别人，于是接连不断的向地上挖，有时挖开一堆土，有时

我的锄头却被弹了起来。

我的锄头又被一个同志抢去了。大家都说，工具太少了，这样不行的，太担搁时间，请生产委员无论如何要赶快设法再买些锄头来。雷加说："我们不要抢，分班来，十五个人分为三班，一班一班的来，每次五分钟。"大家都赞成，于是就照这样的次序工作起来，五分钟一到，第二班的同志就抢上前去夺下锄头来。

我们工作着，几把锄头同时在头上挥动，手心被粗硬的锄把磨得发烫，发痛，头上流着汗，泥土向两脚飞，但是土终于被我们征服，很快就把一角地面都翻成黄黑色。要是全中国的人，都象我们这样，哪，全中国将是一个崭新的，将会很快的克服了困难，日本鬼子就会更快的赶出中国去，我这样兴奋的想着。我的心境是如此快活，我，一个拿笔杆子的我，今天也能够拿起锄头，和农民一样；我，一个瘦筋筋的我，居然还想当劳动英雄，即使和劳动英雄离得远得很，但是我这样想了。我愿这一支在抗战中的锄头，更深刻的改变我。

但是究竟地太硬，锄头坏了几把，欧明才和宋真海便作了临时的修理工人。生产委员之一吴伯箫提议，由他去另借两把锄头，便踩水过河去了。修好了的锄头在地上挖了几下又坏了，土实在太硬。大家便主张等太阳来晒过后，让土松一点再来挖。现在就先去开我们文协山下的那块粮地。大家都表示同意。

粮地浴在阳光下，土松松的，一眼就可以看出它很容易开。吴伯箫和凌光撒粪。五个人一班站成散兵线挖起来，一会儿就开了一大片。我们是一字儿站着的，锄头不停的向前挖，这里显出了谁的本领好，谁的力气大，谁就超过了别人，突出在前面，这自然要数雷加。他的块头大，浑身是劲，但是他的锄头很快就坏了，只得站出去修理。欧明才也决不示弱，大家越和他开玩笑，

他越挖得起劲，可是他的锄头也坏了。雷加和他，几次换班上来挖，总是不到一分钟，就得修理锄头。大家对他们嘲笑道："喝，你们总是修锄头，好躲懒！""呃，锄头总是喜欢要我们休息。"雷加说。欧明才只是咧着嘴笑。

五分钟一换，锄头都不曾休息过两秒钟，大家总是搬时间，生怕自己挖不够，工作顺利的进行。两个小鬼从山上抬来了一桶开水，大家很快就把它喝完了，我接连喝了两大盅，全身感到非常的舒畅。雷加叫两个小鬼赶快回去预备洗脸水，两个小鬼不肯去，都拿起钉耙在旁边挖了起来。雷加说："你们不行！"两个小鬼偏就更起劲的在那儿挖。

因为有两把锄头常常坏，不能够跟着其他的锄头前进，落后得很远了，大家便发动帮助这块落后了的土的忙，集中火力对付它，几把锄头同时在一块土上动作，一下子就又齐平了。于是大家又站成一条散兵线前进。高阳一直是把军帽的耳朵垂下的，身上还穿着羊皮大衣。大家笑他不怕热，他却老是一声不响挖他的。刘白羽则把鞋袜脱了，赤脚踏在泥土上喊道："好舒服呵！"吴伯箫教我使锄头的方法，我照着挖两下，不习惯，仍然干我的。王禹夫的办法很特别，他不是和别人一样把自己面前挖好一片再挖一片，却老是直线的前进，大家反对他，他又掉转身直线的挖回来。在这样工作中，大家嘴里都不曾停止过。唱歌的唱歌，讲笑话的讲笑话，东西南北的口音都在这里交响着。这里有江苏人、浙江人、山东人、山西人、河南人、东北人、陕西人、广东人、四川人，我呢，西康人。刘白羽说："我们这些农民是特别的，文化的农民！"雷加就接了过去："我们这些农民是全世界没有的，集合了各地不同的人！"

总算开了三分之一垧地的光景，十一点钟到了，大家就收

工，上山的时候，每人扛了几块柴送到厨房门口。我回到窑洞的时候，才觉得满身都汗湿了。

刚休息一下，老杜来了，我们就谈通俗读物社的筹备工作。下午四点钟我同他一道下去察看借用的民众剧团的窑洞，到了民众剧团的救亡室外边，我特别站着看了看山下那块我们今天开拓了的地，那翻开了的黄色的土，在夕阳下发出光辉，是那么的可爱，亲切。五点钟往大礼堂去听大报告，经过那块地的时候，我又特别看了它一眼。

三月十日　星期日　大风

今天休息。我便利用这一天来进行通俗读物社的事情。我和刘御等去看旁边的一个山沟里的土可否能打窑洞。我又看见了我们昨天开拓了的地。有两个农民在前面一点的地上各赶着黄牛在犁地，那从犁头不断翻转来的土非常新鲜，齐整，但是我们昨天挖好的地土却有许多脚印。

“我们的地里脚印太多了。会把挖松了的土踩实的吧？”我说。刘御笑道：“不会挖地的人就常会有许多脚印子的。”我也笑了。

回来时，经过收发室，看见雷加在向宋真海说：

“同志，今天一定要把锄头搞好呵！不然明天又出毛病！”

三月十二日　星期二　阴

昨天是学习日，上午各自看书，下午讨论，晚上开生活检讨会。整天忙着，今天继续生产。

上次去生产时，我看见高阳带了一本书去，我想，这倒不错，可以利用中间休息的时间。当雷加喊：“同志们，生产了！”我便

也拿了一本书走。他们先下山去，我在通俗读物社谈了几句话下山的时候，——其间不过相差几分钟，——见同志们已挖了好大一块了。今天的生产力比那天强了许多，自然也是多了几把新锄头的缘故。今天一共是九把锄头，分为两班工作。我立刻加进战线。那真是一条线，同志们不断的迅速向前挖，看看左边的突出了，右边的同志们就加紧的挖，赶上前去，仍然保持一条线的平衡。我在当中，只看见锄头们在我的身边蹦跳，时而飞起玩皮的土块，锄头与地面发出钝重的声响。这声响催促着我，使我不敢看他们，因为我已尽了我的最大的努力，总是时时有落后的危险。五分钟满了换班休息的时候，我的气喘得很厉害，翻开书本已看不进去。气刚刚喘平，五分钟又过去了，马上又踏上散兵线。我这回一开头，就一连挖了好几锄，不让身体有半秒钟的停顿，不久我又喘气了，只得伸一伸腰，但是同志们就在这时候又突过我的前面了。我于是又不服气的弯下腰加工追赶。休息的时候，我又为喘气所拖累。我才知道在这样的时间是没有看书的可能的。杨超问我的身体如何。我告诉他，还好，不过从前是肺病过的。他笑道："才开始参加生产不要太用力了呵！"我很感谢他提醒我。高阳今天从皮大衣一直脱到衬衣，亮出丰满的赤膊，很沉着的挥着锄头。雷加哈哈的笑了，喊道：

"同志，他的筋肉在颤动！"

"哈哈，他的锄头在跳舞！"庄启东也玩笑地接上一句。大家都跟着大笑起来了。

高阳的那强壮的身体，的确是令人羡慕的。杨超看得很高兴，也加进战线来帮忙挖了一阵。两个钟头不到，已比那天挖得多得多。因为十点钟。文抗分会开会，大家都要去参加，九点半就收工。吴伯箫说："下午再来生产。"

但是还不到下午，大风狂吹起来，空间全被黄沙占领，可以使人的眼睛睁不开。下午就停工。今天生产的时间虽然短，可是我的手心已磨起了一个泡。

三月十三日 星期三 晴

今天手上的泡消了些。八点钟又和同志们一起去生产。只李又然不在，"雷加，为什么李又然不来，你应该把他喊来。这样不行的。"谁这样说。雷加说："向他提出批评好了！"欧阳才说："当然当然，应该提出批评。"一会儿，李又然下山来了，立刻加入战线，大家都就不再声响，埋头挖地。

今天的生产力更增进了，都挖得很快。我比前两次也有了些经验，锄头挥得很高，挖下去就挖得很深，把锄头往后一拖的时候，就是一大块土翻开了。但是我今天的身体却比前两次疲倦得多，因此有点落后，在我旁边的王匡帮助了我，把我前边的土多挖了几锄，他的面积放大，我的面积缩小。因此我也就赶上保持了平衡，不过有一次换班的时候，记不清我是在谁和谁之间，他两个距了我很远，以致我所挖的面积特别大，因此我就又落了后。另有两位同志也是这样的情形，两个都只顾往前挖，但他们之间一块土却都不挖，越往前，那块遗下的土就越伸长，王匡笑道："你们这简直是农民，谁也不帮助谁，只顾自己！"他随即讲一个故事：某处乡下的河上要搭桥，河两岸的农民相约于某天动工，到了那天，河这边来了五个人，河那边只来了四个人，河这边的就不干，各自回去了，另外约定时间，第二次到的时候，河那边的来了五个人，河这边的却又只来了四个人，于是河那边的又不干了。那桥一直拖了一年光景才修成。他这么谈着的时候，那两个同志不声不响的就把那留在当中的土赶快挖完了。

这一大片地，大约有一垧光景，挖完了。凌光主张烧掉连着的一小块荒地来挖。但是那刺草太不密，烧了一阵烧不开，大家就把它放弃，挖另一块去。

那是一块去年种过玉米的地，今年还留着凿凿的茎节在地上，吴伯箫主张把它们先拔掉然后再挖。好些人都不主张拔，认为虽然工作起来难一点，很吃力，但是埋在土里腐烂，却可以做肥料。全体都表示同意，就开始工作，玉米的根须盘结在土里，挖起来的确很吃力，往往一块土须要两三锄才把它挖起来，弄得我满身是汗，因此我又常常落后，而手心里的泡又大起来了。但是我始终被鼓舞在众人的热情里，我不敢，而且也不愿偷懒，一直维持到十一点钟收工的时候。

为了收工的时间问题，大家也起了争论，有的主张按时收工，有的主张不必受时间限制，把快要挖完的三分之一的地挖完才收。主张按时收工的说：我们下午还有别的工作，还要写文章，一下子拖得太疲倦了会有妨碍的。大家都赞成这意见。

快收工的时候，庄启东把地里的几块大石头搬到旁边的一片地上，管理员宋真海说："不能把石头弄在老百姓的地里呵！"庄启东抬了抬眼镜笑道："我把它在这里摆一摆，马上就搬回来的。"收工的时候，他就把石头搬回原位。

三月十四日　星期四　晴

今天上午我们一共挖了三块不算大的地。对河的一块菜地，在微温的空气里，土里的冰冻已经稀薄，比较容易挖了，一锄头下去就锵的一声，锄头往后一拖，就是连冰带土翻了一大块。但是块头太大，须得用锄尖敲碎，因此挖起一块土，总得再补它一下，多费时间，但是地区究竟小，进行得很快。挖了这两块菜地，

到昨天挖剩下的三分之一的那块去挖的时候，那在暖和的阳光下晒得松酥的土，用起锄头来就象掘沙糖一般，一点也不觉得吃力。我今天已感到了劳动的习惯，能够沉着地挖，并且加快地挖。也能够赶在别人的稍前一点。当我突出去一些，发现旁边的同志还留下一角的时候，我也帮助他挖几锄头了。

有味的是今天有好几位都不约而同的带了书去。显然大家已逐渐进入了老练和沉着。每到五分钟换班的时候，都各自坐在斜坡的草地上默看。面前的那一班同志们挖地的声音，都仿佛离开耳朵渐渐远去，以至于无。直到听见喊："换班了呵！"这才被它从书本里拖出来，马上就跳过去拿起锄。挖着挖着，不知怎么又听见喊："五分钟到了！"

"哈，今天的时间好快呀！"好几个人都这样说。

真的，今天的时间特别快，每回总是汗刚出来就换班，不知不觉地就把最后的一块地挖完了。因此今天回来的时候，并不感到象昨天那样的疲倦。食量却增加了许多。

吃表的故事

古时候，有一个地方，人们都常常有宴会，或者为了国家大事要开会。但没有钟表怎么办？

“我们拿鸡来定时间吧！”他们说。“鸡叫二遍大家都就到会。”

但那里常常害鸡瘟，以致有好鸡的人很早跑到会场等，等得不耐烦了，就发一通脾气，说是误了他许多事，一气就走了，因此总没有好好开成过一次会。至于宴会，因为有饭吃，又有大麴酒喝，等开席倒很耐烦；不过，大家都暗暗造成一个不成文的宪法了：就是索性都在鸡叫五遍或十遍后才到。传了若干代，大家都就觉得这是“古已有之”，“天经地义”的。曾经有过一个老人和一个青年每回都老老实实照通知单上定的鸡叫二遍准时到场，后来人们知道了，便用嘲笑给那老人一个绰号道：“怪物”；给那青年，则曰：“洋盘”，有一回就索性给他一个“人民阵线份子”，把他赶出境了。不久，那地方忽然发生重大事件了，一种死的威胁向周围袭来。大家在脸色变白之下，觉得如果不重新振作，必同归灭亡。有一个青年下了最大的决心，冒了死的危险高举起一支手提议说：

“祖先的成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重要的是为了生存！凡不能保障我们生存的都得改变！”

众人都大吃一惊，把他望着，仿佛觉得也有点“逆”。

“祖先的成法，都改得的么？”一个花白胡子的人摸着胡子说。

“即使是杨梅疮，但总是我们祖先传给我们的东西！”另一个

青年吼得鼓起两眼来了。

他旁边的一个有八字胡的人听见他们在反对，心里非常高兴，于是把嘴俯在他面前站的一个人的耳边，用了全场都可听见的声音悄悄说：

“唔，这主张改变成法的家伙，一定是捣乱分子！有作用！”

立刻许多人都大哗了，有的伸手叫喊，有的甚至举起帽子来，现出他涨红的脑顶，大有马上将那青年驱逐之势。这时，一个老人（就是被称为“怪物”的）站了出来，高伸两手不断向人们招呼，人声这才退潮般静了下去。他的两眼炯炯有光，缓缓地但有力的说道：

“在这样危急存亡之秋，彼此引起磨擦，是大可不必的；只有设法保障共同的生存才是必要。”

众人听到这里，觉得老人的话也对。那说悄悄话的八字胡马上又：“唔，有作用！”

众人都皱着眉头看他一眼，但立刻就掉开了。开始慢慢的议论起来，结果互相决定：祖先的成法未尝不可改，但也不可太改。以后赴会，虽不一定要在鸡叫二遍之前，但鸡叫二遍却不好不到。万一因特种缘故赶不上时间，先来的人不能走，得等。从此，便成立了新的法规。因为八字胡是法规专家便被推为总务。

这法规一成立，果然，有一次都等齐了。鸡叫得最早的一个是天刚亮就来的，有的则是太阳当顶才来的，一直等到天黑，才仅仅总务一个人没有到。大家都连连打呵欠，但高兴的说：“哈，这回的成绩顶好！”

但那负了重要责任的总务没有来，怎么办？

忽然人群中跳出一个好汉自告奋勇道：

“我催他去！”

他跳到总务的门口，却从门缝看见总务正在里边看着当差的正在拿刀杀鸡，一面在和老婆说话。老婆说：

“快去吧！怕别人等得太久了！”

“怕什么！”总务说。“去早了还不是等别人吗？他们就是多等一下也不要紧，我总是他们的总务呀！我们舒舒服服把鸡煮来吃了再去不迟。”

但门外在喊他了。他立刻感到非常的不高兴，把袖头一甩，说：

“唔，就来就来！你去给他们说！”他车转背来，就轻声的加添一句：“唉，真要命！”

后来，他终于叫当差的带着鸡跟随他到会场来了，远远就听见众人大哗的声音，而且看见刚才来喊自己的那人在人群中脸红筋胀的指手划脚说着什么？他想：“甚么！一定是坏话！”于是一冲就冲进会场。

“你怎么不守时间啊！”迎面的几个青年问他。

他把鸡伸给众人，分辩道：

“你们看！我的表停了呀！是黄鼠狼给我咬死的！”

“你扯谎！”那汉子却指着他说：“我亲眼看见你守着杀的！”

总务立刻脸通红，随即恼羞成怒的喝道：

“唔，我哪回不是最守时间的！你，骨头还嫩得很！就来指摘我！

开会时，他懒洋洋的坐在主席台上的一张靠背椅上，和老婆对酌起来了，一面骂道：

“妈的，现在的捣乱份子真是多得很！我偏把表吃了，以后就偏不守时间！”

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改作

没有时间的城市

古时候，有一个城市，每逢有什么集会，人们总是照例七零八落到不齐的。于是遭到别的城市来观光的人的讽刺，说这是亡国现象。有一个市民觉得有伤自己的"上国"尊严，感到非常的不满，在桌上一拍，大发牢骚道："这难道要怪我们吗？我敢代表我们本市全体市民说，为了国家民族，并不后于任何城市！岂但'不后'，而且当你们的高曾祖的高曾祖的高曾祖才在学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非常之非常之热心爱国的集会了！说起来，我们爱国的时候，你们还在拿锭子（即拳头）捩鼻子呢！哼，说我们集会不守时间！但我们没有钟表，没有鸡，没有日晷，甚至没有太阳！你叫我们怎么办呢？怎么来定我们共同的时间呢？难道先生们的眼睛不看事实的吗？"

"你怎么说谎的！"太阳从深厚的云缝里伸出红脸来说，"难道你不看见，我在这里的吗？"

市民大吃一惊，望着他，感到脸上有些热辣辣，而且觉得奇怪："怎么？我们这里难道真有太阳吗？"但他正在这么想的时候，太阳又不见了，这下子他又觉得胜利还是落在自己这面的。"甚么太阳！"他吆喝，"不过是那些理想主义者的说谎罢了！我敢向全世界宣言，太阳甚么的，是绝对没有的！"他大叫了一通之后，觉得很满意，就扬长而去了。

去了之后，报纸上发表一个消息道：明日为本城的城庆纪念

日，典礼隆重，闻全城所有机关团体都准备热烈参加，在城外举行云。

第二天，果然都热烈地参加了。但这地方的确从来没有看见过太阳，而且也没有别的定时间的东西是事实。从前曾经有过一个人想用科学方法来使太阳出现，或者研究出一种钟表之类，但全城人都攻击他，说他妖言惑众，不但破坏了风水，而且亵渎了《四书》《五经》和《经史百家杂钞》，就七手八脚的把他绞死了。他们说："我们偏愿意过葛天氏无怀氏的生活！"因此，今天的参加纪念，都是采取自由式的。某校把旗子拿在门口等学生，但不知等了几杆叶子烟的工夫，才到了几个人，大家都非常疲倦，把背驼下去，说是恐怕时间太久，不行的！有的说："再等一下！"有的说："偏不等！"吵了一阵的结果，终于拿着旗子走了。某会也把旗子拿在公园门口等，但不知等了几口鸦片烟的工夫，也才来了几个人，大家都有点腿酸，有一个用手摸着胡子，慢条斯理的说道："我们走了好吗？再等，恐怕非去喊捶背的来不可了！"大家斯斯文文的点一点头，就也拿着旗子走了。当他们出了城门时，就遇见某校已拿着旗子回进城来了，他们就问道：

"会已开杀角（即完了）了么，请问？"

"哪里！"那边气汹汹的答。"妈的，把背都给我们等驼了，才来几个团体！对不住，我们要回去了！"

这边大家望一望：怎么办？有人主张：

"还是走到吧。反正是尽心焉而已！端起了刀头（即肉）总不好不进一进庙门呀。"

大家觉得他这话很对，就又拿着旗子到会场去了。进了会场，却见只有三四杆旗子在那儿插着，旗布垂下来，显得不耐烦的样子，连风都把它们吹不动。忽然有一杆却被拿起走了。进

了城门的时候，就碰见某局的旗子正一摇一摆的走来，擦过他们身边，走出城去。他们又不知走了多少条街，有些旗子也从对面走来，一望而知也是才去城外赴会的。

第二天的报纸上就登载着这样的话："昨日本城举行盛大的城庆纪念会，真是万旗空巷，进城出城，络绎于途，从早到晚，但见旗影蔽空，实为本城有史以来之空前盛况云。"

那市民拿着报纸看到这里的时候，嘴角上不禁浮起一个满足的微笑，在沙发上一躺，道："哼，那些东西还讽刺我们不守时间呢！难道所谓来观光的先生们的眼睛是瞎的吗？退一万步说，就是亡了国，有你屁相干！何况胜利终必属我！我们就这么坐着等吧！"

一九三八年四月三日

肚皮里的国家

书鱼这孩子，先生都喜欢他。看见他拿起钞票来缴学费的时候，先生就高兴得从椅子上蹦起来，一手接下钱，一手拍着他的后脑勺：

“呵，你真是好孩子！又用功，缴费也利爽！嘻嘻！”

书鱼也的确非常用功，他那一张苍白的脸，那驼起的背，那黑了的鼻尖，就是个很好的证明。

“两耳不听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就是他刻在自己书桌上的座右铭。

他每回在榜上总是第一，别的同学无论如何抢也抢不去的。有一天，忽然好几个同学站在他书桌前，向他说：

“书鱼！国家要亡了！我们赶快去救吧！”

书鱼傻子似的望着他们心里却在起疙瘩。他想：“哟，你们又想方设法来勾引我出去，使我用不成功，你们好抢第一吗？”他使用要笑不笑的样子对着他们，好象是在说：

“朋友！别在我面前捣鬼吧！我明白你们！”

同学看他不说话，就拉他，把手杆都给他拉弯了，他还是不动。那同学就脸红筋胀了，骂他：

“你连国都不晓得爱吗？”

书鱼觉得受了侮辱了，也涨红了脸。

“你简直侮辱我！”他说。“先生不是说过吗，‘读书不忘爱

国，爱国也不忘读书！’难道我——”

他还没有分辩完，那同学又抢过去了：

“好吧，那就去实行呀！”

“呀，老哥！你这说法，简直是先生说的‘过激派！’先生不是又给我们说过么，‘一面爱国，一面读书’。你们去爱国，我就在这里读书，不是两面都顾到了么？”

门口一个影子一闪，先生进来了，大吼一声，众同学都赶快纷纷回到原位，这才解了书鱼的窘急。

这先生是一个圆脸，吃得很好，所以长得很胖。他站上讲台，便在桌上一拍，痛斥了众人一番。

“读书就是救国！”他大声的说道。“你们懂么，读书就是救国！”他停了一会，从从容容打一个饱嗝，然后说。“为什么读书就是救国？因为几千年来我们的圣贤之书，就是我们国家之魂呀，懂么？譬如《经史百家杂钞》啦，《三字经》啦，《女儿经》啦，都是。懂么？只要这些国家之魂装进你们的肚子里头，你们就是国家了，懂么：无论敌人怎样轰炸我们的文化机关，但那是死书；我们才是活书，活书在，国家也就在了，懂么？懂么？”最后他还把鼻子向着众生一扫：“唔？”

“唔。”书鱼非常高兴的回答。他觉得先生的这一番话，对他太有意义了，不但解了他的窘，而且还增加他的信心。

“多好呀！读书就是救国！”他几乎喊了出来。

先生接着就给他们讲一个更加有意思的故事：

“你们懂么，古书的功用是很大的，不但可以救国，而且可以避邪。你们不信，我就摆一个龙门阵给你们听。

“先前的先前，我的老师的老师，他在乡下一个古庙里头教书的时候，那庙子常常闹鬼。有一天晚上，忽然阴风惨惨，月暗

无光，我的老师的老师，正在楼上改文章，他抬头一看，忽见一个东西站在面前了，是一个没眼睛，没鼻子，没嘴巴的怪物，简直象一个很大很大的鸡蛋，他当时吓得满身冷汗直流，但回头一想，邪总不能敌正的，于是抓起一本书来打去，那鬼果然躲了一下，他又抓一本打去，那鬼又躲一下，他见这法子生了效，就这么一本又一本的打，打到后来，看看书快打完了，鬼还不肯去，天也没有亮。他于是就惜倒打，把书一张一张的扯来打去，但一张一张的也快扯完了，天还没有亮。他于是只好一个字一个字的扯来打去，但是已经扯来只剩几个字了。……”

一个学生担心的问道：

“先生！他为什么不把先前打出去的一本一本的书捡回来呢？”

“不准你说话！呵，看看已经打来只剩几个字了，幸好鸡叫了，那鬼就不见了。”他说到这里，就把手一挥，下了结论道：“你们看，古书就有这样大的力量，不过，要能发挥这样力量的，也要饱学之士才行罗。所以你们只有：读书！譬如他，——书鱼！你站起来吧，给他们看看。譬如他，你们看他那黑了的鼻尖，他那驼起的背，就是说明他的学问已经相当深沉了。你们都应该学他……”

书鱼立刻受宠若惊了，站在众人的眼前，脸都兴奋得发红。他想：“唔，我的学问已经深沉了！我还可以把鼻尖在书上磨得更黑一点呢！那么我的国家也就救了！”

他怀抱了这样大的自信一个人坐在讲堂上的时候，忽听得风声响亮，屋瓦裂开，随就看见长呼呼的东西跳了下来，象一个装薄荷锭的圆锥形的盒子，有一人高，黑亮亮地，一摇一摆的站在他面前。他开头吓了一跳，但随即想起那回先生讲的故事，便

也抓起一本书打将出去，那东西忽然震怒了，磕朗朗地就要爆炸，但见打来的全是书本，它便忍不住笑了。笑了之后，就冷冷的站着，看他做些什么。但书鱼已弄得满头大汗，打去一本，又打去一本，又打去一本。一直打到最后一个字，那东西还不曾摇动分毫。他全身都软了。

“你认得我么?”那东西忽然把身子一仰向他说话了。

“我……我……不认得……”

“我就是炸弹呀!”

书鱼莫明其妙的把它望着，好一会儿，才说道：

“炸弹？我不知道，我们读的《经史百家杂钞》上没有你这个名字。”

炸弹冷笑了，以致它那锥形的脚尖都滑动了一下：

“自然没有我的名字。可是你们的先生是晓得我的名字的。”

“不，我们先生没有给我说过，他常常只是在桌上一拍，说：读书!”

“我们还是同乡呢!”

“同乡……”

“自然是同乡。我是住在山里的。可是被敌人把我改造成现在这样儿了!”

“怎么我不晓得?”书鱼听见他说是同乡，感到非常的兴味，而且看它样子也并没有什么可怕，也就大胆的和它谈起来了。

“你怎么会知道。敌人把我拿去的时候，你正在埋头读书呢!”他随即叹了一声。“但他们已经把我变成爆炸性的了，今天他们就是带我来炸你们的。可是我有些不忍心，不过，唔，……”炸弹的脸色忽然惨变了，“唔，不行，要炸了，不，我再忍一忍，唔，不行，不行，要炸了，快些，唔，忍不住了，快，还来得及，快!……”

书鱼看那神气果然不对，顿时慌乱了，站起来就跑，口里大喊了一声：

“先生呀！”

“别嚷！”炸弹喝住他，“我为了你竭力忍住，可是我听见你……喊声可忍不住了！快！快跑呀！你的先生早跑了！他刚看见我从屋顶上跳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抓起银行存折，学费食费偷偷的先跑了！快呀！我已经忍不住了！”

书鱼跑出街上时，背后就轰隆的大响一声，地震一般，学校和附近的房子都化为灰烬。他跌下地去，又爬起来，不敢回头看，只是跑，不知跑了多少地方，眼前的景物渐渐变了，看见的全是些奇装异服的人们，都从来没有看见过的，《经史百家杂钞》上也没有讲过的。有一个人问他：

“你的家呢？你学校呢？你的……”他这才伤心起来了，垂了头，独自坐在大路边。

“我在这儿呢！”忽然一个声音向他说了。他吃惊的抬头四面看看，又并没有谁，他很奇怪，仔细听了一听，才听出那声音的来源了，就在他的肚子里。

“你是谁呀？”他问道。

“你怎么把我忘记了呢？我就是国家呀！”

他立刻非常高兴起来了，“唔，原来先生说的话不错的呢！”

人家一问他：

“书鱼呀！你的国家呢？”

他就毫不迟疑的指着肚皮道：

“在这儿！”

他把国救了。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长期磕头的故事

一个国度里，忽然发生了空前无比的火灾。

“你要什么呀？”老爷问；老爷问的时候，是用右手摸着嘴上八字胡的，一摸一摸就摸到胡子尾巴，老爷于是就用两个指头搓着胡子尾巴，楞起两眼把对方看着。

“我要去救火，老爷！”对方说。

“这很好，很值得同情。”老爷说。

“那么，老爷，我就开始去筹备救火的事吧。要是再迟一刻，一切都要被吞噬了！”

“这很好，很值得同情。”老爷说。

对方很高兴，就想站起来，一面说：“你已允许我啦？我就……”

“唔唔，不忙不忙！”老爷抢着说，眼睛睁得大大的。“你说什么？”

“是，老爷！我，我说我要去救火，我们还有许多人……”

“这很好。”老爷点点头。“不过你得把法定手续办清楚呀！你懂吗？”

“我懂了，老爷！”对方又赶快跪下了。“我就是来请老爷的示……”

“这很好。你懂得法定手续吗？”

“……”对方迟疑了，惶惑地把老爷看着。

"你不懂么?"好象老师嘲笑学生似的,老爷微笑的说。"你看你要救火,连法定手续都不懂,那怎么成?好好好,我告诉你吧,——我实在很同情你,说到救火,总是人同此心呀!我对于救火的事也感到非常大的苦闷呢!所以我非常同情你,你知道吗?"

"多谢你呵!老爷!"

"我不但同情你,凡是愿意救火的,我都同情……"

"多谢你呵!老爷!"

"可是他们那些坏坯子,全不照法定手续干,他们是不合法的。所以因此我很同情你……"

"多谢你呵!老爷!"

"好,那么我告诉你吧,照法规上第一十二万三千四百五十六条的规定,凡完备手续者,得许其救火。"

"那么,老爷,怎样才完备手续呢?"

"磕头。你就磕头吧。"

"是,老爷。"

老爷把胡子尾巴一搓一搓的就站起来了。对方大吃一惊,赶快把头仰得很高很高的说:

"老爷呀,老爷呀!请等一等,我还有一句,就只一句,决不再多烦你老爷。"

老爷皱起了眉头,但嘴上却微笑着:

"唉,我今天为你这事情,已经担搁我不少时间了,我的公事还多得很呢!好,你说吧!"

"我就是请问老爷一声:我磕头,还是就在这里呢?还是在什么地方?"

"自然就这里,你磕吧!"老爷一说完就不见了,完全笼罩在一重烟雾里。

这位先生于是开始了磕头。他两手按着地，把头磕下去，才想起来了：

“呵呀！这法定的磕头，该磕多少呢？糟，糟，我咋个不问清楚呢？唉，罢了，罢了，我就多磕些吧，纵横是礼多人不怪。”

一二三，他开始磕起来了。

第二次——这不知道隔了多少时间——他磕着磕着，又才遇见老爷了。

“老爷，我磕过了！”他赶快说，满额头还是大颗大颗的汗水珠。

“你要什么呀？”老爷皱起眉头，睁大眼睛问了。

“我，我要去救火，老爷！”

对方大吃一惊，想道：“呵呀！真是贵人多忘事！”随即恭敬的说道：“老爷，你怎么不认得我了？我那天还请求了你老爷的！你老爷叫我磕头，我就已经磕头了。”

老爷把手在额上一拍，才恍然大悟：

“呵呀！你看我这脑筋！唉，这是我的公事太多，简直把我搅昏了！你已经磕过了么？”

“磕过了，老爷！”

“这很好，”老爷说。“你是怎样磕法的？”

对方顿时非常高兴：

“老爷，你看，我是这样磕的。”他说着，就把两手爬下地，把头磕下去，磕下去又抬起来的时候，就眼鼓鼓的把老爷望着，好象说：“老爷，请尽量审查吧！”

老爷于是把右手摸着八字胡，把头左偏着。看了他好一会儿，又右偏着，又看了好一会儿，于是走向他的脚边去。跪着的这位，一动也不动，好让老爷仔细审查。最后，老爷又走到他面

前了，看着他，指头老搓着胡子尾巴，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

“老爷，这合法么？”他忍耐不住，终于捏着胆子问了。

“可是可以，”老爷点了点头说。“只是——”

只是什么呀！跪着的这位吓了一跳，望着老爷，呆了。

“只是你那脚跪得太叉开了！”老爷伸手指着说。“你看！你应该两脚并拢跪才是呢！——呃呃，对。——嗯嗯，还要把两脚尖也并拢。呒呜！你这两手也爬得太宽了呀！——喏喏，对。——嗯，不是不是。不是那样，应该再爬得近一点，两手的距离须得恰好一英呎，一英呎！记得不，一英呎！不能多一分，也不能少一分。把头磕下去的时候，要使得两肘弯向外一弯一弯的，这才合于规定。你试把头磕下去我看看——吓吓，磕，……呃呃，对咯。这很成功。唉，就可惜呎寸上总有点不对。”

“那么，老爷，”对方皱紧眉头了！但为使得老爷不致生气起见，就竭力在脸上摆出非常的诚恳。“那么，老爷，一定要英呎？”

“那自然。”

“那么，老爷，我还得到英国去买呎子啦？”

“那自然。这是法定手续。”

这位先生于是只得忙着去找英呎去了。一找就是一年，连衣服裤儿都吃到肚子里了，才好容易找着。他于是照着英呎比好两手的距离，又磕起头来。但他磕下去的时候，又想起来了：“呵呀！我怎么那年子不问问清楚照法定该磕多少头呢？唉，我这人真是！该死该死！”

第三次，他又遇见老爷了。

“老爷，”他就那么一步不移的爬在地上，仰起头，兴奋的喊道。“我好容易把英呎找来，照着规定已经磕过了！”

“你是什么人呀？”老爷非常震怒了。“我又不认识你！你要

讨钱，走第二家，我这里是从来不打发叫化子的！”

“老爷，不是不是！我是来请求去救火的。”

“哼，救火！你敢一见面，不寒暄，不问好，就同我噜嗦些什么？你受过教育吗？你不懂礼节吗？你是乡下人吗？你怎么敢？”

这位先生吓慌了，赶快分辩道：“老爷，是我的错，老爷，是我的错！不过，老爷，我是谒见过你老爷两次的。”

“哼，你谒见过，我怎么会不认得？我岂是接见过你这样穿破衣服的人吗？”

“老爷请息怒。那是这样的，去年，你老爷允许我去救火，要我找英呗来完备手续，我一找就找一年了，老爷，时间太久，恐怕你老爷把我忘了！”

“那么，你找来没有？”老爷已不再是那么震怒，但还是声色俱厉的，鼓起两眼。

“老爷，找来了！”他胆怯地说。

“嗯，我记得我给你说的不是英呗吧？我记得我给你说的是德呗。”

对方怔着了。张口结舌地望了老爷一会。

“老爷，是我的错。不过我为了去找英呗，把衣服裤儿都吃在肚子里了！只求求你老爷，这英呗可以将就用么？是真真实实的外国呗子。”

“那么，将就也可以，姑念你还老实，那么，你就照着法定的磕吧？”

“老爷，我已磕过了！”他战战兢兢的说。

“磕了多少？”

“老爷，我数不清……”

“胡说！你自己磕多少都数不清吗？唔？”

“是，老爷！因为我不知道法定的应该磕多少个……”

“胡说！”老爷又震怒了。“你还想去救火吗？你连应该磕多少个头都不事先打听清楚吗？哼，可见你狡猾！你一定没有磕过，还来骗我？可见你是捣乱分子！”

发抖了，这位先生。“老爷！”他赶快说。“的确，我是磕过了的！我就重新再磕就是了！老爷！”

“好吧，给我重新磕过！你看你这脚并拢了，叉开点！你这手离得太近了！爬开点！两呎宽！懂么，两呎宽！嗨，笨牛，叫你两呎宽！”

这先生的手和脚让他跌开，显得很惶惑了，满头都是大汗。但又不敢问，只让他摆布。一直等他息怒了，好一会儿，才细声的问道：

“老爷，请问一声，去年你老爷的规定是只距离一英呎的……”

“这是新法，懂么，这是新法！去年的已经不适用了！”

“是是。老爷，那要该磕多少呢？”

“你磕就是！等我派员来考察了之后——这是法定手续，一定要派员考察的——等他考察了之后，再行决定。”

“那，那么，请……请老爷能早点派员来，因为我急着要赶快去救火呀！”

“好吧，这倒好的。你就磕吧！”

他于是照着规定，把两脚叉开，两手爬开，开始磕起来。他磕了一个抬起头来的时候，老爷已不见了。他不敢怠慢，连连大磕而特磕，如捣蒜一般。磕了一个月，他想，“该派来了吧？”两个月：“该派来了吧？”三个月：“该派来了吧？”………………

——1938年8月16日《文艺阵地》第1卷第9号

书　号：10019·3177
定　价：1.35 元